武俠世界

骷髏人（鬼面俠故事之三）　歐陽雲飛・著

老教主離奇死亡，神龍教被人瓜分，二十年後鬼屋內却冒出一個骷髏人來，整個故事懸疑曲折，高潮迭起，充滿陰謀詭詐，不至最後一刻，保証您弄不懂誰是臥底的奸細，尤其是他們彼此之間複雜的關係。

$4.00

第26年
52

編者話 下期是本刊出版踏進第27年的起點，套句武林俗話說：武俠世界是在江湖上闖蕩了26年了。這個期間，我們是衷心的多謝各位讀者熱烈捧場，支持愛護。有感於此，本刊在今後仍然本着一貫初衷，盡搜名家作品，貢獻讀者，務求達到不負各位多年捧場之雅意。

* * *

青年作家歐陽雲飛今期担綱的巨型小說是鬼面俠故事「骷髏人」，是一部充滿陰謀詭詐、曲折懸疑氣氛的故事，內容講述一個老教主離奇死亡後，該教便被人瓜分為二，內鬨頻生，直至二十年後，謠傳中之鬼屋突然出現一個骷髏人，由是更加使人撲朔迷離，疑竇叢生，誰知這竟是……？欲知整個故事的終結，非至最後一刻難知究竟，幸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山貓王森故事「凶險的假期」，是敍述王森在假期中所遇的一宗凶案，棘手非常，由於疑凶留下一張火車票，幾乎使他在新春大年初一裡喪命，過程之緊張驚險，是他辦案以來從所未睹，欲知眞相如何？敬希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52期
（總號13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面俠故事之三

骷髏人

文‧歐陽雲飛
圖‧可飛

神龍敎杯弓蛇影

城。

一座小城。

位於冀南黃河邊上的一座小城。

人口不多，也不富饒，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城。

然而，在江湖上却是一座名聞遐邇，威震八方的大城！因爲，武林中的第一大敎，稱雄黃河南北的神龍敎總壇就設在這裏。

神龍敎巳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一向執武林之牛耳，獨霸黃河兩岸，設有三壇，九舵，七十二堂口，舉凡水陸交通，鏢行票號，乃至茶樓酒肆等，悉在其嚴密掌握之中，財大勢大，唯我獨尊，不論黑白二道，皆難望其項背。

尤其第十五代敎主神龍高天風，文才武略皆高人一等，在其精心擘劃經營下，神龍敎神威大振，如日中天，勢力範圍更加擴展至大漠之北，大江之南。

不幸，這樣一位天縱奇才，却在二十年前突告暴斃身亡，偏偏高敎主倚爲左右手的「一聲雷」宋九仞，與「玄陰掌」曲一龍，彼此又是爲了爭奪敎主寶座，相持不下，卒至演變成分裂的局面，誠屬一大憾事。

神龍高天風的死因，至今玄霧滿天，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而神龍敎的分裂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宋九仞與曲一龍，早在分裂之初，便巳雙雙各帶親信心腹，搬出該敎城內舊居，在城東城西建立起新的總部。

神龍敎廣闊的庭園遂成爲一座廢園，不久更傳出了鬧鬼的怪談，繪聲繪影，聞者心胆俱寒，鄉民莫不爲之却步，久而久之，大家皆忘記了它輝煌的過去，齊以「鬼屋」目之。

不管是一聲雷宋九仞，還是玄陰掌曲一龍，俱以神龍敎的正統自居，但外人則稱宋敎爲東神龍敎，或金龍敎，稱曲敎爲西神龍敎，或黑龍敎，因爲前者以金色的龍爲標誌，後者則以黑色的龍爲標誌。

非僅在名稱上有東西之分，他們的勢力範圍亦涇渭分明，以城中心的一條街爲分界綫，一直延伸至河之兩岸，漠北江南，東邊的水陸堂口，鏢行票號等屬東敎，西邊的一切歸西敎，彼此各自爲政，互不相關，徹底瓜分了神龍敎。

別以爲瓜分之後勢力會減弱，實則宋、曲二敎主都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梟雄，明爭暗鬥的結果，未及三年便聲名大噪，論聲勢，講財力較諸往昔均有過之而無不及，東敎的「七雄八傑一聲雷」，西敎的「一龍七虎十鐵騎」，都是舉足輕重的成名人物，望重一方。

這完全是拜競爭之賜，多少年來，他們一直在各方面從事永無休止的競賽，在地盤上爭短長，在武技上爭强弱，在財富上爭多少，在敎徒上爭衆寡，甚至也在姬妾上爭美醜，經之營之，日積月累，終於成就了今天這個氣候。

當然，競爭的結果亦有其負面的傷害，近年來，鏢行失鏢，徒衆失踪，酒樓被砸，堂口被挑之事，時有所聞，東西二敎爲此皆各懷鬼胎，互相指責，巳勢如水火，各不相容，大有山雨欲來，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足以破壞彼此均勢的大事，西敎的少敎主曲小海！與東敎的少敎主宋少青，在爭奪城裏首富王員外獨生女王芳芳一事上，曲小海捷足先登，贏得芳心。

這不是一件等閑小事，王員外家財億萬，富甲一方，誰娶了他的女兒，就等於繼承了他的產業，日後一旦落入西敎掌握，東敎將註定要屈居下風。

正因爲茲事體大，西敎曲敎主自然不會放過這個示威的好機會，藉今日文訂之喜，鄭重其事的在「老陽春」大宴親朋，以資宣揚，復於晚上，在城西總壇，再設盛宴，宴請敎中弟兄，志得意滿之情表露無遺。

不是嗎？西敎的「集賢堂」大廳上筵開數十桌，弟兄們正在開懷暢飲，正對面的粉牆上，有一條黑色的浮雕巨龍，西敎敎主玄陰掌曲一龍一身錦綉，滿面春風，就高踞龍頭的下方，瞧瞧愛子小海，望望未過門的媳婦芳芳，笑得嘴都合不攏來。

忽見一位輪值守衛的敎徒急匆匆的衝進集賢堂，對曲一龍恭恭敬敬的說：「敎主，東敎的郭庭棟求見。」

郭庭棟乃東敎總管，爲人足智多謀，人稱「智多星」，入敎的時間雖然不久，但由於才華出衆，宋九仞却是言聽計從，倚爲左右手，係東敎的第一號大紅人，曲一龍聞言臉色大變，坐在他身旁的小老婆雙刀石玉娘更是怒眉雙挑，搶先說道：「他來幹什麼？」

來人恭謹有禮的道：「郭總管說是奉宋敎主之命，前來恭賀咱們少敎主文訂之喜。」

雙刀石玉娘冷哼一聲，道：「哼，黃鼠狼給鷄拜年，天曉得他們安的是什麼心，不見。」

一個鬚髮盡白的紫臉老頭，是七虎中四大護法之首的紫面金剛丁老二，字斟句酌的說道：「二夫人，咱們和東邊，儘管長久以來一直在勾心鬥角，但畢竟還沒有撕破臉，姓郭的又是打着祝賀的旗子來，依屬下之見，還是以禮相見較妥，免得落人口實。」

曲一龍沉吟一下，道：「好吧，叫他進來。」

那敎徒躬身應是，轉身便走，不久便領着智多星郭庭棟踏進大廳來。

赫！堂堂東教總管，看上去不過才二十七八年紀，劍眉星目，英氣勃發，一望就知道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傢伙。身後還帶着四名挑夫，送來八大罈子酒。

郭庭楝不僅長相洒脫，禮貌尤其週到，打從踏進大廳起，高拱的一雙拳頭就不曾放下來，恭喜二字更是不離口，及至來到曲一龍面前，深施一禮，一本正經的道：「曲教主，小的奉敝教宋教主之命特來恭賀少教主文訂之喜，帶來水酒八罈，尚祈不吝哂納試飲。」

言畢，擺擺手，四名挑伕已自將泥封打開，立有一股醇醇的酒香之氣充塞全室，原來正是東教特有的陳年佳釀，名聞天下是「七里香」。

曲一龍語冷如冰的道：「曲宋二家，自從分手之後，就甚少往來，近年來更是水火不容，幾至斷絕，宋教主的盛情老夫担當不起。」

雙刀石玉娘在一旁猛敲邊鼓，說得更露骨：「再說，宋九仞如果眞有誠意向咱們道賀的話，爲什麼不親自前來，而要派一個奴才來虛應故事？」

郭庭楝堆下一臉的笑容，振振有詞的道：「二夫人千萬別誤會，敝教宋教主本來是要親自來的，後來因鑑於外面風風雨雨流言甚多，怕彼此不歡而散僨事才作罷，小的此行就是誠意具體表現，他日少教主大喜之日，我們教主一定躬逢其盛。」

曲一龍臉色陰沉沉的，道：「宋老兒可是眞心爲曲、王二家聯姻之事祝賀？」

郭庭楝望了曲小海、王芳芳一眼，搬出孔老夫子的一句話來：「揖讓而升，退而飲，其爭也君子，曲少教主既然捷足先登，我們只好致以最誠摯的賀意。」

石玉娘嗤之以鼻，道：「哼，我就不信宋九仞那個老匹夫會甘心就此雌伏。」

郭庭楝不亢不卑的道：「請恕小的放肆直言，曲王聯姻之事對本教固然是一項損失，但還不至於動搖根本。」

紫面金剛丁老二呼地站了起來，氣虎虎的道：「姓郭的，聽你的口氣，你們似乎還想繼續與本教一爭短長？」

郭庭楝道：「恰恰相反，小的衷心希望二教能重歸舊好，重拾舊歡。」

刑壇壇主「一刀兩斷」包不平的脾氣最是火爆不過，猛地一拍桌子，破口大罵道：「放屁，你們殺人刼鏢，砸堂口，挑分舵，無所不用其極，還假仁假義的侈言重修舊好，簡直是痴人說夢。」

郭庭楝不慌不忙的道：「包兄言重了，這些事與本教一概無關。」

石玉娘怒眉雙挑的道：「哼，你倒推得乾淨，有道是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難不成是有人故意栽賍誣陷？」

郭庭楝的眸光橫掃全場一眼，道：「二夫人冰雪聰明，事實可能正是如此，小的很懷疑是有人從中興風作浪。」

曲一龍雙目一瞪，喝道：「是誰？」

郭庭楝笑道：「知道是誰就好辦了，不過想要揪出這個人來也並非不可能。」

石玉娘好刻薄的一張嘴，道：「郭庭楝，有屁快放，你最好少賣關子。」

郭庭楝道：「我想假如兩位教主肯坦誠相見，當面談一談，相信一定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曲一龍理一下花白的鬍鬚，藉以略作思考後說道：「如果宋老兒贊成的話，老夫也不反對。」

郭庭楝單刀赴會，憑三寸不爛之舌，竟將西教的敵意化解去大半，他這個智多星確非浪得虛名，心下甚感欣慰，迫不急待地說：「這是本教宋教主的意思，請曲教主決定時地，一定準時赴會。」

曲一龍的臉上首次綻開一絲笑意，語氣也緩和多了：「既然是宋教主的主意，理當仍由宋兄安排。」

二娘石玉娘却不以爲然，道：「一龍，宋九仞是有名的老狐狸，小心上當。」

曲一龍道：「無妨，彼此照個面應是有益無害。」

智多星郭庭楝馬上隨聲附和道：「是呀，彼此見個面，當面溝通一下，天大的誤會也不難撥雲見日，有百利而無一害，二夫人儘管大放寬心。」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郭庭楝大爲振奮，命人將各桌的酒全部換成七里香，還親自爲曲一龍、丁老二等人滿滿斟了一杯酒，然後高舉酒杯，朗聲說道：「爲了曲、宋二家重修舊好，爲了少教主與王大小姐的婚事，請盡飲此杯，以資慶賀。」

郭庭楝爲人甚是機伶，爲免西教的人犯疑，話一出口，不待衆人舉杯，便自顧自的率先乾了一杯。朝大夥兒照照杯底，又一口氣連乾二杯，行爲坦蕩，豪氣干雲，立刻贏得不少信任與友善，曲一龍等人皆一飲而盡，還賞了他一個位子。

豈料，郭庭楝的屁股還沒有坐熱，一陣「希聿聿」的馬鳴之聲傳處，蹄聲大作，不旋踵間，已有一匹全身汗透的快馬停在大廳門口。

馬上之人濃眉大眼，一臉絡腮鬍子，懷裏還抱着一個人，正是西教十鐵騎之首的「鐵馬金戈」向無敵。向無敵翻身下馬，正欲往門內走，曲一龍已迎了出來，向無敵望着懷中人，僅僅叫了一聲：「教主！」便哽住了，熱淚盈眶，已泣不成聲。

曲一龍踏步而上，見他懷中之人全身血漬斑斑，臉色驟然大變，顫聲說道：「這不是老河口分舵的張舵主嗎？」

鐵馬金戈向無敵含淚說道：「不錯，是張兄弟。」

曲一龍一把抓住向無敵，急急追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快說！」

「老河口分舵出事了，被人摸黑偷襲，鷄犬不留。」

「張舵主是否還有救？」

「屬下巡邏老河口分舵時，老張一息尙存，原想帶他回來施救，不幸行至半途便斷氣了。」

「可有遺言？」

「偷襲者人數不多，但武功奇高，手段尤加毒辣，逢人便殺狀如兇獅惡虎。」

「可知兇徒的路數。」

「兇手全部黑巾蒙面，張舵主也莫測高深。」

「從武功路子上，也應該可以看出一點眉目呀。」

「張兄弟曾說，他很懷疑有宋九仞手下的人幹的。」

曲一龍聞言大怒，眉宇之間殺機隱現，郭庭楝不待他開口，便搶先說道：「曲

教主請勿發怒，此事內中必有蹊蹺，待郭某回去查明之後，一定給老爺子一個滿意的答覆，千萬別影响了兩位教主未來的會面。」

黑龍教主曲一龍餘怒未消，惡狠狠的道：「也好，你回去告訴宋九仞，三日之內如果他不能親自向老夫交代清楚，本教主將親率七虎十鐵騎殺進金龍教，叫你們片瓦無存。」

「是！是！」

智多星郭庭楝比猴子還精，自知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多言無益，一個不小心說不定還有性命之憂，話一出口，便自匆匆離去。

本來的喜事，現在却蒙上一層死亡的陰影，大夥兒那還有心情再吃喝，酒筵隨即散去。

曲教主先派了一撥子人去老河口善後，又爲張舵主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暫時停靈集賢堂內。諸事完畢後，獨自一人返回書房，打算靜靜地思考一下如何對付東教的宋九仞。

他時而意氣飛揚，神采奕奕，時而面色沉重，連聲歎息，喜怒哀樂之情瞬息萬變，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忽聞曲一龍喃喃自語道：「莫非是他在暗中搗鬼？」

但，他又立刻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一個死人如何興風作浪，十九是宋老兒在師承故技，企圖蠶食鯨吞。」

「篤！篤！篤！」門外傳來一陣叩門聲，曲一龍漫不經心的說道：「進來。」

房門咿呀而開，一刀兩斷包不平應聲而入，曲一龍木然的問說：「有事？」

刑壇壇主包不平欲言又止的道：「是有一件事，但不知該不該向教主報告。」

「但說無妨。」

「屬下親眼看見少教主進二娘房裏去了。」

「與芳芳一起？」

「是少教主單獨一人。」

「芳芳呢？」

「在佛堂內陪大娘。」

「嗯，我知道了。」

「教主，少教主飲酒過量，神色又不對，我是怕——」

曲一龍到這時候才明白包不平的眞正用意所在，當下一言不發，陰沉着臉，逕自向石玉娘的臥室走去。

石玉娘的香閨甚是華麗，鏤椅雕床，白壁粉帳，正中吊着一盞琉璃燈，燈蕊擰至最小，光綫昏暗，粉帳內傳出一陣陣鼾聲與體香。

房門開着，曲小海已行至床前。

他舉步不穩，面泛桃紅，雙目盡赤，好像要噴出火似的，在床前略一遲疑，立將粉帳揭開。

石玉娘正仰面而臥，面如冠玉，鼻似懸胆，櫻桃小口，吐氣如蘭，半裸着酥胸，膚白勝雪，一條薄薄的錦被如何能掩得住她曲綫玲瓏的身材。

曲小海吞了一口口水，將錦被掀到一邊去。

石玉娘雖名爲姨娘，實則才二十五六，論年齡，與曲小海相差無幾，全身上下僅僅穿着一條紫色肚兜，及一件紅色褻褲，胸高臀肥腿長，膚白色潤體香，簡直是一個天生的尤物。

美人當前，秀色可餐，曲小海慾火中燒下，那還顧得到名份尊卑，以餓虎撲羊之勢跳上了牙床。

「混帳！」

一聲暴喝，劃破長空，曲老頭突如一隻怒獅般衝進來，一把將曲小海拉下牙床，劈面就是兩巴掌，暴跳如雷的道：「你這個畜牲，居然敢對你二娘非禮，簡直豬狗不如！」

越說越氣，拳掌交加，一霎時曲小海已經被揍得鼻青臉腫，狼狽不堪。

早已驚動了熟睡中的石玉娘，連忙披衣而起，道：「一龍，這是怎麼回事，幹嘛在我房裏打孩子？」

曲一龍臉一沉，道：「這個畜牲色胆包天，居然摸到妳床上去了。」

石玉娘臉上一熱，嬌羞不勝的道：「怎麼會，小海對我一向中規中矩。」

曲一龍道：「是老夫親目所見，絕對錯不了。」

「也許是他酒後亂性，你又何必當眞呢。」

「酒醉心不醉，這不是理由。」

「起碼也應該給孩子一個申辯的機會呀。」

「沒有這個必要，事實俱在，他百口莫辯。」

「你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曲一龍並未答理她，拉長嗓門在叫包不平。

一刀兩斷包不平就候在門外，聞聲立即跨步而入。

曲一龍臉上表情全無的道：「包壇主，按照本教教規，你說，這個畜牲該當何罪？」

包不平誠恐誠惶的回答道：「論罪當斬！」

曲一龍從牙縫吐出來五個字：「那你就斬吧！」

石玉娘聞言大吃一驚，道：「什麼？你要殺小海？」

曲一龍鐵青着臉說：「逆倫犯上，罪當如此。」

「可是，他是你的兒子呀。」

「兒子也不能例外。」

「小海是咱們曲家的命根子，我不答應。」

「這可由不得妳，就是他親生的娘也擱不住！」

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石玉娘道：「我去請大姐去。」

門外忽然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口說道：「不敢勞妳的駕，老身自己來了。」

應聲走進一個全身粗布衣袴，手持唸珠的老婦人來。

曲家未過門的媳婦王芳芳就跟在她身後。

曲小海一見未婚妻，羞得滿面通紅，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曲一龍神色一緊，道：「小海的娘，妳不在佛堂唸經，跑到這兒來做什麼？」

老婦人往他們父子中間一站，氣忿忿的說道：「人家要殺我的兒子，我能不來

嗎？」

曲一龍强忍住滿腹的怒火，道：「這件事妳是怎麼曉得的？」

一刀兩斷包不平道：「屬下怕少敎主出事，所以去通知了老夫人。」

曲一龍沒好氣的道：「你眞多事！」

包不平不敢再吭氣，老婦人怒容滿面的道：「別怪包壇主，他是一片好意，老身要是再不來，小海說不定巳經被你們害死了。」

別看曲敎主平時號令羣豪，威風八面，對這位髮妻却甚是忌憚，道：「沒有人要害他，一切都是這個畜牲自找的。」

老婦人怒沖沖的道：「你爲什麼不說這是報應？」

「報應？這是從何說起？」

「遠的不談，單從這個婆娘進了咱們家後，就接二連三的出紕漏，這不是報應是什麼？」

這話說得太刻薄，不禁惹惱了一旁的石玉娘，說道：「大姐，妳說話可要憑良心，我石玉娘可是你們用八枱大花轎，從靜月庵吹吹打打的抬回來的，兩三年來，敎裏的那一件事我不是盡心盡力，今夜要不是我攔着老頭子，小海可能巳經沒有命了。」

老婦人毫不退讓，理直氣壯的道：「別假惺惺，我問妳，無緣無故的小海到妳房裏來做什麼？」

石玉娘道：「我怎麼知道，當時業巳就寢入睡。」

「老身懷疑是妳設下的圈套。」

「事關曲家顏面，我想請大姐口下留德。」

「若非圈套，妳爲何不將房門關起來呢？」

「門是留給老頭子的，我以爲他今天會到我房裏來。」

曲一龍虎吼一聲，制止二女再爭辯下去，將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說出來，道：「好了，別再說了，一切都是老夫親眼目睹，誰也沒有寃枉他，就當我們沒有生這個小畜牲！」

一時氣憤失察，忘記旁邊還有一位未過門的兒媳婦，王芳芳原本是站在小海一邊的，及聞曲一龍親口道出醜事，這才恍然大悟，芳心立碎，當下二話不說，掉頭就走。

曲小海睹狀大急，道：「芳芳，不要走，聽我解釋。」拔腿就追。

王芳芳頭也不回的道：「事情巳經夠明白了，沒有解釋的必要，再見。」話落，人巳出了房門。

曲小海本待追趕下去，曲老頭却大聲吼叫道：「站住！」父命如山，少敎主果然僵在原地，未敢再越雷池一步。

西敎敎主曲一龍目注包不平，以命令的口吻說道：「包壇主，老夫剛才是怎麼說的，還不立刻就地正法。」

包不平以求助的目光望着老婦人，道：「少敎主酒後失態，情有可原，請敎主三思。」

曲一龍扳着臉，斬釘截鐵的道：「敎有敎法，家有家規，包壇主，你職司刑壇，當知徇私抗命的後果，再不斬首示衆，小心老夫先拿你問罪。」

西敎敎規素極嚴峻，包不平聞言大吃一驚，急忙拔刀在手，遙對着曲小海的頸項，惶聲說道：「少敎主，恕屬下要得罪了！」

話是這樣說，刀並未斬下去，曲夫人聲嘶力竭的說道：「小海，你快走，爲娘的即使拚着這條命不要，也不許他殺自己親生的兒。」

曲小海深知父親盛怒之下，多言無益，腳底抹油，掉頭而去。

「站住！給我站住！老夫今天活劈了你！」

話隨招出，人隨掌進，其冷如冰，其快似電，立有一股慘慘的勁風洶湧而出，曲一龍的「玄陰掌」果然名不虛傳。

「請手下留人！」話出石玉娘之口。

「你先殺我吧！」是曲夫人的聲音。

曲夫人不顧一切的從斜刺裏撲出來，企圖强行攔阻曲一龍。

雙刀石玉娘的動作更快，一個大跨步巳搶在前頭。

蓬！一聲巨震，桌碎椅飛，石破天驚，悶哼聲中，石玉娘首當其衝，當塲被震退五六步，全身血氣翻騰不算，尤其透體生寒，牙關打顫，彷若置身冰窖之中。

曲夫人更慘，巳被震倒在牆腳下，四肢冰冷僵硬，動彈不得。

這還是石玉娘替她承當了大部份力道，曲一龍又臨時撤掌收招，否則那還有命在。

須知「玄陰掌」走的是奇陰奇寒的路子，當者重則血脈凍結，全身僵凍而亡，輕則寒氣襲人，功力受損，非行功驅寒不可，的確歹毒霸道無比。

不過，二女捨命相救，立竿見影，經過這一阻滯，曲小海虎口餘生，巳逃之夭夭。

老陽春二少爭風

晚膳時分。

老陽春飯莊內。

這飯莊甚是寬敞雅緻，格局却十分古怪，靠西邊有兩排十張桌面，差不多巳經客滿，東邊也是兩排十張桌面，上了九成以上的座，兩邊是兩條走道，中間有五張桌面，却只有一位食客。

因爲老陽春的位置特殊，恰巧在分隔東西二敎那條街的橫街分界綫上，東邊屬東敎的勢力範圍，西邊歸西敎，而東西二敎又喜歡在各個層面爭高下，擺闊綽，一旦遇上二敎的人，很有可能作東白吃。

同時，不論是二敎的人，或是與二敎有關的人，皆各據東西，壁壘分明，是以常常形成兩旁客滿而中空的怪異現象。

有一位衣着華麗，氣宇不凡的年輕人，大模大樣的走進飯莊來，身後緊跟着四名孔武壯實的大漢，每個人的腰裏皆繫着一條三寸寬的黑色緞帶上綉着一條金色的龍，一望即知是東敎的人。

也不知是故意，還是一時昏了頭，一名小二慌慌張張的迎上來，將東敎的人猛往西邊讓。

惹惱了身後的一位烏面大漢，劈！的就是一巴掌，厲聲喝斥道：「他媽的，你瞎眼了！」

小二這才如夢初醒，挨了揍還得賠不是，領着大夥兒往東邊去。

東邊的食客巳全部站起，爭先恐後的挪位子，很快便空出一張桌子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道：「少敎主，這邊請，這邊請！」

宋少青朝大夥兒擺擺手，朗聲說道：「今天這一頓飯我宋少青請了，大家不要客氣，盡量用。」

這正是食客們翹首期待的事，立刻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一位隨侍在側的大漢看得不順眼，心中暗暗罵了一句：「哼，一羣標準的勢利小人。」

小二早將桌面整理乾淨，恭謹有禮的道：「請問少敎主要吃些什麼？」

宋少青漫不經心的道：「還是老樣子吧。」

小二哥瞪大了眼睛，問道：「六六全席？」

所謂六六全席，就是六蒸、六炒、六炸、六燉、六燒、六溜，共是三十六道大菜，一個人吃這麼多菜，豈只是浪費，簡直是暴殄天物。

宋少青却喜歡擺這個譜，似乎不這樣就不像是東敎的少敎主，就有輸給西敎的感覺，當下冷冷的「嗯」了一聲，沒再說話。

主人既然如此吩咐，小二哥那還敢再放半個屁，唯唯應諾而去。

宋少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慢着，本少敎主想知道，芳芳姑娘可在老陽春？」

王員外是老陽春的東家，王芳芳是少東家，就坐在中間那張桌子上，因爲正有老陽春的掌櫃等數人圍在她面前，是以沒有看清楚。

王芳芳面有愠色，似是正在生悶氣，面對一整桌的佳餚美饌，連筷子都不曾動一下。

小二作個手勢，道：「在那裏。」

宋少青這才看清楚，急忙趨前抱拳爲禮，笑嘻嘻的說道：「恭喜妳了。」

王芳芳的臉色陰沉沉的，像是一個濃雲密霧的大陰天，老大不高興的道：「你這句話說得太晚了。」

宋少青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昨天我因事過河去了，傍晚歸來，聽說妳又去了黑龍敎，今日連去兩趟員外府也沒遇上，所以直至此刻才有機會向妳道賀。」

王芳芳幽幽一歎，道：「錯過昨天，你就不必再向我道賀了。」

宋少青一楞，道：「這是爲何？」

「因爲我們巳經吹了。」

「吹了？不可能吧？」

「怎麼不可能，像他那種風流鬼，我無法與他生活在一起。」

「在外面，我也聽到不少風風雨雨，莫非曲小海這小子和他姨娘有一手？」

「嗯，大概八九不離十。」

忽聞有人接口說道：「不！這絕對不是事實。」

曲小海應聲而現，直接奔至桌前來。

他臉色紅噴噴的，衣衫不整，看來神情甚是疲倦，而且有幾分醉意，整個人顯得狼狽不堪，與昨夜英挺俊拔，容光煥發的樣子判若兩人。

王芳芳一見他就有氣，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語冷如冰的道：「事實如此，你否認也沒有用。」

曲小海正經八百的道：「這中間有誤會，妳聽我解釋。」

王芳芳道：「沒有這個必要，何必白費唇舌。」

言畢，起身就走，不想跟他再多說半句話。

曲小海忙拉住王芳芳的手不放，以近乎乞憐的口氣說道：「芳芳，我們巳經有婚約，在名義上妳是我未過門的妻子，就算我們的關係從此不可收拾，妳也應該讓我把話說清楚，這件事並非如表面那樣單純。」

王芳芳冷笑道：「難道你還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不成？」

曲小海瞪了宋少青一眼，胸有成竹的道：「芳芳，妳還記得昨天我領妳去見我媽的情形吧？」

王芳芳道：「當然記得。」

「當時我是如何離開佛堂的？」

「你媽有話要跟我獨談，所以叫你先離開。」

「離開佛堂後，在花園裏我遇見一個人，說家父在二娘的房裏等着要見我。」

「是誰？」

「我不認識，好像是新入敎的。」

「你們自己的人，會不認識？」

「本敎徒衆上千，我不可能熟識每一個人，尤其是新人。」

「就算這是事實，你踏進你二娘的門後，也不應該做出那種卑鄙無恥的事情來呀。」

「沒有，我什麼也沒有做。」

「你是說沒有上你二娘的床，動手動腳？」

「沒有，絕對沒有。」

「那是曲敎主在誣賴他自己的寶貝兒子囉？」

「爹可能也不會看錯，我的意思是說，進入二娘房裏後，我糊里糊塗的，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些什麼事。」

「你中邪了？」

「我懷疑是中了別人的圈套。」

「你是說那個傳話的人？」

「他可能並非主謀。」

「是否主謀，把他揪出來一查便知，何必瞎疑猜。」

「事後我亦曾查過，再也沒見到這個人。」

「你以爲主謀者是什麼人？」

「八成是智多星郭庭棟。」

「胡說，那時候郭總管巳經離開。」

「不！我是覺得他可能在酒中動了手腳。」

王芳芳聞言大爲不悅，氣忿不平的說道：「曲小海，你這是什麼話，喝七里香的人又不是你一個，我喝了，曲敎主喝了，你們西敎的人差不多都喝了，爲什麼別人沒有亂七八糟，只有你做出那種見不得人的事來？哼，簡直是無中生有，鬼話連篇。」

甩脫曲小海，轉身拉住宋少青的手，道：「少青，陪我到外面走走，我不想再

跟這種人磨牙。」

宋少青受寵若驚，巴不得有一親芳澤的機會，原本是敗軍之將，現在似乎又有旋乾倒坤的希望，彷若一隻小哈巴狗似，跟着王芳芳就往外面走。

老陽春的第一個六道菜已經上了桌子，小二哥忙不迭的說道：「少敎主，你的菜——」

宋少青打斷他的話，道：「帳記在本少敎主的頭上，菜就請這一邊的朋友們共享吧。」

話畢，人已步出老陽春。

曲小海眼看自己未過門的妻子跟着別人跑了，又氣又急，三步兩步的追上去，道：「芳芳，請聽我說，我絕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人，無論如何一定要聽我把話說清楚。」

坐在西邊的食客却不放他走，紛紛站起身來，七嘴八舌的道：「少敎主，別忙着走嘛，讓我們大夥兒敬你三杯。」

他們目的何在，曲小海當然心裏有數，不耐煩的道：「別煩我，這頓飯算我請就是了。」

話未落地，人已出了大門，咬着王芳芳、宋少青的尾巴追下去。

這時候，從老陽春後院的客棧裏走出來一個人，是豆腐大俠馬雲飛。

東邊的食客們則圍在桌前，正在分享六六全席。

馬雲飛的雙目直瞪瞪的盯着他們，一臉垂涎欲滴的饞相，緊走幾步，正欲擠進人羣中去，掌櫃的忽然伸手一攔，道：「馬大俠想幹什麼？」

吞了口口水，馬雲飛直接了當的說道：「聽說東西二位少敎主要在此請客。」

掌櫃的冷笑一聲，道：「你來晚了，兩位少敎主已去，沒你的份。」

馬雲飛道：「沒份就沒份，有什麼了不起，吃自己的也一樣，給我來一桌小六六全席好了。」

小二哥過來插嘴道：「什麼叫小六六全席？」

馬雲飛對吃十分在行，如數家珍的道：「蒸、炒、炸、燉、燒、溜各來一道菜，就是小六六全席。」

掌櫃的滿臉不屑的道：「別說六六，你恐怕連陽春麵也吃不起。」冷笑聲中，逕自走回櫃台，沒再理會馬雲飛。

馬雲飛已受慣了別人的白眼，亦未往心裏擱，對小二說道：「你還站在這兒發什麼呆，還不快去叫菜去，如有東敎的七里香，最好再順便打二斤來。」

小二哥差點把大牙笑掉，道：「你想的倒挺美，我們掌櫃的交代，舊帳未清，不再賒欠。」

馬雲飛聞言大爲光火，拉直嗓門嚷嚷道：「什麼？不准再欠？笑話，百二八十兩銀子算什麼，在馬某人眼中不過九牛一毛，告訴你們，快則半日，慢則三天，我馬雲飛就會財源滾滾而來，到時候說不定還會嫌你們老陽春太小呢。」

小二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道：「既然嫌小，那就請便吧，有錢的時候可別忘了回來還債。」

馬雲飛一聽小二下了逐客令，就要發作，忽聞身後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冷笑道：「馬豆腐，這是老陽春，不是五福樓，再也不會有女人來養活你，挨餓的滋味不好受吧？」

猛回頭，馬雲飛馬上看到，霹靂嬌娃白梅歪着頭，抿着嘴，就笑盈盈的立在他身後。馬雲飛急不擇言的道：「我挨不挨餓干你屁事，反正妳也不會請客。」

白梅笑道：「恰恰相反，本姑娘正想好好的請你一頓。」

馬雲飛大感意外，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妳請客？我沒有聽錯吧？」

白梅道：「沒錯，我是打算請你吃一餐。」

「白梅，妳是有名的鐵公鷄，我看宴無好宴。」

「好說，本姑娘是想要託你辦一件事的。」

「什麼事？」

「我想見一見鬼面俠。」

「鬼面俠也在此地？」

「他的鬼面具就高掛在神龍敎的廢園附近。」

「妳是指鬼屋？」

「正是那裏。」

「有鬼面具就好辦，妳直接約他就成，幹嘛找我。」

「本姑娘並非欲僱他殺人，不便循此途徑。」

「這就奇了，馬某與他素不相識，妳找我有屁用。」

「聽說你在七里溝時，曾替黑大麻子傳過話？」

「妳也相信一個爛醉如泥的人會通風報訊？」

「事實證明，那一次鬼面俠果然準時赴約。」

「你相信就說吧，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現在還不是時候，要等你酩酊大醉後才能說，這就是本姑娘要請你大吃大喝的原因。」

「好啊，有人願做冤大頭，却之不恭，不過醜話可要說在前頭，話傳不到可別怪馬某騙吃騙喝。」

霹靂嬌娃白梅從身上掏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道：「那當然，想吃什麼你直管叫就是，別愁姑娘我請不起。」

馬雲飛心說：「白梅啊白梅，這可是妳自找的，休怪我敲竹槓。」大模大樣的往椅子上一坐，煞有介事的將小二叫過來，道：「傳話下去，你家馬大爺今天要吃八八。」

對吃，白梅可比不上馬雲飛這個大行家，道：「什麼叫八八？」

馬雲飛如數家珍的道：「所謂八八就是蒸、炒、炸、燉、燒、溜、烤、爆八色菜每樣八道，共是八八六十四道菜。」

白梅嚇了一跳，道：「馬豆腐，你瘋了，兩個人怎麼吃得下六十四道菜？」

馬雲飛說道：「不這樣如何算得上是大吃大喝，妳要是請不起就算了，不必找理由。」

白梅將銀票往小二手裏一塞，道：「照着他的話去辦，這小子想吃什麼就給什麼，不管花多少錢姑奶奶照付就是。」

掌櫃的滿臉堆笑的過來說道：「請兩

位貴客原諒，敝號此刻可能無法供應八八全席。」

馬雲飛一拍桌子，借題發揮，怒氣沖天的道：「無法供應就當在菜單上除名，旣未除名就必須照單供應，否則小心我折掉老陽春的金招牌。」

掌櫃的道：「不是小號不想供應，實因材料不全。」

白梅杏眼圓睜的道：「材料不全可以採購，這不是問題。」

掌櫃的面有難色，道：「採購當然可以，只是時間上勢必拖延，可能會通宵達旦，怕掃了二位的興。」

白梅望了馬雲飛一眼，說道：「沒有關係，有什麼先上什麼，我們邊吃邊等就是。」

菜很快就上來了，小二特地送來一大罎七里香，醇酒加上美人，馬雲飛這一下可樂了，開懷暢飲，大快朵頤。

霹靂嬌娃白梅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千嬌百媚，在一旁猛勸他喝酒吃菜，恨不得立刻就將他灌醉，而她自己則淺嚐小酌即止。

馬雲飛眞像是一個三年不食人間烟火的餓鬼，一陣狼吞虎嚥，將五臟廟塞了個大半飽，酒蟲亦稍壓制後，抹了一下嘴巴，道：「白梅，光喝酒實在沒什麼意思，可否高歌一曲助興？」

霹靂嬌娃白了他一眼，道：「抱歉，本姑娘只打算請你喝酒吃菜，並不包括唱歌助興在內。」

馬雲飛色瞇瞇的望着她，道：「起碼妳得陪我喝，要是馬某醉不倒，妳的銀子就白花了。」

白梅暗道一聲：「說的也是。」立即付諸行動，叫人送來兩隻大碗，道：「豆腐，這樣吧，咱們用碗喝，我喝一碗，你喝三碗，如何？」

馬雲飛雙手舉碗，哈哈大笑道：「可以，能與妳白梅同醉死也甘願。」

咕咚咕咚三大口便照了碗底。

接着又連乾二碗，面不改色。

白梅亦未推辭，同樣碗到酒乾。

就這樣，這兩個歡喜寃家，面對面碗對碗的喝着喝着，一罎子七里香尚未喝光，六十四道菜上來一半還不到，子夜甫過，豆腐大俠馬雲飛便醉倒了。

「喂，豆腐，再喝呀，錯過今天，你就沒有白吃白喝的機會了。」

馬雲飛伏在桌上，鼾聲如雷，已進入醉之鄉。

白梅推一推，搖一搖，仍無任何反應，這才鄭重其事的說道：「馬豆腐，你聽清楚，去告訴鬼面俠，明日此時我在『望天礁』上等他，不見不散！」

言畢起身就走，可是，行不三步，一個踉蹌差點栽下去，小二上前扶了她一把，道：「姑娘，妳醉了，就住在我們老陽春吧。」

白梅甩甩頭，清醒一下渾沌的頭腦，道：「不要，姑娘我自有住處。」

挺一下嬌軀，搖搖晃晃的走出去。

夜色已深，全老陽春就剩下馬雲飛一個人，小二望着掌櫃的，道：「掌櫃的，這個窮小子怎麼辦？」

掌櫃的欲語未語，馬雲飛已適時悠悠醒轉，道：「好辦，回房睡覺就是，何勞兩位瞎操心。」

站起身來，就要往後面走，却被小二攔住了，道：「你的房間已另行出租，還是改投別家吧。」

馬雲飛聞言差點氣暈，怒容滿面的道：「你們簡直欺人太甚，居然將馬大爺的房間租給別人。」

小二理直氣壯的道：「我們老陽春又不是救濟院，不能任人白住。」

「馬某說過，有錢的時候自當加倍付清。」

「我們掌櫃的也說過，舊帳未清，不再賒欠，你請便吧。」

「走就走，有什麼了不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大不了睡鬼屋。」

掌櫃的臉色驟然大變，趨前說道：「神龍敎的廢園在鬧鬼，你知道嗎？」

馬雲飛道：「聽說過，好像還鬧得挺兇的。」

「豈止是兇，簡直駭人聽聞，行人裏足，鷄犬不入。馬大俠倘若胆敢入鬼屋住一夜，不但前帳免付，自即刻起，老陽春管你白吃白住。」

馬雲飛大感振奮，道：「掌櫃的這話可當眞？」

掌櫃的拍着胸脯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馬雲飛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你可要馬某從鬼屋帶什麼憑證回來？」

掌櫃的道：「當然，鬼屋乃神龍敎總壇遺址，內中必有遺留的寶刀寶劍，只要能證明是神龍敎的遺物即可。另者，相傳鬼屋之內常有女鬼出沒，若是能將此妖孽殲滅，爲地方除害，小老兒願另致賞銀千兩。」

馬雲飛醉意甚濃，說話有點語無倫次，嘰哩嘩啦說了半天，大概的意思是：「這簡單，邪不勝正，鬼不勝人，你快去準備好銀子，馬某人明天一早就回來領。」

說着說着，人已一步三搖的走出老陽春。

小二望着他遠去的背影，道：「剛才明明還爛醉如泥，現在看起來跟那位姑娘的情形也差不多，眞是怪事。」

掌櫃的笑道：「江湖傳言，此人千杯不醉，整罎七里香灌下去也不見得會醉倒他，尤其技深若海，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小二疑雲滿臉的道：「武林高人怎麼會窮愁潦倒的連房錢飯錢也付不出？」

掌櫃的道：「八成是故意裝的。」

小二驚叫一聲，道：「糟了，掌櫃的既知他來頭不小，就不該將他趕出老陽春，萬一他回來找麻煩怎麼辦？」

掌櫃的神秘兮兮的笑笑，沒有答腔。

小二更加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傻傻的楞在那裏。

骷髏人人鬼不分

夜空如洗，明月當頭，街上靜悄悄地只有馬雲飛一個人踽踽而行。

一陣寒風吹來，馬雲飛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顫，酒也隨着醒了二分，拉一下衣領，筆直的朝南城走去。

鬼屋就在南城牆脚下，黑漆的大門早已斑駁脫落，門口的一對銅獅子長滿銅銹，門楣之上「神龍教」三個斗大的金字已不復完整。然而，從高大的圍牆，宏偉的建築看起來，仍不難想像神龍教當年的壯麗風光。

馬雲飛看到，鐵胆羅刹的玫瑰釘就釘在神龍教三字的中央，而鬼面俠的鬼面具則高掛在對街的一堵高牆上。

豆腐大俠猛地一式「一鶴冲天」，翻上了對街的牆頭，取下鬼面具來一瞧，背面空空的，顯然還沒有生意上門。

再拔出玫瑰釘看看，亦未見約見的字樣。

馬雲飛昂首望天，喃喃自語道：「鬼面俠與紅玫瑰可能判斷錯誤，東西二教雖然水火不容，似乎還沒有達到非拚命不可的程度，這一趟說不定會蝕老本。」

一邊說一邊走，話落時人已踏進廢園鬼屋。

可能是多年無人整理出入的關係，亭台樓閣，蛛封塵積，一副破落相，蔓草叢生，蟲鳴啁啾，陰森森的頗有幾分鬼氣。

馬雲飛信步而行，正一步一步的往裏走，突然間，他發現，有一個白色的影子，正在向不遠處的一座亭子飄。

說是「飄」一點不假，白影既未擺手，亦未舉腿，就好像水上的浮萍，鬼域的幽靈一般向前飄浮。

馬雲飛嚇一跳，但很快便鎭靜下來，仗着幾分酒意，而且他也不相信世間當眞有鬼，當下二話不說，照準白影的方向行去。

白影好快的速度，刹那間便進了涼亭。一入涼亭，便僵着不動了，彷若那白影根本就是涼亭的一部份。

馬雲飛已至亭前，看得眞切，一襲白色及地長衫，連鞋子都看不見，髮長三尺，又黑又濃，披肩覆面，將整個頭部全部遮死，根本分辨不出是人？是鬼？是男？是女？

吸一口氣，壯壯胆，馬雲飛沉聲說道：「你是人還是鬼？」

似木樁，像泥人，對方沒有說話，一動不動。

「是男的？還是女的？」

一切依舊，不言不動。

適才親眼看見「飄」進涼亭來，現在突然僵住不動了，任他馬雲飛藝高人胆大，也不免有點頭皮發炸，停在亭外丈許處，不敢再冒險輕進。

距離甚近，月明如洗，馬雲飛看得更清楚，白色長袍的前襟上有一個壽字，右手裏還握着一把拂塵，只惜頭髮太長太密，看不清面貌長相，僅能從髮縫中，隱隱約約看見一雙亮光閃閃的眸子。

馬雲飛俯身拾起一塊石子，在手上把玩着，道：「朋友，我知道你不是鬼，再不答話我可要不客氣了。」

對方依然僵立不動，一語未發。

驀然，馬雲飛右手倏揚，石子閃電射出，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蓬！的一聲，對方的白袍一凹一凸，石子立又反彈回來，而且奇快奇猛，馬雲飛慌忙一矮身，險險擦頂而過。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白袍長髮之人紋風未動，全憑內家眞力反彈而出，足證此人不僅僅是個練家子，且係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確知對方不是鬼，馬雲飛更加篤定，道：「朋友，見眞人不說假話，何必再裝神扮鬼。」

奇怪，白袍之人還是不說話，靜得宛如一尊泥像。

馬雲飛實在按耐不住了，道：「閣下要是再不答話，可別怪我要冒犯了。」

見他充耳無聞，馬雲飛再不客氣，猛地一跨步，彈身而上，人尚未進入涼亭，呼！呼！兩掌已自閃電般擊出。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馬雲飛快，白袍長髮之人更快，掌招尚未遞滿，掌風甫及袍身，白袍之人已「飄」出亭外去。

亭外草長及腰，但聞一陣「沙沙」之聲傳處，蔓草輕搖，風聲貫耳，白袍之人好厲害的輕功，竟施出「一葦渡江」絕技，從草上飛掠而過。

馬雲飛拔腿就追，道：「不要跑，不管你是人是鬼，馬某今天一定要你現出原形來！」

白袍長髮之人頭也不回的道：「此非善地，速去！速去！」

終於開口了，從聲音上馬雲飛聽得出來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年事甚長的老女人，當下一面緊追不捨，一面說道：「芳駕何人？」

長髮女子陰冷冷的聲音說道：「娃兒，你別管老身是誰，火速離此，可保百年之身。」

奔勢陡然加快，穿迴廊，過天井，接連跨過三重院落，踏入城牆脚下的一棟大樓內。

馬雲飛接踵而入，糟！僅數步之隔，已失去老女人的踪跡。

正面牆壁上畫着一條龍，惜已殘破不全，一張虎皮金交椅傾倒在地，旁邊有兩排兵器架，上面刀槍劍戟均有，只是多數俱已銹蝕腐壞不堪。

馬雲飛靈機一動，想起老陽春掌櫃之言，正欲取一件兵器作見證，驀覺斜刺裏有一股剛猛的掌風劈來，長髮女子的聲音喝道：「住手！」

這一掌威力好大，轟然巨震聲中，馬雲飛暴退三步，兵器架四分五裂，定目處，長髮女子已如幽靈鬼魅般地重新出現在面前，陰惻惻的喝道：「你要幹什麼？」

馬雲飛據實說道：「想拿一把劍做見證。」

「做什麼見證？」

「給老陽春的掌櫃的看。」

「他看神龍教的寶劍作甚？」

「欲藉此證實本人確曾來過鬼屋。」

「無聊！」

「一旦獲得證實，本人將享有白吃白住的優待。」

「沒有出息。」

「同時，老陽春的掌櫃的說了，倘若能降服妳這個女鬼，還另有千兩白銀的賞格。」

「小子，你是不是窮瘋了，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也是餓壞了，故而欲冒險一試。」

「老身已說過，此非善地，速去！速去！」

「既來之，則安之，好歹也得取把寶劍，揭開妳的身份之謎。」

「你敢！」

「不敢我就不會來了。」

「放肆，看招！」

袍袖一張，招出如電，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威猛絕倫，左掌平舉前推，右手十指彎曲如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扣馬雲飛的右腕脈門。

馬雲飛豈是省油的燈，橫移三步，劈出一掌，不料，長髮女子確非易與之輩，招中套招，式中帶式，如長江之水，綿綿不絕，但見滿屋子都是袂聲髮影，一招抓空，另一式又到，迫得馬雲飛團團轉，沒有還手的機會。

「着！」

長髮女子的功力的確高不可測，交手未及十合，佔盡先機優勢，喝聲中，連番出招，已觸及馬雲飛的右腕脈門，另一掌「天雷灌頂」，眼看豆腐大俠不死也得被擒。

好一個馬雲飛，敗中求勝，死裏求生，猛一式「懶驢打滾」，骨碌碌的貼地滾了出去。同時，守中帶攻，退中帶進，一連掃出二腿，將長髮女子的招式破解於無形。

長髮白袍女子似是吃了一驚，從髮絲間透射出兩道電炬般的眸光，道：「娃兒，看不透你還眞有點眞才實學，再接老身的三掌試試。」

話落招出，呼！呼！呼！連攻三掌，一招比一招快，一式比一式狠，樓內勁風呼嘯，其勢銳不可當。

馬雲飛心知遇上了對手強敵，輕忽玩世之心頓歛，急切間想起了老丐所傳授的「醉拳」，心念動處，拳招已出。

他本已有七八分的醉意，步履蹣跚，立脚不穩，一旦施展出醉拳來，果然有板有眼，甚合符節，倏東乍西，忽南忽北，看似虛弱無力，實則剛猛異常，看似險象環生，往往能絕處逢生，霎時間主客易位，長髮女子反陷於疲於奔命，窮於應付之境。

白袍長髮女子忽然運足十成十的功力，一掌打實，原以為定可一掌定江山，旋乾倒坤，詎料掌招如入虛無之地，毫不着力，一絲驚懼方自心扉升起，馬雲飛一個踉蹌，揮拳斜斜打來，偏巧她的招式步伐俱已走老，閃躲還手都不可能，上盤要害悉在對方拳影之中，眼看生死須臾，危在旦夕。

猛可間，長髮女子袍髮怒張，像是撐開了的兩把傘，整個身子滴溜溜的一陣旋轉。這旋轉不但曼妙，尤其威猛，竟將馬雲飛的醉拳化解於無形，人也飛旋出丈許開外。

長髮飄飄間，馬雲飛注意到，此女眸光如電，兩鬢飛霜，原來戴在頭上的是一頂假髮，可惜時間短促，未能看清她的盧山眞面目。

白袍長髮女子道：「娃兒剛才施展的可是醉拳？」

馬雲飛得意的笑笑，道：「算妳有眼光。」

「老丐仙是你什麼人？」

「朋友。」

「娃兒，你小小年紀夠資格與三爺為友？」

「我們是忘年之交。」

「你的醉拳便是老丐仙所傳授？」

「傳授談不上，只是機緣湊巧，在下目睹溫三爺施展過一次醉拳，故而學得一點皮毛。」

「好吧，看在溫三爺的金面上，老身不再與你為難，但請嚴守鬼屋秘密，勿與外人言。」

說吧，白影一閃，兀自飄然離去。

馬雲飛信手拾起一把寶劍來，方欲離開鬼屋，乍然發現，大樓的側門內，隱約中似有燈火之光，不由的心頭一震，信步行去。

側門內是一間空屋，瀰漫着一股霉腐腥臭之氣，無燈無火，燈火之光是從地面下透射而出。

馬雲飛很快便找到地窖的入口，用劍一撬，立將頂蓋掀開。

地窖內一燈如豆，馬雲飛剛剛探進去半個頭，還沒有看清楚裏面的景象，突覺一陣陰風吹過，噗！燈火應聲而滅。

馬雲飛駭然一驚，但他不信是鬼吹燈，一定有人，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亮火摺子，步入地窖，點燃油燈。

展目四顧，我的天哪，橫七豎八，東倒西歪，滿屋子都是骷髏白骨，以及腐朽不堪的衣裳、兵器、肉乾！

就是沒有一個人。

也沒見到半個鬼。

然而，沒有人吹，燈如何會熄？

尤其，如果眞的沒有人，又何必要點燈？

自己就守在地窖的出口處，並未見有任何人出入。

而地窖內四壁環立，除了白骨骷髏外又沒見半個活人。

莫非上了天？

還是入了地？

難不成當眞有鬼？

想到這裏，心裏直發毛，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但轉念一想，他壓根兒就不信世上有鬼。退一萬步講，就算當眞有鬼，也要查清楚究竟來自何處？去向何方？

當即掌着油燈，開始沿壁摸索。

不久，他發現，靠南邊的牆脚上有一個木架甚是特別，上面有很多零亂的掌印，回頭再看，這才注意到，原來地上也有不少脚印。

只是，這些印痕與衆不同，不像是習見的掌印脚印，瘦瘦乾乾的，似獸爪或骷髏所遺留。

移開木架，正如馬雲飛所預期，壁上出現一道暗門，門內是一條地道，馬雲飛決心要揭開鬼屋之謎，立即拾級而下，向內行去。

地道係以石砌而成，顯然是人工修築的。很長，在他的感覺上，早已出了城，而且延伸下去數里之遙。

可是，始終不曾發現有人。

也沒有任何有人居住的痕跡。

馬雲飛回想一下地窖內所見，死者少說也有三十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很

像是一幕集體屠殺的慘劇。

兇手是誰？

死者又是些什麼人？

為何選在地窖內行兇？

問題紛至沓來，剪不斷，理還亂，馬雲飛百思不解。

心裏想着，腳下未停，約莫又走出三數里地，地道稍向右偏，前面忽有亮光透出。

馬雲飛精神一振，向前疾奔，霎時已至燈火透出處。

面前是一間三丈見方的石屋，斜對面另有一門，不知通向何方，室內一榻一椅一桌，壁上一燈如豆，桌上尚有殘餚剩酒。有一個人鬼不分的怪人，正在石屋內來回不停的踱着方步。

此人鬚髮盡白，面貌清瘦乾癟，眼眶深陷，目光卻銳利如電，胸腹之間與常人一般無二，但四肢卻乾巴巴的，皮膚肌肉盡脫，僅餘下白森森陰蒼蒼的白骨。

每走一步，關節處就會發出「卡巴！卡巴！」的聲音，手臂抖動時，指節響動的聲音有如串鈴，節奏明快，響聲清脆，益增三分恐怖的氣息。

鬼屋內怪事連連，馬雲飛面有驚色，根本弄不清是人是鬼，前進的步子隨即滯下來，未敢輕易踏進石屋去。

怪人也跟着停止踱步，一雙銅鈴似的眸子死盯着馬雲飛，陰惻惻的冷笑，說道：「既然來了，為何不進來，可是有點駭怕？」

這話語帶輕蔑，不禁激起了馬雲飛的萬丈豪情，昂首說道：「進來就進來，怕什麼。」當即跨步而入。

怪人就立在桌旁，臉色陰沉沉的，沒有任何表情，待馬雲飛進入屋內五尺許時，驀地，兩隻骷髏手猝然施襲，立有一股陰慘慘的掌風捲上身來。

此人功力深厚，又是有備而發，一出手便將馬雲飛罩在掌影之中，豆腐大俠驚駭之餘急忙全力反擊，不幸毫釐之差未能破解來招，怪人鐵耙似的五根手指頭已抓住他的腦袋瓜！

這一驚非同小可，馬雲飛完全基於本能的反應，縮頭滑步，連攻三拳。

「醉拳」威力驚人，怪人亦非庸手，二人四掌猛一撞，立即爆出一連串震耳欲聾的巨響，兩條人影也倏合乍分，彈退五六步，難分軒輊。

馬雲飛平白受襲，心中甚是氣憤惱火，當下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又打出一拳，道：「閣下到底是人？還是鬼？」

怪人舉臂一架，道：「是人也是鬼，是鬼也是人，隨便你怎麼想都可以。」

馬雲飛說道：「馬某不明白閣下的意思。」

怪人道：「老夫當然是人，但四肢如此，又與鬼何異。」

「不管你是人還是鬼，在下想知道，閣下為何猝然施襲？」

怪人退後三步，坐在椅子上，敵意全無的回答道：「老夫只是想測試一下小友的功力，以及是否真的練成老丐仙的『醉拳』。」

馬雲飛撤拳說道：「現在，閣下認為如何？」

怪人哈哈笑道：「初學乍練，能有如此火候，已差強人意。」

馬雲飛疑雲滿腹的道：「聽閣下的口氣，顯然與溫前輩交非泛泛，與外面扮鬼的女子亦關係密切！」

「老夫與溫三爺誼屬莫逆，你進入鬼屋後的行踪早在我老人家掌握之中。」

「在下馬雲飛，前輩如何稱呼？」

「你就叫我骷髏人吧。」

「骷髏人？」

「沒錯，是骷髏人。」

「骷髏人，在下如果沒有判斷錯誤，閣下似乎有意引我來此？」

「老夫是有一件事想託小友代勞。」

「是什麼事？」

「有一個女殺手叫鐵胆羅剎，你知道吧？」

「知道，另外別人也叫她紅玫瑰。」

「老夫想託你代為僱用紅玫瑰去殺兩個人。」

馬雲飛聽得一楞，話到口邊時，突聞有一陣悠揚悅耳的鐘聲正從另一道門傳進來，探頭向外一望，只見面前是一座懸崖，下面山谷黑忽忽的深不見底，對面高山之巔有一間廟宇，鐘聲就是從那廟裏傳出來。

「前輩，毫無疑問，此處巳在城外很遠。」

「約十里之遙。」

「那廟是——？」

「靜月庵。」

「靜月庵？可是武林名宿靜月師太修持之所？」

「正是。」

骷髏人似是不願深談，立即將話題打住，說道：「小友還沒有回答老夫請託之事。」

馬雲飛道：「以前輩的身手，大可自行解決，何必借助他人之力？」

骷髏人擺動一下自己的四肢，道：「老夫如此光景，若現身江湖，定然驚世駭俗。」

「起碼那位扮鬼的長髮女子也可以代辦。」

「她亦有所不便。」

「那好吧，前輩欲殺何人，請明示一言。」

「一個是東教教主一聲雷宋九仞。」

「另一個呢？」

「西教教主玄陰掌曲一龍。」

「赫！這兩老匹夫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五千兩銀子紅玫瑰可能不幹。」

「老夫可以再加。」

「加多少？」

「先加一千如何？不夠再補。」

「何不連鬼面俠也一齊僱用，這樣定可十拿九穩。」

「鬼面俠另有重用，此事暫時還用不到他。」

「可要在下與鬼面俠連絡？」

「此事老夫巳託人去辦，不勞小友費神。」

從床下鐵匣子裏取出數張銀票來，交給馬雲飛，骷髏人又道：「銀票共是一萬三千兩，萬二算是殺人的代價，一千兩請小友買酒喝。」

馬雲飛道：「萬二照收代轉，舉手之勞，這一千兩我看免了。」

骷髏人鄭重其事的道：「要，一定要！老夫行事向不虧欠於人，再說，一千兩雖是區微之數，總比囊空如洗，露宿鬼屋，沒吃沒住要好。」

這話擺明了骷髏人對他的一切瞭如指掌，馬雲飛愣了一愣，道：「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但不知可有一定的期限，或其他特別交代？」

骷髏人道：「宋九仞、曲一龍皆非弱手，一天半日之內自難順利得手，反正越快越好就是，並無任何特別約定。」

馬雲飛道：「在下是否可以請教，閣下與宋、曲二教主結仇的經過？」

「據老夫所知，殺手殺人，只問代價，不問是非。」

「是有此一說，不過，知道的越多，下手也越順利。」

「知道對手是誰就夠了，此時多言無益。」

馬雲飛本想再追問一下骷髏人，以及白袍長髮女子的來龍去脈，見此情狀，心知問不出個結果來，故而閉口不再言語。

骷髏人道：「老夫言盡於此，你可以辦事去了。」

馬雲飛頷首應諾，當即一揖，拜別而去。

來至鬼屋之外，玫瑰釘仍好端端的留在原地，馬雲飛彈身而起，拔出玫瑰釘，正打算留字約見紅玫瑰，驀覺腦後勁風如濤，有一股剛猛的掌力撞上來。

猛回頭，赫然竟是鐵胆羅剎揚掌攻來，急切間，猛打「千斤墜」，腳落實地，立將玫瑰釘抖手打出。

紅玫瑰好猛銳的劈空掌，馬雲飛險險避過，「龍」字作了替死鬼，被震得碎裂片片，木屑紛紛。

伸手接住玫瑰釘，鐵胆羅剎一雙明麗的眸子瞄定他，語冷如冰的道：「馬豆腐，你好大的狗胆，竟敢亂動姑奶奶的玫瑰釘。」

馬雲飛道：「紅玫瑰，妳來的正是時候，馬某正要找妳哩。」

「你找我？幹嘛？」

「找殺手自然是殺人。」

「不幹！」

「不幹？為什麼？」

「姑奶奶沒興趣為窮小子子效命。」

「妳錯了，僱用妳的人，並非我馬雲飛。」

「那是誰？」

「骷髏人。」

「骷髏人又是何許人？」

「這我就不清楚了。」

「要殺的對象你總該知道吧。」

「是東西二教的兩位教主。」

「這兩個老傢伙都不好惹，他出多少銀子？」

「老規矩，一條命五千兩。」

「不行，要加！」

「兩條命共加五百如何？」

「馬豆腐，你在開玩笑。」

「紅玫瑰，妳要加多少？」

「最少加一倍！」

馬雲飛掏出一萬三千兩銀票來，在手上一抖，道：「骷髏人就出這麼多錢，愛接不接隨妳的便。」

紅玫瑰好快的動作，沒見她怎樣作勢，便將馬雲飛的口袋翻過來，將另一張千兩的銀票弄到手，連同另外一萬三千兩，一併納入懷中，道：「馬豆腐，去告訴骷髏人，一條命一萬兩，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姑奶奶先去替他殺一個，什麼時候補足餘欵再幹第二個。」

馬雲飛沒料到她有此一着，氣得直跳腳，道：「紅玫瑰，妳簡直欺人太甚，那一千兩是骷髏人給馬某跑腿的錢。」

「天曉得你還有沒有再藏私。」

「絕對沒有，我現在巳經是一文不名了。」

「那最好了，你這種人有銀子就會作怪。」

「好歹也得給咱留幾個喝酒錢呀。」

「你想喝酒，可以回頭再找骷髏人去要。」

「那一千兩是馬某應得的，妳這是搶刦。」

「一條命一萬兩，三千兩是訂金，姑奶奶不管那麼多，想殺兩個人，再拿七千來。再見。」

紅玫瑰伶牙俐齒，說起話來像連珠炮，動作更是快速異常，餘音尚在馬雲飛耳朵裏轉，麗影乍閃，她巳不知去向。

曲一龍興師問罪

西教「集賢堂」大廳上，一字兒並排着十二具棺木，「一龍七虎十鐵騎」皆齊集在一起，一個個臂戴孝布，滿面戚容，正在為死者焚香膜拜。

黑龍教禍事頻仍，於今尤烈，遠的不談，自前晚老河口張舵主遇害後，短短二日夜之內，又接連發生了十數起驚天動地的大事。

有四趟暗鏢被刦，賠償總額在五十萬兩以上，鏢師等全部喪命，無一生還，西教因而被迫關閉了兩家鏢局。

一夜工夫，被人連挑了十處分舵，大大折損了西教的實力。其他茶樓失火，酒館被砸等事，更是層出不窮，不勝枚舉。

死者的靈柩有資格抬進集賢堂的，必須具備分舵主以上的身份，十二具棺木就表示西教損失了十二條好漢，而低於分舵主的殉難者，自然更多，不知凡幾。

大家祭拜完畢時，俱巳熱淚盈眶。護法紫面金剛丁老二聲淚俱下的道：「教主，是可忍孰不可忍，屬下主張立即調集教內全部高手，殺進東教去，為死難的弟兄們報仇。」

曲一龍沉吟不語，他顯然仍未下最後的決心。

二夫人雙刀石玉娘道：「老丁，二教火併，非同小可，弄不好會同歸於盡，尤其師出無名，乃兵家大忌，深盼稍安勿躁，待機而動。」

刑壇壇主一刀兩斷包不平道：「二夫人，所有的血案皆挑明了是東邊的人幹的，怎能說是師出無名。」

石玉娘道：「不！我們所能掌握的，仍停留在風聞、謠傳，以及死者的遺言上

，缺乏强而有力的直接證據。」

十騎之首鐵馬金戈向無敵道：「郭庭棟送來的七里香就是證據。」

石玉娘道：「曾全面檢查，該酒並未下毒。」

丁老二道：「那少敎主怎麼會——」

為了曲小海，曲一龍一直悶悶不樂，石玉娘連忙給他丟個眼色，丁老二自知失言，當即住口沒再說下去。

包不平忽然在門口叫道：「少敎主回來了。」

大夥爭先奪門而出，果見曲小海頂着烈日，正朝集賢堂行來。

曲小海的左肩上插着一把竹葉飛刀，四週血漬殷然，染紅了一條袖子。右肩上還扛着一個人。

雙刀石玉娘第一個迎上去，無限關切的道：「小海，你怎麼了？」

曲小海望着父親，道：「我中了別人的暗算。」

石玉娘道：「要不要緊？」

曲小海道：「皮肉之傷，不碍事。」

向無敵上前細一端詳，見刀尾之上有一條金色的龍，道：「這是東敎的東西，兇手是誰？少敎主肩上又是那一位？」

曲小海將肩上之人扔在地下，惡狠狠的道：「暗算我的人就是這個渾小子。」

大家看得清楚，此人一身藍色勁裝，腰裏繫着一條三寸寬的黑色緞帶，上面綉着一條金色的龍，顯係東敎敎徒無疑。

一名西敎的敎徒怒髮衝冠，拔刀上去就砍，要為少敎主報仇，却被曲一龍一把抓住衣領摔到一邊去，怒聲大罵道：「混帳，殺了他咱們到那裏去找人證。」

敎徒這才恍然大悟，連聲自責不迭。

曲一龍的眸光罩定東敎藍衣人，問兒子小海道：「這小子是怎麼了？」

曲小海道：「還好好的，是孩兒點了他的睡穴。」

「可曾問過他的口供？」

「特地押回來請爹來問。」

通！的一脚，踢開藍衣人的睡穴，那人很快便悠悠甦醒過來。

曲一龍目蘊兇光，滿面殺機，暗自凝聚了一掌眞力，一字一句的說道：「小子，你聽清楚，在未正式審問之前，有一句醜話老夫願說在前頭，這是西敎，你最好實話實說，如有半句虛言，小心老夫剝你的皮。」

藍衣人像煮熟了的蝦子似的，蜷伏在地上，沒有說話。

曲一龍道：「首先我問你，你是東敎的人，沒有錯吧？」

藍衣人點點頭，並未正面答話。

「你為何要暗算我兒小海？」

「我——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這——」藍衣人欲言又止。

劈！石玉娘好烈的性子，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得他滿口是血，厲色喝問道：「說，是受那一個人的指使行兇，再不說實話，小心老娘一刀一刀的要你活受罪！」

藍衣人托着浮腫的膀子，遲疑不語。

曲一龍突然疾伸左手，抓住他的腦袋殼，立有一股奇寒之氣透頂而下，道：「你不說老夫現在就廢了你的功力。」

西敎主的玄陰掌奇陰奇寒，獨步武林，最是歹毒霸道，人人聞之喪胆，一霎時藍衣人的半個腦袋瓜已有僵凍之感，那還敢再逞强鬥狠，畏畏縮縮的道：「是奉我家敎主之命。」

曲一龍追問道：「可是宋老兒親自下的命令？」

「不是！」

「那麼，是智多星郭庭棟？」

「也不是，是……賀壇主代敎主下達的。」

「你是說刑壇壇主判官筆賀曉天？」

「嗯。」

「東敎為何要下令殺害本敎少敎主？說！」

「自然是為了王姑娘的婚事，與王員外家龐大的產業。」

「其他的，本敎的鏢銀被刼，分舵堂口被挑等，可都是你們的傑作？」

「不知道！」

「你沒有參加？」

「小的只參予暗殺少敎主一事，餘皆不知。」

「暗殺小海的人不會就你一個吧？」

「可能還有旁人。」

「是誰？」

「不清楚。」

石玉娘拔出雙刀，噗！噗！兩聲，已插進藍衣人的雙肋寸許深，殺氣騰騰的道：「快說，還有什麼人？」

藍衣人頭頂寒冷如冰，雙肋血流如注，痛得他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結結巴巴的說道：「我的的確確不知道。」

「這話可當眞？」

「如有半句假話，不得好死！」

石玉娘腕上加力，欲待繼續追問下去，曲一龍飛起一脚，點了藍衣人的睡穴，道：「玉娘，不必再跟他浪費唇舌，就已知的事實，已足夠對東敎用武。」

紫面金剛丁老二雙眉一揚，意氣風發的道：「敎主，現在人證物證俱在，屬下主張立即調集敎中所有高手，攻進東敎去，殺它個鷄犬不留。」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包不平，向無敵等人馬上隨聲附和，力主對東敎採取强硬手段。

其餘的敎中弟兄，更是一呼百應，羣情激昂，掀起一股空前未有的復仇熱浪。

玄陰掌曲一龍望了石玉娘一眼，道：「玉娘，我想聽聽妳的意見。」

雙刀石玉娘橫掃全場一眼，道：「已掌握有力的直接證據，本敎氣勢昂揚，這正是用武的最佳時機。」

對石玉娘的意見，曲一龍一向是言聽計從，聞言毫不遲疑，立時傳令調集敎內所有高手，決心與東敎作一生死鬥。

包不平審視一下曲小海的傷情，道：「少敎主的傷勢不輕，是否應該取出飛刀，及時加以療治？」

雙刀石玉娘道：「傷口敷藥即可，飛刀暫勿取出。」

包不平不明白她的用意所在，道：「這是為何？」

石玉娘胸有成竹的道：「宋九仞老奸巨滑，不這樣他怎麼會認帳。」

一刀兩斷包不平道：「還是二夫人高

明。」

鐵馬金戈向無敵道：「這小子又當如何處置？」

石玉娘道：「做個囚車，將他押往東敎，必要的時候可與賀曉天對質。」

二夫人設想週到，向無敵心服口服，聞言諾聲退下，遵命辦事去了。

不久，西敎的一龍、七虎、十鐵騎，以及敎中高手近百名，已齊集在集賢堂前廣場上。

曲小海的傷口敷藥完畢，藍衣人亦已打入囚車中。

諸事完畢，曲一龍一聲令下，即刻揮兵東進。

為了昨夜之事，曲敎主一直惱怒在心，難以釋懷，途中，找了一個機會，將小海叫過來，道：「小海，你別以為為父的業已饒恕於你，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仍然要治你的罪。」

曲小海誠恐誠惶的說道：「爹，二娘雖非孩兒親生，却有母子的名份，小海再混帳也不會做出逆倫之事，這的確是冤枉的。」

曲一龍眼一瞪，喝道：「冤枉？我問你，究竟是什麼理由，跑到你二娘的房裏去？」

曲小海邊走邊說道：「是因為有人告訴我，爹在二娘的房裏等孩兒。」

「是那一個？」

「不認識，可能是敎裏新來的人。」

「事後為什麼不查？」

「查過了，始終找不到這個人。」

「這就奇了，敎中之人你差不多全認識，怎麼會查不出來？」

「因此，孩兒懷疑，說不定是東敎派來的人。」

「你這些話，為父的可以勉强接受，但對你二娘動手動脚的事，又如何自圓其說？」

雙刀石玉娘道：「一龍，事情都已經過去了，還提這些做什麼。」

曲小海道：「謝謝二娘的袒護，但此事對我關係重大，無論如何要說清楚。」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爹，孩兒懷疑郭庭棟送來的七里香有問題。」

曲一龍搖了搖頭，說道：「可能性很低，一則查驗無毒，再則旁人皆無不良反應。」

「那一定是那個奸細，趁孩兒不注意時，使用了迷藥甚至春藥，因為當我進入二娘房裏後，但覺全身滾燙，其熱如火，腦子裏渾渾噩噩的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曲一龍鐵青着臉，道：「單憑渾渾噩噩四個字，並不能洗清你的罪，除非能將那個奸細揪出來。」

雙刀石玉娘嗲聲嗲氣的道：「哎喲，既然是奸細，必然是神出鬼沒，一時半刻之間到那裏去揪，一龍，別再難為孩子了，這件事就此打住，以後再說吧。」

曲一龍「嗯」了一聲，沒再吭氣。石玉娘繼又說道：「小海，這二日二夜你到那裏去了？可是與芳芳在一起？」

曲小海沉聲一歎，道：「別提了，芳芳對我誤會極深，我們之間的婚事可能要吹。」

石玉娘大吃一驚，道：「本敎近來禍端頻仍，財物損失不計其數，已至山窮水盡之境，亟須王家大力援手，這件婚事無論如何要設法挽回。」

「我看希望不大，芳芳這幾天一直避不見面，反倒與宋少青過從甚密。」

「可曾去見過王員外？」

「為找芳芳，二日內曾連去五次。」

「王員外怎麼說？」

「他聽信芳芳一面之詞，對我也很不諒解，聽他們父女的口氣，可能會解除婚約。」

「果不幸而言中，依你看，芳芳會不會嫁給宋少青？」

「大有可能。」

「小海，茲事體大，無論如何要設法阻止，稍待到達東敎後，一定要想辦法先幹掉宋少青，以杜後患！」

「我知道，二娘。」

解除婚約，這對西敎而言，可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大事，顏面名聲上的傷害事小，財力實質上的損失却非同小可，一旦主客易勢，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曲一龍深明個中利害得失，聽在耳中，心痛如絞，怒目瞪了兒子一眼，罵道：「哼，都是你幹的好事！」奔勢陡地加快，當先進入城內。

石玉娘與曲小海互望一眼，噤若寒蟬，沒敢再多說半句話。

鬼屋乃通往東敎的必經之地，西敎的大隊人馬，穿城過街，不一時已來到神龍敎舊址廢園之外。

丁老二發現，門樓上的玫瑰釘已不見了。

而掛在對街高牆上的鬼面具也不翼而飛。

當下臉色驟變，憂心忡忡的道：「怪事，昨日此時，鬼面俠與紅玫瑰的信物尚在此地，怎麼一下子全不見了？」

鐵馬金戈向無敵道：「鬼面具與玫瑰釘出現之處，就表示千面殺手和鐵胆羅刹在此坐鎭，開張營業，一旦取下，無疑已有生意談成，準備下手殺人。」

一刀兩斷包不平道：「此乃東西二敎的地盤，誰敢花錢在此僱用殺手行兇？」

紫面金剛丁老二道：「丁某懷疑僱主是一聲雷宋九仞那個老匹夫。」

鬼面俠、紅玫瑰名震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向無敵情不自禁的摸摸自己的脖子，道：「老丁，你是說姓宋的僱用殺手來對付咱們？」

丁老二道：「宋老兒一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包不平冷哼一聲，道：「哼，任憑他宋九仞如何惡毒奸詐，今日一過，管保將東敎夷為平地，武林中從此再也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這話正好說在曲一龍心窩裏，道：「包壇主此言不差，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咱們今天一定要東敎在江湖上澈底除名！」

東敎就建立在東門外的一道長坡上，出得東門，一大片宏偉的建築便遙遙在望，七虎十鐵騎皆精神抖擻，個個爭先。

及至莊門之前，立有三名東敎的弟兄迎上來，其中一人躬身說道：「曲敎主可是要來會見我家敎主？」

曲一龍的答覆冷而硬，而且只有兩個

字：「廢話！」

腳下亦未止步，大踏步的往裏闖。

另一名勁裝大漢退後數步，伸手攔阻道：「請曲敎主在此稍待，容小的入內通稟。」

雙刀石玉娘好大的火氣，銀牙一咬，道：「不必了，我們自己會找。」

皓腕一挺，刀光四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勁裝大漢連慘叫一聲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鬼門關。

曲小海的動作也不慢，及時將另一人解決了帳。

早先發話之人見勢不妙，拔腿就走，玄陰掌曲一龍怒喝一聲：「哼！把命留下來！」

一長身，一探臂，鐵掌貫頂而下，那人馬上矮了半截，跌坐在地。

頭殼未破，腦漿未溢，上半身仍直挺挺的坐着，人已魂歸離恨天。

只見頂門之上有一掌印，五指分明，其白如霜似雪，死者的面部表情全部凍結，仍然保持死前的模樣，而內臟則全部碎裂，幾無完腑。

好厲害的玄陰掌！

守在門口的數名東敎弟兄睹狀大駭，有的向內飛報，有的關門上閂，十騎在向無敵的率領下早已策馬闖入，連斃三人，七虎等人更快，越壁翻牆，如潮水般洶湧而入。

「殺！」

「殺！」

在一片喊殺聲中，西敎的人奮勇爭先，逢人便殺，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東敎的弟兄倉惶應戰，傷亡纍纍，一瞬間便如潮水般淹沒大半個廣場。

霍然，智多星郭庭棟帶領着數十名弟兄蜂擁而出，佈下一道防綫，道：「曲敎主請暫息雷霆——」

曲一龍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截口說道：「郭庭棟，閉上你的嘴，叫宋老兒出來答話。」

一聲清嘯劃破長空，有一位身着皂袍，軒昂偉岸的老者飄然而落，正是東敎敎主一聲雷宋九仞！

宋九仞的身後，七雄八傑等東敎高手俱已到齊，在宋敎主的兩側排下二道肉屏風，將西敎的人堵住，雙方不問靑紅皂白，大打出手。

一聲雷宋九仞環視全場一眼，怒不可當的道：「曲兄不宣而戰，傾巢來犯，不知是何居心？」

玄陰掌曲一龍臉色一沉，道：「宋九仞，你這是明知故問。」

宋九仞怒眉雙挑，語氣冷硬：「曲一龍，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宋某不想惹事，但也絕不怕事！」

雙刀石玉娘上前一步，道：「宋敎主是明白人，怎麼說糊塗話，我們是來爲西敎死難的弟兄討公道。」

智多星郭庭棟道：「你們西敎死了人，跟我們東敎何干？」

「難道不是你們東敎的傑作？」

「我家宋敎主宅心仁厚，從來不做傷天害理的事。」

「哼，你倒推得乾淨，這筆血帳我們不能不討。」

「當然，血債血還，你們可以找元兇去算。」

「郭庭棟，你聽清楚，你們東敎就是元兇主犯。」

「石玉娘，我也告訴妳，本敎絕未幹殺人越貨的勾當。」

「你這是強辯。」

「郭某說的都是實話，而且——」

「而且什麼？」

郭庭棟默不吭聲，揮手作勢，命人抬出來十六具新棺，擺在一龍七虎十鐵騎的面前。

玄陰掌曲一龍一怔，道：「郭總管，你這是什麼意思？」

一聲雷宋九仞道：「聽說貴敎死傷的人數，在分舵主以上者僅十二人，本敎更不幸，足足死了十六人。」

曲小海道：「是誰幹的？」

宋少青道：「江湖上謠諑四起，都說你們西敎脫不了關係。」

雙刀石玉娘嬌叱道：「放屁，本敎坦蕩磊落，從來不做偷鷄摸狗的事。」

智多星郭庭棟道：「我家敎主亦希望如此，故而寧願先在暗中調查，不想興問罪之師。」

這話語氣極重，無異指責西敎在妄動無名之火，雙刀石玉娘玉面一寒，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你少來這一套。」

郭庭棟何等聰明，已看透她心中所想之事，道：「二夫人懷疑是空棺？」

「有可能，除非開棺讓大家瞧瞧。」

「死者入棺爲安，二夫人的要求太過分！」

「不打開棺材如何杜人悠悠之口？」

郭庭棟面有愠色，宋九仞忽然說道：「庭棟，就開一口讓他們瞧瞧吧，免得越描越黑。」

敎主既然如此吩咐，郭庭棟那還敢再說半個不字，當下頷首一諾，打開一具棺木。

棺材裏果然有人，一個死人，一個穿着壽衣的死人。

石玉娘的懷疑，自有她的道理，因爲西敎壓根兒不曾派人去暗殺東敎的人，東敎怎麼會死了這麼多人，她不相信武林中有誰敢觸東敎的霉頭。

惟一的解釋就是東敎在演戲，以空棺誆人。

因此，雖然打開一口棺木，却未能釋去她心中的疑慮，反而疑心更重。

麗影一閃，刀光如電，石玉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死者的胸前戮了一個窟窿。

僅僅是一個窟窿，無血，足證是一具死屍無疑。

石玉娘還是不死心，一怔之後忽又彈身而起，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衝向其餘的棺木。

東敎的七雄八傑一聲雷齊皆勃然大怒，紛紛發招施襲，欲置石玉娘於死地。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西敎的一龍七虎十鐵騎與石玉娘心意相通，立將七雄八傑一聲雷截下來，鬥在一起。

石玉娘動作好快，轉瞬之間已將十五口棺木全部打開。

十五口棺木內都有人。

每一個人的胸口上都被石玉娘截了一刀。

沒有慘叫聲，沒有血，都是地地道道的死人。

這結果大出石玉娘意料之外，不由神色爲之一緊。

智多星郭庭棟已揚掌攻到，一出手就是殺着狠招，連劈三掌，橫掃一眼，怒氣冲天的道：「惡婆娘，你們簡直欺人太甚，殺人不算，又來毀屍！」

石玉娘的雙刀舞得虎虎生風，將郭庭棟封阻在五尺以外，說道：「姓郭的，你這是惡人先告狀，本夫人可要你拿出證據來。」

一聲雷宋九仞接口說道：「你們誣指本敎的人殺害了你們西敎的人，又有何憑證？」

玄陰掌曲一龍道：「當然有！」當着宋九仞的面，從曲小海的肩上拔下那支竹葉飛刀來，擲給他，道：「宋老兒，你看清楚，這是不是你們東敎的東西？」

宋九仞定目一看，正待出言，郭庭棟搶先說道：「這種東西人人可以打造，並不能證明什麼。」

丁老二憤怒的吼道：「你他媽的看清楚，上面還有你們東敎的金龍標記。」

東敎一位手拿判官筆的中年人衝出來，正是刑壇壇主判官筆賀曉天，筆指丁老二，破口大罵：「丁老二，閉上你的狗嘴，飛刀可以僞製，標記當然也可以仿造，休想栽贓誣賴。」

石玉娘冷笑一聲，命人將囚車推來，指着上面的藍衣人道：「賀曉天，這個人你不會陌生吧？」

判官筆賀曉天揚目一望，道：「不認識！」

石玉娘嗤之以鼻，道：「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你，行刺本敎少敎主的命令就是你賀曉天親自下達給他的。」

賀曉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道：「這是欲加之罪，本敎絕無此人，不信老夫可與他當面對質。」

石玉娘聞言正中下懷，道：「你不對質也不行！」

不待她動手，曲小海已將藍衣人的睡穴解開。

奇怪，藍衣人一點動靜也沒有。

再過片刻，依舊寂然如死。

石玉娘沉不住氣了，附手鼻下，氣息全無，摸摸心窩，一片冰涼，藍衣人早已氣絕身亡。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龍七虎十鐵騎個個大驚失色，一時間皆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宋少青瞪了曲小海一眼，破口罵道：「你以爲使出苦肉計，就可以顚倒黑白，告訴你，你們的心機算是白費了，簡直卑鄙！無恥！」

曲小海平白挨了一刀，討不回公道來，反而受人奚落，再想到與王芳芳的婚事一波三折，將滿腹的怒火全部發洩到宋少青一個人身上，道：「宋少青，休逞口舌之利。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猛地擰身進步，招出如雨，「推波助浪」、「妙手開碑」、「直搗黃龍」，一口氣連攻三掌，掌掌不離宋少青致命要害之處。

宋少青可不是省油的燈，立即還以顏色：「你這是自尋死路！」不退反進，硬衝硬撞，一出手便施出了拚命的打法。

石玉娘眼明手快，雙刀挽起兩團寒芒，抽冷子從一側攻上來，企圖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先將宋少青解決掉。

却被東敎護法翁百岳識破，長劍倏擧，噹！的一聲，刀劍相撞，火星迸裂，硬將石玉娘的雙刀架空。

接着，宋九仞與曲一龍，賀曉天與丁老二等人也捉對幹上了，眼看一場慘烈的血戰已是無可避免。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緊要時刻，一聲「阿彌陀佛」的誦佛聲破空傳來，佛聲清越，音浪漾漾，羣山廻鳴，歷久不輟，羣豪聞之皆心頭一震，攻勢登時緩下來。

佛聲未竭，空際袂聲再起，一位老尼宛若天馬行空般蹈虛而來，輕飄飄的落在東西二敎的中間。

老尼童顏鶴髮，寶相莊嚴，是靜月庵的住持靜月師太，也是雙刀石玉娘的授業恩師，輩份高，武功更高，是望重江湖的武林名宿。

宋九仞、曲一龍絲毫不敢怠慢，連忙口稱前輩，抱拳爲禮，場中的毆鬥也隨之全部停下來。

靜月師太白眉微揚，環掃全場一眼後，緩緩說道：「二十年來，東西二敎一直恪遵當年協議，嚴守分際，互不侵擾，爲什麼會演變成今天這個集體火併的局面？一龍，你大興問罪之師，可有十足的理由嗎？」

曲一龍站在自己的立場，說出一大堆理由來，宋九仞反唇相譏，一一加以駁斥，二人話不投機，爭執不休。

靜月師太大爲惱怒，以命令的語氣說道：「好了，你們這些話俱是牽強附會之詞，缺乏強有力的人證物證，今天之戰，應就此終！」

雙刀石玉娘據理力爭，說道：「師父，小海明明是他們派人暗算，人證物證俱在。」

靜月師太望着氣絕身亡的藍衣人，肅容滿面的道：「死無對證的話不足採信，更難以使天下英雄心服。」

石玉娘忍氣吞聲的道：「那要怎麼樣才可以討回公道來？」

靜月師太道：「若有確切無誤的鐵證，爲師的非但不會阻止，而且還會幫助你們。」

智多星郭庭棟眉頭一皺，問道：「假如本敎取得有力證據，老師太又作何處斷呢？」

靜月師太鄭重其事的道：「貧尼行事，一向只問是非，不問親疏，如果錯在西敎，我老人家自然也會親自出面。倘若日後事實證明，二敎皆難辭其咎，貧尼願權充見證仲裁人，任由你們集體火併，一決死生，保證絕不過問。」

「對，老化子亦願坐觀龍虎鬥，替大家送終。」

老丐仙溫三爺應聲而現，與靜月師太立在一起。

一個靜月師太，已覺窮於應付，再加

上一個老丐仙，更加難纏難惹，曲一龍心念三轉而決，當即下令收兵，退出東敎，一塲暴風雨，就此告終。

望天礁假鳳虛凰

黃河北岸，有一座小山突出水面甚多，是爲「望天礁」，霹靂嬌娃白梅正傲然卓立在峯頭之上，俯視看滔滔洪流。

她是來赴約的。然而，鬼面俠到底會不會來，他一點把握也沒有。因爲，她實在想不通，一個爛醉如泥的人，如何能將消息傳遞出去。

夜色已深，除了水聲便是風聲，雖然月明如洗，能見度畢竟有限，她不時回頭四望，目力所及之處並無鬼面俠的踪影。

望天礁下數里，也就是距離靜月庵不遠的地方，一條官道路旁的石碑下却坐着一個人。

此人一身黑衣，頭戴斗笠，帽沿壓得很低，看不清年歲貌相，也不知是在此休息？還是等人？

沒多久，北方出現一個黑影，正踏月而來。

黑影看似悠遊從容，實則快速異常，轉眼便至切近，臉上一張鬼面具靑面獠牙，不是鬼面俠還會有誰。

鬼面俠停在石碑前，像是一座鐵塔，冷傲的聲音說道：「是你約見本俠？」

黑衣人二話不說，驀地一躍而起，拳脚交加，一刹那便攻出七拳八脚，動作迅捷，力猛如山，勁風破空之聲絲絲作響，地上砂飛石走，猛銳難當，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此人身懷絕技，大有來頭。

身爲殺手，鬼面俠無時不在警戒狀態中，換言之，隨時準備作生死一搏，是以毫無張惶失措之態，劈哩叭啦七八招，硬將黑衣人的攻勢封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可是要試一試本俠的功力？」

黑衣人道：「鬼面俠技深若海，名震江湖，這一點本人無可置疑。」

「那閣下出手的目的何在？」

「懷疑會有人冒名頂替。」

「現在還這樣想？」

「正是如此。」

「本俠想知道原因。」

「『無事不露相，露相必見紅，赫赫鬼面俠，一指定乾坤』，尙未見識到閣下的成名絕技——『乾坤指』。」

「你接着！」

說幹就幹，毫不遲疑，屈指一彈，立有一股如刀似錐的尖銳勁風閃電射出，疾取黑衣人的頭上斗笠。

鬼面俠原想將黑衣人的斗笠打掉，一窺此人眞面目，沒料到黑衣人果然身懷絕技，指風擦頂而過，毫髮未損，空自在石碑上戳了一個洞，石粉四散飛洒。

黑衣人拍手讚道：「好功夫！」

鬼面俠道：「朋友不再懷疑？」

「當然，『乾坤指』獨步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人。」

「如此，咱們該談正事了。」

「是的，有一票殺人買賣，想偏勞閣下。」

「慢着，請按規矩來，先將你頭上的斗笠拿開。」

「抱歉，此刻，在下不便以眞面目示人。」

「本俠素重職業道德，絕不會洩你的底。」

「江湖險惡，誰敢保證這附近無人潛伏。」

「最低限度，本俠必須查明你的眞名實姓。」

「在下高立。」

「高立？何人門下？」

「高某出身少林。」

「少林執武林之牛耳，天大的事也辦得了，何必假手他人？」

「此事純屬是個人恩怨，不便驚動師門。」

「說的也是，」鬼面俠道：「你可以將對手的姓名報上來了。」

「是東西二敎的兩位少敎主。」

「宋少靑與曲小海？」

「不錯，就是這兩個小子。」

「好！每條命五千両，先交銀子再動手。」

「可以，高某已經將銀票備好，再者，東敎的七雄八傑，西敎的七虎十鐵騎，亦請全力代勞，但盼准予先動手再付欵如何？」

言畢，取出一張銀票來，親手交給鬼面俠。

鬼面俠略一沉吟，道：「勉爲其難，答應你了，諒你也不敢賴本俠的帳！」

「另外，高某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你還有條件？」

「不是條件，算是請求。」

「你說說看。」

「請勿以乾坤指殺人，亦不可留下鬼面具，改用暗器。」

「本俠不喜用暗器傷人，亦無暗器可用。」

「高某可以提供，可以用東敎的暗器去殺西敎的人，用西敎的暗器去殺東敎的人。」

「高立，你是想玩栽贓嫁禍的連環遊戲？」

「銀子在下照付，其他的事情請勿過問。」

「對不起，我不幹！」

「你不幹？爲什麼？」

「本俠不能砸自己的金招牌！」

「殺人生涯，爲的只是銀両錢財，閣下又何必堅持己見。」

「盜亦有道，殺手有殺手的行規，本俠不做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再見。」

正欲丟下銀票，掉頭而去，黑衣人高立連忙改口道：「好吧，就照閣下原意行事就是，但盼火速進行，勿拖延時日。」

鬼面俠嘿嘿冷笑一聲，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放心，三日之內將這兩個小子送上黃泉路。」

話落人起，逕向望天礁飛奔而去。

黑衣人高立亦未停留，順官道奔向北方。

却見五丈外一方巨石之後，冒出兩個人來，一個是老丐仙，一個是靜月師太，二人齊身一縱，便落在石碑之前。

老丐仙先開口說道：「說來慚愧，都七老八十了，還偷聽後生小輩談買賣。」

靜月師太笑道：「只是適逢其會，又不是蓄意如此，三爺何苦自責乃爾。」

朝南方瞄一眼，又道：「這娃兒的確不同凡響，後生小輩之中恐怕無人能望其項背，鬼面俠三個字比你老丐仙的名頭還響。」

老丐仙向北邊指指，笑道：「依老化子看，那一位也不差。」

靜月師太搖頭道：「充其量，頂多只及鬼面俠、紅玫瑰十之六七。聽說神劍龍五就是栽在這兩個娃兒手裏的。」

神劍龍五之死，老丐仙曾身歷其境，笑呵呵的道：「這倒是句實話，若非紅玫瑰、鬼面俠竭力以赴，龍五的陰謀一旦得逞，必然會掀起一連串大風大浪。」

靜月師太道：「論功分，講修爲，宋九仞、曲一龍猶在龍五之上，這一次可能會有苦頭吃。」

老丐仙道：「既然如此，老叫化就更不明白了，師太爲何會僕僕風塵的跑去東敎勸架？」

靜月師太道：「哦！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老丐仙道：「老化子願聞其詳。」

靜月師太道：「此事說來話長，此地亦非談話之所，咱們返庵後再作深談。」

袍袖一抖，立與老丐仙聯袂向靜月庵行去。

二老尙未入庵時，鬼面俠則已登上望天礁。

霹靂嬌娃白梅早已警覺，忙以笑臉相迎。

鬼面俠行至她面前丈許之處時，便停下來，沒再前進。

白梅面帶桃紅，一臉春風，冷艶而又俏麗，有如一朵盛開的臘梅，嬌滴滴的笑着說道：「鬼面俠，眞想不到，你眞的來了。」

鬼面俠戴着面具，看不出任何喜怒之情，聲音生冷而淡漠：「受人之邀，本俠自當準時赴會。」

白梅的臉色接連數變，連串格格嬌笑聲中，一面前行，一面說道：「雲飛，別再裝羊了，拿掉你的鬼面具，咱們好好談談。」

鬼面俠突然橫移數步，避開她，道：「妳說什麼？雲飛！妳以爲本俠是那塊臭豆腐，眞是豈有此理。」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我不信！」

黑衣人不由分說，躍起揮掌便向鬼面俠劈去。

「信不信由你！」

「本姑娘不相信，一個酩酊大醉的人會通風報訊。」

「本俠信，起碼有兩種可能。」

「那兩種？」

「第一：豆腐酒醒之後，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任務。」

「第二呢？」

「本俠適逢其會。」

「閣下今夕此來，是得自豆腐報訊？抑或湊巧聽到！」

「是後者，當時本俠正在老陽春的門外。」

「哦！」

白梅乃冰雪聰明之人，她原以爲在那種情況下邀見鬼面俠，只要千面殺手準時赴會，就有十足的理由證實鬼面俠就是馬雲飛，而她暗戀鬼面俠已久，大可一吐情衷，再也不必和馬雲飛嘔氣捉迷藏了。

偏偏，事與願違，鬼面俠的說詞入情入理，一時間頓令她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不知說什麼才好，因此「哦」了一聲後便沒再說話。

鬼面俠冷冷的說道：「姑娘約本俠來此，該不會單單是爲了查證馬豆腐的身份吧？」

白梅如夢初醒的道：「是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

「請。」

「我們是否可以做個朋友？」

「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

「我是指男女之間的朋友。」

「這——」

「你不願意？」

「殺手生涯，刀口舔血，本俠不欲與人深交。」

「這是爲何？」

「免得誤了別人的青春。」

「如果有人不在乎呢？」

「我在乎！」

「鬼面俠，你好固執，更冷酷！」

「白姑娘，我們該談正事了。」

「正事？什麼正事？」

「與殺手約，當然是談殺人的事。」

白梅突然感到一種被人冷落的悲哀，不由的一陣酸楚襲上心頭，戚然言道：「殺人，殺人，除了殺人之外，你還知道什麼？」

「起碼我知道豆腐對妳挺有意思。」

「哼……窩囊廢一個，本姑娘可不稀罕。」

「姑娘別看走了眼，這個豆腐深藏不露。」

「別給他貼金，充其量不過是個到處留情的紈袴子弟。」

「妳錯了，豆腐是口花心不花。」

「不管他花不花，我就是對他沒興趣，除非能證明他就是你鬼面俠。」

「妳又來了。既無正事可談，本俠就此告辭。」

辭字出口，人已縱起，三起三落便沒入冥冥蒼茫中。

留下白梅獨自一個，落寞、孤寂、羞憤、氣惱、愛、恨、憎、怨，無數種情愫在胸中激盪交織，連她自己也弄不懂是喜？是怒？是悲？是哀？

只覺得眼眶已濕，兩行清淚正順腮而流。許久許久後，白梅喃喃自語道：「鬼面俠呀鬼面俠，凡是我白梅想要的東西，絕不允許逃出我的手掌心！」

吐了一口氣，抹了一把淚，抖抖羅衫，神采飛揚的奔下望天礁。

就在望天礁下，有人迎面狂馳而來，白梅看得清楚，是豆腐大俠馬雲飛。

馬雲飛滿頭大汗，似是經過長途奔跑，上氣不接下氣的道：「白梅，看到鬼面俠沒有？」

白梅愛理不理的道：「你找鬼面俠幹嘛！」

馬雲飛扮了一個鬼臉，道：「吃人的嘴短，替妳傳話呀。」

「不必了，我們已經見過面，白讓你騙吃騙喝一頓。」

「姑娘言重了，這可是妳心甘情願的呀。」

「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這樣吧，我就請妳吃一頓，作爲補償。」

「馬豆腐，你發財了？」

「好說，老陽春現在免費招待。」

「謝了，本姑娘不想白吃。」

「月色如畫，那我們就坐在這兒聊聊吧。」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好聊的。」

「談風月，說情愛，都可以。」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再見。」

馬雲飛伸手一攔，作勢欲抱，嘻皮笑臉的道：「浪子配名妓，蟑螂配臭蟲，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白梅玉面一寒，道：「放你的狗臭屁，天下的男人死光也輪不到你！」

呼地一掌劈來，趁馬雲飛閃躲不備間，已如一陣風似的如飛而去。

設巧計瞞天過海

東敎一聲雷宋九仞否認曾派人殺人越貨。

西敎玄陰掌曲一龍也表示不曾幹暗殺的勾當。

然而，自從靜月師太與老丐仙在東敎化解那一場紛爭後，禍事非但未曾停歇，反而變本加厲，越鬥越兇。

東敎的棺木已加至二十，西敎後來居上，更高達二十有二，整個集賢堂內，魂幡招展，香烟繚繞，盡爲喪家的號哭聲所淹沒。

其餘嘍囉的死傷自亦更加驚人，財物的損失尤其令人心焦，東西二敎差不多俱已瀕臨破產的邊緣。

這是誰幹的？

是東敎？

是西敎？

還是鬼面俠？

或者紅玫瑰？

從種種跡象顯示，紅玫瑰與鬼面俠還沒有開始行動。宋九仞在懷疑是西敎所爲，曲一龍則認爲是東敎的傑作，而且從所知的零星人證物證中，也在在顯示是對方的陰謀造成，可惱始終缺乏強而有力的鐵證，故皆隱忍未發。

一切的謀算仍在暗中如火如荼的進行着，手段更是千奇百怪，花樣百出。

有的分舵，一夜之間便烟消雲散。

有的堂口，是被人各個擊破，蠶食鯨吞。

有的人喝涼水也會塞牙中毒。

有的人在執行秘密任務，居然遇上埋伏。

弄得二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地，如非必要，皆縮在窩裏，不敢隨便走動。

此刻，却見一個夜行人，在城內的小巷內行色匆匆的走着。這人的腰間，繫着一條白色的緞帶，上面綉着一條黑色的龍，顯然是西敎的人無疑。

西敎的夜行人走至小巷中段，忽又轉入一條橫巷中，這時，在小巷的另一邊，又出現三個人，一個是玄陰掌曲一龍，一個是雙刀石玉娘，另一人則是一刀兩斷包不平。

三人掩掩藏藏，一直緊跟在夜行人身後十餘丈處。

曲一龍道：「不平，你還沒有說清楚，這件事你是怎麼發現的？」

包不平道：「回敎主的話，這件事說起來也是巧合，屬下是在總壇外面，偶而撞見有人跟彭護法說了幾句悄悄話，還好像給了他一些什麼東西，所以才報告敎主與二夫人追下來。」

石玉娘道：「那個跟彭德元接頭的人是誰？」

包不平說道：「距離太遠，沒有看清楚。」

「後來呢？」

「後來，老彭便暗中跟着那個人入城來了。」

「可是，咱們怎麼只是見到老彭一人呢？」

「大概是分開了。」

曲一龍字斟句酌的道：「你們大家都知道，彭護法是我的心腹，是什麼原因使他採取單獨行動？」

包不平的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了兩下，道：「依屬下看，情形可能不太妙。」

曲一龍老眼一翻，道：「你是說彭德元有可能是東敎的奸細？」

包不平吞吞吐吐的道：「屬下不敢妄下斷語。」

石玉娘接口說道：「我早就說過，咱們內部一定有奸細。」

曲一龍道：「何以見得？」

石玉娘道：「別的不談，單就藍衣人被殺一事，就足以說明一切，而當時負責護衛囚車的人就是彭護法。」

曲一龍滿臉痛苦的道：「老彭跟隨我已經快要三十年，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

石玉娘道：「怎麼不可能，常言道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女人都是最好的利器。」

曲一龍道：「我們對他也不薄呀。」

石玉娘又說道：「可能人家的條件更厚。」

話至此，夜行人彭德元已進入神龍敎廢園前的那條街上。

鬼屋前面的這條街，筆直且無巷弄，爲免打草驚蛇，三個人只好暫時隱身在街口拐角處，靜觀其變。

護法彭德元行至鬼屋門口時，突然停下來。

他曾探頭朝鬼屋內張望甚久，却未邁步踏入。

亦曾向東方翹首凝望，但仍舊立在原地未動。

好像在等人。

又好像在尋找什麼。

可把曲一龍給弄糊塗了，說道：「他在攪甚麼鬼，咱們上房去，到他對面去瞧瞧。」

石玉娘道：「這是個好法子，居高臨下，當可查個一清二白。」

正待彈身上屋，却見東邊有人大步行來。

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此人的衣着相貌，只見他行至鬼屋門口時，也突然停下來，與彭護法對面而立。

這二人顯然曾經交談，亦曾比手劃脚的有所接觸，但瞬息之間便告分手，各奔西東。

當彭護法來到街口，驀見曲一龍、石玉娘、包不平三個人鐵青着臉，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圍上來時，不禁嚇了一跳，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

曲一龍跺着脚說：「彭德元，你幹的好事！」

彭護法傻呼呼的道：「屬下不明白敎主的意思。」

石玉娘上前一步，道：「彭護法，我問你，你剛才會見的那個人是誰？」

彭德元答道：「是東敎的七雄之一巴六。」

曲一龍暴跳如雷的說道：「彭德元，老夫對你不薄，想不到你居然恩將仇報，吃裏扒外，私通東敎，老夫今天就活劈了你！」

越說越氣，運足一掌眞力，準備下手殺人。

彭德元連忙向後疾退，滿面驚惶的道：「敎主快請息怒，這是誤會，天大的誤會。」

曲一龍蓄勢待發，沉聲說道：「你私會東敎巴六，這可是你自己親口說的，那來的誤會。」

彭德元極力爲自己辯護：「會見巴六，純粹是巧合，請敎主明鑑。」

「那你在總壇外面，會見的又是甚麼人？」

「他說他是員外府王家的人。」

「你不認識？」

「以前沒見過。」

「找你何事？」

「他說，他目睹少敎主被東敎的人挾持到鬼屋，準備殺害，叫屬下火速前來馳救。」

石玉娘插嘴問道：「這麼重要的事，你爲何不報與敎主知道？」

彭德元道：「救人如救火，屬下是怕來回費時誤事，所以單獨前來。」

「我與敎主，是得到包壇主的稟報後，才兼程趕來，到的並不比你晚多少。」

「這一點屬下承認忙中有錯，請敎主開恩。」

「假如你說的全是實話，這一點小小的誤失敎主一定不會追究的，問題是少敎主人在總壇，而你會見的是東敎護法，恐怕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二夫人，屬下說過，與巴六純屬不期而遇。」

「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巴六去鬼屋作甚？」

「這屬下就不清楚了。」

「爲什麼不問清楚？」

「東西二敎，壁壘分明，素不往來，屬下不敢違背敎主禁令。」

「在我的感覺上，你們似曾交談。」

「沒有，彼此話不投機，對了三掌便分開了。」

「我倒覺得不像是打架，好似交換了什麼東西。」

曲一龍忽有所悟，大聲說道：「搜他的身！」

包不平如響斯應，立即付諸行動，在彭德元的左口袋裏搜出一張面額五千兩的銀票，右口裏得一紙團，展開來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請速來鬼屋前一晤，知名不具。

曲一龍的鼻子都氣歪了，怒氣冲天的道：「這銀票分明是東敎的票號所開，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彭德元早已嚇傻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屬下也不知道這銀票是從那裏來的，想來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栽贓。」

曲一龍取過紙條來，抖一抖，道：「這張字條你又作何解釋？『知名不具』約你的人分明是熟識之人。」

彭德元大呼小叫道：「寃枉！寃枉！屬下根本不知道這銀票、字條是從何而來的。」

事實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曲敎主那還能聽得進去，對包不平道：「包壇主，通敵叛敎，該當何罪？」

一刀兩斷包不平馬上答道：「論罪當誅！」

曲一龍別過頭去，道：「好！就地正法！」

「是，敎主！」

包不平拔刀在手，高擧過頂，就要行刑，彭德元已搶在前頭，自碎天靈，臨斷氣前還留下了兩句話：「屬下含寃而死，請敎主火速肅奸！」

曲一龍認定彭德元是通敵的叛徒，並未將他的遺言往心裏放，展目向東一望，道：「巴六可能尚未去遠，此刻追趕或許還來得及，老夫很担心咱們西敎的秘密被東敎得了去。」

立與石玉娘、包不平奔向東邊。

出得城來，往東敎的通路共有兩條，官道稍遠，小路抄近，曲一龍認定夜晚巴六不會走小路，故而沿官道追下去。

那知，陰錯陽差，巴六走的偏偏是山間小路，也因而鑄成了大錯，置自身於萬刦不復之地。

巴六此時已死，就倒在城外里許處，頭頂上有一個血紅如火的掌印，明眼人一望即知是一聲雷宋九仞的恩賜。

宋九仞的掌法走的是陽剛的路子，剛烈猛銳，其烈如火，中掌火紅似血，歷久不退，尤其掌風强勁，聲如雷鳴，故有「一聲雷」之稱，與曲一龍的玄陰掌截然不同。他迎風而立，背向着死者，手裏拿着一張銀票，一張字條。銀票是西敎的票號所開，字條同樣書明：「請速來鬼屋前一晤，知名不具」兩行十二個字。

半晌，將這兩樣東西小心收好，暗自在心中盤算道：「曲一龍，你這個老匹夫好辣的手段，竟然買通了老夫的心腹親信，宋某决心要你付出血的代價，連本帶利討回來！」心念甫畢，猛聽身後有一個嬌冷的聲音說道：「閣下好狠的心腸，連自己人也如此殘酷。」

聞聲轉身，面前站定一個身穿紅色勁裝，曲綫玲瓏，胸前別着一朶紅玫瑰的女人，此女黑紗蒙面，僅僅露出一雙大而圓，黑白分明，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正一瞬不瞬的凝視着他。

紅玫瑰是何時出現的，宋九仞事先一點感覺也沒有，任憑他是雄霸一方的人物，也不免有點頭皮發炸，一陣錯愕後，朗聲說道：「本敎主在清理門戶，這與妳可干。」

鐵胆羅刹格格一笑，道：「是與我無關，本姑娘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宋九仞上上下下打量一下紅玫瑰，鎭靜如恆的道：「芳駕何人？」

鐵胆羅刹指着自己胸前的玫瑰花，道：「紅玫瑰，你也可以叫我鐵胆羅刹。」

宋九仞神色一緊，道：「妳就是那個與千面殺手齊名，殺人不眨眼的職業女殺手？」

「完全正確。」

「女娃兒來此何事？」

「做買賣。」

「殺人？」

「當然。」

「殺誰？」

「你！假如閣下就是東敎敎主一聲雷宋九仞的話。」

「老夫正是宋九仞。」

「這就對了，你準備受死！」

紅玫瑰行事一向乾淨俐落，毫不拖泥帶水，語音一止，掌心內已扣好了一枚「玫瑰釘」。

宋九仞急忙搖手阻止道：「姑娘且慢動手，老夫還有幾句話想請敎。」

「有什麼遺言你就快說吧。」

「妳我素昧平生，姑娘爲何要對本敎主下毒手？」

「自然是有人要買你的命。」

「是那一位？」

「骷髏人！」

「老夫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姑娘可否說的詳細一點？」

「本姑娘亦不甚了了。」

「紅玫瑰，妳受僱殺人，即使不清楚僱主的身份底細，至低限度，此人的外貌長相，居住何處，不可能一無所知。」

「這筆生意，是由馬豆腐從中轉介，本姑娘並未與骷髏人直接謀面。再說，我紅玫瑰素來只認銀子不認人，誰付錢就替誰殺人，其他的一概不管。」

宋九仞嘴角滿含冷笑的道：「好一個只認銀子不認人！」

紅玫瑰傲然言道：「嗯！此乃殺手本色。」

「如果老夫判斷沒錯，這骷髏人就是曲一龍的代號。」

「不見得。」

「此話怎講？」

「因爲骷髏人也同時買下了曲一龍的命！」

「多少銀子？」

「一條命一萬兩。」

「太便宜了，老夫願出二萬兩，而且用不到殺人，只要將骷髏人的來龍去脈全部查清楚即可。」

「對不起，舊案未了，不接新案，同時，殺手的本業就是殺人，不替他人查戶口！」

「女娃兒乳臭未乾，口氣倒不小，只怕妳殺不了本敎主。」

「本姑娘願勉力而爲。」

「刀掌無情，願姑娘三思。」

「別拖時間，本姑娘要動手了！」

皓腕一抬，玫瑰釘欲發未發，宋九仞乍然一聲獅子吼，已自搶先發難，但見他雙掌赤紅似火，掌浪熾熱如炙，紅玫瑰的心頭方自喊得一聲糟，整個嬌軀已被洶湧的熱浪所困。

宋九仞老奸巨滑，一擊奏效，得寸進尺，一個龐大的身軀恍若車輪一般，繞着紅玫瑰兜圈子，倏忽間招出如雨，從十二個不同的方位，攻出十二掌，將鐵胆羅刹完全困在核心裏。

紅玫瑰打從出道以來，所向無敵，從來也沒有遇上如此强悍的對手，一着失算，先機喪盡，火熱的掌浪，佈滿周身，就好像置身滾油鍋中，皮焦肉痛，呼吸窒息

，觸目一片火紅，想還手却摸不準對手身在何方。

好一個玫瑰，臨危不亂，情急智生，危急間陡生一計，嬌軀如陀螺般滴溜溜的原地旋轉起來。

這一着實在妙極，旋轉的速度愈來愈快，也愈來愈高，不僅卸去了不少一聲雷掌力的勁道，也逐漸脫出熱浪的範疇。

「打！」

紅玫瑰得理不饒人，三枚玫瑰釘呈倒品字打出，上取雙目，下取咽喉。

宋九仞駭然一驚，偏頭探手，應變異常迅捷，無奈玫瑰釘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一切均已無及，探手抄住一枚，另一枚從眼角邊擦過，劃下一道血口子，第三枚更嚴重，插進咽喉一側，雖非致命要害，也痛得他身形搖晃，馬步不穩，不待紅玫瑰打出第四枚，便立即彈身倒縱，朝東方逸去。

其實，紅玫瑰同樣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旋飛起三丈餘，凌空飛渡，脚落實地時，也一樣立足不穩，向前奔跑了十數丈，終於一屁股栽坐下去。

秀髮蓬亂，羅衫不整，膚髮衣裳俱呈焦黃之色，好似被大火燒烤過一般，一雙失神的眸子凝視着宋九仞遠去的背影，想追却無能爲力。

步履聲起，豆腐大俠馬雲飛神鬼不覺的來到面前。

紅玫瑰無精打采的瞄了他一眼，道：「你全看見了？」

馬雲飛點點頭，道：「這是一塲難得一見的好戲。」

「我把宋老兒低估了。」

「輕敵乃兵家大忌，犯錯的結果必然會付出代價。」

「姓宋的情況如何？」

「皮肉之傷，應無大碍。」

「那他何故落荒而逃？」

「他也犯了錯，把妳估高了。」

「馬雲龍，你既然來了，怎未及早現身？」

「在下到來只想看看熱鬧，不想管閑事。」

「鬼屋前的那塲戲可曾目睹？」

「更精采，是高手的傑作，看來必將有連台好戲登塲。」

一聲雷宋九仞早已不見了，馬雲飛語氣一轉，又說道：「紅玫瑰，可要馬某協助？」

紅玫瑰堅毅冷傲的道：「不要！」

「如此，馬某就先走一步。」

「慢着，本姑娘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了。」

「什麼事？」

「我想與骷髏人解一半約。」

「馬某不懂。」

「就是東西二敎主當中，本姑娘放棄一人。」

「哦？妳惹不起姓宋的，怕了，是不是？」

「錯了，本姑娘要放棄的是曲一龍，必須手刄宋九仞。」

「生意多多益善，何必要放棄？」

「我傷不在輕，怕誤了骷髏人的大事，壞了自己的名頭。」

「好吧，綫是馬某牽的，只好另請高明，拿銀子來。」

紅玫瑰取出一張面額三千兩的銀票來，馬雲飛拒不接受，說道：「怎麼只有三千兩？」

「宋九仞的命一萬兩，姑娘我當然只能退還三千。」

「沒有佣金？」

「馬豆腐，你眞會利用機會，多少？說個數字。」

「替人跑腿，混一口飯吃，這也是件沒有辦法的事，總比被人趕出來喝西北風强。」

「別囉七八嗦，說，多少？」

「不多，一千兩，比照骷髏人的標準辦。」

紅玫瑰湊足了四千兩，擲給他，冷然言道：「馬豆腐，你倒是一點虧也不肯吃，記着，有一天小心姑奶奶向你加倍討回來。」

站起身來，向城內走去。

一聲雷剛烈無比，她受的可不是皮肉之傷，五臟六腑亦遭波及，才走出數十步，便覺後繼乏力，步履蹣跚，兩隻脚丫子硬是不聽使喚，搖搖晃晃的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

馬雲飛緊走幾步，追上來說道：「面子事小，生死事大，別逞强，讓馬某來扶妳一把，免費服務。」

鐵胆羅刹天生的倔脾氣，死不認輸：「謝了，本姑娘自信還撐得住。」

死鴨子，硬嘴巴，兩條腿却不爭氣，行沒三步便癱下去。

馬雲飛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兜手就將她抱起來。

他抱過的女人太多了，但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能够使他動心，紅玫瑰是惟一的例外。

軟玉在抱，體香撲鼻，那高聳的雙峯，渾圓的肥臀，在在都引人遐思，飄飄然如置身雲霧中。

他清清楚楚的感覺到，紅玫瑰的心在狂跳，肌肉在痙攣，而他自己又何嘗例外，跟着她的節拍在狂跳、痙攣。

眞想不到，冷傲不羣的女殺手紅玫瑰，居然會抱在豆腐大俠馬雲飛的懷中。

紅玫瑰一雙迷人的大眼睛瞄定他，有氣無力的說道：「謝謝你，但是，絕對不准你揭我的面紗，否則的話，我會恨你一輩子！」

馬雲飛笑道：「馬某雖然放蕩，自信頗有分寸，絕不會做姑娘不允許的事，放心，快閉上眼睛養養精神吧。」

紅玫瑰當眞閉上了雙目，開始運氣調息。

約莫過了一頓飯的工夫，馬雲飛抱着她返回城內，行氣三十六周天後，紅玫瑰始稍見有起色，由豆腐大俠扶着她相偎而行。

「妳現在感覺怎樣？」

「身體內外熱辣辣的，虛弱無力，眞氣無法提聚。」

「看來妳需要靜養一下。」

「嗯，我也是這樣想。」

「姑娘住那裏？」

「靜月庵。」

「哦？靜月庵？姑娘與靜月師太有淵源？」

「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借住。」

「此去靜月庵還有一段距離，我看馬某揹着妳走吧。」

「謝了，我不想再回靜月庵。」

「爲什麼不想回去？」

「有所不便。」

「有所不便？我不明白。」

「以後你會明白的。」

「紅玫瑰，妳傷得不輕，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靜心調養。」

「我知道，眼前就有一個比靜月庵更安全的地方。」

「那裏？」

「鬼屋。」紅玫瑰指着前面不遠處的神龍教廢園。

「鬼屋裏鬧鬼，妳不怕？」

「世上根本沒有鬼，怕什麼。」

「我是跟妳說着玩的，就算遇上鬼，馬某也有辦法對付。」

「什麼辦法？」

「只要搬出老丐仙溫三爺來，就可逢凶化吉。」

「謝謝馬兄賜告，看來鬼屋主人與三爺交情非淺，必要的時候我會善加運用，咱們後會有期。」

掙脫馬雲飛的手，逕向鬼屋走去。

馬雲飛一怔，道：「我送妳進去，或許還可以助妳一臂力。」

紅玫瑰邊走邊說道：「盛意心領，我不想欠你太多。」

「姑娘說那裏話，區微小事，又不用大把大把花銀子。」

「銀錢債好還，人情債最難，殺手最怕欠人情！」

最後一個字出口，人已踏進鬼屋，繞過照壁。

馬雲飛深知紅玫瑰心性高傲，她不願意的事誰也勉强不來，在門口佇候良久，見無任何動靜，這才悻悻然的獨自離開。

大陰謀移花接木

折騰了一夜，馬雲飛累壞了，一返回老陽春，倒頭便睡。

這一覺，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過來。

一踏進飯莊，小二便主動的將他喜歡的酒菜送上來，慇懃侍候，待如上賓，與前有霄壤之別。

小二給他斟了一杯酒，瞪着眼珠子問：「馬爺，鬼屋裏面到底有沒有鬼？」

馬雲飛一面吃一面信口胡謅道：「有，沒有鬼怎麼叫鬼屋。」

「聽說裏面有個女鬼，是否眞的？」

「當然是眞的，還有大頭鬼、枉死鬼、財迷鬼、色鬼、酒鬼，好多好多。」

「那麼多鬼，馬爺不怕，是如何取到那把寶劍的？」

「馬爺我是捉鬼的行家，」馬雲飛順着桿兒往上爬，大吹法螺：「三拳兩脚就將拿鬼打跑了，那把寶劍還是一個色鬼替我扛回來的。」

小二信以爲眞，渾身打哆嗦，道：「我的媽呀，幸好那時我不在。」

馬雲飛本想再繼續逗着他玩，偶然游目四顧，發現門口的一副座頭上坐着三位惹眼的客人，王芳芳居中，宋少青、曲一龍一東一西相陪，三個人正在口角，爭執不休。

兩位少教主的身後，各有數名彪形大漢護着，彼此怒目相視，劍拔弩張，隨時都有短兵相接，放手火併的可能。

只聽西教少教主曲小海聲嘶力竭的說道：「芳芳，我的嘴巴都說乾了，所有的誤會都已經解釋的清清楚楚，盼能收回成命。」

王芳芳不耐煩的說：「小海，我也說過好多遍了，你的解釋不夠完整，我無法認同，而且，我們之間的婚約業已解除，無可挽回，也沒有解釋的必要了。」

宋少青冷冷一笑，猛敲邊鼓：「是呀，事情已成過去，又何必浪費唇舌。」

曲小海猛一拍桌子，道：「閉上你的嘴，此事與你無關。」

宋少青頭一昂，眼一瞪，道：「這可不一定，說不定少爺我很快就會請你喝喜酒。」

曲小海望着王芳芳，道：「芳芳，妳打算嫁給他？」

王芳芳不否認，也不承認，含混其詞的道：「有可能。」

曲小海大聲吼叫道：「這不公平，起碼妳應該再給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王芳芳說道：「什麼樣的機會才算公平？」

曲小海磨拳擦掌的說道：「決鬥最公平！」

王芳芳抬手拍拍宋少青的肩膀，親熱的說：「少青，你可願意接受小海的挑戰嗎？」

宋少青抓住王芳芳的一隻手，道：「爲了妳，我願意做任何事。」

王芳芳皺着眉頭說：「這可是生死交關的事，你不考慮一下？」

宋少青堅決的說：「爲了使姓曲的小子死心，我沒有考慮的餘地。」

曲小海呼地站起身來，道：「宋少青，你不答應也不行，選個時間地點吧，曲某保證準時赴會。」

宋少青揚眉說道：「主意是你出的，一切自然由你決定，本少教主敬陪末座就是。」

曲小海略一沉吟，道：「我看這樣吧，由芳芳來作主，這樣誰都沒話說。」

宋少青領首表示同意，王芳芳馬上說道：「小妹向來喜歡即說即做，爲免夜長夢多，時間就訂在現在，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曲小海擂一下桌面，道：「打鐵趁熱，現在最好。」

宋少青也不反對，道：「地點呢？」

王芳芳神秘的笑笑，道：「地點現在暫不宣佈。」

曲小海道：「這是爲啥？」

王芳芳道：「爲了公平。」

宋少青道：「可以，這樣誰也別想動手脚。」

王芳芳補充道：「同時，只許你們兩人單刀赴會，任何第三者皆不得隨行。」

曲小海舉雙手贊成道：「我完全同意

，這才是最公平的決鬥！」

王芳芳說道：「如此，咱們現在就走吧。」

與宋兵少青、曲小海走至門口時，王芳芳又轉過頭來對二教的徒衆叮嚀道：「你們聽清楚，乖乖的待在此地，半個時辰後才可以離開老陽春，那一方的人先開溜，你們少教主就以落敗論。」

不論是曲小海，還是宋少青，都將得失看得很重，皆折轉身來，重新交代一遍，生怕枝節橫生，功敗垂成。

一行三人出北城，繞了半個圈子，却往南邊行去，兩位少教主雖覺詫異，但知王芳芳此舉必係爲了避免意外騷擾，亦未深究。

王芳芳一馬當先，一路南行，不久便登上望天礁。

望天礁上有畝許寬敞平坦之處，正是比武較技的好地方。王芳芳往中央一站，左顧右盼的道：「怎麼樣，這個地方你們兩位還滿意吧？」

曲小海道：「那兒都可以，但有一點妳必須提出保證。」

王芳芳失聲一笑，道：「你們決鬥，要我提甚麼保證？」

曲小海鄭重其事的道：「誰獲勝妳保證嫁給誰，絕不反悔。」

王芳芳收起笑臉，肅容滿面的道：「我答應，誰獲勝就嫁給誰，絕不反悔。」

宋少青道：「另外，宋某還有一點疑問，須得事先澄清，決鬥如何進行？勝負之局又如何判定？」

不待王芳芳開口，曲小海便搶先說道：「這很簡單，各展所長，全力以赴，直至有一方血染黃沙，命歸九幽爲止。」

宋少青道：「好一個全力以赴，到死方休，看刀！」

刀字出口，刀亦出手，刀身映着白光，幻出萬道光芒，刷！刷！刷！如龍飛電走，一口氣遞出十二刀，刀刀不離曲小海致命要害之處。

曲小清沒料到他的動作會這麼快，急忙拔劍還擊，投入戰圈。但見刀光劍影，相互輝映，拳風掌浪，爭狠鬥辣，兩個人一出手便皆施出渾身解數，慘烈無比。

王芳芳的臉上掛着一絲詭秘的笑容，退立一旁作壁上觀。

爲了王芳芳，爲了王家的產業，爲了東西二教各自的顏面，他們有太多太多拚命的理由，尤其二人正當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之時，這一動上了手，敢情是兇險萬狀，步步殺機。

打得極端快速——一霎時已經超過百招。

打得極端慘烈——隨時有喪命飛魂的可能。

宋少青一聲嗨，揮刀劈頭砍下來，曲小海滑步一閃，挺劍橫掃，宋少青左拳「黑虎偷心」猛打，曲小海左手反扣，回劍上挑，猛覺脚下被宋少青一絆，打了一個踉蹌。

刀劈、拳打、腿掃，全部是虛招，趁曲小海踉蹌不穩間，宋少青雙手握刀，當胸猛砍，存心要他開腸破肚。

曲小海大駭，彼此距離甚近，避也避不過，躲也躲不開，不是束手就斃，就是捨命相搏，當下心一橫，牙一咬，雙手握劍，迎着刀影撞上去。

噹！刀劍相撞，震耳欲聾，米粒大的火星比鐵匠舖裏看見的還要多。

這二人都是少年英豪，身手的確不凡，巨震之下，刀劍竟未脫手，宋少青尚且順勢進招，在曲小海的右肩上削下巴掌大的一片肉來。

然而，曲小海又豈是弱手，幾乎在同一時間，削斷了宋少青的右手三個小指。

餘震猶在，急痛攻心之下，二人的刀劍終於相繼脫手落地。

曲小海一肩是血，面如白紙。

宋少青手指連心，痛如刀絞。

兩個人面對面站着，喘着氣，淌着血，流着汗，形容狼狽，神色悽愴，惡鬥也因而暫時停歇下來。

王芳芳在丈許之外忽然說道：「我看你們換個方式來決定勝負吧，我可不願意嫁個殘廢。」

曲小海大叫一聲，道：「不！我說過，今天不死不散，至死方休！」

宋少青道：「對！一山難容二虎，一女難嫁二夫，今天必須要死一個。」

於是，兩個人又拳打脚踢，掌劈腿掃的鬥在一起。

二人的體力已耗去大半，速度也慢多了，距離却拉得很近，彼此短兵相接，慘烈的程度猶有過之。

眼看夕陽西照，晚霞燒天，兩個人俱已氣喘如牛，傷痕纍纍，每一掌一拳都顯得十分吃力，舉輕若重，步履維艱。

猛可間，二人鼓足了餘力，攻出決定勝負死生的最後一擊，四掌接實，震聲如雷，悶哼聲中，宋少青離地飛起，摔在石地上不動了。

曲小海更糟，震飛四五丈，摔到平台外面去，生死不明。

王芳芳姍姍的先跑到西邊去瞧瞧，然後來到宋少青面前，搖搖他，道：「少青，你沒事吧？」

好半晌，宋少青才睜開眼睛，擠出一絲苦笑，道：「還好。」

喘息一陣後又道：「姓曲的怎樣了？死了沒有？」

「好像沒有，還在動。」

「我去殺了他，我去殺了他！」

勉强地爬起來，連爬帶走的往西邊行去。

曲小海摔落在一個小坡上，骨碌碌的滾下去好幾丈，才被一棵大樹擋住，此刻已進入半昏迷狀態。

宋少青費了好大的勁，總算來到曲小海倒地之處，可是，油已盡，燈已乾，他連殺人的力氣都沒有了。

只好以身體壓在他身上，用力搥打。

這一搥打，曲小海登時醒過來，張口就咬，被他咬下來一塊肉。

急痛攻心之下，宋少青也不知又從那裏生出來一股力氣，搬起一塊石頭來就往曲小海頭上砸。

王芳芳大驚失色的道：「少青，別砸他的頭，這——」

這甚麼還沒有說出來，宋少青的石頭已經砸下去。

然而，並沒有砸到曲小海的頭，被人

用手一托一送，扔到山下去了。

來人一身黑衣，頭戴寬邊帽，腰繫紅色帶穗絲帶，臉上的鬼面具青面獠牙，令人望而生畏。

宋少青戰戰兢兢的道：「你——你是誰？」

鬼面俠冷森森的回答道：「我是鬼面俠。」

「鬼面俠，我們在決鬥，可別來瞎攪和。」

「宋少青，本俠要殺人，別來搶生意。滾！」

一手揪住衣領，一手兜住屁股，扔到山上去。

曲小青勉强坐起半個身子來，氣若游絲的道：「鬼面俠，你該不會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吧？」

鬼面俠嘿嘿冷笑道：「本俠在殺人，不是比武較技，管你危不危，要怪你去怪高立吧。」

「高立？誰是高立？」

「買你命的人。」

「我不認識他。」

「認不認識都一樣，準備納命吧，按照本俠的規矩，在你臨死之前，可以看到我的廬山眞面目。」

取下面具，面對着他，可憐曲小海連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鬼面俠的指風已到，在雙眉中間戳下一個血窟窿，當場氣絕身亡。

將鬼面具往他臉上一戴，又取出另一張面具來，戴在自己臉上，登上望天礁。

望天礁上已空無一人，王芳芳走了，宋少青也不知去向。

鬼面俠接連幾個縱躍，落在東側，展目下望，宋少青正如喪家之犬似的往下爬，當即縱身而下，堵在他面前，道：「宋少青，別忙走，現在該輪到你了。」

宋少青驚呼一聲，道：「你不是只殺曲小海一個人嗎？」

鬼面俠戟指說道：「還有你！」

宋少青精疲力竭，已無反抗的能力，別說是鬼面俠，就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也可以輕而易舉的要了他的命，聞言嚇得屁滾尿流的道：「鬼面俠，我馬上就要和王姑娘成親，請高抬貴手——」

鬼面俠那有閑工夫聽他的長篇大論，取下面具，照個相，道：「姓宋的，別說了，說也是白說，有甚麼話，日後到閻王老子面前和高立去打官司吧！」

殺人如儀，鬼面俠直往山下瀉，沒再回頭。

也再也沒有見到王芳芳，有如石沉大海。

片刻之後，却見有一個戴斗笠的人從東邊上來，是高立。

同一時間，西邊山下也出現一個身穿風衣，頭戴斗笠的神秘人物，則不知其爲何方神聖。

高立已至宋少青停屍處，取下面具，投入滾滾黃河中，然後運足一掌眞力，照準宋少青的頭部印上去。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高立施展的赫然是曲一龍的玄陰掌，在宋少青的頭額之上，留下一個白森森陰蒼蒼，深達寸許，頭骨碎裂的掌印。

西邊的那位神秘人物如法泡製，扔掉面具，在曲小海的頭上留下一個掌印，所不同的是，這個掌印血紅如火，正是宋九仞的一聲雷。

諸事完畢，踏着夕陽，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來到望天礁上。

高立對着那個神秘人物說道：「好了吧？」

神秘人物原來是一個女的，細聲細氣的說道：「好了，一切依照計劃行事。你呢？」

高立道：「也好了，這回保證天衣無縫。」

神秘女子道：「那咱們就快走吧，此地不可久留。」

高立掉頭離去，乍然一個急轉身，指着一棵合圍大樹喝道：「甚麼人？」

發話同時，二人提聚了一掌眞力，隨時準備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樹上的人還眞合作，先說道：「兩位別發火，我下來就是。」

軟枝輕搖，跳下來一個年輕人。

二人一陣走動，一前一後的將他夾在中間，高立像審犯人似的問道：「你是那邊的人？」

「兩邊都不是。」

「那是甚麼人？」

「在下馬雲飛。」

神秘女子冷聲道：「哦，你就是那位喜歡到處搧風點火的豆腐大俠？」

馬雲飛笑笑，沒有說話。

神秘女子又道：「你來此多久了？」

馬雲飛道：「有一會兒了。」

「不待在城裏，來此作甚？」

「看熱鬧。」

「看到多少？」

「差不多全部。」

高立手一揚，道：「斃了他！」

二人如響斯應，前後夾擊，快如電，猛如山，似乎決心要在雷霆一擊之下將他格殺。

馬雲飛駭然色變，驚險萬狀的突出重圍，道：「你們想殺人滅口？」

高立又是一掌攻來，道：「你所聽到看到的都是機密大事，不能留。」

馬雲飛說道：「你放心，我不會說出去。」

「高某信不過，也不敢冒這個險。」

「在下沒有甚麼長處，生平最不愛管閑事。」

「不行，事關重大，一定要殺了你才安全！」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兩隻手掌立時變作冰雪般地顏色，一波波的寒飈如海浪一般湧上來。

神秘女子立以一聲雷相配合，或者兩面包抄，或者前後夾擊，萬般無奈，馬雲飛只好再施展出老丐仙的「醉拳」。

醉拳是厲害，可惜馬雲飛功力尙淺，依舊險象環生，討不了半點好。眉尖一挑，計上心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道：「打不過你們，逃總可以吧，再見。」

虛晃三招，拔腿就溜。

神秘女子却緊追不捨，喝道：「哼！今天你只有一條死路，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人隨掌進，又是一輪猛攻。

高立也沒閑着，猛追猛打，看來不置馬雲飛於死地是不會善罷甘休。

馬雲飛且戰且退，二人且打且追，眼看已至望天礁的懸崖之處，崖下濁浪滔天，洪流滾滾，馬雲飛嘻嘻笑道：「既然是非死不可，我馬雲飛寧走自殺的路，祝兩位好運，咱們來生再見。」

這小子眞絕，死到臨頭了還笑得出來，雙脚一蹬，已騰空而起，淩空打了好幾個觔斗，好像是在表演特技，輕飄飄的投入黃河中。

二人立在崖頭，凝目而視，再也沒有見到馬雲飛的踪影。神秘女子歎了一口氣，道：「大哥，我們是不是做錯了，白白犧牲了一條無辜的生命！」

高立道：「愚兄以爲，姓馬的眞人不露相，根本死不了。」

「那我們要不要也跳下去？」

「時間緊迫，咱們該分手了。」

揮揮手，高立當先奔向東方。

望望天色，神秘女子則向西方逸去。

二人動作極快，轉瞬便消失在蒼鬱林木中。

賭生死東西對決

宋少青與曲小海決鬥之事，是在他們與王芳芳離開老陽春半個時辰後，才傳到東西二教。

這件事非同小可，馬上掀起軒然大波，二教皆派出不少人，大肆搜尋。

搜盡城內城外，却飛鴻冥冥，沒有半點消息。

這下西教可急了，當即傾巢而出，兵分二路，由曲一龍與石玉娘親自督軍，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東教也不例外，上下惶惶不安，宋九仞、郭庭棟各領兵一支，四出查訪。

奇怪，三個活生生的人，竟如斷了綫的風箏，吹散了的雲烟，突然間在地表面上消失，始終沒有一訊半息。

後來消息來源顯示，三人出北城而去，是以二教的重點皆放在北城，最後的結果却是一場空。

不禁使東西二教的首腦，皆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

直至天黑之後，王芳芳才命人送來消息，說宋少青與曲小海各不相讓，兩敗俱傷，正在望天礁上奄奄待救。

於是，西教教主玄陰掌曲一龍親率雙刀石玉娘、紫面金剛丁老二、一刀兩斷包不平、鐵馬金戈向無敵等高手近百人，浩浩蕩蕩的由西向東而來。

東教教主一聲雷宋九仞則親率智多星郭庭棟、七雄之首護法翁百岳、八傑首魏大光、以及刑壇壇主判官筆賀曉天等百餘人，由東向西而來。

第一個到達現場的是曲一龍，當他看見愛子小海遺體時，簡直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驚嚇、哀傷、痛楚、悲憤……

「小海！小海！」

老淚滂沱，爲之伏屍慟哭。

小海雖非玉娘所生，同樣爲之熱淚盈眶，泣不成聲的道：「芳芳說小海只是傷重不起，怎麼會一下子就死了呢？」

曲一龍指着小海頭上的傷痕，淚流滿面的道：「玉娘，妳看，是宋九仞那條老狗幹的。」

雙刀石玉娘這時才注意到小海頭上那個血紅的如火的掌印，脫口驚呼道：「一聲雷！」

「一聲雷」三個字，直如晴天霹靂，震撼了西教所有高手的心弦，復仇的火種已在每一個人的胸中點燃，羣情激憤，蠢蠢欲動。

只見石玉娘玉面帶煞，悲憤交加的說道：「小海死的好慘，我們一定要爲他報仇！」

曲一龍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千古不易的鐵律，老夫今天一定要他付出血的代價。」

抱起曲小海的屍體，一步一步的登上望天礁。

石玉娘、丁老二、包不平等人緊隨在後，如影隨形。

眞巧，一聲雷宋九仞抱着宋少青，也與郭庭棟、賀曉天，翁百岳、魏大光等人到達望天礁上。

另外還有兩位聞風而來的貴客，一位是老丐仙溫三爺，一位是靜月師太，王芳芳就緊跟在老師太的身旁。

二教已列好陣勢，怒目相對，望天礁上一時戰雲密佈，冠蓋雲集。

靜月師太卽時往當中一站，威風凜凜的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沒有十足的理由，貧尼絕不允許你們打羣架，大屠殺。」

玄陰掌曲一龍將兒子放在地上，首先說道：「師太與溫前輩來的正好，你們看，我兒子是怎麼死的？」

靜月師太上前定目一看，臉色大變，驚呼道：「是一聲雷！」

曲一龍怒氣冲天的道：「不錯，我兒子正是死在宋老兒的一聲雷掌下。」

宋九仞中了紅玫瑰的一枚釘，雖無大碍，傷口仍未痊癒，脖子上貼着一塊狗皮膏藥，放下宋少青，衝上前幾步，氣急敗壞的道：「曲一龍，你這是作賊喊捉賊，絕無此事。」

靜月師太肅穆鄭重的道：「很不幸，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宋九仞更加驚駭，道：「老師太是說曲小海的確是死於一聲雷？」

老丐仙插嘴說道：「事實如此，不容分辯！」

宋九仞道：「這怎麼可能，本教主已有好幾年不曾登臨望天礁。」

曲一龍怒冲冲的道：「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你沒來望天礁，我兒子怎麼會死在一聲雷下？」

宋九仞道：「這是欲加之罪，蓄意栽贓。」

老丐仙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口酒，抹一把嘴，口沫四濺的道：「宋教主，你最好看清楚事實以後再發高論。」

靜月師太與老丐仙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人物，見二老言詞肯定，不免犯嘀咕，趨前細一觀看，不由當場呆住，驚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老師太沉臉盤問道：「九仞，你說，小海是不是死在一聲雷掌下？」

宋九仞不想承認，卻不能不承認，無可奈何的點點頭，未發一言。

老師太又道：「我問你，這一聲雷的掌法可是你的成名絕技？」

宋九仞道：「這是事實。」

「可曾傳授他人？」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

「換句話說，武林中練成一聲雷的，除你之外再無別人？」

「可以這樣說。」

「如此，小海的死你難辭其咎，應負全責。」

「這——」

這是鐵的事實，宋九仞百口莫辯，無辭以對。

石玉娘可逮住理了，大聲嚷嚷地道：「溫三爺，師父，宋九仞以大欺小，趁人之危，請兩位老人家主持公道，爲小海雪寃。」

老丐仙以冷電似的眸光罩定宋九仞，擲地有聲的說道：「基於武林公義，江湖道義，我老人家自難置身于事外，袖手旁觀。」

空氣登時緊張起來，惡鬥一觸即發，石玉娘的雙刀已經遞出去，智多星郭庭棟忽然大叫一聲：「且慢！」

抱起宋少青，往二老面前一放，義正詞嚴的說道：「兩位前輩，先查明了我們少敎主的死因後再動手也不遲。」

靜月師太定目一看，臉色接連數變，驚疑不迭的道：「宋少敎主也死了，而且好像還是死在玄陰掌下。」

智多星郭庭棟臉色一沉，話鋒比刀子還利：「老師太，石玉娘雖然是前輩高足，但武林公義不可偏廢，不是『好像』，是事實！」

老丐仙細一查察，對曲一龍道：「曲敎主對此如何自圓其說？」

曲一龍差點驚得跳起來，道：「整個下午，老夫都在爲小海的事四處奔波，根本沒有來過望天礁。」

老丐仙步步爲營的問題：「曲敎主，老叫化子想知道，普天之下共有多少人練成『玄陰掌』？」

「目前，活在世上的就只有本敎主一人。」

「宋少敎主是否死於『玄陰掌』之下呢？」

「事實確是如此。」

「宋少敎主是死於玄陰掌，而練成玄陰掌的又只有曲敎主一人，你還有什麼話說？」

曲一龍氣得鼻歪嘴斜的道：「奸人的安排天衣無縫，老夫即使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不想再多說什麼，但有一點必須言明。」

老丐仙道：「眞理愈辯愈明，有什麼話曲敎主儘管直說。」

曲一龍指着宋少青雙眉中間，仍隱約可辨的指痕道：「假定宋少青確爲本敎主所殺，那麼，這個被暗器或其他什麼東西擊中的傷痕又作何解釋？」

宋九仞搶先說道：「曲一龍，少來這一套，這是你故佈的疑陣。」

靜月師太正在盤詰王芳芳：「王姑娘，妳是唯一的目擊者，貧尼想知道兩位少敎主發生衝突的經過。」

王芳芳嬌羞而又悲戚的說道：「他們兩個近來一直纏着我不放，最後終於演變成以決鬥來決定取捨。」

「這個主意是誰出的？」

「是小海。」

「宋少敎主怎麼說？」

「少青完全同意。」

「爲何不知會一下二敎敎主？」

「爲了公平起見，我們誰也沒有去通知。」

「他們打鬥的情形如何？」

「很激烈，好像在拚命。」

「妳爲什麼不設法阻止？」

「試過，他們不聽。」

「後來妳爲何又單獨離開？」

「他們鬥得兩敗俱傷，奄奄一息，就倒在我們站立的這個地方，我怕鬧出人命來，所以才下山去派人通知兩位敎主來救人。」

「王姑娘，這中間可曾有其他的人出現？」

「沒有。」

「妳確定兩位少敎主就倒在此地？」

「是的。」

「那爲什麼他們陳屍之處在山腰？」

「我想他們可能是在返轉的時候遭襲遇害。」

靜月師太「嗯」了一聲，本想再繼續追問下去，宋九仞卻直着嗓門吼叫道：「老師太，不必再問了，事實俱在，鐵證如山，本敎即使是毀宗滅派，也絕不善罷甘休！」

曲一龍也不甘示弱，聲音比宋九仞更洪亮：「對，老師太請別再多言，暫且一旁觀戰，本敎主今天要血染望天礁，要宋老兒血債血還！」

二敎的人心意相同，西敎的人認定殺害曲小海的人是宋九仞，東敎的人也確信元兇主犯是曲一龍，雙方步步近逼，戰火已迫在眉睫。

靜月師太沉重的歎息一聲，道：「事到如今，看來只有訴諸一戰，別無他途，貧尼也不想再說什麼，但請上體天心，勿禍及無辜。」

郭庭棟劍已在握，映着皎潔的月光，泛出一縷寒芒，道：「刀劍無眼，拳腳無心，老師太這話恐怕會流爲空談。」

老丐仙溫三爺道：「師太的意思是，由七雄八傑一聲雷，一龍七虎十鐵騎等首腦頭目來決一死戰就夠了，不得株連太多，禍延徒衆。」

郭庭棟道：「假如本敎不答應呢？」

老丐仙臉一沉，道：「這可由不得你，誰要是濫肆屠殺，老化子與師太絕不坐視！」

言畢，立與靜月師太、王芳芳，退到靠近黃河的那一邊去。

二老神功蓋世，領袖羣倫，向來一言九鼎，饒他宋九仞、曲一龍乃一敎之主，也不得不敬畏三分，怎敢將老丐仙的話當耳邊風。權衡一下輕重得失，西敎首先將徒衆驅至山下，僅僅留下一龍七虎十鐵騎等二十名好手。

東敎不敢怠慢，立即起而效尤，亦以二十人對陣。

「還我兒命來！」

「還我兒命來！」

東西二敎主好不容易捱到這一刻，同時發話，同時出手，一聲雷與玄陰掌各不相讓，鬥在一起。

郭庭棟找上了石玉娘，七雄八傑與七虎十鐵騎對上了，雙方全力以赴，捨命以搏，一交手便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驀然，金鐵交鳴，火星四濺，一刀兩斷包不平好快的動作，交手未及十合，便拔了頭籌，慘嗥聲中，血雨噴洒，東敎七雄之一被他砍中一刀，斷了條左臂。

「納命來！」

雙刀石玉娘更快更狠，那人正痛得不辨東西，當下挺刀而上，一刀穿心，馬上將他送上西天。

看得翁百岳目眥欲裂，越衆而上，劈面就是三記快攻，口中不乾不淨的道：「妳這個騷蹄子好毒辣的手段，老夫不自量力，要與妳單打獨鬥。」

石玉娘剛剛應得一聲：「好！」還不曾還手出刀，紫面金剛丁老二從斜刺裏攻過來，道：「他媽的，玩狠玩辣，老子是太上皇，憑你還不夠資格跟我家二夫人過招。」

話到、人到、劍到，「星河倒瀉」、「毒蟒吐信」、「天女散花」，硬將翁百岳的三劍接下來。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丁老二全心全意對付翁百岳時，郭庭棟卻抽冷子從身後刺來一劍。

「住手！」

石玉娘的喝阻當然發生不了作用，救援亦已無及，紫面金剛丁老二當場一劍穿心而亡。

郭庭棟神勇異常，拔出血劍，又與石玉娘幹上了。

宋九仞與曲一龍之戰，最精采，也最慘烈，倏起乍落，忽上忽下，看得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尤其，宋九仞的一聲雷乃陽剛功夫，曲一龍的玄陰掌則走的是陰柔的路子，一陰一陽，一柔一剛，正好相尅相制，兩股截然不同的掌浪一接觸，立即會發出刺耳的音爆，旋渦的狂濤，如置身在狂風暴雨中。

惡鬥仍在繼續，不曾停過一瞬不霎，彼此皆悶不吭聲，好似一羣兇猛的野獸，在此刻，似乎只有鮮血才可以解決問題，只有死絕死光才可解開這個解不開的結。

老丐仙與靜月師太一直站在原來的地方，不言不動。

王芳芳就偎在老師太懷裏，嚇得她面如白紙，全身打顫。

不知何時，豆腐大俠馬雲飛從黃河裏爬了上來，一身濕淋淋的，像隻落湯鷄，望着老丐仙的酒葫蘆道：「三爺，借口酒喝吧。」

也不管老丐仙是否同意，拔開塞子，就咕咚咕咚喝起來。

老丐仙瞪了他一眼，道：「豆腐，你怎麼會這副德性，是不是被人丟下黃河去了？」

馬雲飛苦笑道：「別提了，被人逼得走投無路，是我自己跳下去的。」

老丐仙道：「最好去換一套衣服，不然會得一場病。」

馬雲飛道：「不礙事，喝幾口酒已經好多了。」

老丐仙道：「你來望天礁作甚？」

馬雲飛望着場內，語意深長的道：「看熱鬧，順便找兩位老朋友。」

老丐仙道：「是什麼樣的老朋友？」

馬雲飛道：「逼在下跳河的人。」

一直不曾開口的靜月師太忽然一語雙關的道：「看熱鬧可以，這裏沒有你的朋友，最好少開口！」

馬雲飛驚「哦」一聲，好像突然想通了什麼，道：「我知道，我知道！」果然閉上嘴巴，沒再多說半句話。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功夫，場中已橫七豎八的倒下去一大片，東西二敎皆損失慘重，雙方剩下來的人還不足十名。

人數雖少，卻是雙方的精銳，曲一龍給手下使一個眼色，大喊一聲：「上！」八九個人連成一氣，彷若一堵鐵牆似的壓下去。

這一聯手出擊，那還得了，勢如惡海巨浪，排山倒海，力可開碑拔樹，動地撼天，接連數聲悶哼，東敎損兵折將，又有四人倒地了帳。

然而，東敎並沒有吃虧，在他們硬衝硬撞硬拚的情形下，西敎也付出相同的代價。

此刻，東敎還剩下宋九仞、郭庭棟、刑壇壇主賀曉天，與護法翁百岳，共是四個人。

西敎刦後餘生的也不多，僅曲一龍、石玉娘，鐵馬金戈向無敵，以及一刀兩斷包不平。

宋九仞、曲一龍眞不愧是一方霸主，武林俊彥，血戰三百合，連殺數人後，依然神充氣沛，勇猛飛揚，辛辣的招式一招接着一招，强勁的掌浪一波接着一波，兩個人寸土不讓，寸地必爭，決心要打一個勝敗死生出來。

賀曉天找上包不平，向無敵惡戰翁百岳，郭庭棟則與石玉娘對決，三個人捉對斷殺，更是難解難分。

老丐仙是大行家，評頭論足的說道：「東西二敎能有今日的成就，絕非倖致，這八個人個個驍勇善戰，功力非凡，尤其是曲一龍與宋九仞，更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武林奇才，難怪連鐵胆羅利都奈何不了他，可惜作繭自縛，在刦難逃。」

靜月師太屏息而觀，臉上的表情隨着戰況陰晴不定，一句話也沒有說。

馬雲飛別具慧眼，卻另有發現，道：「奇怪，郭庭棟與石玉娘身手矯健，明明是身懷絕技的高人，怎麼施的盡是花拳綉腿，華而不實，好像在演戲。」

靜月師太聞言乾咳一聲，滿面不悅的道：「高手較技，各有巧妙不同，實實虛虛，虛虛實實，馬施主切勿以偏概全，妄下斷語。」

馬雲飛碰了一個軟釘子，心中的疑團反而更大更多，深深感覺到，在場之人似皆各懷鬼胎，正有一連串的陰謀在循環進行。

驀見曲一龍十指箕張，指關節處「卡巴！卡巴！」響個不停，已將功力叫足了十成十，殺氣騰騰的道：「老匹夫，以你

我的功力修為，即便再打上三天三夜，也不見得能分出死生勝負，這樣吧，冤有頭，債有主，好漢做事好漢當，就由咱們兩個人來單打獨鬥，四掌相對拚內力，你輸了就為我兒子償命，我輸了就為你兒子償命，別再禍連他人，你看如何？」

宋九仞陰惻惻的冷笑道：「曲一龍，你終於不打自招，承認是殺害我兒的兇手了。」

曲一龍愕然一楞，道：「休得血口噴人，老夫絕未殺害宋少青。」

宋九仞跨前一步，戟指說道：「這話可是眞的？」

曲一龍一本正經的道：「老夫畢生不打誑語，絕無半句虛言，關於小海之死，你又怎麼說？」

宋九仞正容說道：「本教主說過，已有數年不曾登臨望天礁。」

曲一龍一把抓住宋九仞，急如星火的道：「你說的可是實話。」

宋九仞指着遍地的死屍，沉聲說道：「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沒有說謊的必要。」

二人皆堅決否認是殺害曲小海、宋少青的兇手，而且，衡情度理，兩位教主亦均採信，血戰因而隨即停歇下來。

可是，誰是兇手，却深深困惑着他們，百思不解。

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修練成一聲雷，是宋九仞，曲小海是死於一聲雷，兇手却不是宋九仞，這究竟是什麼玄虛？

普天之下，也只有一個人修練成玄陰掌，是曲一龍，宋少青是死於玄陰掌，兇手却不是曲一龍，這又是什麼奧秘？

曲一龍想不通！宋九仞想不通！

在場還有許多想不通的人！

曲一龍忽然大叫一聲，道：「老夫想通了。」

宋九仞神色驚急的問道：「想通什麼了？」

「這世上還有一位精通這兩種絕技的人。」

「誰？」

「咱們的授業恩師。」

石玉娘大搖其頭道：「一龍，你在說什麼，師父他老人家已經過世二十年。」

郭庭棟也說：「死人不可能復活，更不可能殺人行兇，教主切勿輕信人言。」

宋九仞道：「這有惟的一的解釋，好歹也想查清楚以後再作計較。」

拉着曲一龍，放步朝山下行去。

老丐仙跨步而上，說道：「你們兩個老小子，放着兒子的血仇不報，要到那兒去？」

曲一龍答道：「咱們另有發現，去鬼屋。」

老丐仙道：「聽說鬼屋裏鬧鬼鬧得挺兇的，兩位不怕？」

宋九仞道：「是人要見人，是鬼要見鬼，不論是人是鬼，今天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不再理會老丐仙，與曲一龍相偕下山而去。

郭庭棟，石玉娘交代屬下留此收屍善後，亦與賀曉天，包不平等人結伴隨行。

王芳芳，老丐仙，靜月師太相繼離去，眼見已無熱鬧可看，馬雲飛也頂着一頭霧水，離開望天礁。

鬼屋内臥虎藏龍

夜，已經很深很深。

鬼屋內靜如幽冥，連蟲鳴蛙叫他停止了。

蔓草叢中，霧氣飄緲，偶而還會泛出點點燐光鬼火。

裏面沒有鬼。

外面却來了八個人。

一聲雷宋九仞已踏進去一隻脚，曲一龍忽然說道：「且慢進鬼屋，有幾句話想先問一問大師兄。」

宋九仞忙止步說道：「師弟有什麼事嗎？」

「大師兄，當年咱們分開的時候，曾約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絕不互相殘殺』！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

「可曾違反？」

「絕對沒有！」

「那本教一連串的意外是如何發生的呢？」

「我想這中間一定有有文章。」

「巴六可是師兄派來與彭德元接頭的嗎？」

「沒有這回事，愚兄當時還以為巴六是替你工作的，已斃在城東。」

曲一龍腦中靈光電閃，想到彭德元臨終時的遺言「屬下含冤而死！請教主火速肅奸」，當下環目掃了在場諸人一眼，聲沉語重的道：「大師兄可曾覺得，在你我的身邊必有奸細潛伏？」

一語提醒夢中人，宋九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伸手便將賀曉天的腕脈扣住，道：「一龍，你曾說過，暗殺小海的人是賀曉天所派，這話可當眞。」

曲一龍說道：「沒錯，是那人親口招供。」

宋九仞咬牙切齒道：「沒錯就好。」一呼！根本不給賀曉天分辯的機會！一掌貫頂而下，死於非命。

曲一龍却弄不懂西教的奸細是誰，眸光像刀子似的，瞧瞧包一平，望望向無敵，對石玉娘道：「玉娘，依妳看誰的嫌疑最大？」

雙刀石玉娘道：「我的嫌疑最大。」

曲一龍一怔，道：「什麼時候了妳還開玩笑。」

石玉娘嬌柔不勝的道：「本來嘛，包壇主與向大俠都是跟了你幾十年的老人，一向忠心耿耿，不可能做出叛逆不道的事來，而我石玉娘嫁給你不過才三數年的光景，如果說我們三個人中有一個人是奸細，明擺着就是我。」

曲一龍輕拍一下她的香肩，道：「玉娘，我不許妳這樣說，自從妳嫁到我們曲家後，可謂勞苦功高，盡心盡力，即使全教的人都有問題，我也不會懷疑到妳。」

語氣一轉，臉色亦轉趨沉重，又說道：「但是，老彭口袋裏的銀票，字條不可能是從天而降，本教一連串的禍事既非東教所為，必然是潛伏在內的奸細所幹的，而且不止一人，是一羣，甚至是一個有計

劃有組織的秘密團體，不將這些奸宄妖魔揪出來，繩之以法，何以對無數死難的弟兄。」

雙刀石玉娘道：「一龍，望天礁一戰，彼此損失不貲，精銳盡失，也許奸魔就在其中，即使除惡未盡，也應該等到鬼屋之行後再作清理，此時不宜多增事端，徒添紛擾。」

宋九仞翹起了大拇指，朗聲說道：「二弟妹眞不愧為女中豪傑，說來入情入理，一龍，事不宜遲，咱們該行動了。」

曲一龍不再言語，當先第一人踏進鬼屋，宋九仞，郭庭棟、翁百岳緊隨在後，包不平、向無敵嚇出一身冷汗，朝石玉娘投來感恩的一瞥。

繞過照壁，二教兵分兩路，沿兩側廂房的迴廊向前推進。

由於年久失修，房屋破舊不堪，夜風吹過，吱吱作響，兼之庭院內蔓草、烟霧、鬼火交織，益增三分鬼氣，令人毛骨悚然。

突聞郭庭棟大叫一聲：「鬼！鬼！」

可不是嘛，就在東廂迴廊的盡頭，出現一個鬼。

一襲白色及地長衫，髮長過腹，又濃又黑，披肩覆面，根本看不清耳目面貌，像一尊泥像似的杵在那裏，一動不動。

這一位長髮女子是馬雲飛見過的那一個，可是，與此同時，在西廂的盡頭，也出現一個扮相相同的女鬼，因而更加撲朔迷離，莫測高深，弄不懂這鬼屋之內到底有多少鬼。

宋九仞偏不信邪，沉聲喝問：「什麼人！」

東廂的長髮女子並沒有答話，也沒有動。

曲一龍暗提了一掌眞力，喳呼道：「老夫是捉鬼的老祖宗，不想屈死就亮出字號來。」

西廂的女鬼也沒有吭氣，好像被釘子釘在那裏。

二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同時拔身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分襲二鬼。

不論是陽剛掌力一聲雷，或是陰柔功夫玄陰掌，都是冠絕當今的一流絕技，但見東廂熱浪滾滾，西廂陰風慘慘，乍然轟隆隆兩聲巨震，柱歪樑斜，各場下兩間房，洒下無數瓦礫，濺起一片塵沙。

却未傷到女鬼一絲一毫，已如幽靈一般消失。

事實上並未消失，而是輕飄飄的飄到庭院中央的涼亭裏去了。

石玉娘、郭庭棟、包不平、向無敵，以及翁百岳，都是身懷絕技的一等好手，見此情狀，也不免頭皮發炸，心底泛寒，齊望着涼亭，反問自己：「這莫非眞的是鬼？」

一陣錯愕之後，宋九仞、曲一龍率衆跳下迴廊，包抄至涼亭兩側。

石玉娘故意將雙刀磨擦一下，爆出無數火花，藉以壯胆，聲洪氣壯的說道：「兩位究竟是何方神聖，在此裝神扮鬼？」

亭內寂然，沒有動作，沒有聲音。

郭庭棟惡狠狠的道：「是人說人話，是鬼就說鬼話，二教都不是省油的燈，再不答話小心死無葬身之地。」

說等於白說，依然沒見任何反應。

宋九仞氣急了，道：「咱們上，劈成肉醬自然會現出原形來。」

雙掌頓呈血紅之色，跨步欺身，出招似電，「烈日當空」，「雷鳴九天」，兩記絕招，一氣呵成，以排山倒海之勢攻上去。

曲一龍毫不遲疑，也以玄陰掌相呼應，二人一左一右，合攻夾擊，聲勢的確駭人，强猛的勁道渦旋成風，一霎時便將涼亭連柱拔起來，飛上了天。

亭內的兩個長髮女子也隨着涼亭飄起來，但不知是被震飛出，還是借力彈起。

宋九仞、曲一龍好敏銳的反應，卯足了勁，咬着尾巴追上去，決心要他們現出原形來。

碎裂的涼亭在上，兩名長髮女子居中，宋九仞、曲一龍在最下面，構成一幅驚險萬狀的畫面。

霍然，白影閃動，方向立變，只見兩名長髮女子劃下兩條美妙的弧綫，朝左右分開。

就在這個時候，空際寒星點點，已有兩蓬暗器如暴雨一般向二教主的頭頂洒下來。

暗器走勢强勁，又是自上而下，曲一龍騰挪閃躲，揮打掃撈，任憑他本事大，躲過兩支，撈住一把，結果在左胸之上還是被擊中一記，身子歪歪斜斜的落下來。

石玉娘上前一看，眼色大變，脫口喊出來：「東教的竹葉飛刀！」

「玫瑰釘！玫瑰釘！」

西教驚魂未定，東敎又喊成一片，宋九仞危急中企圖伸手去接向他咽喉打來的玫瑰釘，那知玫瑰釘來勢太猛，接是接住了，却被玫瑰釘在手掌上打了一個洞，直透掌背。

到此刻，瓦礫砂土始紛紛而下，弄得大家皆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宋九仞取下玫瑰釘，望着拔在曲一龍手中的竹葉飛刀，道：「此賊好惡的陰謀，還好咱們已前嫌盡釋，不然免不了又是一場天大的風波。」

曲一龍道：「偷襲師兄的女鬼難道是鐵胆羅刹？」

宋九仞道：「錯不了，天下沒有第二個使用玫瑰釘的女人！」

一刀兩斷包不及道：「那另一個女鬼又是誰？」

曲一龍道：「活捉了她就可以眞相大白。」

話落人起，闖進後院去，宋九仞與他齊肩並步，衆人接踵而行。

後院十分廣闊，房舍重重叠叠，一道長廊接着一道長廊，一個天井接着一個天井，分明眼見兩名長髮女子逸來此處，這一眨眼的工夫便不見了。

宋九仞發號施令道：「咱們分頭去搜，就算將鬼屋的地翻過來，也要查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

曲一龍接着補充道：「大家放手去幹，格殺毋論！」

行動立即展開，大家分道而行。

曲一龍翻身上屋，接連越過無數排房舍，在一棟閣樓的前面，發現一條黑色的人影正背向而立，當即一躍而下，沉聲喝問道：「是那一位朋友。」

黑衣人緩緩轉過身來，臉上還戴着一張鬼面具，不疾不徐的說道：「鬼面俠，聽說過吧！」

當然，見過他的人不多，聽過他的人却彼彼皆是，幾乎無人不知，曲一龍吃驚之餘，力持鎮定的道：「哦，原來你就是那個雙手血腥的殺人魔王，跑到鬼屋來作甚？」

鬼面俠簡單明瞭的道：「等你。」

「等我？有事嗎？」

「沒有事本俠何必等。」

「本敎主想知道是什麼事。」

「好說，有人要買你曲一龍的命。」

「買主是那一位？」

「髏骷人。」

「骷髏人又是何許人？」

「你最好去問馬豆腐。」

「幹嘛要問他？」

「因爲生意是由他轉手的。」

「鬼面俠，常走夜路，總有一天會遇上鬼，你自信能殺得了本敎主？」

「東西二敎主，冠絕武林，紅玫瑰就曾失過一次手，我知道你不好惹，但本俠願意一試。」

曲一龍的手指關節又「卡巴！卡巴！」的響起來了。暗中提聚一掌眞力，威風八面的道：「好，取下你的鬼面具來，老夫正想領敎一下閣下的乾坤指。」

鬼面俠慢吞吞的說道：「別忙，當你快要死的時候，本俠自然會以眞面目示人的。」

曲一龍聞言大怒道：「好狂的魔徒，老夫現在就叫你現出原形來。」

掌如刀，風似劍，去勢若電，雙掌交錯間已連續攻出七八掌。

鬼面俠不退反進，硬往上撞，展開一場難得一見的大決戰。

這二人打得快，打得猛，打得慘烈無比，一交上手便驚心動魄，難解難分，兔起鶻落，虎躍鷹揚間，曲一龍發出一聲悶哼，「乾坤指」穿透重重掌幕，在他的右胸側戳出一個血窟窿。

鬼面俠也付出相當代價，肩頭吃了一掌，其寒如冰，人已飛上屋面，冷聲說道：「曲敎主果然不凡，咱們後會有期。」發話之初，尙在房上，話未說完，人已不見了。

却見宋九仞、郭庭棟等人從四處湧來，石玉娘見他又添新傷，關懷備至的道：「一龍，你不要緊吧？」

曲一龍道：「還好，老夫閃避及時，沒有傷到筋骨。」

石玉娘道：「是誰幹的？」

曲一龍道：「是鬼面俠。」

郭庭棟道：「一個女鬼，一個紅玫瑰，現在又來了一個鬼面俠，想不到這鬼屋之中居然臥虎藏龍。」

石玉娘說道：「鬼面俠與紅玫瑰都是職業殺手，怎麼會一下子全集中到鬼屋來呢？」

曲一龍道：「是骷髏人雇他來殺老夫的。」

宋九仞也說：「紅玫瑰無疑是爲本敎主而來。」

郭庭棟道：「誰是骷髏人？庭棟好像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

曲一龍憂心忡忡的道：「老夫懷疑他就是神龍敎主高天風。」

石玉娘道：「師父他老人家不是已經死了嗎？」

宋九仞面色凝重的道：「也許根本沒有死，也許是死而復生，甚至，也許是他的鬼魂在作怪。」

石玉娘道：「且別管他是死是生，我覺得紅玫瑰、鬼面俠不除，如芒刺在背，先解決掉他們再及其他。」

曲一龍先不答話，老眼一翻，道：「此事全憑師兄作主。」

宋九仞自有主張，道：「愚兄以爲，鬼面俠、紅玫瑰、乃至女鬼的事都是枝節，咱們應該先到地窖裏仔細查證一下。」

曲一龍不假思索的道：「小弟亦有此同感，咱們走！」

「走！」

說前因自食惡果

城牆脚下，有一棟大樓，是鬼屋內最高大宏偉的建築。

馬雲飛曾經來過這裏，此刻，宋九仞、曲一龍等人也來到此處。所不同的是，地窖之內並無燈火透出。

宋九仞着人點燃數支火把，命翁百岳、向無敵守在外面，與曲一龍、郭庭棟、石玉娘、包不平魚貫進入地窖。

地窖內一切依舊，遍地都是骷髏白骨，那個木架正巧堵住暗門。

只是沒有燈，連燈盞也不見了。

打從進入地窖起，二位敎主就沒有說過一句話，拿着火把，低着頭，正在聚精會神的，一個一個的數着地上的骷髏。

宋九仞先數完，臉色陰沉沉的站到一邊去。

接着，曲一龍也數完了，臉色比宋九仞更難看。

「師兄，多少？」

「三十二顆。你呢？」

「也是三十二顆！」

「應該是三十三顆才對，少了一顆骷髏。」

「是呀，當年集體死在此地的是三十三條命。」

「缺少的那一條正是高天風。」

曲一龍橫跨兩步，脚踩着地，說道：「我記得很清楚，老傢伙就是倒在這個地方。」

「對極了，事後愚兄亦曾來過數次，當時他的皮肉已經開始腐爛。」

「豈止是腐爛，小弟還親眼看見長滿了蛆。」

「這樣的一個死人會復活？」

「可是，沒見他的骷髏，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兩個人都糊塗了，面面相覷，難以自解。

惟一的解釋是，高天風就是骷髏人。然而，骷髏人到底是人是鬼？身在何處？却無綫索可尋。

思緒千頭萬緒，越理越亂，前塵往事，齊湧心頭，二人四目相對，發現對方的神色皆極度惶恐、蒼白！

空氣登時凍結下來，靜得令人窒息，也因而更加重了陰森、恐怖的氣氛。

還是石玉娘首先打破靜默，道：「怎麼會一下子死了這麼多人？是誰呀？」

兩位敎主你望我，我望你，欲語還休，最後還是由曲一龍開口說道：「都是高天風的妻兒子女，以及他的親信心腹。」

石玉娘注意到了，他們不再稱神龍敎主爲師父，而直呼其名，小心翼翼的道：「他們是怎麼死的？」

宋九仞一臉陰霾，閉口不言。

曲一龍思潮起伏，亦未開口。

石玉娘彆不住，再度發問：「是自殺？還是被殺？兇手是誰？」

曲一龍顯然有點火了，語氣中充滿火藥味：「玉娘，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妳尙在襁褓之中，不知道的事少問！」

宋九仞走過來說道：「一龍，二弟妹是關心咱們才這樣問，你又何必發火。」

曲一龍的心情正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聞言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平復一下顫動的心緒，道：「老匹夫的屍骨已確定不翼而飛，骷髏人又去向不明，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變局？」

宋九仞鄭重無比的道：「咱們先火速離開此地，將二敎的弟兄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後再作從長計議，相信只要你我能通力合作，骷髏人有再大的本事咱們也可以從容應付。」

曲一龍毫不考慮的道：「師兄所言極是，咱們就這麼辦！」

一語甫畢，地窖裏的三個人還沒有來得及動，翁百岳突然從地窖外面慌慌張張的闖進來，劈面就連說：「糟了！」

宋九仞大吃一驚，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快說。」

翁百岳喘着氣說道：「鬼面俠與紅玫瑰又在鬼屋現踪。」

包不平朝他身後望望，問道：「老向呢？」

翁百岳哭喪着臉道：「已死在鬼面俠的乾坤指下。」

曲一龍迫不及待的道：「這兩個殺人魔王現在何處？」

翁百岳指着地窖口，說道：「就在外面。」

事情像火燒屁股一樣的急，宋九仞揮手作勢：「快！」一馬當先衝向出口的台階。

可惜晚了，鬼面俠與紅玫瑰已聯袂趕到，一左一右的站立台階頂端，有如兩尊守護的門神。

曲一龍一臉煞氣，拉開嗓門吼叫道：「你們來的正好，叫骷髏人出來。」

紅玫瑰嬌冷的聲音說道：「殺手只管殺人，不負責傳話。」

宋九仞道：「鐵胆羅刹，妳傷得不輕，怎麼這麼快就復元如初？」

紅玫瑰道：「完全是拜高敎主玄陰掌功之賜，陰陽冷熱相尅，玄陰掌功正可療一聲雷的掌傷。」

宋九仞道：「剛才在鬼屋內以玫瑰釘傷人的女鬼可是妳？」

鐵胆羅刹道：「算你有眼光。」

郭庭棟問道：「還有一個女鬼又是何人？」

鐵胆羅刹道：「到你該知道的時候就知道了。」

包不平道：「此人怎未現身？」

鐵胆羅刹道：「到她該現身的時候自會現身。」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何況守在上面的是兩個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曲一龍深知不用點計謀，恐怕不容易離開這個地窖，當下嘿嘿冷笑一聲，道：「兩位，此處遍地白骨，地方又小，動起手來難免碍手碍脚，咱們到外面去，一對一決一高下如何？」

詎料，鬼面俠却不上他的當，道：「不必。」

曲一龍一楞，道：「你不覺得這個鬼地方太小？」

鬼面俠道：「無此必要，本俠根本不打算在此動手。」

「你不是說骷髏人雇你要取本敎主的命嗎？」

「不！雇主臨時改變主意，要親自動手？」

「骷髏人現在何處？本敎主正想會會他。」

「就在此地！」

「此地？此地只有白骨，那來的骷髏人。」

「已經到了，就在你們的身後。」

此話一出，宋九仞、曲一龍等人皆嚇了一跳，猛然一個大轉身，可不是嗎，不知何時，木架已神鬼不覺的移開，一旁站定一個頭臉胸腹與常人無異，四肢肌膚皮

肉盡脫，僅餘下四根蒼白陰森白骨的骷髏人。在骷髏人的旁邊，另外還有一個人，是老丐仙溫三爺，此時亦一改過去放浪不羈的形象，正虎視眈眈的注視着全場每一個人的每一個舉動。

今何時，此何地，老丐仙會與骷髏人同時出現，着實讓東西二敎的人吃驚不小，一股寒意直從脚掌心往上冒，不期而然退向與鬼面俠、骷髏人三足鼎立的地方。

宋九仞硬着頭皮喝問骷髏人：「閣下何人？」

骷髏人刻意的將滿頭白髮甩向腦後，露出一張清瘦乾癟的臉來，沉穩有力的道：「事隔二十年，難道你們已經不認識我老人家了？」

宋九仞、曲一龍對望一眼，驚疑不迭的同聲說道：「莫非眞的是師父！」

老丐仙溫三爺冷言冷語的說道：「錯不了，他就是當年將你們這兩個渾小子收歸門下，視同子姪，從小混混、小流氓，調敎成一代大俠的神龍敎主高天風。」

骷髏人高天風向前走了幾步，關節處如風鈴一般響個不停，一字一句的道：「當年之事，有些地方老夫至今仍弄不懂，你們在神龍敎地位不低，前途無量，爲何要結黨營私，陰謀叛敎，卒至幹出欺師滅祖，大逆不道的事來？」

一聲雷宋九仞默然半晌後說道：「這要怪你自己。」

骷髏人高天風道：「怪老夫？此話怎講？」

曲一龍道：「你私心自用，不將一聲雷與玄陰掌傾囊相授，復專權獨斷，一意孤行，我們是逼不得已才鋌而走險。」

高天風氣忿忿的道：「好一個逼不得已，老夫如若當眞專權獨斷，你們還有機會結黨營私，成了那麼大的氣候？」

東西二敎主四目相望，無言以對。

骷髏人高天風又道：「你們盜走掌譜，私自練功，爲師的早就洞悉一切，總希望你們能懸崖勒馬，迷途知返，做夢也想不到，老夫一念之仁，姑息養奸，竟計誘老夫所有的妻兒子女心腹親信來此，集體毒殺，如此滅絕人性的惡行，簡直神人共憤，天理難容。」

宋九仞、曲一龍對自己的所作所爲心裏雪亮，骷髏人並沒有冤枉他們，自知在目前的這種狀況下，除了拚命之外別無選擇。曲一龍給大家使了一個眼色，朗聲說道：「老匹夫，別再提那些陳年舊帳，算算眼前的帳吧，我們有六個人，你們只有四個，鹿死誰手，尙在未定之天。」

餘音未落，地窖口上突然有人接口說道：「不是四個，是五個。」

白袍長髮女子應聲而視，立在鬼面俠、紅玫瑰的中間稍前。

宋九仞戟指說道：「芳駕究竟是何方神聖？」

長髮女子並未答話，緩緩的取下覆面長髮。

宋九劍瞪着眼驚道：「是老尼姑！」

曲一龍更加驚駭：「是靜月師太！」

此人的反應比電還快，石玉娘是靜月師太的入室弟子，老師太既然帮着骷髏人，石玉娘的立場不問可知，自己的枕邊人，原來正是扯他後腿的奸細。

曲一龍二話不說，反手一掌劈出去。

但就時機而言，還是慢了一步。

因爲靜月師太取下長髮的動作是事先約好的暗號，前面是預備時間，長髮一旦取下，立即行動，石玉娘的雙刀已插進一刀兩斷包不平的雙肋。

同一個暗號，同一個時間，室內又倒下去一個，下手的人是智多星郭庭棟。

石玉娘動作夠快，雙刀一得手，轉身暴退，結果還是被曲一龍的掌風擊中，蹬！蹬！蹬！連退數步，差點撞上牆。

由六對四，現在一下子變成二對七。

變化幅度太大，幾乎已經斷送了宋九仞、曲一龍的生機。

但是，這兩個欺師滅祖的魔徒並未屈服，而且，在他們的心窩尙有不少謎團待解，死也要死個明白。

宋九仞眼觀四路，暗暗蓄勢戒備，道：「神龍敎與靜月庵，據宋某所知，既無淵源，亦甚少往來，我不明白老師太因何爲高天風如此大力跨刀？」

老丐仙不待靜月師太開口，便搶先說道：「老小子，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的關係密切。」

曲一龍疑雲滿面的問道：「是什麼關係？」

「可以說是夫妻。」

「什麼？夫妻？死在此地的女人難道不是他老婆？」

「曲一龍，你死到臨頭了還如此狂妄，若非高老有言在先，要親手清理門戶，老叫化子現在就劈死你！昔日，高老與師太本是同門師兄妹，且已默許終身，後來的高夫人是迫於父母之命才成親的。」

「三爺的意思是說，高敎主成親以後，仍與師太暗通欵曲？」

老丐仙指着身後的地道暗門道：「老師太最初只是在靜月庵帶髮修行，後來才正式落髮爲尼，你們瞧，這一條秘道就是爲此而建，也因而歪打正着，救了他自己一條命。」

宋九仞道：「敎主，當時事成之後，我與一龍在五天之內最少來過八次，明明親眼見你確已毒發身亡，往後一段時間亦曾常來察看，身上皮肉俱已腐爛，何以能死而復生？」

骷髏人高天風像對老朋友似的娓娓道：「毒發之後，老夫幾乎已經氣絕，是師太適時施救才挽回一條命。每當你們兩個逆徒來時，就自閉呼吸，躺在此地應卯，你們去後，便移至秘道養息，由於巨毒雖然被師太以內力逼出腑臟，却無法驅之於體外，久而久之便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曲一龍瞪了石玉娘一眼，對靜月師太道：「老尼婆，現在回想起來，有太多太多的事你們一直在演戲，最高明也是最狠毒的一招，莫過於將石玉娘嫁到曲家來，怪只怪老夫鬼迷心竅，知道的太晚了。」

靜月師太慢條斯理的道：「天風傷癒，已事隔十年，而東西二敎早已坐大，非任何人甚至門派可以匹敵，必須有周全的部署策劃，玉娘下嫁於你，就是復仇計劃的開始，而裝神扮鬼，只不過是不欲外人闖入，以免機密外洩而已。」

曲一龍咬牙切齒的道：「石玉娘，妳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女人，風華絕代，唱做俱佳，如非老尼婆在此現身，老夫到現在仍不會知道妳就是潛伏在西敎的奸細，不用說，一切的一切都是妳在幕後指揮操縱，且在東西二敎已建立起相當的勢力？」

雙刀石玉娘語冷如冰的道：「這叫做以牙還牙，說起來還是師承你們當年的故技。」

曲一龍哈哈大笑道：「石玉娘呀石玉娘，妳代人作嫁，犧牲不謂不大，如今已是殘花敗柳之身，今後將何以自處。」

石玉娘心頭一震，怒道：「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到你來管。」

曲一龍道；「老夫是覺得妳犧牲太大，爲妳叫屈，何不將錯就錯——」

此人老奸巨滑，什麼時候了還想拉攏石玉娘，老丐仙及時喝斥道：「老小子，你死了這條心吧，你知道玉娘是老師太的什麼人？」

曲一龍詫然問道：「什麼人？」

「是嫡嫡親親的親生女兒。」

「她是老尼婆的女兒？怎不姓高？」

「隨母姓，老師太俗家姓石。」

「那郭庭棟又是何人？」

「高老與師太生的長子，叫高立。」

宋九仞冷電似的眸光從高立、高玉娘的臉上一掃而過，道：「這樣說來，我兒少青與小海之死，完全是兩位的恩賜？」

智多星高立道：「你是明知故問。」

「但不知王員外父女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

「從中穿針引綫，如此而已。」

「鬼面俠與紅玫瑰呢？」

「純粹是商業行爲。」

「卡巴！卡巴！」的聲音又響起來了，骷髏人高天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兩隻手掌，仿若脫了皮的鴨爪子，邊走邊說道：「逆徒，該知道的你們全知道了，死了以後也不是糊塗鬼，準備受死吧！」快如電，猛如山，雙掌齊出，分襲二人。

宋九仞，曲一龍惡性重大，事到如今，迄無絲毫悔悟之意，仗恃自身功力不弱，雖在四面楚歌，連番受挫的情形下，仍圖作困獸之鬥，雙雙發掌迎戰。

說時遲，那時快，三條人影已撞在一起，熱浪滾滾，寒濤翻旋間，傳出兩聲慘叫，骷髏人的兩隻鴨爪子似的手掌已插入宋九仞、曲一龍的頭骨裏。

頭骨已碎，腦漿外溢，二人一息尙存，骷髏人道：「老夫原來的打算，你們相互火併，自相殘殺，同歸於盡就可以了，今生今世不想再見到惡徒嘴臉，偏偏被你們看出破綻尋來鬼屋，只好親自料理！」

稠稠的腦漿，濃濃的血液，還夾雜着裂碎的筋肉，從二人臉上流下來，直至他們流完最後一滴血時，骷髏人才將雙手收回來。

「爹！」

「爹！」

高立、高玉娘兄妹迎上前來，緊握住父親血淋淋的手。

靜月師太也過來了，八隻手交織在一起，大家皆喜極而泣！

鬼面俠走了，紅玫瑰也走了，老丐仙溫三爺面帶笑容，瞧着他們一家子，嘴巴可沒閑着，正在咕咚咕咚灌他的老酒。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二

反朝歌(一)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紂王沉迷美色聽信妲己的讒言，對忠良肆意殺虐，誅妻殺子，以致諸侯紛紛起來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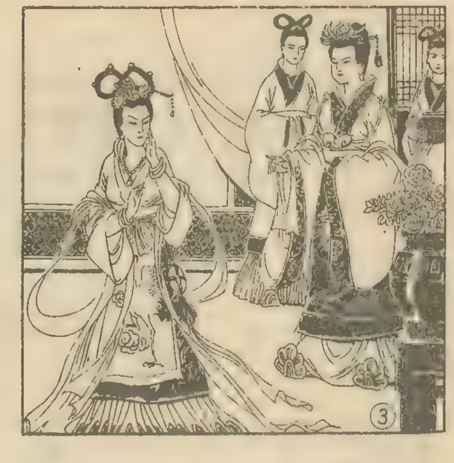


1 紂王寵信妲己，殘殺忠良，朝中文武，誠惶誠恐。一日，妲己正擺動霓裳，翩翩起舞，忽報姜皇后前來見駕。





2 姜后是紂王原配。她得知紂王與妲己朝歡暮樂，不理朝政，担心成湯天下被毀，心急如焚，前來勸諫紂王。誰知紂王聞奏大怒，命人趕出姜后。





3 不久，妲己來到中宮，朝賀姜后。姜娘娘斥責她迷惑天子，敗壞成湯大業，貽誤國家。妲己聽了，滿面羞愧。



4 妲己懷恨在心，悶悶回宮。她想除掉姜后，又無計可施，正躊躇憂慮，奴婢鯀娟道：「中諫大夫費仲是主公寵臣，若宣他進宮，必有奇計。」妲己大悅，立刻寫了密旨交鯀娟送去。



5 費仲接書，回到本宅密室拆看，方知是妲己命他謀殺姜皇后。他沉思終日，一籌莫展，思前慮後，坐臥不寧。

6 正愁悶間，忽見家將姜環走來。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我有事用你！」如此這般吩咐一番，姜環點頭道：「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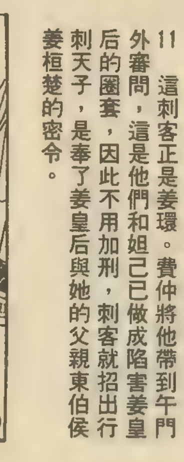
7 妲己得知費仲設下計謀，就急忙啟奏紂王道：「陛下顧戀妾身，旬月未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紂王不知這是費仲、妲己之計，就欣然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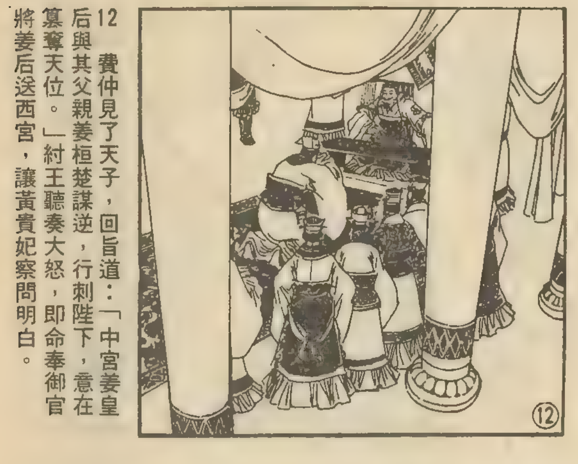
8 次日，天子臨朝。行到分宮樓前，突然從門角閃出一人，大喝一聲：「昏君無道！」一劍劈來。

9 紂王一驚，滿臉怒色。只見左右保駕官一齊擁上，綑纏索綁，拿住刺客。

10 紂王進了大殿，文武百官紛紛朝賀。紂王宣武成王黃飛虎和亞相比干，厲聲問道：「分宮樓有一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費仲恐怕別人審出真情，忙上前請求去審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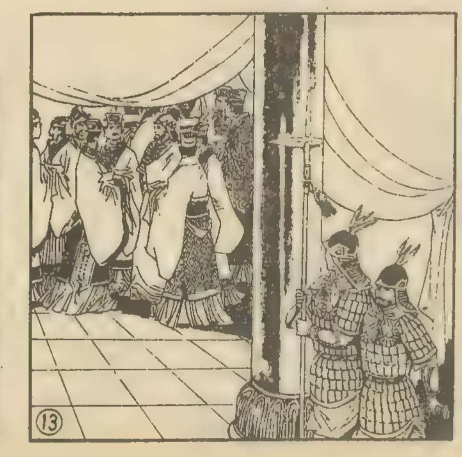


11 這刺客正是姜環。費仲將他帶到午門外審問，這是他們和妲己已做成陷害姜皇后的圈套，因此不用加刑，刺客就招出行刺天子，是奉了姜皇后與她的父親東伯侯姜桓楚的密令。



12 費仲見了天子，回旨道：「中宮姜皇后與其父親姜桓楚謀逆，行刺陛下，意在篡奪天位。」紂王聽奏大怒，即命奉御官將姜后送西宮，讓黃貴妃察問明白。

13 文武百官素知姜皇后慈祥仁愛，治內有法，斷然不會做出傷天害理之事。他們料定其中必有委曲。待紂王退朝後，大家紛紛議論，難辨眞假，便留在九間殿聽候黃娘娘的消息。



14 隨後，奉御官同黃貴妃來到中宮。黃貴妃手捧聖旨，對姜后說：「聖上說你命姜環弑君，欲篡成湯之天下。若是眞情，當滅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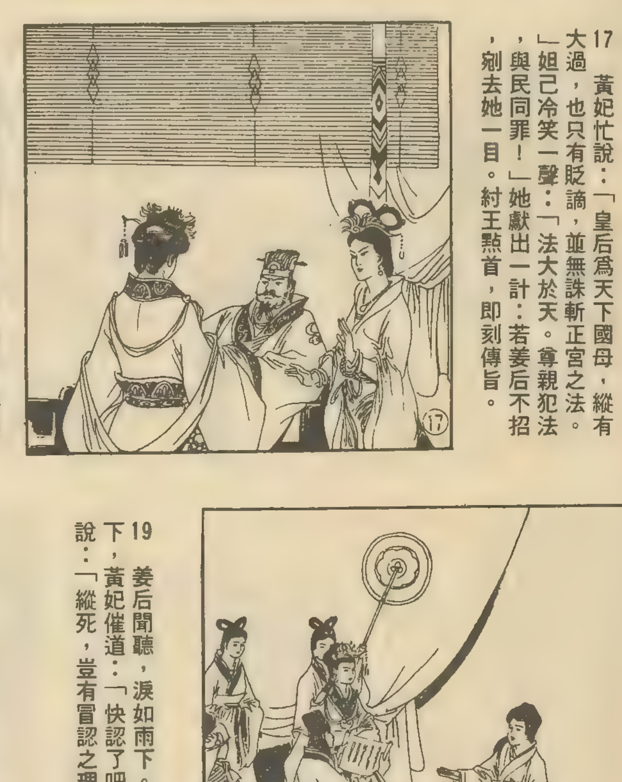




15 姜皇后哭道：「我侍君多年，曾受紂王恩寵，我子殷郊，已正位東宮，父鎮東魯，位至皇親，父女有何不足，尚敢造此滅族之禍？」姜后悲悲切切，請黃妃回稟天子，爲她雪此奇寃。



16 黃妃經過詳察，便把姜后的不白之寃回奏紂王。紂王正遲疑未決，只見妲己微微冷笑道：「不加重刑，如何肯認？」



17 黃妃忙說：「皇后爲天下國母，縱有大過，也只有貶謫，並無誅斬正宮之法。」妲己冷笑一聲：「法大於天。尊親犯法，與民同罪！」她獻出一計：若姜后不招，剜去她一目。紂王點首，即刻傳旨。



18 黃妃領旨回到西宮，見了姜后，垂淚頓足道：「我的皇娘，妲己是你的百世寃家！她在君前獻計說，如你不認，即剜你一目。依我說，就認了吧！」

19 姜后聞聽，淚如雨下。這時，聖旨傳下，黃妃催道：「快認了吧！」姜后大聲說：「縱死，豈有冒認之理？」



20 由於奉御官百般逼迫，姜皇后立時被剜去一目。姜后血染衣襟，昏絕在地。黃妃忙命左右宮女扶救。



21 黃妃隨即進宮奏道：「姜后並無此事，寧受剜目屈刑，不肯失了大節。」紂王自悔無及，回首責怪妲己：「這事都怨你輕舉妄動，若百官不服，如何是好？」



22 妲己說：「此事只有姜后招認，方可堵住百官之口。如不肯招，炮烙姜后二手！」紂王無奈，只得傳旨：「姜后再不招，便炮烙二手。」

23 姜后心如鐵石，意似堅鋼，豈肯認此誣陷屈情？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只烙得姜后筋斷皮焦，骨枯烟臭，頓刻間昏死在地。

24 黃妃見此情景，心如刀絞，痛哭一場，進宮報奏紂王：「姜后昏死，並無行刺眞情。只怕奸臣內外勾結，陷害皇后！」紂王聽罷大驚，頓感憂悶。

25 妲己按設就的圈套行事。她稟告紂王：「主公不必煩憂，不妨押解姜環去同姜后對質，這回必定招認。」紂王言聽計從，傳旨押刺客對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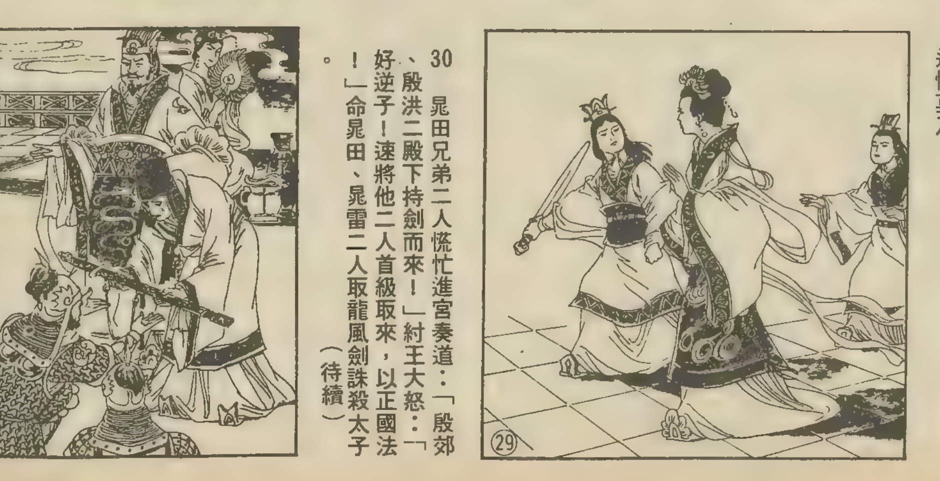


26 威武大將晁田、晁雷兄弟二人，奉旨押解刺客姜環來見姜后。姜后剛蘇醒過來，一見姜環，駡聲不絕。而姜環一口咬定是姜后指使他去行刺天子的。

27 太子殷郊、殷洪兄弟聞訊趕來，見母親渾身血染，哭道：「娘娘爲何受此慘刑？」姜后道：「我兒！這個姜環誣陷我行刺君王，妲己獻計害我。你們要爲我明寃雪恨！」說罷，嗚咽而絕。



28 殷郊見母親寃死，又見姜環跪在一旁，盛怒之下，把姜環一劍砍爲兩段，駡道：「好逆賊！你陷害國母，該有這般下場！」





29 殷郊提劍出宮，揚言去殺了妲己，以報母仇。黃貴妃攔阻道：「你如此暴躁，殺了姜環，死無對証，却難查清！」殷郊追悔莫及。



30 晁田兄弟二人慌忙進宮奏道：「殷郊、殷洪二殿下持劍而來！」紂王大怒：「好逆子！速將他二人首級取來，以正國法！」命晁田、晁雷二人取龍鳳劍誅殺太子。

（待續）

美蘇攻防爭霸戰╲勞力士・文

冰彈浴血戰

冰彈就像是一滴水，在高空降落，剛剛碰着岩石，便即爆炸，圖爲東非大裂谷有許多冰彈降落的奇景。

現代最新的武器叫做冰彈，把强烈無比的炸藥用塑膠膜包裹，外邊罩上了一層人造冰，在高空投下，落地爆炸，任何一個地方被它襲擊，一夜之間，完全毀滅，列根總統下令保衛大西洋的七星島，在島上展開非常劇烈的冰彈浴血戰！

東非大裂谷出現冰彈

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北京簽署香港前途的「中英協議」之後，在香港稍爲停留，便即赴美，在白宮密談關於英美合作防禦蘇聯越洲飛彈攻勢各項安全措施。

列根總統說：「我們現時已經在歐洲佈署「潘興中程飛彈」，隨時可以發射，矛頭指向莫斯科，但是，這種國防武器仍然要跟雷達網配合的，假如蘇聯的越洲飛彈已經接近美國，然後發現，美國未必能夠很有效的保護自己，爲了保衛美國，我們的科學家已經發明了遠程雷達，可以在英美的邊境佈防，莫斯科的越洲飛彈剛剛起飛，我們立刻知道，在它沒有飛入美國本土之前，潘興飛彈已經發射。比較它更快速的射入蘇聯心臟地區，除了莫斯科還有幾個大城同時毀滅，蘇聯當局有了這種顧慮，必然不敢輕舉妄動，你認爲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呢？」

「當然是可以實行的，如果你認爲這個辦法有效，請你派科學家携同裝備的器材到英國來佈防便是。」鐵娘子戴卓爾夫人以英國首相的身份說。

列根總統聽了，臉帶微笑，說：「你眞是爽快！不過，我們現時還沒有充份的器材去安裝它，因爲安裝遠程雷達的器材不單是在地面裝置，還牽涉到空中，必須在空中先行裝置永久性的雲幕，然後生效，全部雲幕的器材以及裝置費用總數是二百四十億美元，美國不想單獨負担這種軍費，因此我想跟你談談，可否由英國發起歐洲幾個國家，連同英國在內，負担一百二十億元軍費呢？它只是全部裝置費用的半數，並非英國單獨負担，看來你不會拒絕這個建議吧？」

鐵娘子心上一沉，說：「我還是講一句老實話吧，英國實在無力負担沉重的軍費，假如我向國會提出，必然被否決，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的幾個歐洲國家，更加有心無力，何況這個計劃只是保衛美國本土，我相信歐洲各國的領袖一定不同意這樣做，你還是另想辦法吧。」

列根總統不想再談此事，趕快把話題放在別的國際事件上。

分手之後，他跟環繞着總統府的智囊團徹底研究這件事，叫各人盡量發表自己的意見。

智囊團共有十二個人，位位都是專家，對國際形勢最熟悉的「阿爾袞」，站起來說道：「總統先生及各位專家，我認爲鐵娘子永遠站在英國立場講話，爲了英國着想，她不願意付出龐大的軍費，也是情理之常，假如眞的有這麼一天，越洲飛彈從莫斯科發射，或者在蘇聯空軍基地堪察加發射，美國很遲才知道，已經大禍臨頭，趕快通知英國或西德，發射潘興飛彈，這兩種飛彈幾乎是同一時間着陸，美國和蘇聯一起毀滅，到時英法德三個國家聯結在一起，歐洲就是世界霸主，實情如此，她何以勸告英國的國會付出巨欵軍費協助美國安裝遠程雷達網呢？此外，她說的話也是事實，英國或歐洲屬於北大西洋幾個國家都是有心無力，無法相助。」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目前的國際形勢，相當複雜，歐洲幾個大國的經濟狀況都是不大樂觀的，加上了他們在兩年前居然聯合向美國聲明，購買蘇聯的西伯利亞天然氣，替代各大城市必須的石油氣，顯然是不想開罪蘇聯了，故此他們不敢或者不願意更進一步的協助美國發展遠程雷達網，我早已預料得到，我之所以接見記者，讓他們把我跟戴卓爾夫人晤談的焦點涉及國防秘密武器刋登在報紙上面，甚至在電視的螢光幕把正在研究中遠程雷達如何啓用的假想鏡頭，用繪畫方式表現出來，無非想透過傳播媒介令蘇聯知道美國有這種秘密武器，不敢輕舉妄動，在短期內，蘇聯大概不敢發動世界大戰的，因爲它的高級將領，一個個的倒下來，儘管如此，我們仍是必須有所戒備，照我的看法，蘇聯當局一直是暗中研究秘密武器的，他們以爲有一種新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就可以使美國屈服，沒有打仗也認輸，今後你們認眞要注意從各方面向華盛頓報告有關秘密武器的動向，如果現時你們已經獲得甚麼有份量的報告，請即提出來，互相討論。」

五十六歲的阿爾袞博士，聲望最高，無異是智囊團的主帥，他聽了這番話，欣然說：「總統，你沒有召開集會之前，我們已經多次研究一種神秘而又可怖的秘密武器了，它的化學名稱叫做液體爆炸。你有沒有想過一滴水可以落地就爆炸的？」

「我眞的沒有想過，這一份報告從甚麼地方送來？」

「東非大裂谷一直都是我們十分重視的地方，因爲它十分險峻，一層層的深谷，彷彿地殼裂開，深不可測，連綿千里，並無居民，最爲適合試驗各種秘密武器，故此我們在那邊設立一個特別情報站，液體爆炸是東非大裂谷情報站站長施波蒙報告的，他目覩一個十分奇怪的景象，在大裂谷以東的荒山當中突然出現光環，幾藍色，令到岩石反映出不尋常的色調，淺綠色或銀灰色，十分可怖，看來恍如地獄，跟着看見一滴滴雨水從天而降，體積比較普通的雨水大過十倍，並非傾盆大雨似的跌下來，而是疏疏落落的落下來，更奇的是那一滴水在空中降落平平無奇，落地就爆炸，有强大的力量使岩石炸開，照當時的情形推想，他認爲那種爆炸力可以把一座十層高的樓宇炸到倒坍，只是一滴水已經具有如此厲害的威力，如果空中連續有幾千滴水跌下來，那就不堪設想，他立刻作出報告，很明確的指示爆炸過的地點以及爆炸情形，我們接獲報告，把它交給國防部的化學武器研究組，終於證實施波蒙所看見的東西，不是水，是冰，由於冰的品質比較水結實得多，把炸藥用一種不能溶化的透明塑膠包裹，外邊蓋上了一層冰，使它的重量增加，在空中下降，它落地之際，外殼的薄冰碎裂，薄薄的一層塑膠也裂開，只要有極細的空隙出現，空氣侵入，被包裹的炸藥就會爆炸。」

列根總統很不耐煩的說：「既然這種應該稱做爆炸冰的秘密武器，在理論上成立，爲甚麼我們不可以研究出來？是否無法製造超級的炸藥？」

「不，我們早已研究出威力更猛的炸藥，而且可以使它包裹在薄薄的塑膠膜之內，問題是它不容易被一層冰包裹，看來像是一滴水，再又因爲它如果被冰封住，凌空高降，不一定是在地面爆炸，可能在空中爆炸，故此沒有很成功的把它製造出來，如果施波蒙沒有看錯，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方的秘密武器專家比我們快一步的把它研究出來。」

「施波蒙有沒有別的證據去證明他眼中所見的景象呢？」

「有的，連同那一份報告書一起以航運方式送達的照片有十二幅，把它連貫起來，放在一起欣賞，就是有活動性的一組彩照，它已經帶在身邊，現時我把它送呈總統，請你過目。」

阿爾袞說到這裏，打開公事包，拿出一叠照片，放在枱上。

列根總統站起來，逐張欣賞，過了一會，說：「照片上面的光環是些甚麼？」

「我們不知道，施波蒙也不知道，他認爲那個光環是照明彈之類發出的光氣，沒有甚麼用，唯一的作用就是進行試驗爆炸的時候進行拍照。」

「照這樣看，施波蒙拍照的時候，敵人也在附近拍照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

「我還想多問一句，有沒有辦法利用那些爆炸冰令到一個地方作出連續性的爆炸呢？我的意思是這樣子，假定它一滴又一滴的在空中降落，在某一個指定的地點爆炸，相隔十分鐘，另外一排爆炸冰從該地的空中降落，使已經爆炸的地點再度爆炸，就可以使千尺高崖完全炸毀，照情形看，它的確是有這種威力的，撇開了其他因素不談，只談這些，假如你的推測跟施波蒙的推測屬實，敵人有沒有可能使用連環爆炸的方式令到美國某一處的大峽谷千尺高崖炸毀呢？」

阿爾袞博士想了想，說：「的確有這種可能。」

「那就糟了，蘇聯科學家苦心研究的冰彈，似乎不是想毀滅舊金山或紐約，而是想毀滅我們存放製造核彈必需的鈾礦，它大量存放在美國大峽谷之內，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假如蘇聯不想擺明車馬，向美國挑戰，只是想屈服美國，最聰明的辦法就是使美國存放在大峽谷的鈾礦全部炸毀，這一招釜底抽薪十分毒辣，我們不可不防！」

十二個專家聽了，由衷的佩服，異口同聲的說：「總總確是高見。」

阿爾袞博士忽又發問：「總統，有何妙計可以避免鈾礦被毀呢？」

列根總統說道：「我雖然不是甚麼專家，憑着常識加以推想，即時有了結論，相信專家也不會反對，事實擺在眼前，蘇聯的特務無孔不入，不管我們把鈾礦藏在那一個山谷之內，也不能夠永遠保守秘密，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把鈾礦藏在海底，稱做爆炸冰的秘密武器，只是一滴冰，它從高空降落，雖然威力極强，碰上了岩石或者房屋都可以爆炸，碰上了水，它就無法爆炸了，一來冰在水中自動溶解，二來它在海中下降的速度很慢，塑膠殼未必裂開，要是它裂開，被塑膠包裹的炸藥碰上了水就失效，不能夠在水中爆炸，故此我認爲鈾礦應該藏在海底，至於放置鈾礦的地點，請你們自行研究，有所決定，然後對我說知，不過，有一件事情是早已決定了的，現時所有鈾礦都是一種灰黑色的漿，看來有如泥漿，並非固體，故此要用巨大的金屬缸收藏，由於它的輻射綫可以透過別的金屬的，不斷擴散，不單是靠近它的人必然喪命，還因它不斷擴散的緣故，久貯失效，故此貯藏鈾礦的金屬缸一定要用純粹的鉛，還要厚六呎，現時最有效的核彈避難壕以及地下避難室，必須用六呎厚的鉛做牆，原因就在這裏，現時貯藏在大峽谷的鈾礦漿，也是用六呎厚的鉛桶承放，將來它要是搬到任何一處海底，仍然要用鉛桶貯藏它，大概要用十六個桶，每一個桶的外殼俱是六呎厚的鉛，把它運送的時候，必須顧及它的安全。」

談到這裏，列根總統覺得不必再談下去，就此散會。

不論如何，預防爆炸冰的一項計劃，已經確定了，下步的計劃就是找尋安全的目標放置鈾礦，積極備戰。

美國科學家製造冰彈

列根總統交下來的命令，十二個智囊團的成員，經過一番深入研究之後，把他們集體研究的心得講出來，由阿爾袞負責轉達。

在一個深夜，阿爾袞博士先用電話通傳，獲得總統同意單獨接見，他帶了照片、文件及地圖在手，入黑之後到白宮謁見總統，先把一幅很闊的照片放在枱上，說：「總統，如果你逛過海洋公園，你一定認識照片上面的魚類是甚麼，你可以告訴我它是甚麼一種魚嗎？」

「當然可以，牠是魚類當中最有頭腦的一種叫做海豚。」

「對了，總統，你的眼力不差，不過，你雖然懂得牠是海豚，未必懂得圖中的海豚爲甚麼紛紛從海中飛躍，你能否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嗎？」

「似乎馬戲班的藝員打算訓練牠出場表演，是也不是呢？」

「這種猜想比較接近了，仍然有些距離，馬戲班的馴獸師只是訓練三幾隻海豚而已，沒有這樣大的氣魄，同時訓練幾十條海豚。」

列根總絲眼睛一亮，說：「我明白了，圖中海豚不斷的跳躍，似乎牠希望跳得更快，離水更高，分明是接受特殊的訓練，現時我記得起來了，那個地方必然是美國三大訓練中心之一，專門訓練海豚，希望牠在必要時圍攻蘇聯的潛艇。」

「對了，總統，你的猜想完全符合事實，那個地方的海面相當寧靜，海水是冰冷的，適合訓練海豚，說得清楚一點，這地方就是寃鬼三角地帶當中的一個島，叫做將軍島。」

列根總統說：「我完全記得起來了，

在美國邁阿密，大西洋以北的百慕達孤島以及中美洲巴哈馬羣島拉成三條直綫所造成的一處海面，叫做兇鬼三角地帶，經常發生奇怪的景象，飛機無故消失，漁船被神秘力量吸入海底，一般人對它望而生畏，那個三角地帶中有一個大島叫做大哈巴島，它是一小撮島嶼當中的主島，另有六個小島分佈，跟它十分接近，構成一連串的島，叫做七星島，它就是美國海軍部訓練海豚三個基地當中的一個，如果我沒有猜錯，圖中的海豚必然是正在接受攻勢性的訓練，打算在更深的海底潛伏，俟機出擊，由下面躍高，用長嘴撞擊潛艇，引致牠背部所負的水雷爆炸。」

阿爾衮歡呼了一聲，說：「總統先生，你眞是明察秋毫。」

列根總統有些詫異，說：「你們打算選擇七星島作爲放置鈾礦的地點嗎？」

「不是在七星島的地面，只是放在七個島環抱的海底。」

列根總統笑了一笑，說：「你們一定是上次集會時沒有留心聽到我所講的話了，我需要找一個深海的海底，起碼有三百呎深。」

「我們也聽得清清楚楚，如果有所懷疑，還可以扭開錄音機重播你所講的話，怎會弄錯呢？我們會得選擇七星島的淺水地帶，正是因爲地形所限，它必然沒有一百呎深。總統，你不要忘記，我們先行把海水隔開，利用炸藥，使海底的堅實地帶炸到五百呎深，抽出沙石，用水泥塡平，使它變成了人造的井，再把鈾礦貯藏的鉛桶很小心的投入，最後，關上了鐵門，上面仍是不滿六十呎深的淺水地帶，從空中用攝影機俯瞰拍照出來，清清楚楚的看出海底平平無奇，如此安排，豈不是盡善盡美，比較把它收藏在千呎以下的水底更加安全嗎？」

「對了，你眞有頭腦，事不宜遲，趕快進行，這一項重要的計劃由你執行好了，我另行通知海軍部協助，將來把鉛桶從大峽谷運送到七星島，仍是用海軍部的運輸機，免得消息外洩，還有一點，不要對任何人談及此事，你只是說鉛桶之內收藏的全是海豚飼料，明白嗎？」

「我明白一切，總統先生放心！」阿爾衮很是興奮。說完這句話，他順手把建造七星島海底深井所需的預算經費計劃書呈上，總共需要一億美元。

列根總統說：「不貴！我簽個名字，通知國防部，這一宗巨欵由國防部支付，旬日之後，你一次過把它提取，兩個月之內，完成這一項叫做七星計劃的任務，兩個月之後，我叫大峽谷的護衛隊協助你提取四十八個鉛桶。」

想不到進行時如此順利，阿爾衮哈哈大笑，列根總統也笑逐顏開。

分手之前，列根總統說：「從情形看，蘇聯的科學家必須配合軍事行動，決不會無緣無故的向美國下毒手，我們必須加緊研究，盡快製造爆炸冰，先行毀滅蘇聯堪察加的空軍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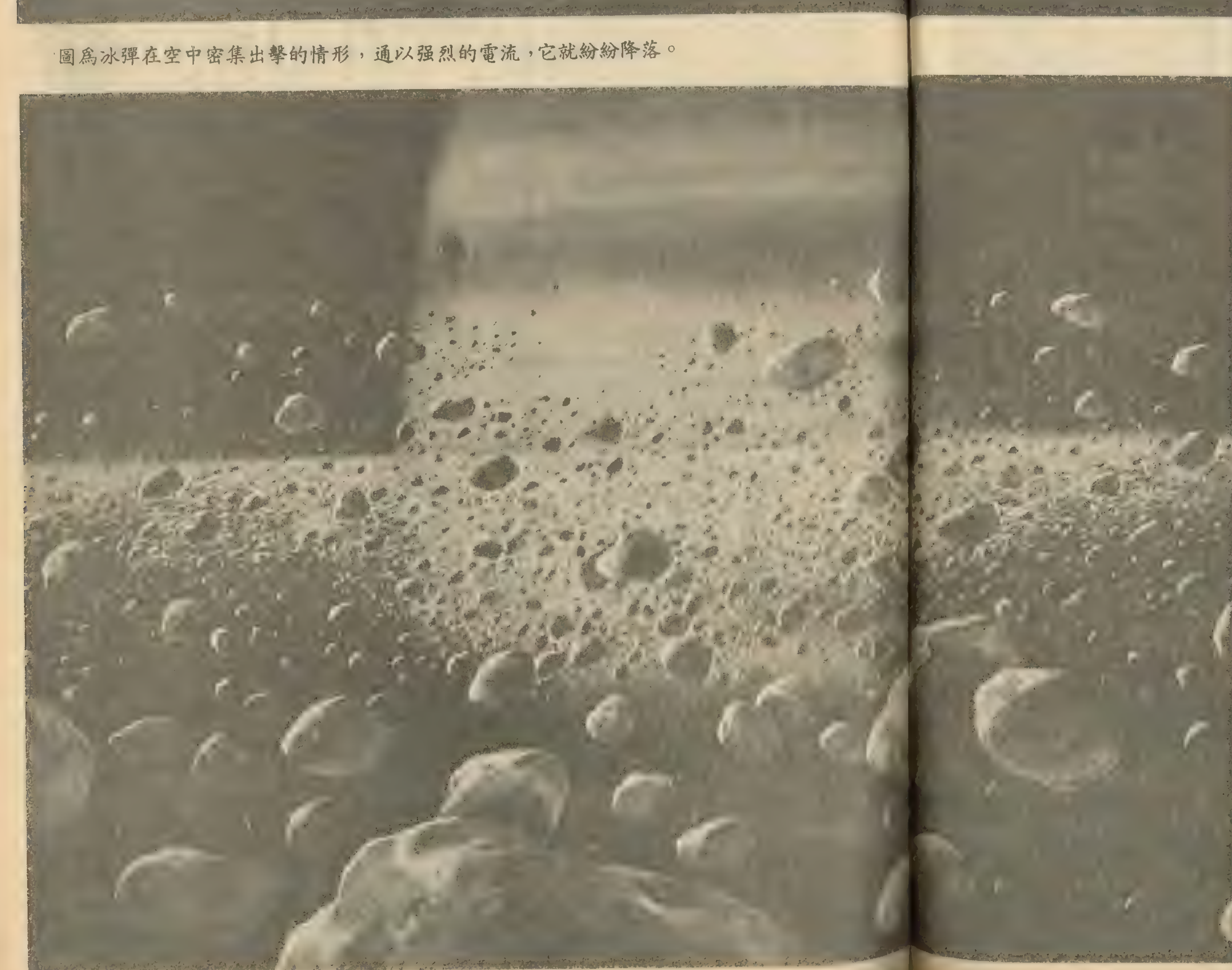
「是的，總統，我們一定盡力而爲。」阿爾衮很有把握的說。

列根總統實在太過繁忙，談完了這一項計劃，他就接見了另外一些人，就此送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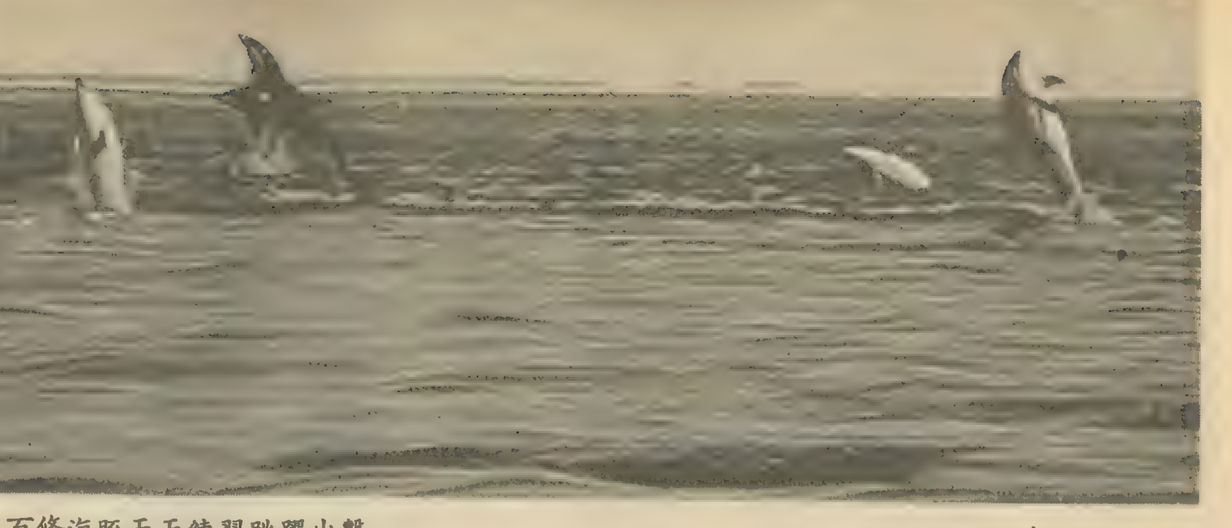
當時他對阿爾衮所講的話只是看作耳邊風，聽了就算數，想不到別後三日，竟然接獲了阿爾衮的電話，知道美國科學家研究爆炸冰這種秘密武器，已經有了顯著的成就，立刻驅車到秘密武器試驗場看一看。

隸屬於美國國防部的秘密武器研究院，設在加州，該院另有巨型的秘密武器試驗場，附設在一起，此外，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靠近總統府居住的白宮附近，還有另外一處秘密武器試驗場，雖然細小，仍是有用的，目的是使美國總統不必離開華盛頓也可以欣賞各種秘密武器的試驗。

那一晚，列根總統由阿爾衮博士陪同，乘坐總統座駕的超級避彈車，駛到秘密武器試驗場，入內觀看，他抵達該處，已經有五個科學家以及十個助手留下來，隨



圖爲冰彈在空中密集出擊的情形，通以强烈的電流，它就紛紛降落。



圖爲大西洋七星島海豚受訓基地，五百條海豚天天練習跳躍出擊。

時作出試驗。

列根總統說：「我先行看看你們製造出來的爆炸冰彈是否有效，再談其他。」

「好的，我立刻下令施放冰彈的人準備，在五十呎的空中投下，並且吩咐掌管燈光的人，全部亮燈，不過，我先要講出一種特色，我們設計的冰炸彈炸力跟蘇聯的同類冰彈相似，但是，它的形狀却不相同，蘇聯冰彈是圓形的，看來有如雨點，我們製造的冰彈是比較長的，看來有如橢圓形，體型方面也比較大，這些差別並不重要，雖然它看來好像天上的雹，不像雨點，只要我們出其不意的展開攻勢，對方仍是無法預防的，事實上天上的雹如果能夠落地爆炸，也是出乎對方意料之外。現時開始進行這種爆炸冰的試驗了，敬請總統指教。」

說完，燈光明亮，列根總統以及阿爾袞的座位跟試驗爆炸的地點有一堵玻璃牆隔開，他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出來，完全沒有危險。

一切準備就緒，負責進行秘密武器試驗的爆炸專家「柯福」下令，按動機鈕，隔開了透明的玻璃牆，各人都看見在五十呎高的空中有一團霧氣籠罩，跟着看見霧氣越來越加濃厚，隨後，逐漸變得稀薄，霧中有一排排的冰結集起來，有如一連串的子彈。

地面分別堆放了磚瓦木石，作爲爆炸的目標，最厚的一堆岩石有十八呎高。

「柯福」按動另外一個機鈕，浮在五十呎高的空中那些冰彈，緩緩的下降，景色美麗，各人都集中注意力去看它是否有力使地下堆放的東西爆炸。

同是冰彈，同一時間降落，仍有遲速之分，只見第一個細小的冰彈剛已降落到接觸堆放十八呎高的石頭，立刻爆炸，有如雷聲隆隆，由於那種爆炸聲太過强烈，別的東西繼續爆炸，聽不出來，再又因爲石頭爆炸引起的石屑以及烟霧太大，把其餘各種作爲爆炸目標的物質遮蔽，一切模糊，看不清楚。

儘管如此，已經滿足了列根總統的好奇心，說：「眞是令人興奮，我們居然有本領製造這種冰彈了，我想知道它能否在實驗室以外的地方使用，阿爾袞博士，你可否對我解釋幾句？」

「我們同到餐廳再談吧，還是由柯福先生解釋好些，因爲他負責主持這個科學實驗。」

阿爾袞說完這句話，看見列根總統點頭，他在前引路，很快就把總統帶到附連在秘密武器試驗場的一個餐廳。

落坐不久，幾個人說出了他們想吃的餐或飲品，柯福先生已經趕到餐廳見面。

列根總統稱讚他一聲，問：「大多數秘密武器在實驗室之內進行，有聲有色，可是，把它放在戰場上面，如法泡製，却又平平無奇，我相信能夠落地爆炸的冰彈，似乎有些缺憾，仍未算得上百份之百的成就，是否如此呢？」

「是的，總統先生，你的觀察力十分敏銳，甚麼東西都瞞不過你的一雙眼。」柯福先生很恭敬的說。

「坦白點說，我覺得那些冰彈下降得太過慢，而且不是同一時間落下來，就像是運動場上賽跑的健兒，有先後之分，如果有一枚冰彈降落到地面，發生爆炸，守衞的人覺察，立刻用照明彈或者用仰射的照明燈照耀，發覺了它，啓用激光槍掃射，它就全部在空中爆炸，故此它仍非理想，此外，利用雨雲在天上結冰也是不可靠的，不能夠像試驗室結冰那麼順利，一句話說，這種秘密武器只是一個開端，不知道莫斯科的科學家怎樣想，至於美國的科學家，現時仍在試驗時期，不能夠靠它獲得戰場上的勝利。」

阿爾袞作出很客觀的判斷，列根總統相信他，觀看這一次試驗之後，在歸途中，列根總統悶悶不樂的說：「以前打仗只是計算對方的軍力，就可以在事前判斷勝負，現時都漫無標準，幾個有些份量的國家紛紛致力發展秘密武器，總有一天會爆發一場極端殘酷的戰爭，誰也沒法制止他們秘密研究，眞是可悲！」

阿爾袞說：「在總統先生心目中，認爲所有秘密武器當中，那一種武器最有成功的希望呢？」

「我始終是特別重視太陽能的，研究陽光變成電力，不單是可以製造秘密武器，還能利用它作爲工廠的電力供應，現時已經有新的太空飛行物體飛到地球以外的太空去吸收陽光了，看來比以前跨進了一步。」

「是的，總統先生確有眼光，我由衷的佩服。」阿爾袞循例稱讚一句。

列根總統忽然又把話題落在冰彈上面，很鄭重的說：「我始終認爲莫斯科當局千方百計想炸毀我們貯藏的製造核彈原料，希望你盡快地攪好七星島的海底掘井計劃。」

阿爾袞負責海底掘井

在海底掘出一個深洞，放置幾十個鉛桶，實在是不容易的，任何一個鉛桶貯放的鈾礦，只要漏出少許，致命的輻射綫就會透出來，運送鉛桶的運輸機固然是很重要的一種交通工具，就算鉛桶已經安全運到目的地，把它放在海底深處，仍要在事前十分精密的計算它不會一吋又一吋的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之下的地心，然後符合理想，不然的話，幾十桶珍貴的戰爭決定勝負物資一去無踪，那就弄巧反拙，實情如此，阿爾袞這個任務是很重要的，他必須盡心盡力去做。

首先，他要取得巨欵，才可以進行隔開海水掘取海底沙石泥土的工作，雖然他已經在七星島互相拱抱的七星灣之內分東南西北四方位派蛙人潛水到海底觀察，搜掘一部份海底泥土的樣本，作爲研究對象，證實該處的海底大部份是岩石，異常堅實，仍然担心它有一部份是質地疏鬆的泥土，不能夠支持幾十個鉛桶的重量，故此阿爾袞開始掘井的一段時間，他每天花掉十多個鐘頭親身監督，一切親力親爲，百忙中，他還跟七星島的馴獸師奧加拉交換意見，盡量爭取關於海豚的知識，他的內心有一個概念，將來掘取海底沙石築了深井之後，海面經常有幾百條海豚游泳，無異是那個井的守衞，故此他要更爲深入的了解牠。

「奧加拉」也是七星島的核心人物，他看見阿爾袞隔離海豚，抽乾七星灣的海水，還要掘井，大興土木，當然會查問這一項工程的作用，就算阿爾袞沒有講清楚將來放入井中的物資的是甚麼，他也想像得到那些東西必然是極端寶貴的戰爭物資了，因此之故，他聽到了阿爾袞查問關於海豚的生活狀況時，的確是盡可能的回答，不過，他發覺阿爾袞過份重視海豚，却又想辦法糾正這個難題，很冷靜的說：「阿爾袞先生，雖然海豚不會叛變，受過訓練的海豚，也不會聯羣結隊的游泳到別處，可是，靠牠看守海底的物質，始終是靠不住的，因爲牠很貪吃，只要有人把一些有毒的魚投入七星灣之內，讓它吃掉，那就完了，牠可能全部死個清光。」

阿爾袞說：「奧加拉先生，你可是說過海豚進食之前，讓十條海豚先吃，牠們不死，然後讓別的海豚進食嗎？運用這個方法預防牠中毒身亡，確是有效的，充其量死了十條海豚而已，怕甚麼呢？」

「不，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假如有一架不明國籍的飛機，闖入這一個禁地的上空，計算風速以及吹風的方向，把毒魚從空中投下，起碼一萬條，海豚見魚就吃，仍有可能全部中毒，附帶多講一句，我所說的毒魚，並非一批已經毒死的小魚，牠仍是活跳跳的，不過吃了藏了毒粉的膠囊而已，經過三小時之後，膠囊然後被牠的胃酸溶解，毒發身亡，那時牠已經被海豚吃掉清光！」

阿爾袞心上一震，說：「照情形看，七星島必須加强雷達的以及增加空軍的力量了，是也不是呢？」

「這是最起碼的條件，七星島本身是一層山，不容易建築一條可容戰鬥機升降的跑道，假如你得到國防部批准，在島上建築機場，甚至塡海去做這一項壯擧，仍是不妙的，蘇聯的人造衞星盡可以在空中拍照，進一步推測七星島像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沒有戰爭爆發之前，利用潛艇發射核彈進攻，只消一個核彈，這就完了，故此建築機場和跑道簡直是自取滅亡，弄巧反拙。」

「奧加拉先生，你不是說過訓練海豚可以把敵人的潛艇撞到爆炸同歸於盡嗎？爲甚麼忽然又如此悲觀呢？」

「是的，我曾經說過，根本上稱做海豚炸彈的一種武器，街知巷聞，已經不是秘密了，難道蘇聯的海軍完全沒有辦法保護潛艇嗎？最成問題的是這一點，沒有戰爭爆發，我們決不會派出大批海豚向蘇聯的潛艇襲擊，另一方面，它的行踪飄忽，散佈各處潛艇基地，實在是很難搜索的，假如它想攻擊七星島，沒有人能够阻止它，換句話說，先發制人，攻其無備，實情如此，你千萬不要打這個主意在七星島開闢機場。」

「是的，你所所講的話頗有貢獻，我必然把它緊記在心。」

最後，阿爾袞很有禮貌的向他告辭。

七星島上面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空軍，也沒有戰機，仍有一種由直升機改裝的「垂直戰機」，一共有二十四架，另有最新型的「銀盤雷達監察機」，升到空中，可以探測二百哩之內的空中有沒有飛行物體



圖為潛水蛙人在七星灣裝置海底鋼桶的情形。

，此外，還有一千名海軍陸戰隊以及水陸兩用的坦克，潛艇也有三艘，另有相當强的海底魚雷發射器，陣容强大，如果沒有戰爭，只是小接觸，它有足够的力量自衛，因此之故，阿爾袞索性保持沉默，沒有跟守軍研究如何加强保衛的力量，只是默默地工作。

工作加緊進行，除了隔開七星灣的海豚，抽乾一部份海水，還要掘井，單是這幾種工作已經需要一百六十多人，還沒有包括它安裝鉛桶的科學技工在內，想不到這個任務需要那麼多人，阿爾袞的心情極端沉重。

雖然他不是特務圈內的人，他仍可以想像得到，動用百多二百人從事一種秘密工作，必然洩漏天機，怎樣制止所有工作人員不會洩漏消息呢？煞費躊躇。

事情發展到這裏，阿爾袞騎虎難下，只好加强對外宣傳，無可奈何的說明鉛桶之內所貯的是氫彈試驗之後，遺留下來的廢料。

有一晚，馴獸師奧加拉找他到酒吧喝酒，東拉西扯的交談，無意中談及關於海豚以及鉛桶方面的事，奧加拉說：「我從一些科學技工的口中獲悉，你對他們說知，貯在鉛桶之內的東西只是試驗氫彈之後的殘餘物，亦即外邊經常談及的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叫做死亡之沙，這番話只能騙得過掘沙掘泥的工人，瞞不過科學技工，同時瞞不過我，稍爲對核彈有所認識的人，都知道它的輻射幾厲害，只有用六呎厚的鉛桶然後可以阻止它，不然的話，即使你把它收藏在一呎厚的鋼管之內，它的輻射幾仍然可以傷人，既然你準備交他們放入海底深井的鉛桶，每一個都有六呎厚，需要用起重機把它升降，顯然它收貯的東西不是核彈廢料而是製造核彈的鈾礦礦漿了，換言之，他們全都知情，包括我在內，那些技工當中如果有一個人是蘇聯的特務，想辦法破壞就不堪設想。」

阿爾袞說：「只是看見鉛桶的外形，就可以知道它厚六英尺嗎？」

「當然可以，原因是它的重量加上了它的體積，就有可能把它的厚度計算出來，我對你坦誠相告，並非胡說八道，因爲我一家人都住在七星島，我心愛的海豚也在七星島的海上游泳，更加重要的還是我的職業，我不單是負責訓練牠，還要保護牠，如果我的家人以及我心愛的海豚死個清光，我必然自殺，故此你的井中藏寶計劃如果失敗，勢必累死我，我不能袖手旁觀，趁着鉛桶沒有運入之前，請你爲了大衆的安全着想，在鉛桶外面用一層鋼質的金屬品包裹，等於穿上了鋼衣，倒能令他們就不知道它是鉛桶，更加不知道它有多少呎厚。」

「對，你的想法絲絲入扣，眞是高明，我立刻照做，不過鉛比鋼重得多，到時有經驗的技工，仍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不，六呎厚的鉛，那種金屬桶的重量，只是等於九呎厚的鋼而已，你索性改變主意，向外宣傳它是一塊塊純鋼，並非甚麼氫彈廢料，那就可以瞞過科學技工了，就算你已經宣傳過，說是核彈廢料，仍然可以改口宣傳它是純鋼的，不過，這一步棋子需要我推動它了，如果你同意，我願意協助你一臂之力！」

阿爾袞恍然大悟，說：「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眞是足智多謀！事實擺在眼前，我實在不能够改口說它不是貯放氫彈廢料的，你都可以辦得到，佯作暗中調查此事的眞相，將來運到七星灣投入深井之內的金屬品，全部是純鋼，用來鑄造大炮，這種論調很容易被對方接受的，才能够掩人耳目。」

奧加拉聽了，欣然點頭，說：「這個辦法不錯！」

七星島成爲偷襲目標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阿爾袞返美，列根總統在白宮接見，談及海底掘井，列根總統說：「阿爾袞博士，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是否在海底掘井發生困難呢？」

阿爾袞說：「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沒有甚麼困難，成問題的是這一點，因爲投入這個任務工作人員太多，我担心這個消息洩漏到外邊去。」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你有甚麼巧妙的安排沒有？趁着那些鉛桶沒有分批運出之前，仍有辦法補救？」

「如果有辦法補救，我想總統加以考慮可否在每一個鉛桶上面罩上了一層鋼皮使它看來更加沉重，彷彿是一塊鋼鐵。」

「如此安排，目的何在呢？」

「當然是另有作用的，鋼鐵在任何一場戰爭當中，都是佔了很重要地位的，因爲它可以製造坦克、大炮，以及各種槍械，實情如此，各國政府如果積極備戰，首先要購備大批鋼鐵，屬於純鋼的金屬品，更加重要，千方百計找地方收藏，必要時可以把它藏在海底，只要在每一塊純鋼上面使用不銹鋼，避免它最外的一層跟海水接觸以致生銹，那就够了，我的意思是在

鉛桶的外殼加上了一層不銹鋼，掩人耳目，沒有人想像到鋼皮之內是鉛桶，鉛桶之內是鈾礦。」

「這樣也好，假如它的重量跟原件的純鋼相同，那就更加不會使人對它發生懷疑，好的，我依照你的計劃去做好了，照你看，大概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把海底掘井的計劃完成呢？我的意思想問你在那一天可以運送鉛桶到七星島去。」

「大概距離今天有兩個月之久。」

「爲甚麼拖慢了二十天呢？」

「因爲那一處的海底沒有泥土，全是岩石，鑽石掘洞，比較在沙泥積聚的海底掘井，困難得多。」

「好的，六十天之後，你向我作出最後報告，隨即搬運鈾礦，還有一點，相當重要，你應該多次巡視海底，揀石質最堅實的地方掘下去，因爲石質堅實之處，不會逐漸往下沉。」

「總統先生，你放心好了，七星灣下邊的岩石跟七星島的石質相同，證實那個地方根本上就是一座山被海水淹沒，只是露出最高的一截，既然它是山，決不會逐步低陷，或者滑落更深的海洋核心。」

「好，你的成績斐然可嘉，最後，我仍要循例多問一句，全部經費會不會超出預算之外呢？」

「不會超出預算，你放心好了。」

阿爾袞這一次晤談，得到列根總統允許，全部鉛桶改裝，看來有如備戰的純鋼，喜出望外，翌日離開華盛頓，跟智囊團其他成員進餐，暢談國際形勢，逗留兩天，然後乘搭專機回到七星島。

七星島跟美國本土的距離不遠，乘坐超音速專機，只是一個鐘頭，便可抵達，距離不遠，將來運送鈾礦，相信不會發生困難，總之，一切順利，他覺得很開心。

在七星島跟奧加拉見面之後，他把列根總統批准鉛桶改裝不銹鋼外殼的計劃說出來，奧加拉聽了，欣然說：「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祝你好運，無驚無險完成這一項壯舉。」

「這種成就全仗老哥鼎力幫忙，關於守護七星島以及保護你心愛的海豚，如果你有甚麼計劃，不妨提出來，互相研究，因爲海底掘井的經費充足，還有三千多萬美元剩餘。」

奧加拉笑了笑，說：「你的好意我心領了，照情形看，這個地方已經穩如鐵塔，如果你想加强防衛的力量，不妨跟七星島的統帥楊格少將商量。」

阿爾袞心上一沉，說：「其實我剛到這個地方就應該跟他聯絡，可惜他因爲公事不在島上，我又沒有別的辦法找他，故此拖延下來，聽你的口吻，他好像已經回來，是也不是呢？」

「是的，他眞的已經回到七星島，今晚我們就去找他好不好？」

阿爾袞聽了，點頭稱善。

兩人當晚在深夜前往楊格少將的別墅拜訪，他很是高興，先行請兩人坐下，然後說：「奧加拉先生是我的老搭檔，七星島之所以值得重視，因爲它是訓練海豚的基地，同時奧加拉先生負責訓練海豚，如果沒有他，這個島只是荒島而已，現時島上來了另外一位專家阿爾袞博士，進行海底掘井的工作，更加熱鬧了，倘不是兩位深夜駕臨，我也會拜訪兩位的，兩位既然來了，我們不妨比較深入的談談。最近我到國防部，謁見部長，獲得他的指示，他認爲島上可能有些戰事，換句話說，它隨時變成蘇聯空軍攻擊的目標，吩咐我加緊防衛，並非要進一步的跟甘乃廸角空軍基地取得聯絡，只是在島上放置的銀盤式雷達偵察機發現空中有不明物體飛行，拍發電波密碼，對方不懂得回答，立刻通知甘乃廸角機場，在二十分鐘之內，戰機即時飛到島上應戰，可見七星島確是有些麻煩了，單是訓練海豚決不會作爲敵機攻擊的目標，照情形看，只是海底掘井之後所放置的東西，才是對方的攻擊目標，現時並無旁人，希望兩位明確指示，究竟準備放入海底深井的戰爭物資是些甚麼？」

阿爾袞聽了，覺得有些尷尬，沒有做聲，奧加拉趕快接上去，說：「照我所知，阿爾袞博士準備把四十八個鋼桶投入深井之內，聽說那種鋼是最優秀的一種，已經加入鎢礦，使它更加堅硬，且又耐熱，萬一戰爭爆發，加工趕快鑄造坦克，大炮，大概阿爾袞博士懂得比我更多，你不妨問問他。」

這番話等於給阿爾袞博士一個重要的暗示，阿爾袞靈機一觸，順勢接上，說：「我所知的資料，也是這些。」

少將楊格說：「不會如此簡單吧？假如當局想收藏一批屬於鋼鐵的軍用物資，把它藏在地下，已經算了，因爲鋼鐵不怕敵機轟炸，何必大興土木，在海底掘一個又闊又大的深井去放置它呢？我認爲那些鋼桶用來貯藏另外一種軍事物資，並非只是貯藏鋼鐵，此外，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以鋼貯鋼，故此我發生懷疑，現時我十分誠懇的向阿爾袞博士多問一句，究竟鋼桶裏面放置一些甚麼寶貴的戰爭物資呢？」

阿爾袞聽了，趕快解釋：「楊格少將，我只是奉命而行，假如鋼桶之內，另有別的重要軍事物資放置，我不知情，並非奇事，因爲我的任務只是在七星灣海底掘井放置它，任務完成，便即引退。我並非永遠看守它，故此不想亦不敢向上峯問長問短。」

楊格少將想了想，說：「看來這件事情可能有些古怪！我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你必然可以回答，請告訴我，那一個長官把這一項任務直接交到你的手上呢？」

「把這個任務直接委托我辦理的一個人，就是列根總統。」阿爾袞很率直的回答。

楊格少將吃了一驚，說：「列根總統直接把這個任務委托給你，因爲你是智囊團的首腦，不足爲奇，可是，這個任務沒有透過國防部就交到你的手上，顯然是含有機密性質的，說不定在鋼桶裏面放置的東西係氫彈，並非鋼鐵，讓我重覆講一句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用鋼桶貯藏鋼鐵。」

阿爾袞逼於表明態度，說：「楊格少將，我只知奉命掘井，放下鋼桶，上面再加一層防火塑膠板，別的事情絕不知情，一切辦妥，列根總統親自到來查驗，到時我跟他一起離開，假如你有甚麼懷疑，不妨當臉問他。」

「是的，你只能把自己所知的資料說出來，我不會勉强你說出另外一些你自己也不懂得的秘密，不過，你剛才說的一句，却令我大感興趣，鋼桶放入海底的深井，海水有五六十呎深，照理沒有一種光焰能夠投入深海使它焚燒的，爲甚麼列根總統叫你在鋼桶之上加蓋一層塑膠板而沒有用水泥封閉它呢？」

阿爾袞說：「談到這個問題，我倒有幾句話想說，列根總統認爲那些鋼桶放入海底深井之後，永不啓用，故此不應該用水泥造成的三合土封閉，橫豎要加蓋一層板，索性用防火塑膠板，勝過用別的東西，它唯一的優點就是輕便，容易開合。」

「是的，這樣安排，沒有甚麼不對，不過，在我的感覺中，仍然有另外一種想法，列根總統似乎想靠防火塑膠板預防深水炸彈。」

阿爾袞實在不想多談海底深井，聽了這句話，乘機說：「我也有這種感覺，那些鋼桶所畏懼的只是深水炸彈。」

兩人暫時沒有開口，奧加拉突然說道：「我一直都沒有想過七星灣可能受到深水炸彈的襲擊，現時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一方面爲了保護海底深井，另一方面，想保護我的海豚，不能不考慮到深水炸彈，我建議島上的防衛網應該加强雷達網的措施。」

阿爾袞說：「我們不是擁有最先進的銀盤式雷達偵察機嗎？何必在地面加强雷達網呢？」

「從表面上看來，我的建議好像多此一舉，實則不然，雷達偵察機的效能勝過地面的雷達網幾十倍，問題在這裏，七星島上面僅有一架雷達偵察機，絕對不能夠日夜不停的飛行，它總有一段時間降落的，如果它停放在地面，它的效果，就大打折扣，比不上地面的雷達網，照我所知七星島的雷達網建築在最高的山頂，它可以偵察二十哩之內的動態，相當有效，只是可惜它針對高空這方面的威力不大，超過二萬呎高空的飛行物體，它就沒法偵察得到，別忘記，在空中拋放的深水炸彈可以在三萬呎高空投下的，我認爲把雷達網加高兼且加强，使它可以偵查到三萬呎高空，那就更妙，此外，還要配備密集射擊的高射炮和機槍，一旦發覺深水炸彈從高空墜下，即時發射，如果阿爾袞博士同意動用剩餘的資金，還可以在七星灣深井的上空裝置闊大的防空網，令到深水炸彈無法在水中爆炸。」

阿爾袞說：「我很樂意把剩餘下來的款項作爲上述各種防禦深水炸彈之用，如果楊格少將同意，不妨立刻把它實施。」

「我當然是完全同意的，既然加强島上的防空設備，又不必由我申請國防部付款，求之不得，怎會提出抗議呢？如果要進行這種活動，最好立刻進行。」楊格少將很興奮的說。

研究冰彈的有效對策

有了足夠的款項，甚麼工作都會進行得很順利的，根本上、加强防空措施或者添置槍炮，有錢就可以買，立刻安裝起來，故此奧加拉提出來的辦法很快就變成事實，在一個月之內裝妥，另一方面，阿爾袞的任務也在一個多月辦妥，所有鋼桶從海軍部的水機運來，運送途中，還有戰機護送軍艦保護，一切順利，三個高層人物聯歡，慶賀這件事情。相當奇怪，阿爾袞說過一切辦妥就由列根總統到來查驗，他已經呈報，列根總統始終沒有到來，因此阿爾袞覺得十分焦躁，特別是所有科學技工以及抽水的工人全部離開七星島之後，他更加不安於心，好像大禍臨頭，無可避免，往往徹夜失眠。

島上所有人，跟他最談得來的一個人就是奧加拉，奧加拉介紹他去看島上最有名氣的醫生卜能博士，又從卜能醫生的口中獲悉他因爲情緒太過緊張，患了神經衰弱，很是難過，跟他再晤的時候，除了循例安慰他幾句之外，很誠懇的說：「阿爾袞博士，最近你滿懷心事，朝思暮想，以致病倒，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應該替你分憂，到底你担心一些甚麼呢？不妨說個詳細，也許我可以帮忙你應付各種困難。」

阿爾袞看見他這樣眞誠，有些感動，說：「我的確是心事重重，以致患病，我覺得勢孤力弱，很難應付眼前的形勢，不能不向你吐實，不論如何，請你替我高度守秘。」

說順了嘴，阿爾袞把「冰彈」的威脅和盤托出來，補上一句：「照情形看，我們沒法抵禦冰彈的襲擊，一旦毀了鋼桶之內的鉛，使它變薄，貯放在鉛桶裏面的鈾礦礦漿就會發揮强烈的輻射綫，鉛桶沒有裂開，七星島上面的人以及海豚，全部死個清光。」

奧加拉心上一沉，說：「這樣重要的事情，爲甚麼你不早些說出來呢？」

「我沒有早些說出來，因爲我的任務只是負責在七星灣的海底掘井，完成任務，便即離開，假如列根總統認爲我離開七星島之後，一切由楊格少將負責，他想對少將說知，到時他自行開口，不必我多費唇舌，現時總統遲遲不來，我不能夠在他沒有駕臨之前，擅自離去，故此向你吐實，並非我辦事胡塗。」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找楊格少將磋商。」

奧加拉說完，拖他一起謁見楊格少將，三個人在密室之內暢談。

楊格沉思了一會，說：「看來我們不單是要對付深水炸彈，還要對付冰彈，究竟冰彈是怎樣子的一種秘密武器呢？它最厲害的特色是甚麼呢？請你不厭其詳的盡量說出來。」

阿爾袞逼不得已，說：「冰彈其實應該稱做爆炸冰，它本來是一種强烈的炸藥，跟氧氣接觸，立刻爆炸，由於它包裹在一塊薄薄的塑膠膜之內，最外邊的一層係冰，稱做冰彈，未嘗不可，這種秘密武器在空中不會爆炸，一定要落在地上或者落在岩石上面，用冰造成的外殼跌破，炸藥

跌出來，跟空氣接觸，然後爆炸，故此它要隱藏在雨點中，慢慢的下降，它最可怕的一種特色就是細到有如一滴水的冰彈，一經爆炸，可以把八層高的一座大厦炸到倒坍。」

「如果冰彈落在水中，它會不會爆炸呢？」

「大概會爆炸的，因爲水面跟它接觸之際，仍有力量使它外邊那一層冰溶解，即使它不是立刻爆炸，冰溶之後，仍然爆炸。」

「你說的冰彈外壳係一層冰，它究竟是天然的冰呢？抑或人造冰呢？」

「我不懂得那麼多，只是知道它的外壳一層冰而已。」阿爾袞說。

奧加拉插嘴問：「楊格少將，你認爲它的外壳是天然冰抑或是人造冰，有分別嗎？」

「當然有分別，如果它是天然冰，可以利用高空的雨點結冰，飄下地面，即使我們使用銀盤式雷達偵察機也會看不出來，因爲高空沒有飛機，反之，它是利用人造冰製成，然後帶到高空拋下，必須一架飛機負責，另外還有幾架戰機掩護，到時我的雷達偵察機可以預先發覺，它沒有飛到七星灣垂直的一個位置之前，不會投下冰彈，我們仍有機會把它擊退，別忘記，我們所居的七星島，雖然屹立在大西洋，它跟美國本土的甘乃廸角機場，相當接近，隨時有大批的戰機截擊，包管敵人逃不了。」

「眞是抱歉，我至今仍然沒有弄清楚它的冰殼是天然抑或人造冰。」阿爾袞說道。

楊格少將很鄭重的說：「即使在七星島，也可以接駁美國本土的無綫電話，叫他們跟長途電話聯接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直接跟列根總統通話，阿爾袞博士，請你立刻用長途馬話問問總統，那些冰彈的外壳究竟是天然冰抑或人造冰。」

阿爾袞點頭稱善，立刻去做，電話接通了，出乎意外的列根總統說：「我知道你想問的是甚麼了，可惜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樣子的一種冰　你應該記得起來，我們獲悉最神奇的武器當中有冰彈這種東西，只是根據東非大裂谷的情報站報告，他們還有照片附連在一起，送到華盛頓，並非我們目擊，故此我不能夠確確實實的回答，你所提出來的問題，儘管如此，我仍可以對你說知，上次你跟我同在華盛頓的秘密武器實驗場所看見的冰彈係人造冰。」

總統反問他的工作程序，阿爾袞說：「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預算四十天之內，全部工作完成，海豚也送回七星灣，照常過活，有一件事情我想順便告訴你，你說過我有權運用挖掘海底深井剩下來的經費，移作其他用途，由於我們幾個屬於七星島的高層人士同意，爲了預防七星島或七星灣將來有可能遭遇敵人空襲，投下深水炸彈，故此我把剩餘下來的經費購置各種防空的軍事器械，包括擴大的雷達網以及高射炮或者密集射擊的高射機槍，此事我已經辦妥，只是循例向你報告而已，你的意思怎樣？」

列根總統沉默了一會，說：「很好，我也同意這樣做。」

稍停，他忽又開口：「阿爾袞博士，你憑甚麼理論根據推想到對方第一次投擲冰彈，把七星島看做進攻的目標呢？」

「關於這點，我們已經集體研究過，認爲有三個屬於理論上的根據，然後作出如此推想。首先，敵人沒有把冰彈放在戰場上面使用，先行選擇一個目標，突然偷襲，看看它的成績是否理想，七星島以及七星灣是他們認爲理想的冰彈試驗場，因爲它孤懸海上，並非貼連美國本土，不愁美國戰機圍攻，第二點，七星島挖掘海底另築一個深井，工程浩大，動用幾百個工人，其中還有些工人係科學技工，對金屬品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假如他們當中有人是不穩份子，把情報賣給蘇聯，就使七星灣加强了被空襲的可能性，此外，還要從另一方面着想，由於七星灣係美國訓練海豚的基地，蘇聯的國防部可能先發制人，一夜之間，把五百條海豚殺到一條不剩，如果他們眞是這樣想，七星灣就是冰彈投擲的目標，縱使它無力使海底深井所貯藏的軍事物資爆炸，必然可以殺死海豚，憑着這一連串的推想，我們預感到不久之後的七星島以及七星灣，必有一場浩刦，一夜之間，冰彈從天而降，還有深水炸彈一齊拋下來。」

「這些推想很有價值，你們有沒有做好消極防禦的工作呢？」

「有的，積極防禦方面，就是加强防空措施以及擴大雷達網，至於消極的防禦，我們把七星島原有的防空洞擴大到可容三百人，洞內貯放着一個月的食物和食水，隨時躲進去，土人居住的另外六個小島，不是對方進攻的目標，故此我們沒有顧及。」

「阿爾袞博士，你很有頭腦，成績斐然，値得嘉獎，我現時很忙，遲幾天再來看你，假如七星島受到空襲，不管它是否碰上了冰彈，立刻向我報告，此外，防患於未然，你們不妨在事前跟美國本土甘乃廸角的空軍基地聯絡，叫他們撥出一部份戰機，隨時出擊。」

列根總統說完，掛斷了電話。

阿爾袞博士把那一番談話錄音，電話結束之後，他就把錄音帶啓播，讓楊格少將以及奧加拉在旁傾聽，研究列根總統的心態。

楊格少將有些緊張，說：「你說總統所講的話看來，他已經預想到七星島必然被人投擲冰彈了，大概他想更爲深入的瞭解那些冰彈的傷害程度，倘非如此，他不會注意到我們採取的消極防禦措施。」

奧加拉說：「列根總統雖然沒有正式回答我們提出來的問題，只是告訴我們，美國的科學家也懂得製造同類的冰彈，而且做過試驗，由於他說自己製造的冰彈用人造冰作爲外殼，那就反映出蘇聯的冰彈也是使用人造冰做外殼了，可能是人造冰製造出來的時候，投下一些化學品，使它比較天然冰結實，不至於在半空自行裂開，發生爆炸。」

楊格少將說：「既然我們確定了對方如果投擲冰彈係使用人造冰做外殼，必用巨型運輸機把它在高空投擲，他們出擊的一晚，一定有戰機護送，我想預先知會甘

乃廸角空軍基地的負責人，請求他們備戰，我想把列根總統交談的錄音帶在空軍基地的機密室播放，最好阿爾袞博士同行，你們是否同意我這樣做呢？」

「我完全同意。」阿爾袞以及奧加拉異口同聲的說。

備戰的工程已經做到足，可是，敵機何時駕臨呢？仍是未可預卜，他們覺得被困在隱形防空洞之內，十分煩悶。

有一天，三個長官聚在一起喝酒，隨意交談，楊格少將偶然想起一個問題，說：「阿爾袞博士，你認爲怎樣的天氣才是冰彈襲擊最佳的情況呢？」

「寒冷、微雨、或者雪花飛飄。」

「爲甚麼你沒有說它可能是大雷雨之夜呢？」

「我認爲大雷雨可以掩護冰彈，但却對戰機不利，更加重要的還是雷雨之夜視綫模糊，雷達探測器也打了一個折扣，到時我們的雷達偵察機雖然效果較差，他們在萬呎之上的高空也不易探測得到地面的景象，如果他們白茫茫的投下冰彈，全部丟在海裏，化爲烏有，那就大失原意，他們不想胡亂出擊，故此我認爲大雷雨之夜並不符合進攻的理想。」

「是的，你的見解不錯。」楊格少將說。

當時他們只是隨意交談，想不到五天之後，天氣變冷，正是大雷雨，冰彈突然凌空而降。

最不幸的是這一點，冰彈沒有降落之前，草地上面有一排明亮的火光，彷彿指示冰彈降落，雖然楊格少將接獲草地起火的報告，趕快派人撲滅它，仍然沒法阻攔冰彈降落。

他們看見岩石發生爆炸聲，又看見七星灣的海面有一撮撮的火光，不久，便即熄滅，趕快通知甘乃廸角機場，十二架戰機起飛，需要十五分鐘過外然後抵達七星島上空，對方任何一架飛機已經飛走了，撲了個空，只好飛回甘乃廸角的空軍基地去。

翌日檢討，他們發覺七星島受到的損害很是輕微，不過，七星灣所養的海豚就死個清光，海水也有毒，由此聯想到隔晚投下來的冰彈當中，必有毒彈在內。

奧加拉獲悉此事，氣湧如山，說：「我們預測敵人不會在大雷雨之夜出擊，他們偏偏在雷聲最大雨聲最密的一段時間出擊，眞是出乎意外。令我們最失望的就是草地無故起火，那些火光特別明亮，在雨中也不會熄滅，只是我們發覺它之後，撥沙把它弄熄的，顯然那些火光是信號火的一種，必有奸細混和在我們的營地，我要把他抓出來，親手殺掉，替五百條海豚報仇。」

楊格少將說：「我一看就知道它是信號火，只有特務份子才知道怎樣使用它，不過，你說奸細混和在我的士兵隊伍之內，我却不同意，因爲七星島一向不受敵人重視，所有士兵已經共同生活了三幾年，我認爲他們沒有一個是奸細，如果有奸細，必然是阿爾袞博士挖泥掘井僱用的工人，甚至有可能是科學技工。」

向阿爾袞博士望了一眼之後，楊格少將繼續說下去：「挖泥掘井的工人，大部份是七星島範圍之內比較落後的幾個孤島的土人，他們不可靠，另一方面，熟識爆破技巧的科學工人，可能把定時炸彈的原理套入信號筒之內，使它定期燃燒，因此之故，我認爲工人或技工比較士兵更加值得可疑。」

「對了，我也是這樣想。」奧加拉說道。

他們的矛頭指向阿爾袞博士，阿爾袞不能不講幾句話解釋，此外，他還把這一次遇襲的不幸事件歸於七星島的戰機，說：「發覺地面有火光出現，已經知道敵人必來偷襲了，七星島的銀盤雷達偵察機應該冒雨起飛，那時敵機還未離開上空，一經覺察，立刻通知甘乃廸角空軍基地，同時下令十二架垂直戰機升空，糾纏對方的戰機，那就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夠逃走得那麼快，亦即有機會使甘乃廸角起飛的戰機飛到此地上空，不至於失去攻擊目標。」

這番話含有責備的意味，楊格少將逼於開口：「你們並非七星島的守軍，還沒有很清楚的明瞭那些戰機的性能，垂直戰機是由直升機加上機槍，另外配合飛彈改裝而成的，它只能夠在六千呎以下的空中作戰，如果敵機在高空一萬或八千呎的空中活躍，它就沒法應付，升空作戰，等於送死，此外，銀盤式雷達偵察機完全不能夠作戰，它單獨升空，萬一對方的戰機在高空放射飛彈，它就完了，我不能夠冒這個險把七星島所有飛機在一夜之間全部毀滅，關於這點，請你原諒！」

失敗的戰役往往是互相推諉責任的，他們三人的態度，也是如此，唯一可以慶幸的只是這一點，那一場戰役雖然是一面倒，七星島的守軍只是捱打，但却反映出了冰彈的威力並非預測的樣子那麼厲害，它投在岩石，只能引起少許爆炸，投入海水，完全沒有威脅，只能炸死幾條海豚，大部份海豚是毒死的，不是炸死，藏在深井的鋼桶，安然無恙。

由於局勢並不明朗，故此阿爾袞在長途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這一場戰役，只是寥寥數語，還說冰彈的威力有限，不過炸死幾條海豚，另外一些海豚是毒死的，與冰彈的爆炸無關。

列根總統漫不經心的說：「很好，你們做得很好！」

他沒有再說甚麼，隨即掛斷電話。

他們以爲這個局勢可以暫時穩定下來，太過樂觀了。

就在打完電話之後第三天，忽然大禍臨頭。

那一晚月色很好，沒有雨，風勢相當大，他們忽然發覺靠近七星灣的山石上面，有一片青色的光，沒有火，有的是星光，顯然是有人把燐光粉塗在石上了，就像是夜光錶一樣。

這一驚非同小可，楊格少將立刻下令，由垂直戰機保護銀盆式雷達偵察機升空，各人都意味到敵機即將侵犯，同時有冰彈從高空跌下來。

他們的估計相當準確，可惜把敵人估計得太低，雷達偵察機剛剛升到了空中二千呎，並非太高，發覺在萬呎高空有二十多架戰機，並非自己人，趕快向美國本土最接近的機場求救，已經太遲了，四架高速戰機從高空俯衝下來，稍爲接近，便即發射袖珍火箭，首先把七星島派出去升空的四架戰機打落，最後，毫無戰鬥力的雷達偵察機也被擊落，在美國戰機沒有抵達之前，投下許多冰彈，逃之夭夭。

那晚敵機投下來的冰彈比較上次投下來的冰彈厲害得多，岩石碰上它就片片飛射，它投入水中十呎，仍可爆炸，在水面湧起了一片火光，七星島剩下來的垂直戰機全部停放在隱蔽的岩洞之內，然後僥倖保存。

七星灣的海底深井，沒有受到破壞，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事後楊格少將請來國防部調派二十四架最細而又速度最快的戰機，留在七星島，負責守衛，不過，效能極高的雷達偵察機，已經失去，國防部不允調派另外一架同一類型的偵察機前赴七星島，理由是該地已經變成了戰場，那種偵察機是龐然大物，不易保護。

七星島第二次受到冰彈襲擊，因爲石地之上有燐光出現，顯然島上有奸細，主要的大島有八百人居住，附屬的六個島，合共有三千多人居住，誰是奸細呢？防不勝防！

最後一次瘋狂的襲擊

阿爾袞循例作第三次報告，想不到列根總統的態度，仍是那麼悠閒，他比較任何人焦躁，預先感覺到海底深井必然被敵人破壞，却又無可奈何。

命運要註定發生的災禍，必然發生，在另外的一晚，狂風暴雨，只憑地面的雷達網，沒法偵查到高空有甚麼活動，完全沒有黑影在雷達的反射網中出現，不可能胡亂派遣戰機升空，因此之故，他們突然看見空中有一團白光出現，知道它是敵人投下的照明彈，立刻派出戰機升空，同時出動高射炮以及密集射擊的機槍應戰，已經屈居下風，敵機絕不停留，誘惑美國戰機跟踪追殺。

就在那一瞬，有一架特別巨型的戰機從幾千呎的空中俯衝而下，它的外殼似乎是特別製造的，高射炮打不中它，密集射擊的機槍，不能夠使它粉碎，眼見它以垂直姿勢衝下七星灣，隆然一聲巨响，海水翻騰，水中有許多處火光射出，各人看了驚心動魄。

那一架俯衝的飛行物體，其實不是飛機，它沒有機翼，也沒有機尾，只是一枚好像飛機的深水炸彈！

一共有五枚飛機型的深水炸彈從空中擊落，只有一枚被地面的高射炮擊中，在空中爆炸，其餘四枚，全部投入七星灣內，海底的深井爆破，巨大的鐵桶被爆炸之後浮出海面，有如一個個浮屍。

飛機型的深水炸彈向下邊拋擲的時候，空中已經有幾百個冰彈落下來，那些冰彈有一部份在低空爆炸，有一部份在石上爆炸，一炸就有火，因此之故，整個七星島高處或低處都有火光射出，甚至海面也有火焰，空中爆出一片火花，蔚爲奇觀。

那一場戰役拖延了三個鐘頭然後結束，阿爾袞臉如土色，對楊格少將說：「完了，我千辛萬苦掘出來的海底深井，已被炸毀，存放的鋼桶也被炸爛，實在沒有臉孔去見列根總統。」

楊格少將說：「我在最後一次離開七星島進入國防部，部長把一封密函交給我，說是列根總統留下來的，一定要在七星灣的海底深井爆炸，海面浮起了鋼桶，然後叫我把它交給阿爾袞博士拆閱，現時已經是最適當的一段時間，請你拆開它看一看。」

阿爾袞驚奇不已，當衆拆開它，那封密函果然是列根總統親筆寫的，大意如此：「放置在七星灣海底的東西，確是用不銹鋼包住的純鋼，沒有絲毫輻射綫物質，你們不必驚慌，我這樣做無非誘惑對方使用冰彈向我們進攻，到時我有藉口，用冰彈回敬，向對方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或者大後方出擊，他們挑戰於前，受創於後，吃了虧也沒法埋怨我！

「至於製造氫彈物質，另有更加巧妙的地方收藏，不必担心。

「七星島被破壞的戰機，或其他防空設備，一概由國防部撥欵重新添購，死去了的海豚數字，由另外一個海豚訓練基地，把同樣多幼豚送到七星島，重新接受訓練。」

原來如此，各人笑逐顏開。

上述的冰彈浴血戰只是另外一塲大戰的序幕，美國空軍打算在甚麼時候向莫斯科展開報復性的行動，以冰彈回敬呢？將來的美國冰彈打算投在甚麼地方呢？它可能投在蘇聯堪察加空軍基地，也有可能投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區！

（完）

兩期完武俠故事

碧血魔影（上）

鐵翅・文　可飛・圖

壽宴之夜　兇案頻生

今天，是名滿中州的武林名宿、硃砂吼彭時逢七旬大壽的好日子。雖然，彭老師在廿年前，已隱居在千尺崖，雙松坪的祖傳大屋內。不問世事，也不見武林朋友。除了眞正的有限幾個老朋友，或者得其許可的少數武林小輩，其他，就祇有彭老的本門子弟，及其後輩可入彭家大屋。不過，也不一定能見得他老人家。

七旬大壽，「人生七十古來稀」。就算你不想太熱鬧，自有他的兒孫輩代他發帖，請人。老人是習慣安靜，可是，人老了，也不太能令小輩掃興。反正是不用自己麻煩，讓他們去辦吧。自己到時候，總該有幾個老朋友，找個地方，盃酒言歡，談談往事——

想起老朋友，彭老是有不少感慨，也有不少唏噓。眞的，老朋友是越來越少了啊！雖然，人生在世，難免，不，簡直是免不了的有生必有死，可就因爲自己活得太老，太久了，因此，反映出，有不少位是活得太促，也太短了。老的朋友——實在剩不下幾個了！借此機會，聚聚，談談，倒也未可厚非。

今天，是正日子——人，是來了不少，老人不禁更多牢騷了。老一輩的，碩果僅剩的，祇有了一個。其他，全是第二代，三代。連四代五代也有了！彭老是手捋白鬚，眞想哭出來。拜壽，拜壽，拜的什麼樣的壽啊？說實在，是個諷刺。諷刺你個老頭子，爲什麼還不死……

忙了個沒頭顚倒，晚宴時，彭老算是脫了罪孽，這才算是自己的人了。他是命令了大媳婦穆紫貞——自從彭老的老伴過世後，這個家，早已由穆紫貞在當了。端整了幾樣清淡，可又極精緻的菜餚。再溫上幾壺好酒。老人得與另一個老人洪星嶺抵足長談。

奇怪的是洪老有着一份愁容——

「老洪啊，什麼回事啊，看你進門時，就是一張哭喪臉。老哥哥人老，心不死，眼不老啊。我可是一看就看出來，你是有些個心事？並且，不像是來拜壽喝壽酒，倒好像是來哭喪、吃豆腐飯……

旁邊侍應的大媳婦可就有些不滿意了。心中有話：老人家，你可是沒事，將個災灾往頭上套吶。大好日子，雖說時辰已過，也不該說這種沒趣話啊！所以，插了一嘴：「唉呀！老爺子，你倒眞會向自己說吉利話。眞，圖個什麼啊？走吧，洪叔叔——」

老人可笑了，笑得十分輕鬆：「兒媳婦，你是咱們彭家的當家人啊。別以爲老人不善於說詞，唉，想當年，你阿公老人家是個俏皮精呢。說幾句笑話，還算犯了什麼罪？其實，唉，我是眞有些活膩了！老洪，眞的，記得五年前，你還來看過我——還帶來眞正的洞庭劍南春。但是，你啊，說給我聽，老岳、老風、老莿——過去了——當時，我心中一痛——然後，你走了。我馬上叫我孩子慶丕、慶環去打聽，去查問，我眞希望有些個後裔，能找到。不想，一個也找不到，好像是一死就完那樣——

「三年前吧，老金又來啦，祇說，江湖上出了條孽龍，我以爲，出了個小輩人才，不是個壞事，再說，老哥我是早已不理江湖事啦，又就不放在心上！

「今天，是孩子們多事。好吧，由得他們，我是一個勁的望。望什麼，老朋友，哈哈，祇有你一個——什麼？還是心事重重的，嗯，有事吧？怕死啊……哈……哈……」

「好，老哥哥，你說說，也問問，我說吧！金茂，林雄……也——死了——」

啊——怪不得——祇有老朋友了。

「死得可眞慘——一家，全死——而且，爲了拜壽，拖男帶女的！好，死在一快兒！」

「啊！」老人可瞪住了洪星嶺。抖戰的說道：「你……那會知道，全家，全家慘死？」

「因爲，我看見。而且，還由我親手葬了！」

沉默了！除了燈火偶然的爆聲！四週是一片沉寂。

彭老是個老江湖。別看他廿年足不履江湖。但是，他的孫輩，可還在江湖上出沒。還有，開始這幾年，依然有老朋友來拜訪，來談論。可是，他想不出，自己得罪了什麼人，而有人不陰不陽的破壞自己的大喜壽辰。

殺了金、林兩家人，分明是有意示威。而且，殺人的，也決不會就此罷手！

彭老是個有名的老智囊啊！他足智多謀。他決不能束手就縛……他是悄悄的對穆紫貞說了幾句。雖然，大媳婦不以爲然，但在老人的淩厲眼光下，她不無有些不滿的，走了出去。然後，可聽得老人與洪叔的笑語聲。看來，老人算是心有所屬了，回頭一想，唉，讓個老人安安心，何不順老人意？所以，她去看丈夫彭慶丕了。

不想，彭慶丕反而來找你了。

「紫貞，裏邊沒事吧？」

穆紫貞是個萬分機靈的人，聞一知十。嗨！這一聲「裏邊沒事？」反映出外邊是有事了。她不禁神色一凜的，詢問着，外面出了什麼事？

「是仇伯祥，他！不知什麼一來！死了！」

穆紫貞幾乎立脚不穩，仇伯祥是自己的舅父的弟子，得意弟子之一。穆紫貞之舅父憑仗三環套月，銀戟鐵鐧而威震江湖。去年，他是得了個怪病歸來。舅母是認定，煉功太猛，氣岔外道，形成了個抖戰，瘖瘂之疾，不滿百日，死了……當時，仇伯祥可有些看出來，師父是給人暗算致命。他說過氣話，他也要代師父報仇。那想到，自己師仇未報，反而——今天死在彭家宅中。

如何死的？沒人知。祇是他去了次茅厠，好，待到衆人發現，咦，那會這多時間不回來，他的師弟童天英還在笑話的說着：「別摔下了茅厠……」然後，他下了座，他想找師兄。瞧，仇伯祥來了。脚底劃着八字，面孔漲得血紅，口中不知在講些什麼，衆人以爲他在開玩笑，童天英是本來已下了座，就這樣，他走上前去，向他拍了一下肩頭。不料，這一拍，拍出了事——

仇伯祥突然的變了，變得如兇神附了體。一個大盤旋，口中呵呵作聲的，伸手就打！在座人！此地是第二代的聚會所，兩桌人是個個與彭老非親即沾故的，也可說，個個是江湖上的能手。他們沒個人能相信出了什麼怪事，而是以爲仇伯祥發酒瘋。嗨，看，仇伯祥的出手發招，多有尺度。他是在表演，衆人哈哈大笑，有的還在喝采呢！讚揚仇伯祥的功力驚人。不對，不對……首先是童天英看出蹊蹺，其次是彭慶丕也有些覺出不妙。想阻止，却也來不及了，祇見仇伯祥一個「旱地拔葱」，身形似乎平地起了股狂瀾般，直竄半空……又一聲極苦痛的號叫中，仇伯祥有上竄之力，竟然毫無下墜之勁。人，會莫明其妙的摔下，並且，四肢平攤的，硬生生的摔下。

「嘭」的一聲，震人心肺的重物墮地聲，人們已起了鬨。一個個圍聚在仇伯祥身前觀看，祇見仇伯祥滿口是血！「快！走，有……大對頭！」然後，可憐，他四肢再一挺！大口鮮血噴出——死了！

穆紫貞是個多歷事故，多經風波的女人。她雖是個女人，可是比一般江湖男子漢更穩，更狠。她說從不以爲自己可以天下無敵，她也明白江湖上的奇才怪客多的是，目下，是自己運程高，這才令她們睥睨羣雄，一家團聚。可是，眞的會有一天，兇星奪了命，惡運當了頭。江湖人是決不可避免損傷，或者死亡。

不過，自問自己一門，自娘家到夫家

，沒做過半件昧良喪理之事。江湖道的一切規例，她們是奉行不渝。還有，是好事，他們決不退後。老公爹更是個惡在面上，而心地慈祥的人。他決不會開罪他人，他更不肯做半件與心有違之事，那會有人找上門來？

金、林之事，引起老人驚覺，自己還以爲太過慮。而今看來，事情可大有可慮了啊！

穆紫貞與丈夫彭慶丕淨走淨商量，第一：當然是不能給老人知道。如果，這些江湖仇殺之事，他們也不能担當料理的話，那麼，姓彭的，難道除了彭時逢之外，就沒個能担當大事的？

穆紫貞心中有話，不過，她說不出口。看來，來者不善，非但自己無法料理，眞可能，連個老人也無法可以料理吶！

果然，當兩夫妻來到了其昌堂時，穆紫貞到底是女人心細，首先，她看見了其昌堂三字匾的中間，昌字之上，頂了個鬼面頭子！也即是新春時間，孩子們玩的面具。祇不過，這個鬼面的獠牙上，仍有血跡隱然。

好，這是個綫索，穆紫貞的輕功極佳，她是一個燕子抄水式，人已飛上。而又一個雁落式，手中已將個鬼面頭子帶了下來，血，是眞的人血，還有，鬼面頭子的後面空間，却藏了張紙條，打開一看——個個倒抽了口冷氣。

是血紅色的字，有着每個人的姓名，分列着一、二、三、四、五行！第一行人名，祇有兩個，彭時逢與洪星嶺。第二、三行人名最多，第四有七個，第五行祇有三個，正是彭家的最小一代，通字輩的三個小孩，最小一個才三歲！最大的，也不過五歲……

並且，在仇伯祥的名字上，有了條粗杠……

穆紫貞是個心細如髮的人啊，她立即想到，鬼面頭子是放上去不久，並且，根本是乘衆人七咀八舌的，自互紊亂時，爲人下的手，殺人者，可能還在這廳堂當中。好個穆紫貞，她是打一個眼色，人如一縷輕烟般，又在上了橫樑。她希望能看到一絲踪跡。不想，你快，人家更快，祇覺面前一股勁風撲面，穆紫貞家傳玄女掌，立即抖出。總以爲，無論如何總得阻住來人，看清個面容。不料，「嗨」的一聲响，自己的玄女掌算是打向了個裝了水的皮袋，反而是人家的一股勁風壓來，鼻中微聞一股血腥之味。好個穆紫貞，本來，玄女掌能攻善守，一下打中的是邪門邪勁，立即迎掌變式。好就好在樑間，雙方的佔地不多，因此，誰也無法全力而爲，玄女掌又是以至柔尅至剛的招式。來人雖然陰狠厲害，他可想不到穆紫貞，功力不乏。還有，一招不能如意，來人是劈手的將那張紙條奪去。其實，他的來意是在紙條上，他不想爲人看出更多的綫索，然後，一陣極刺耳的怪笑中，那麼多的人，會無法阻住此人，由得他搶出外圍，沒入黑暗中，揚長而去。

如果，他們敢一拚，如果，他們那多人敢全力一阻，或者拚全力出擊，追阻，或者，此人即使走，也得留下些綫索來。但是，他們有些亂，仇伯祥的死，令他們有了個恐懼感。因此，他們是看的看，望的望，望着此人走了。再問一問，看見此公之面容否？沒有，身長身短？不知！除了聽到他的笑聲，還有，一身白袍之外，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穆紫貞祇有搖頭的份，即使她多經事故，即使她臨危不亂，但是，她能想出個什麼好辦法來……送他們！那些來賓平安無事出彭家宅？

來者是客，她是連句不滿的說話，也講不出！

彭慶丕又如何？他是傻了眼。眞，他是希望追出去，不過他却怕妻子不知受傷了沒有？他在進退兩難時，來人却快如飛風的，走了，在場人，不是自己的至交，就是與彭門有親帶故的第二代。他們是來吃喜酒的啊……而今，將他們牽在個死亡漩渦中，試問……他還好意思說什麼不好聽的說話？

且慢，彭家幾時招上了個如此的對頭？彭慶丕想不明白。即使想與老父親商量吧……請問，人面不知，來歷不明，老人家能明白嗎？他能說出個三清四楚嗎？更有可能是，不說還好，一說啊，這多人讓個莫明其妙的來人，鬧了個七顛八倒，還說不出個名堂來，有多丟人？讓老人聽了，該有多少個不滿意。

表面上風平浪靜，而今的彭家宅依舊如此。但是，暗地裏，可讓人感到，有股劍及履及的森嚴氣氛。

有不少人在担心，是的，那些個來喝喜酒的三輩弟子，他們比較的滑溜，他們也透着些機靈。目下，這一間西偏屋的客舍中，就有着三個人在暗暗嘀咕……這三位是彭老二慶環的記名弟子，本來是華拳門下的好手，開了間揚威鏢局。七年前，在黑松崗碰見了黑道中的煞手，獨眼魔手韋天得。三位是讓個韋天得困了個密不通風。堪堪的韋天得要下魔手殺着時，彭慶環剛巧路過，看着三位鏢頭，還算是條英雄，他出了手，彭慶環施展了家門降魔七杵，將個韋天得打得吐了血！他走了，而三位華拳門下，查璜、鄧青、朱君浩死活的叩了頭——算入了彭家的門。

今天，他們誠心來拜壽，可更有心的希望得些好處。所謂好處，是學得一招半式。不料，怪事迭來，死了一個，又看到了對頭的神技，三人怔住了，果然，這江湖上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說實話，三人不是見異思遷。而是，希望脫出個漩渦外。再說：頭已叩了，鏢局中還有事。還有，他們早已向幾名師父母辭了行，現在，說走就走，不必在此等打、等了個殃及池魚。所以，三人希望走了。更希望放個夜站，早些回到家中。

三人是拜了又拜，叩頭又叩頭，這才離開了彭家宅。奇怪，當三人起步時，查璜依稀聽得：「別走——」兩個字。查璜問了問其餘兩人，鄧青、朱君浩是搖了搖頭。看來，是自己聽錯了。

三人離開了彭家宅，走了不到半個更次，哈，涼風習習，明月當空，眞是個趕夜路的好時光！

「啊，兩位賢弟，想想，這事可眞有些奇怪！」

「有啥奇怪了？」

「彭家，是中州有名的人家啊。是誰吃了豹子胆敢上門惹事？唉，如果，不是家中有事脫不開身，眞想瞧個明白……不過——」

「不過，我們……唐，眞有些不好意思！隨便怎樣說，我，始終覺得有些昧心……」朱君浩說着良心話。

「唉，朱三弟，憑心說，仇伯祥的功夫如何？但是，他又如何？那位大師母：唉，還不是讓人一個照面，就給打了下來。眞，我看這個對頭的手法，身法，透着些——」

「鬼味！」查璜接了鄧青的話—

對！三人可全有了同樣的感覺。雖然，他們並不看得太清楚，不過，此人的身手，實在有幾分鬼味。而人的身法，練得如同鬼魅，這就可怖了。

「回去！」

哦，那來的鬼叫？不錯，這兩個字眞像個鬼叫！三個人剛在說鬼，馬上來了聲鬼叫，你說，該不該跳那麼一跳！三個人即使不行，到底在江湖上奔走有年，他們當然會明白，來了對頭。

「是那位前輩老師父……請出來一會！」查璜是個大鏢頭，可說話是挺有個分寸。

「不見的好，見了，唉——」嘆氣聲是又淒又哀，又長，下面是不說！誰又會明白，見了之後眞的會如何？

「如此說來，前輩是不吝賜教？」

「對，回去的好！」

「回去有什好？」查璜可犯了口滑的毛病了。

「可以多活幾天！」語聲是越來越冷，越狠了！

查璜可不明白，老實說，不知什麼一來的，查璜會意了，那個身形如鬼的人，更會忘了他們是逃走，是不想捲入漩渦中。而今，他會越聽此人的話越不順耳。也可以說，他是越來越不怕那個口發大言的人了。

爲什麼呢？因爲，他聽出來，此人有了個氣不暢順之感。說實話，練武人，外練眼耳心，內練精氣神。氣不暢順，哈，此人之武功，好極有限，他不怕了，他要看看此人之尊容。不，見識見識此人之眞正能耐有幾何了？

「我可是個死心眼的人啊！哈，不見，心不死，哈……」

「眞的想見？」

「不見可心不死！」

可憐，查璜眞可以說一句，死了還不明白，他這是利口薄舌之過。事實上，他還在洋洋自得之時。而面前突有一股勁風壓到。咦，那會有股血腥味的。他是連個面長面短也沒看清，面前一陣劇痛，又是一股極濃的血腥味透入鼻中。他連聲叫也來不及，仰面倒地，死了！

查璜可能是一個猝不及防。鄧、朱兩人該是旁觀者清了吧！換言之，他倆該看清了對頭，不，兩人也沒看清。在他倆眼中，祇見一團白影，一股旋風，風消影散，而自己的朋友已仰面倒地。這個時候，他們還來得及顧什麼白影、鬼客。他們祇要看顧同伴。

當兩人看清了查璜的面目時！不禁大叫，這，這是人，是鬼？不，老實說，是鬼也辦不到。但見查璜的面上鮮血淋漓，而五官……根本沒有了五官。可以說，這張臉是讓人用重搥一下打平那樣，還有，還有是人的面皮，竟如生剝般，爲人整張揭去了！

三人可說是情如手足。一同師門學技，一齊開創揚威鏢局，一齊走東闖西。共患難，同甘苦。而今，眼睛一瞬，親眼目睹自己的至交死了。而且，死得那麼慘。試問；能忍得住？

朱君浩是三人中比較最重情誼的人。他一手扶住查璜，一面大叫大嚷：「出來，出來，偷襲的，不是好漢。有本領，來殺我，殺我！」

朱君浩祇管說、叫、罵。不料，一股勁風，鼻端微聞一股血腥味，還有，更可怖的是；一只冰冷的大手，在他面上四週撫摸。朱君浩一聲驚叫中，一招攢心拳，向前擊出。哦！不對，打了個空。耳聞一連聲的怪笑中，心中覺得一悶，想叫叫不出，宛如夜半夢魘般，祇能依哦作聲，實在，一句話也說不像，但是，左側却傳來了一聲極慘厲的悲號；他是聽得清楚，是鄧青的叫聲。分明，他也中了毒手——他哭了，雖然哭不出聲，他可是覺得，是在哭。有步聲，極沉重的走着，走着。他想，該輪到自己了。也好，反正三人去兩，何必留下自己一個。哈，死也死在一塊，那得感謝你！

「雖然，你也得死。可是，你比較有些良心。讓你慢兩天！不過，記住，將兩個尸身帶回去！不必問我爲什麼。其實，你是該明白，這是示衆。哈哈哈！我要他們每個人，有每一種不同的死法。懂了嗎？啊，哈哈哈—」笑聲由近而遠，而消失。但是，這陰狠殘毒的語氣，令朱天浩是心抖骨戰。自己並不怕死啊！嗨，此人的說話，可有着股令人說話不出的砭骨之寒——聽着聽着，心抖了，骨戰了，人，莫明其妙的會胆戰了。

奇怪，當笑聲消失之後，朱天浩的夢魘也莫明其妙的消失了。他能動了，他看，看沒臉的查璜，而右側，有着一人……死人，分明是鄧青。他走過去，一看，他幾乎嘔了，鄧青死得更可憐。也不知什麼手法，或者兵刃；鄧青是讓人活生生的拉開了胸膛，而五臟之腑，洒了一地。人，能有這樣的大力？他呆住了。

地上有張紙條：「速即回去！尸首示衆！」下面，有一只鬼面具。

朱天浩是血淚糊塗的，走了回頭路。當他走到彭宅時，他已暈死了過去了。

× × ×

來開門的是彭時逢老人。

老人，睡得少。老人也好打理些小家務；掃掃門前落葉，看看天明前的晨曦。然後，調氣納息。是的，眞正的武家，到了彭老的年紀，走步，緩行全可作調納之用。何況，大少奶又沒有向他說明一切。眞，連仇伯祥的死，他老人也不知道，因此，他依然照他的規矩，辦他的事。可是，讓他第一個看到了這個慘象。

老人不是個老懵懂，彭時逢可頭腦清晰，記憶清楚。他認得那個血汗模糊的人，因此，而記起了另外兩個。記得三人稱呼自己爲師爺爺的。奇怪了啊，昨天還好

好的喝酒、猜枚的，那會今晨，死了兩個？一個——他按了按朱天浩的心口，嗯，這一個還沒死。好，他是一運氣，一股極柔和的眞氣，透入了朱天浩的內臟；極快的，渡過十二重樓而注入丹田元海。

朱天浩是氣急心痛，可說是在氣急敗壞下，而脫了神，乏了力。得老人的一助力，他立即醒過來了。睜開眼一看，是師爺了。他竟然像個孩子那樣哭了！

「他倆死了，死得多慘。師爺爺，我可是不明白啊，人，有這大的力？而且，快！——簡直無法可以形容——全祇一招，得一招啊，師爺——」

老人是看清了兩具屍體的傷，饒是老人見多識廣，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對，人，那有這大的力？一招將對頭的面整個壓平，還順手揭了面皮，還有，這一個，唉，別看人的肚皮柔軟，不過，你想劃開，撕拉，也非輕易，這個對手是誰？

人，齊了。老人也不必怪責大娘婦的瞞他，現在，該商談的是，此人是誰？爲誰而來？殺人示威，目的是什麼？據朱天浩的說法是：此人，看不清楚。但，白衣白袍，人來前，有一股血腥味。

穆紫貞也有這個感覺的啊！但是，此人是誰？突然，老人眉頭一皺，眼前吐露出令人驚異的神光：「莫非是碧血老魔？」說完之後，老人的面色大爲古怪，有着三分懷疑，有七分是詫異。半晌半晌，他才悠長的吐了一口氣道：「不可能啊……」然後，他不再言語。可是，看得出，他是陷入個難以索解的思考之中了。

在塲人，雖然有的是四十開外，有的將近五十，但是，老人所說的碧血老魔，可以說是沒個人知道，更沒個人可以說出個來龍去脈來。連洪星嶺這位老前輩，他也顯得愕然不知所措。因此，在塲的人個個都希望老人能說出個原因來，誰是碧血老魔？而老魔到底有何驚人之技藝？如果此君果然是個名揚江湖的人物，不論正邪，他們一定有個耳聞。而今，沒個人知道，即使在塲人不是武林名家，也是江湖世豪，如果說：在塲人不知道的話，那麼，此人就算有什麼來頭，可也不見得大，很大——

不過，各人是看到了彭老沉思的臉上，有着一絲極奇怪的微笑，這可令他們難明所以了。

其實，彭老是在想起了卅五年前一段往事。

卅五年前，彭時逢是失踪了一個時期。沒人知道他到了何處去。其實，他是遠走了西域，到了崑崙山的克拉烏拉洞！所謂克拉，就是當地人的黑色意思。烏拉是深遠，而克拉烏拉洞，就是個極深廣大的黑洞。誰知，在其中都潛伏了個煞神兇星，也可以說是未來的武林禍胎。目前，不會有人發覺。因爲，他不會出世作惡，而不出來作惡的原因是：他仍未眞正的將全部魔經修練成功。

常言道得好，鷄蛋如此密，尙且會孵出小鷄來。試問，修練魔敎中至高無上的法門，能不會爲人所知？終於，在卅五年前，爲峨嵋修士路窮途發現了。雖說是偶一之機，却也是冥冥之中，別有因果。當路窮途發現了這個秘密之後，他苦心焦慮的想了半年，然後，秘密的發出了十張柬帖，其中有一張，就是給彭時逢。

彭時逢當時正當盛年，而他的降魔金光杵，也在頂峯之期。他知道路窮途是個極具肝胆的玄門煉士，他能發帖，顯而易見，此事非同小可。因此，他接帖即行，甚至於連成婚多年的妻子，也不通知。當他來到了崑崙山陰的長春坡時，他遇見了離朱神君、天山姥姥，丐帮主者鹿角子，武當三仙，天河雙老；明夷、郁離。還有一個，隱居北海的伏魔神尼，連自己剛巧十人。

彭時逢與在塲人，沒一個認識，除了路窮途。好在，這一次，他是爲了路窮途而來，其他人，能交的，多交幾個好友。不能交的，略一頷首，也就算了。

不料，這些人在你不知其來歷時，他們可能有着與衆不同的怪脾氣。當你與他們敍談之後，立可發覺，他們個個有怪脾氣是眞，但是，對人交友，却也是眞誠無欺。當路窮途說出了碧魔化血經時，他們個個義形於色，而且，有幾個對這部魔經是略有所聞，一說之下，就知這部魔經，決不可留遺人世，貽禍武林。路窮途說明：老魔已能煉成魔經十之七八，而其門下有九大弟子，這九個弟子，個個已有五成以上之功力。自己這方面，可能佔得上風，却也不敢斷得極準。如果，稍有不愼，那麼，十一個人沒一個人可以再回中土。

還有一件事，無論如何，不能放走一人。常言道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論是那一個，祇要爲老魔，甚或是他弟子，走出一人，就是一塲武林浩刦。所以，必需要傾全力以赴。

路窮途是佈了個天罡陣，由其中七位高手，按北斗星之位，而其餘四人作爲星外遊奕——必需慢慢的，慢慢的，將碧血老魔及其門下，全部驅入絕地，然後，一鼓而誅之。

當然，誰也不能說穩操勝券。不過，這個策略却是不錯。可是誰也不肯爲北斗之位。因爲，這遊奕四人，既具誘敵引敵之責，更具擠壓，逼使老魔等入陣之要務。在塲人個個義薄雲天，那一個肯看着同伴冒險，而自己安心殺敵的。爲了這件事，可就鬧了個天翻地覆。

最後，還是路窮途的發話，阻止了這塲無謂之爭執。路窮途是第一個發現者，十份請柬又是由他發出，當然，該由他担任遊奕一位。其餘三個，就由抽簽來決定。在全無異議下，抽簽了。彭時逢他第一個是抽中了遊奕位。其他兩個是離朱神君與武當三仙中的鴻冥劍客田英旗。好，爲了田英旗，武當另兩位可不能答允了，說什麼他們三人素來不能拆檔，幾乎將個彭時逢也剔出了圍！

尙幸路窮途再三分說，四遊奕算是定了檔。

彭時逢本來是最年輕的一個，尙幸，他自成名以來，一直以謹愼爲原則。並且，也最善於收斂鋒芒，除了路窮途是深悉其爲人外，其他的，祇知彭時逢是大俠鹿善行的唯一傳人。而大俠鹿善行却是以降魔金光杵聞名於世的伏魔宗尊者。之所以爭奪四遊奕之位，在塲人倒有一大半是怕彭時逢有所失措。可是，一上塲，他們才

明白，是他們錯了，反而是依仗了彭時逢，才能全殲碧血老魔及其門徒。

現在，四遊奕是開始進入重地，而其他七人，已按天罡北斗之位，漸漸行進。

才入洞不太遠，首先，聞得一陣一陣的血腥味。路窮途是明白，這是老魔的化血必需的步驟之一。魔頭之所以爲魔頭，於此也可見一斑。

七曲八折，血腥味是越來越重。人，如果不是個個功力驚人，就是這血腥味，也能將人給薰倒了。

突然，迎面撲來幾條血影！好在是路窮途與彭時逢雙雙突出在前，兩人一個是深明其理，而另一個却是深沉得緊的人，所以，誰也沒大驚小怪，需看清了一切，才作出手之擧。這就是兩人的成功處，反過來講，碧血老魔之所以被殲，關鍵在此一着。

三條血影，原來是三具鮮血淋淋的尸身。這三具尸身個個怒眉突目，血口分張，白牙森森，鮮血滴滴；渾身赤裸，三個人不是胸口大開，五臟排盪，就是邊脅劃破，骨折外露！試問，在這曲折陰慘的地方，莫明其妙的出現如此的死人！饒是胆魄過人者，也得有個聲响呼叫，就因爲路、彭的深沉，看清是老魔喂招的可憐靶子時，他們一個閃讓，就此滑了過去！

好，老魔中了計！

第一，還有一個徒黨在外覓靶，老魔以爲自己人回來，他放了心。第二，他自以爲伏身邊荒，練功練法，依蠻子、畜生爲對象，決不會有人來搗亂。第三，如此嚇人的地方，誰也不敢進來，即使來了，三個尸身自會逼得不明所以者，叫出聲來。祇要稍有異聲，他是立即會發現而作安排——此地，立即可以變成寸步難行的殺人陷阱。

沒聲沒响，來的是自己人。今天，一定是順手，所以早回來了！老魔還在解說，助門人練功……

殺星巳出現了，此地是個極大的平坦的所在。也可以說是座地底的洞府。四週，不知是用什麼發的火，火中也有着股腥香味，火燄是綠綠的，令此地宛如籠罩上了一層綠紗。居中，有個大血槽，槽中滿是血，血中橫臥一人。而地下，有着不少副白骨，有人骨、有牛、馬等骨……一個高大的白衣老人，一雙碧瞳，烱烱生光。而雙手鮮血淋漓的在唸着經咒。而旁立七個門徒，在你擊我打的，各各口中跟着唸經。半晌，七個人快得異乎尋常的，一個觔斗，好，祇見人影如梭的，你來我往，而老人却一聲怪笑，手中的鮮血，隨手抖出！邊抖邊向血槽中掏摸。而如此快捷而頻密的血雨，竟然無法打中七個來回奔走的白衣人。彭時逢首先看出，這七個門徒的輕功是大可驕人。

後洞已傳來了怪叫聲，分明，有人發現了自己。而碧眼老人立即起身示意，眞可佩服，七人是說停就停，毫不拖泥帶水的，拱立在老魔身後。桀桀一陣怪笑聲中，老魔是雙眼微睜，面上充滿了無比兇狠殘忍之意。以目示意，他要門徒立卽出外視察。

這又是老魔的失着，當然，也可以說是老魔之自恃，引使他驕妄自滿。這一走，又走了四個，蠻好，四個人一出，立即爲北斗陣困煞。

此地，老魔是冷笑聲中，突的一個旋風轉，好，這才可叫是「旋風」，人似陀螺不算，四週更爲這一個轉而反捲起一股極怪的風來。看樣子他還想出外掠陣。彭時逢可不客氣了，雙掌一合，一搓，好，降魔金光杵力，已由一搓之下，脫手而出。老魔實在是吃了太自恃的虧，他做夢也想不到，敵人已深入堂奧。彭時逢之金光杵力，偏又是佛門的秘傳，神威無儔。一個打得狠，一個又是根本防不到，待到發覺，對不起，他已爲金光杵擊中了右胸！

老魔狠辣兇殘，一心想在捉住敵人，如何折磨、消遣法，根本想不到有人反尅自己，發覺金光杵力着體，他是一聲怪嘯，所習煉的化血神炁立即貫滿全身。一撞一碰之下，「咳」一聲怒吼中。老魔發覺，自己的神炁無法可以支持對頭神力。他一個借勢反躍，還想看清來人是誰，祇見一個年才卅開外的壯士，在向他微笑。

老魔不禁暴怒！甚麼？自己數十年的苦功，竟然抵不了這年輕人的一擊！正想號咷而上，對不起，一條人影飛到，正是峨嵋修士路窮途。老魔做夢也想不到，路窮途的玄門罡炁，比彭時逢的更爲純厚、可怖。看他輕飄飄的一揮掌，而一股强有力，又無比巨大的玄勁，已向老魔罩到。這一次，老魔是有備而反擊——但是，依然落了個下風。這一來，叫個老魔由怒而驚，由驚而駭了。甚麼人？天下，那會有這樣的好手？

而後面可又傳來了自己門徒的怪叫，一想不好！自己吃了虧，自己門徒，更會跌翻。他得保護自己的門徒，不能落個一網打盡。

這又是老魔上了當。其實；此一行中，雖說來者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却是最難鬥的是路、彭兩人。其他人，要對付老魔，一對一，那怕二對一，也微有不足。至於北斗陣法，祇是以陣法呼應取勝，不爲陣法所困，依然是難奈其何。老魔一生爲人，機詐百變，自從偶然得到了秘魔玄籍三大魔經之一的化血魔籙之後，他是又怕東，又怕西，又怕被人發覺，又怕習時出錯。他是不知費了多少的心血時間，這才躲到了哈拉烏拉洞。再費了一年時間，才建成了個地底洞府。

本來，他已是習成了化血魔經的十之七八。憑他的機智武功，極少有人能尅制了他。並且，他之突然出現，勢必有不少武林名宿，爲其所殺。還有一個可怕處，他是大可取得被殺者的一切，甚或幻化成被殺者，再害被殺者的親戚朋友，而貽患無窮。可惜，他爲求一擧而能撲滅中原十大名門，他必須有門徒代其出力，作其輔弼。因此，他是一邊將自己的功夫煉純，一面是竭力的催促弟子，輔導門徒，代他們貫通脈穴！

如果，不是路窮途的偶然有事西域，如果，不是路窮途的遇事細心，自己本門之玄門功夫又强的說話，那麼，他是大爲忽略過去，遺下個江湖巨擘。爲了當地藏民的拜神拜天，更發現了此地時時有魔王出現。殺人取血，有時，更會有人、畜、無事白端的失踪。他留了神，他是暗中留

神，他是詳察不少部落，三個月後，爲其得出結論，哈拉烏拉洞，潛藏個極大的禍胎——這才引起了這一場武林十一老，遠征崑崙之役。

老魔却發了昏，以爲是天譴已臨。可憐他首鼠而端，可憐他猶疑不決，再爲路、彭兩人的玄門罡炁，及佛門降魔杵力所擊時，他怕了。他用番語示意，他要弟子們認清了仇人之面，奪路走，以備將來報仇之用！可憐，這一個主意，是老魔的最不智的主意，弟子們是奉命唯謹——因爲不如此，殺無赦，老魔門規素嚴。弟子一走，不好，一個又一個，爲天罡北斗陣所困。而在武當剩餘的所佔的天樞、搖光兩位上，最最陰暗，却具轉軸之機的部位上，兩劍的劍法又是凌厲迅捷，門徒才入陣，兩個首先中劍，發覺不對，大呼示警時，其餘天璣、天璇等位的光華向前一合，再由搖光位一絞，可憐，兩個妖徒是就此毀了。其餘五個，一見，地下已有了三具尸體——一具是先前入洞示警的，首先爲七星所殺。五門徒是見了血，心神反而一整，這就是化血魔經的厲害，一般人見血則驚惶失措，祇有他們見血生喜歡心，而能反增定心，勇氣。好，現在，可算是以七敵五，本來，憑仗本身能耐，五魔徒，那一個不在七星之上，即使他們祇有化血魔經之五六成功夫，由於各門之修煉不同，化血魔經又爲魔教三大秘笈之一，別闢蹊徑，別有奧妙。還有，他們的出手發招，根本與正宗武林道，大有分別。說實話，初打一個不識之情況下，十成之九，會死在魔徒手下。好就好在，路窮途是安排了個北斗陣法。更好的是；路窮途主持大計，又得了個彭時逢如此的好手。兩人的道、佛兩門之神力，首先可阻住了老魔，又將門徒驚走。好，現在，變成了一四對老魔一人，離朱神君的純陽兩火神掌，加上田英旗的武當天牛劍法，在路、彭兩人的夾輔下，更顯神威。七子見四游奕已操勝券，因此，令他們更是神采飛揚，北斗陣之威力，也發揮得淋漓盡緻。可憐，五個魔教高手，就此被陷絕地。

但是，老魔是沉着的，明知今日已難逃刧數，他可是心有不甘。耳聞一聲聲的慘叫傳來，分明，在陣中的魔徒也已陷入了萬刦不復之地。老魔是一道碧影飛起，滿洞血腥味起，老魔是拚命了。這一招碧魔化血梭，是將人，幻化成飛梭——全身疾轉，而慘厲哨聲起。四方位的四游奕，立覺得有驚人的煞鋒投到。離朱神君是全身以兩火神功護住，兩招救命絕招施，「祝融墮地」，「萬里起雲烟」。人，也似陀螺般轉，以火煞魔鋒……勉強一阻一格。田英旗是祇能以天牛劍法護身——實在想不出用何辦法還招時，突然，兩道人影交錯而上，正是路窮途與彭逢時……好個路窮途，他是本來平靜的面容，已變得目突鬚張，雙手十指如鈎的，一抖一揚。好，祇聽得老魔一聲微哼，一道血光起處，不對，又聞得轟的一聲，宛如一聲悶雷，然後是血肉橫飛中，彭時逢發覺不妙，他是一個天神護法式，出盡全力，護住路窮途時。而兩聲微哼，看，血箭激射，將離朱神君，田英旗擊中身部。說實在，兩人的護身神功，可禦重力，那料到，會爲老魔以身作歹的，碧血神鋒擊中。

這碧血神鋒是老魔拚命的一擊……何況，他現在本身已與神魔玄炁連結爲一，可以說是四肢五體，全可斷裂爲神鋒！而今，他祇爲路窮途一抓而自毁一臂，趁四人稍一怔神之際，他是一聲極凌厲的長嘯中，還得撞入北斗陣中。老魔復仇心切，老魔必需將門徒救出重圍，那怕自己死。

本來，他極有可能成功，可惜，路窮途也豁出了與身毁魔，與魔同歸於盡。還有，彭時逢是個冷靜而又機智的人，看出戰情將變，他那輕以不發，而且，不到萬分一，不肯輕易施展的「佛心火苗」！他是咬破一點舌頭，將本身之功勁全部運集於舌。口一張，雙目一睜，「噗」的一片血雨，在血雨紛飛之中，他是雙手一搓一揚，人已追踪而上。老魔是做夢也想不到，今日，他是讓個佛門高手毁了個底！

趁之心血濺到，老魔竟然會心頭一涼！完，他那碧血梭就此一窒，再想施展，必需二次運勁！聚元——一時間，那容得你兩次聚功？降魔杵力已挾千鈞重力般打到，老魔連中三下，可憐他是全身魔功，因心頭一涼而稍有阻窒，再中三下重的，一下比一下厲害，而每一下將他的全身眞力擊散，擊散，再擊散……

路窮途看出玄妙，他那玄門罡煞再不客氣，乘虛而入。老魔，如此魔教中的奇才，竟然會毁於佛，道、兩門高手之下。

，七星陣是越形的逼攏了。其實，當老魔一死，五門徒是心痛其師之死，他們兩人已無戀戰之心，可惜，你們不想戀戰，其奈人家不放手？七星陣中再來了個玄門修士，並且還是此陣之設計者，試問，五門徒還有活路可走的？在路窮途的往來游奕下，一個又一個的，爲北斗陣中殺手所解決。路窮途不覺苦笑了笑，首先，他來看顧了彭時逢。事實俱在，這一仗如果沒有彭時逢，成功與否，眞是尚在不知之數。憑仗自己，及後來的武當三劍，離朱神君等等，唉，當然，他們不是沒有他們的成就，可惜，有一小半，是虛名將他們捧抬太高。如果，不是自己的天罡北斗陣，如果不是約了個防而不備的彭時逢，唉，後果不可堪想！事到如今，他又該怎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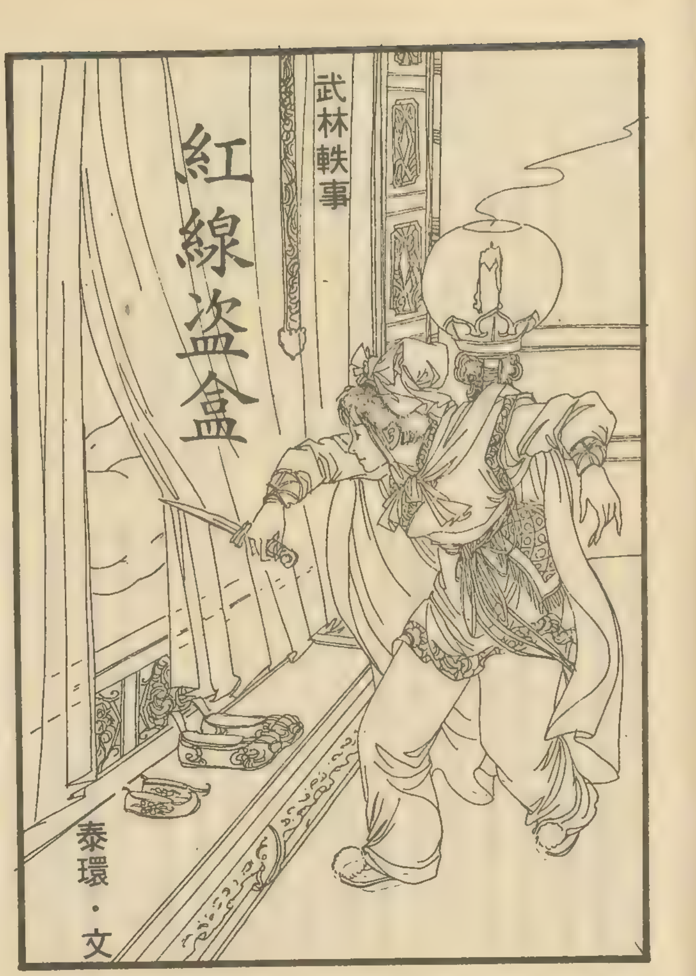
彭時逢是幾乎脫了力。因爲，他的「佛火心苗」，是眞正的用本身眞元，作最後一擊。等於老魔的碧血梭……老魔如果成功，他必需終身殘廢，而彭時逢如果成功，他也得耗費三幾年時日，讓他培元本固元，再復前觀。

此地已看了又看，此地也被搜索幾遍，差不多已將整個地面全翻了個身。不見再有其他東西，化血魔經就此失踪，那也好，在他們安排下，將這個地洞封閉了。

彭時逢是讓路窮途邀上了峨嵋山。路窮途是細心的，他怕彭時逢如果在半路上出事，或者有宵小的乘虛而入，毁了他的英名不說，天下多了個仗勢欺，挾技稱霸的人，那太不好！所以，由路窮途護送彭時逢上峨嵋金光頂，他在那裏靜靜的修養了三年，然後再出現在江湖上。那時，他是聲威更隆，朋友也越來越多了。

但是，化血老魔是死盡死絕的了啊——他想……

（未完）



提起「紅綫盜盒」這個故事，由於說書人傳倡，舞台上扮演，在此中國民間，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紅綫是一個貌美如花，武藝高超的俠女，秀外慧中，靈巧無比，能夠雲裏來、霧裏去，更能夠不見踪影便可取人首級，而介乎於神仙與凡人之間的一位神秘人物，莫測高深，難以究詰。

其實紅綫女俠原本是名叫「鴻現」，因爲她行踪飄忽，悠然而來，悄然而去，有如驚鴻之一瞥而取名「鴻現」，民間以訛傳訛，遂訛傳爲「紅綫」，久而久之，她的本名反而被淹沒不彰了。

如果再加以追本溯源，她本是滄州周家庄人，姓周閨名綠雲，父親官拜員外郎，家道殷富，自幼穎慧過人，父母愛若掌上明珠，五歲那年被一陣龍捲風攝去，墜落在梨山老尼庵前，老尼見她生得眉目如畫，伶俐乖巧，並且具有慧根，資質靈秀，遂收其爲徒，取名鴻現。等到她及笄之年，不但武藝精嫻，而且出落得水葱兒似的艷麗非凡，惜乎塵緣未斷，時動凡心，於是老尼一怒之下，將她送給了相衞節度使薛嵩爲侍婢，不要銀錢也不求佈施，只說：「你與此女有緣，好好養着，日後必有大用。」

薛嵩問她叫什麼名字，她答以：「鴻現。」大約是薛嵩聽成了「紅綫」，而後在節度使署裏，大家都叫她「紅綫」，她也懶得更正，世傳的「紅綫女俠」，來歷大抵如此。

提起這位相衞節度使薛嵩，不能不對當時的時代背景有所交代。

唐代宗時期的相衞節度使，轄有文州之地，大概是現今的河南省北部及山西省東南部一帶地區，首府在相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陽。

稍加涉獵歷史的人都知道，唐朝是亡於「藩鎭之禍」，藩鎭又稱「方鎭」，也就是「節度使」。

節度使在唐高宗時代祇是一種名位，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官職，凡是都督持有朝廷頒給節鉞者稱爲節度使，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沿邊境成立了十大邊鎭，其最高長官稱爲節度使，於是節度使便成了正式的官職，他們統轄的兵力，遠較從前的都督爲大。

十大邊鎭的名稱是：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嶺南五府經略使。十大邊鎭有八個都在中國北方，總兵力不下五十萬人，而只有兩個在四川及廣東，兵力尚不及北方邊鎭的十分之一。

當時唐玄宗非常信任安祿山，先是任命他爲平盧節度使，其後又兼任范陽、河東兩節度使，掌握了三大邊鎭的軍政大權，總兵力不下二十五萬人，大唐皇朝的一半軍事力量都在他的手上，難怪楊國忠會爲之担心不已，不出所料，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唐，河北諸郡一鼓而下，因爲停滯洛陽，籌劃稱帝，乃給予唐皇室一個喘息的機會。

潼關不守，長安震動，翠華南幸，太子即位靈武，是謂唐肅宗，爲求早日結束戰亂，不惜付出巨大代價借用回訖兵力及招降叛軍，安史之亂雖然很快的平定了，但是安史的餘孽却被保全了下來，仍然盤據在黃河下游南北地區，反酬以廣大的地盤和節度使的官位，擁有節度使官位的兵鎭幾乎遍及全國，各自擁兵割地，不特促進唐帝國的衰落與亂亡，甚至影響到唐代以後五代十國的政局，藩鎭的跋扈，便是「安史之亂」留給大唐皇朝的重大致命傷之一。

安祿山的部將劉客奴降唐，唐以其爲平盧節度使，其後王玄志酖殺劉客奴，唐後以王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不久王玄志死，部衆擁立侯希夷，唐室又任侯希夷爲平盧節度使，這便是節度使互相攘奪和私相授受的開始，後來侯希夷率部南下，據有青州，唐室遂以侯希夷爲平盧淄靑節度使，這又是節度使任意攻掠和擴充地盤的開始。

唐肅宗只當了六年皇帝，便把一副爛攤子交給了唐代宗，唐代宗柔弱無遠見，聽信了僕固懷恩的建議，將華北一帶的廣大地區劃分成五個部份，以安置安史降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及侯希夷，其中大多數爲胡人，只有薛嵩與田承嗣是漢人，正確的說應該是胡化的漢人，胡化的主要特徵，是背棄文教而崇尚武力，養成一種好勇鬥狠的風氣，所以當時武人

第一的黃洞下游南北，與以詩賦取士的長安，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區。

安史餘孽的節度使其統治組織是軍政合一的，節度使是轄區中的軍事統帥，也是最高行政長官，節度使可以在他的轄區內自由委任官吏，擴充軍隊，徵收賦稅，唐皇室一點也不能過問，這不啻是各自獨立的小王國嘛！而且對黎民百姓也十分嚴苛，禁止偶語於途，夜間不准燃燭，不許以酒食相過從。

薛嵩的相州首府與田承嗣的魏州接壤，田承嗣轄區爲魏博五州，亦即現今的山東省西北部及河北省西南部地區，而且薛、田兩族互通婚姻，成爲唇齒相依的隣邦，且爲休戚與共的至親。

薛嵩是龍門人，生而膂力過人，及長出生入死，飽經戰陣的磨練，弓馬嫻熟，算得上是一位能征慣戰的梟雄人物；而且平素兼習文墨，在安史系統裏還稱得上頗爲風雅封疆大吏。自從在相州安定下來以後，尚能勵精圖治，加以所轄地域地大物博，出產豐富，百姓生活比其他各鎮要好出許多；閒來無事，更雅好詞章，酷嗜音律，一般風評，尚稱不惡，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梨山老尼才把紅綫交到了他的手上。

紅綫在名義上雖爲侍婢，實際却猶如薛嵩的義女，寵愛異常，專門爲她聘請名家，敎授音律及詩文，聰明靈巧的紅綫，很快的便在作詩與撫琴上，都有了相當的造詣，雖然她遭受乃師貶謫的處分，但過的則是閨閣名媛的優裕生活。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首府在魏州，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大名，大名與安陽相距不遠，平日彼此往還，田承嗣對這位親家轄區的物阜民豐狀況頗爲眼紅，繼而在貪婪之心作祟下，逐興起了覬覦鄰境之念，於是徵調轄區所有壯丁，日夜加緊操練，並積極整備弓馬，打造刀劍，據聞要在秋涼以後前來攻打相州。

田承嗣是個不學無術，粗魯好色的莽漢，行事說幹就幹，根本不講交情與後果，如果放手一搏，薛嵩並不把田承嗣放在眼裏，祇是薛嵩不忍兩區生靈塗炭，也不願破壞目前的生活環境，因此十分焦急與憂慮，因而使得他廢寢忘食，坐立不安。

紅綫姑娘時常與主人薛嵩談詩論文，切磋音律，如今眼看他心事重重的，一切都提不起興致，內心實在非常着急，暗想，主人深恩厚德，待己如同親生女兒，此刻正是反饋回報的時候了。

初秋月明，西風送爽，紅綫姑娘正在倚欄望月，遙見月下薛嵩背着雙手在院中踱來踱去，哀聲嘆息，十分痛苦的樣子，於是便懷抱七絃琴匆匆下綉樓來，要在月下撫琴，替主人消愁解悶，薛嵩素愛紅綫，不忍辜負她的好意，於是在庭院中坐了下來，準備暫時拋開一切，靜聆纖纖玉玉手撫動琴絃的美妙音韻。

這一天晚上，紅綫姑娘不僅是整個人在撫琴，而且是整個的心都在撫琴，琴聲曼妙，猶如天籟綸音。一忽兒像是空山鳥語，幽谷鳴泉，一忽兒又像風生院竹，雨打芭蕉，一忽兒又像珠走玉盤，露滴牡丹，薛嵩閉目擊節，直聽得如醉如癡，既而張開雙目，眼見紅綫穿着一襲白色薄紗衫裙，月光下簡直就是傳說中的白衣仙子降臨在他的身旁，薛嵩眞的是渾忘一切，刀兵殺戮，爭權奪利，名傳財帛，生老病死，彷彿在一刹那之間都已拋諸九霄雲外，他驚異於琴音的神奇魔力，遂不自覺的忘記了一切不愉快的煩憂。

驀地裏琴聲突然一轉，猶如平地一聲響雷，音韻鏗鏘，就如同是急風驟雨，雷電交加，千軍酣戰，萬馬奔騰，充滿了一片刀光血影的殺伐之聲，薛嵩無限驚詫的問：「紅兒，你的琴藝眞個是一日千里，竟會彈出這樣的聲調來，你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啊！」

想些什麼，薛嵩應該是最清楚的，此刻反倒問起紅綫姑娘來了，紅綫原本是個俠女，薛嵩根本無從知悉，於是紅綫放下了七絃琴萬分誠懇的答道：「風聞田家兵馬即將在秋後前來攻打相州，主人焦慮太甚，我看在眼裏，痛在心上，很想爲你分憂解勞，所以時常將『戰爭』二字記在心上，不料都在無意之中，從琴絃中流洩而出。」

薛嵩苦笑說道：「此乃軍國大事，非女流之輩所能知曉，你還是不必爲我操心吧！」

紅綫姑娘起立正色，鄭重其事的向薛嵩說道：「今夜我想隻身前往魏州城探個究竟，希望能夠因我此行，消弭兩地百姓的一場浩刧，同時也使主人的憂慮得以解除。」

梨山老尼是個高深莫測的方外人，亦仙亦俠，衆所咸知，她的女弟子自然也是不同凡響，這是薛嵩早該推想得到的事，而且老尼曾經說過「日後必有大用」的話，莫非就應在目前了嗎？想着想着，薛嵩不禁爲之莞爾，不過他仍然心有顧慮的叮囑道：「魏州城戒備森嚴，究竟非比尋常之地，你若執意要去，可得格外小心才是啊！」

小心謹愼，自屬必然，稱得上「高人」的，第一便是份外嚴謹，絕不會草率行事，而且魏州城雖然像是龍潭虎穴，畢竟不過是平凡的刀槍把式，「力」不足敵「技」，紅綫女俠身懷絕技，自然可以歷險如夷，因而毫不在乎的說：「此去必可挫彼銳氣，更可安然歸來！」

於是縱身一躍，登樓換裝，一身墨綠色緊身衣褲，腰插龍紋七首，又是一躍而下，像飛燕一般，輕捷的飄落在薛嵩的眼前，薛嵩還想要交代什麼，她已經一陣清風似的掠空而去，只留下薛嵩嘖嘖稱奇不已。

金風瑟瑟，夜月正圓，大地山川在沉睡中，寒露侵凉，鳥鵲不驚，紅綫姑娘出了相州城，施展飛行絕技，宛如「嫦娥奔月」一般，凌雲御風，待至飛臨魏州城，圓月已經西斜，全城一片死寂，只有城西北角一帶，簷牙高聳，燈火明滅，刁斗森嚴，更鼓聲聲，想係帥府所在，遂飛掠一匝，只見屋宇高大，樹木森森，園林廣闊，亭台池樹之間花木扶疏，看準了一處樓宇，四週守衞來往巡邏不停，想係田承嗣的寢處，乃施展倒掛金鈎的姿勢，雙脚勾住屋簷，伸頭下望，屋內紅燭高燃，羅帳低垂，遂以聲東擊西的辦法，輕輕

的揭下一片屋瓦，向遠處擲去，噗咚一聲激起荷花池中的水花四濺。

守衞人員聽到聲響，紛紛前往察看，紅綫姑娘用龍紋七首，小心翼翼的將羅帳挑開一個小縫，但迅即收回了七首，重新將羅帳掩上，已是羞紅滿面，一顆心像小鹿似的跳個不停，那是因爲羅帳之內春色無邊，肥碩如豬的田承嗣，赤裸裸的擁着嬌小白皙的小愛妻，鼾聲如雷，好夢方酣，夜涼如水，竟連一衾半縷也未掩蓋，紅綫姑娘那裏見過這種鏡頭，一下子竟把她羞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相州城出發之前，紅綫姑娘心裏就仔細盤算過了，她想：田、薛兩家有姻親至戚，平日水乳交溶關係十分熟絡，近來雖然道路傳聞，說是魏州城日夕操練兵馬，準備前來攻打相州，然而畢竟祇是傳聞而已，並沒有眞的兵戎相見，因此她到魏州城去只能算是探個虛實，頂多只不過是「示警」而已。

示警的方式很多，譬如說在田承嗣的辦公桌上放上一紙表示警告的書信，柱子上插上一隻七首，或者是拿走他一樣貼身的東西等等，如此這般便能使對方心胆俱裂，而乖乖的收歛形迹，從而也能使原先所顧慮的事態消弭於無形，紅綫姑娘就是採取後者辦法，想要拿到田承嗣一件最珍貴的東西，最好是日夜不離隨身携帶之物，這樣也好使他清楚的聯想到，倘若一意孤行，自己頸上人頭隨時也有被摘去的危險，因而必定能產生巨大的震撼效果。

祇是迅速的一瞥，紅綫姑娘已經注意到田承嗣的繡花枕畔，放着一個精緻的錦盒，她必須要拿到這隻錦盒，於是顧不得羞澀，再度撩開羅帳，閉着眼睛，拿到錦盒以後，轉身由窗戶一躍而出，目的已達，無心戀棧，飛出城外，已經是東方發白，晨鷄初啼的時分了。

薛嵩一夜未曾闔眼，索性挑燈夜讀，坐以待旦，一顆心已跟隨紅綫姑娘離開了相州城，窗外偶然有些兒風吹草動都會使他胆顫心驚，他暗自想到以往在千軍萬馬中，親冒矢石，屍橫遍野，多少血肉橫飛的場面，眉頭也不曾皺一下，如今是怎麼攪的，竟然如此的放心不下，「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他感喟着，心想：畢竟是老了啊，往日的豪邁情懷都跑到那裏去了呢！

其實他的担心害怕並不是他本身不濟，而是把紅綫姑娘看成了自己的兒女，用親情的尺度套在一般事物之上，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更鼓聲聲都好像敲打在薛嵩的心坎上一般，三更過了，四更過了，五更也過了，晨鷄此起彼落，晨光初透，薛嵩吹熄了燈燭，站起身來，一夜未睡，頭腦有些暈眩，他正以手撫頭之際，一位頭紮青巾，一身墨綠的小俠客，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站在了他的面前。

薛嵩定睛一瞧，迅即抱住了對方的肩膀連連搖晃道：「我的小紅兒，妳可回來了，差一點沒把我給急死！」

紅綫姑娘若無其事的笑着說：「主人，我不是已經說過嘛，一定可以平安回來的。」

薛嵩滿心歡喜的拉着紅綫坐了下來，目不轉睛的聆聽她夜探魏州城的經過，繼而從腰間取出携回的錦盒遞給薛嵩，這是一個極其精緻的盒子，上好的烏檀木，雕鐫出「福祿壽喜」的圖案，有蝙蝠、有梅花鹿，有瑞獸，有鵲子，精工雕琢，栩栩如生，待至打開一看，只見裏面裝的是那田承嗣的生辰八字和新祥納福的北斗神符一紙，還有金印一方，上刻有精緻篆文，薛嵩認得這是田家的傳家之寶，他曾以至戚的身份鑑賞過一番，另外還有碩大無比、光芒耀眼的明珠兩顆。

薛嵩一見驚呼道：「紅兒啊！這不是把田承嗣的一多半家當都搬來了嗎？這會兒他要不急瘋了才怪呢！」

薛嵩的估計一點兒也不錯，田承嗣一覺醒來，忽然發現枕畔錦盒不翼而飛，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翻身下床，遍尋不獲，於是斷定是夜裏被人盜去了，這隻盒子不啻是他的命根子，盒子既失，田承嗣好像也失去了憑依，像一頭受傷的獅子似的狂吼亂叫，一會兒命令大肆搜捕可疑人物，一會兒又懸出賞格緝拿盜盒之人，霎時間鬧得魏州城鷄犬不寧，但是他的寶盒却一點消息也沒有。

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待至東思思，西想想，忽然警覺到盜盒之人必非尋常之輩，在警衞森嚴的狀況下，能夠輕而易舉的潛入他的臥室，在他的枕邊取走他家傳寶物——寶盒，倘若有意加害，眞是易如反掌，何故竟未曾傷及他毫髮，除了不寒而慄以外，更加深了內心的疑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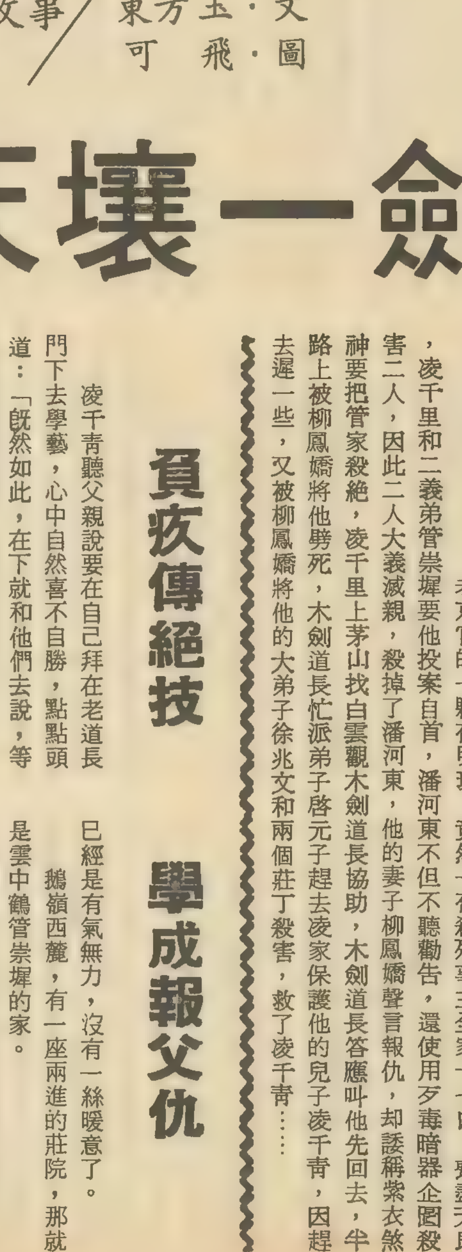
究竟是何方高人？究竟爲何未加傷害？是不是還要繼續追查下去？又能否追查出眉目？會不會惹惱了這位高人使得後果嚴重呢？這一連串的問題像是走馬燈一樣在田承嗣的腦際旋轉不停，他幾乎快要崩潰之際，外廂一路傳呼：「相州差官有機密大事面陳。」

差官恭恭敬敬的呈上了錦盒及書信，田承嗣滿頭霧水的打開了錦盒，只見寶物一應俱全，再拆開書信，畧謂：「昨夜有客夜探帥府，云自親家翁枕邊獲一錦盒，知係君家貴重之物，爲免懸念，謹派專使奉還。」

田承嗣讀畢，驚惶不已，冷汗已濕透衣裳，連忙以禮欵待來使，並修書千恩親謝，刻意修好，詞意謙卑，無以復加，當然攻打相州的計劃也就胎死腹中，從此低聲下氣的生怕開罪了親家翁，彼此時相存問，無形中化解了一場干戈之爭。

紅綫姑娘在薛嵩的心目中，簡直就是相州帥府的守護神，有此奇才異能的女俠在身邊，自可高枕無憂，這不但是他自己的福氣，更是相衞六州老百姓的福氣，但是好景不常，紅綫俠女因爲魏州城盜盒，立下了化干戈爲玉帛的救世救人大功，梨山老尼認爲已經可贖前愆，乃將她召回仙山，薛嵩雖然一再懇切挽留，終於還是像一縷青烟似的不見了踪影。

田承嗣是安史系統中最强的一頭，麾下擁兵十萬，根本不把唐皇室放在眼裏，雖然唐代宗對他多方加意籠絡，但他仍然我行我素，驕矜如故，儘管他對朝廷漫不在乎，但對薛嵩却十分賣賬，唐皇室認爲薛嵩必然是有一套制服田承嗣的高明辦法，後來還封他爲平陽郡王，讓他來牽制田承嗣，還眞的靈驗無比呢！（全文完）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長江鏢局總鏢頭凌千里因爲義弟潘河東覬覦一個告老京官的一顆夜明珠，竟然一夜殺死事主全家十七口，喪盡天良，凌千里和二義弟管崇墀要他投案自首，潘河東不但不聽勸告，還使用歹毒暗器企圖殺害二人，因此二人大義滅親，殺掉了潘河東，他的妻子柳鳳嬌聲言報仇，却誘稱紫衣煞神要把管家殺絕，凌千里上茅山找白雲觀木劍道長協助，木劍道長答應叫他先回去，半路上被柳鳳嬌將他劈死，木劍道長忙派弟子啓元子趕去凌家保護他的兒子凌千青，因趕去遲一些，又被柳鳳嬌將他的大弟子徐兆文和兩個莊丁殺害，救了凌千青……

貧疚傳絕技 學成報父仇

凌千青聽父親說要在自己拜在老道長門下去學藝，心中自然喜不自勝，點點頭道：「旣然如此，在下就和他們去說，等我們回來的時候，他們再回來好了。」

當晚，就把徐兆文和張老三，還有傍晚遇害的周武一起埋到後園。

第二天，凌千青召集所有莊丁和家中傭人，說明經過。啓元子也在傍幫同他再三分析利害，老莊主和少莊主前去茅山，是爲了避仇，少莊主走後，妖女說不定會遷怒到衆人頭上，還是暫時離開爲宜。

衆人昨晚也巳目覩妖女武功厲害，心知留此無益，也就含淚點頭，各自領取了銀兩，和少莊主依依道別。凌千青接着也隨着啓元子走了。

× × ×

這是距凌家莊出事半個月之後的一個傍晚時光，太陽還沒下山，西北風刮得呼呼的，雖是二月初頭，天氣依然冷得像嚴冬一般。

淡淡黃黃的太陽，掛在西首山坳間，巳經是有氣無力，沒有一絲暖意了。

鵝嶺西麓，有一座兩進的莊院，那就是雲中鶴管崇墀的家。

管家人口不多，老夫婦膝下只有一女，取名秋霜，今年巳經十七歲了。

老鏢頭只有這麼一位掌珠，他自己對江湖厭倦了，自然不喜歡女兒再投身江湖，因爲他雖然也教了她家傳的武學，還特地聘請了一位老秀才教姑娘寫字唸書。

管家因爲人口簡單，進出都是從西首一道邊門走的，南首兩扇門黑漆，倒眞是門雖設而常關。

這時候，正有一位頭戴瓜皮帽，身穿藍布棉袍，外罩着黑布大褂的矮小老頭，手裏拿着一張墨瀋未乾的紅字條兒，往大門前走來。

這矮小老頭生成一張薑黃臉，額頭上有三條又粗又明顯的橫紋，小眼睛，酒糟鼻，嘴上留了兩撇花白的八字鬍，頦下留了一把花白山羊鬍子，看去有幾分像土地公！

他就是管老鏢頭聘請來的宿儒姜南田。這位姜老先生雖是滿腹詩書，但生性有些怪癖，尤其喜歡喝酒，管老鏢頭請他來敎書的時候，老先生就提出一個條件，束修可以不要，但一日三餐，每餐都得給他一壺酒。

他就是個嗜酒如命的人，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恪遵孔老夫子的話：惟酒無量，不及於亂。別人喝酒，紅在臉上，他喝了酒只紅鼻子。

今天，晚餐時光，自然也喝了酒，所以鼻子還紅紅的。

姜老夫子喝了酒，就喜歡寫字，他自稱酒後寫的字，元氣足，筆鋒健，揮洒之間，可得神助。

他每餐喝酒，酒後也一定興緻勃勃的提筆寫字。

所以他寫的字也很多，先前寫的對聯，貼到大門上當春聯，後來貼到抱柱上，書房裏，後來連廚房門上，也貼上了他的墨寶。

後來，他寫了紅紙聯兒，到處送人，憑良心說姜老夫子的字確實不錯，當得上鐵劃銀鈎，龍飛鳳舞，鵝嶺附近幾十戶人家，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他的墨寶，都貼上了他寫的春聯。

但他老人家意猶未足，除了管家大門口三天兩天就換上一副新寫的對聯兒，另外還經常寫些「泰山石敢當」之類的紅紙條兒，給人家貼到牆脚根去。

因此大家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做姜右軍，本來大家只是在他背後叫叫。

有一次有一家的小孩子不明就理，看到他就說：「姜右軍來了。」

姜老夫子聽得大喜過望，朝那小孩連連拱手，說道：「豈敢、豈敢？」

今晚大概老夫子又寫了什麼，趁着天色未黑，要在大門外貼什麼了，不是麼？他右手拿寫黑瀋未乾的一張紅紙條，左手不是還拿着一個漿糊鉢兒，興匆匆的朝大門口而來。

就在此時，莊子前面的石板上，正有一個嬝嬝婷婷的綠衣人兒，朝管家莊院走來。

這綠衣人兒當然是個女的，而且是個身材苗條，穠纖合度的少婦。一路行來，低垂粉頸，雙肩如削，纖腰扭擺，窄窄的裙兒輕輕晃動着，光是這份模樣，就會看得男人眼睛發直！

姜老夫子也是男人，他人雖老，但眼睛還沒花，老遠就看到綠衣少婦像風飄楊柳般的從大路走來。

他兩顆小眼珠打從老遠起，一直等她走近，大概只眨過一眨，那是眼皮撐不住了才眨的。

現在苗條人兒巳經走到近前，他兩顆小眼珠更是瞪定了連眨都不眨。

因爲綠衣少婦面上掛著一層隱隱約約的綠紗，落日餘暉從西邊斜照過來，綠紗隱約而透明，可以依稀看到綠紗裏面一張秋水芙蓉般嬌麗的粉臉，眉眼盈盈的俏模樣。

老夫子口裏經常說着：「非禮勿視，」但這綠衣少婦明艷妖嬈盛開的花朵。

天底下沒有人不欣賞花的。

姜老夫子連酒糟鼻子都皺起來了，敢情他巳聞到了花香！

綠衣少婦看到他這副怪模樣，忍不住「格」的輕笑出聲，右手掏出一方桃花紅的手絹，舉起纖細修長的玉指，抿抿櫻唇，嬌聲道：「老先生，你在做什麼呀？」

姜老夫子「哦」了一聲，訕訕的道：「老朽剛寫了一張字兒，要在大門上貼起來，這是老朽今天最得意的一張，小娘子可要看看？」

他最得意的字。自然要在人面前誇耀一番，尤其在這妖嬈動人的美嬌娘面前，露一手他的字給她瞧。

倘若美嬌娘再稱讚上他幾句，豈不比皇帝老子金口稱讚還要美妙？

綠衣少婦笑着道：「老先生寫的是什麼呢？」

姜老夫子連忙舉起手來，笑得小眼睛瞇成了兩條縫，說道：「小娘子請看，這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老朽把這張字條貼在大門上，就可保諸邪不侵，闔宅平安。」

綠衣少婦瞟着一雙水淋淋的桃花眼，格格的笑道：「眞的嗎？」

姜老夫子連忙神色一正，說道：「自然是眞的了，姜子牙登壇封神，天上人間，各式各樣的兇神惡煞，就要一概迴避，自然就闔宅平安了。」

「你說的倒眞是活靈神現！」

綠衣少婦笑得像柳枝兒亂顫，接着道：「不過依奴家看，這張紙兒，老先生不用再貼了。」

姜老夫子一怔，問道：「爲什麼？」

綠衣少婦道：「奴家想請問老先生一聲，這座莊院，可是管崇墀管老爺子的家麼？」

「是、是！」

姜老夫子連聲應是，笑道：「原來小娘子還是管家的親戚，那好極了，老朽：……嘻嘻，就是管家的西席，西席者，咳、咳，就是敎管家女公子書者也。」

「你眞有趣！」

綠衣少婦格格嬌笑，說道：「不過老先生，咱們見面也是有緣，是不？」

姜老夫子嚥了一口口水，幾乎不相信這「緣」字會從嬌滴滴的美妖娘口中說出來，他連連點着頭道：「是、是、是有緣，有緣千里來相會……」

「對了！」

綠衣少婦道：「所以老先生不用貼這字條了，貼了也是白貼。」

姜老夫子連忙搖頭道：「不、不，小娘子這話不對，這字條貼了一定管用。」

「奴家要你不要忙着貼，是……」

綠衣少婦拖長又嬌又脆的聲音，緩緩的說：「是奴家想請老先生進去捎一個口信……」

姜老夫子聽得有些奇怪，問道：「小娘子既然來了，不進去嗎？」

「來了自然要進去。」

綠衣少婦嫣然一笑道：「只是想請老先生進去說一聲。」

姜老夫子問道：「小娘子要老朽進去告訴誰呢？」

綠衣少婦道：「自然是管老爺子本人了。」

姜老夫子問道：「小娘子要老朽說什

麼呢？」

綠衣少婦伸出一根玉管似的指頭，笑着道：「一句話就好了。」

「好吧！」

姜老夫點了點頭，道：「小娘子請說吧。」

綠衣少婦道：「你頭伸過來點，奴家才能告訴你。」

「是、是。」

姜老夫子依言伸過頭去。

他身子沒湊過來，光是把頸子伸了過來，這一下可把綠衣少婦嚇了一跳，這老夫子伸出來的頸子，比一般人幾乎長了一倍！

綠衣少婦只看了他一眼，覺得這老頭有些古怪，但依然笑吟吟的附在他耳朵，低聲說道：「你去告訴管崇墀，今晚鷄犬不留，好啦，你可以進去啦！」

她在說話之時，一隻纖纖如玉的右掌，悄無聲息的按上了姜老夫子後心。

但這一按，她立時發覺不對？

她纖纖玉掌摸上的不是老夫子後心，而是摸了一手滑膩膩、濕漉漉、黏糊糊的東西。

姜老夫子縮回頭去，却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老朽在書本上，看到的只有鷄犬昇天，沒有鷄犬不留的，小娘子一定說錯了。」

綠衣少婦伸出手去，明明按在老夫子的後心，不知怎麼的，姜老夫子把那個漿糊鉢頭藏到了身後，她一隻玉手，無巧不巧就伸在漿糊鉢頭裏。

她急忙縮回手去，已經抓了一手漿糊，就這麼目光一瞥，她又發現了一件怪事，別人手臂，只能朝前面胸口彎的，這姜老夫子拿漿糊鉢頭的左手，却是向背後彎了過來。

綠衣少婦一怔，不由得怒從心起，口中嬌叱一聲：「你要死！」

滿手漿糊的右手，迅若閃電，一掌朝他背後拍了過去。

姜老夫子縮着頭，道：「小娘子怎好出口傷人？老朽今年活了六十九歲，一向最不喜歡聽的就是『死』字，這話有多難聽？」

他年歲大了，說話也緩吞吞的，隨着話聲，慢慢轉過身來。

照說，綠衣少婦出手如電，姜老夫子緩吞吞的說話，等說話完了，才緩吞吞的轉過身來，這一掌，應該一下就拍到老夫子背後了。

但事情就怪在這裏，綠衣少婦和他相距不過五尺，出手又快，却就像距離得十分遙遠，一隻玉手，就是伸不到他背後，直到姜老夫子轉過身來，她這一掌才從他肩後掠過，便自落了空。

姜老夫子盯着兩顆小眼珠，口中咦道：「小娘子，妳怎麼啦？弄了一手漿糊，唉，老朽就怕漿糊弄汚了小娘子，才把鉢頭藏到背後去的。」

綠衣少婦現在有些明白了，今晚自己遇上了高人，忍不住輕哼一聲道：「奴家想不到老夫子居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姜老夫子嘻的笑道：「行之則用，捨之則藏，這是孔老夫子教我們做人的道理，至於高人二字，老朽可不敢當。老朽記得駱賓王有兩句詩：『高人儻有訪，興盡詎須還』，這是說有高人來訪，興盡了也不用回去，但老朽覺得興旣巳盡，還是回去的好。」

綠衣少婦目光盯着姜老夫子，實在看不出他是一個會武的人，心中還有些不相信，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姜老夫子左手一抬，他手中拿着正是那張寫着「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紅紙條，輕笑道：「小娘子自己不會看麼？」

綠衣少婦臉上有了怒容，冷聲道：「奴家問你是什麼人，你不用再裝羊了。」

「老朽可說沒錯呀！」

姜老夫子又抬了一下紅紙條，笑道：「老朽不是要你自己瞧麼？」

綠衣少婦哼道：「你要我瞧什麼？」

「原來小娘子不識字。」

姜老夫子聳聳肩，嘻的笑道：「老朽方才不是已經告訴過小娘子？這上面寫的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嗎？」

綠衣少婦右手一探。朝他紅紙條抓去，身形一個輕旋，左手疾發，五指直伸如爪，直向姜老夫子右胸戳去。

姜老夫子噫道：「小娘子怎麼又來抓漿糊了，小心，小心！」

說話之時，右手拿着漿糊鉢頭，朝胸前舉起。

綠衣少婦比他快了十倍都不止，但不知怎的，明明看着漿糊鉢頭舉了起來，自己伸出去戳他右胸的左手，竟會捨了他的右胸，不由自主朝漿糊鉢頭中戳了進去！

她右手去抓紅紙條，原意只是把他的紅紙條撕了，那知姜老夫子說到「小心」二字，紅紙條一抖，竟然由下而上，往外捲來，一下子就被紙條捲住了手腕。

綠衣少婦但覺那張狹長的紅紙條上，還含蘊着他一抖的餘勁，手腕一緊，一個人就隨着飛了起來，「呼」的一聲，一下憑空飛出去三五丈遠，等到落到地上，還是好好的站着，並未摔跤。

姜老夫子含着笑道：「小娘子沒摔傷吧，老朽剛才不是說過麼，興旣巳盡，還是回去的好麼？小娘子也該回去了。」

綠衣少婦瞪着一雙兇燄巳洩的三角眼，切齒道：「奴家今天認栽，你老兒總該報個名號吧？」

姜老夫子依然一舉紅紙條，嘻嘻笑道：「老朽不是告訴過妳了嗎？妳自己看不懂，就回去問問尊師吧！」

綠衣少婦一聲不作，回身就走。

姜老夫子搖搖頭，自言自語的道：「天都黑了，那只好明兒個一早再貼了。」

距離管家大門還有十丈來遠的一株大樹上，這時飄然飛落一個肩背木柄長劍的中年灰袍道人。

他正是木道長門下首徒丹元子，奉師命前來暗中保護管家的。

這時望着姜老夫子背影，微微一笑，心中暗道：「管家有這位老前輩在，就是妖婦的師傅趕來，都可平安無事，自己可以回山覆命去了。」

× × ×

三年了。

三年時光，雖然不太長，可也不算短了。

凌千青在茅山白雲觀一耽三年，成了

木道長的關門弟子。

木道長是以負疚的心情收他入門，因此悉心調教，傾囊傳授，幾乎把他壓箱的本領，全傳給他了。

如今凌千青藝成下山了。

他下山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找柳鳳嬌報殺父之仇。天下之大，人海茫茫，柳鳳嬌只是一個女人，並不是出名的女人，不像少林、武當的掌門人，你只要找上少林、武當就可以找得到。

於是，他決定先回丹陽老家去看看，爹的墳墓，就葬在後園，是師父派人把爹運回去的，自己藝成下山，自該先去祭拜一番，然後仗劍江湖，縱是天涯海角，也非把柳鳳嬌找出來不可！

× × ×

他下山的時候，天才朦朦亮。

茅山脚下，有一個私墓，叫做「活死人墓」，大家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活死人墓」修得很講究，有石砌平台，祭案，左右兩邊還有兩條石欖。（遊茅山的人，一定要去看看「活死人墓」，却成了茅山特有的觀光名勝）

凌千青剛從墓前經過，就聽到有人向他叫道：「喂，小伙子，你是不是要下山去？」

凌千青只覺話聲低沉，回身看去，四顧無人，只聽蕭蕭草鳴！（茅山，滿山全是茅草，高與人齊，天風吹過，就可聽到蕭蕭草聲，別處所無）心頭止不住有些發毛，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低笑道：「小伙子，別怕，我是活死人，你走過來，就可以看到我了。」

「活死人？」

凌千青聽得身不由主的打了個冷噤，問道：「眞有活死人？」

「難道我會騙你不成？」

那低沉聲音笑着道：「小伙子，你沒有胆量過來，那就算了。」

凌千青絕藝初成，連師父都說自己天下可去，如今仍在茅山脚下，豈會沒有胆量過去？聞言大笑道：「在下過來就過來，你在那裏呢？」

那低沉聲音笑道：「活死人，自然在活死人的墓裏了，不過我可以出來，咱們就在後門口見好啦。」

「後門口？」

凌千青驚異的道：「在那裏呢？」

「小伙子，我看你一張臉生得清清秀秀，人可不大聰明！」

那低沉聲音又說道：「你連我後門在那裏都不知道？活死人墓的後門，自然在墓的後面了，你快些過來，差幸今朝有霧，不然太陽就快出來了，我討厭刺眼的陽光。」

凌千青聽他說的不像鬧玩笑，也就壯胆子走了過去。

墓後，草長過人，凝目看去，果然坐着一個長髮披肩的人，只是背着自己而坐，這時天色還朦朦未明，看不清這人是男是女。

他，自然就是活死人了。

凌千青朝他拱拱手道：「老人家要在下過來，不知有何見教？」

活死人道：「原來你是木吾的徒弟，好，你給老夫捎一封信回家，老夫也傳你一招絕學，絕不會比木吾教你的遜色。」

凌千青道：「老人家信寫好了麼？」

活死人說道：「老夫巳經放在你脚下了。」

凌千青低頭看去，果然有一個密封的信柬，另外還有一張小條子，這就俯身取起。

信封上果然寫着：「煩交拙荊收拆」六個字，小紙條上寫的是一記指法，上面畫了一隻手勢奇特的左手，下面有許多細字註解。最後一行行書，寫着：「你必須以三日的時間，練會此一指法，然後用火化去，絕不可帶在身上。」

凌千青略爲一看，正待問他這封信送交何人，送交何處？那知這一抬頭，那裏還有活死人的影子？心中不禁暗暗作難，忍不住大聲問道：「老人家，這封信要送到那裏去呢？」

活死人不僅沒有了影子，也沒有再作聲。

凌千青急着叫道：「老人家，你快說一句，這封信要在下送到那裏？」

茅草蕭蕭，古墓無聲，活死人再也沒有說話。

這一陣躭擱，淡淡的陽光巳經照在墓上！

凌千青想起活死人剛才說過：「他討厭刺眼的陽光」，看來他是不會再現身了，那麼這封信，自己給他送到那裏去呢？

他旣巳隱沒不見，自己總不能老躭在這裏，好在自己的師門，自己時常會來，那只有等下次上山來，再跟他問一問清楚了。

心中想着，這就把信和小字條一起摺好，收入懷中，大步往山下而去。

× × ×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家園巳經在望，凌千青的心情，也逐漸沉重了。

三年前離開的家，如今總算回來了，但門庭如昔，人事巳非。

這是自己從小生長的家，如今成了一座空屋，大門緊閉，荒草滿徑，看來却是如此凄涼！

他含着滿眶熱淚，越牆而入，穿過大廳，穿過長廊，繞向後園。

偌大一片花園，也因無人整理，變得草長沒脛。

最後，他找到了依然巍然聳立的假山。假山前面本來是一片空曠的花圃，如今這花圃當中，就矗立着一方和人一樣高的石碑。

天色巳經昏黑，他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石碑中間寫着的幾個大字：「先考凌公諱千里府君之墓」。

凌千青兩行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急忙走了上去，撲的跪倒地上，拜了下去，口中喃喃的道：「爹，孩兒回來了，孩兒蒙師父收列門牆，學藝三年，現在巳經下山了，孩兒立誓要找到妖婦，替爹爹報仇，以慰你老人家在天之靈……」

他拜了幾拜，才行站起，又走到假山左側，找到兩個土丘，他記得左首是大師兄徐兆文的墳，右邊則是張老三、周武、洪鏢三個莊丁的埋骨之所，他也跪拜下去，默默的道：「大師兄，小弟回來了，張老三、周武、洪鏢，你們安息吧，我一定

會給你們報仇的。」

說畢，也拜了幾拜，才行站起。

他目光緩緩環顧着本來很熟悉，現在却有些陌生之感的後園，心中暗自忖道：「今晚只有在家中權宿一宵，等明天一早再走了。」

他正待回到前面去，到書房去權宿一晚，忽然聽到一縷輕盈而悠揚的簫聲，遠遠傳來。

凌千青一怔，家中空曠已久，久無人住，何來吹簫之聲？

再仔細辨聽，這悠揚簫聲，確實是有人在吹簫，簫聲雖然飄忽，他已可確定來自東首！

凌千青不覺隨着簫聲，緩步尋去，繞過東首荷塘，那是用竹子紮成的一條曲折花廊，上面長滿了薔薇花藤，因爲沒有修剪，藤蔓像瓔珞般下垂，隱隱可以聞到花香。

他用手拂着花藤而行，跨出這曲折長廊，仰首向空，輕輕舒了口氣。

天空已經掛着了半鈎新月，清澈而明朗。

簫聲已歇，但他目光一瞥，發現稍北一角小樓上，從窗櫺透射出一點燈光。

凌千青不禁一呆，他自然知道那正是花園東北首的得月樓，因爲園牆外面，有一條河，河水遼闊，可以在樓上望見江上來往的舟楫。

得月樓是取「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意義。

這樓上是爹封刀歸隱之後，有好友來訪經常下榻於此。

如今樓上透出燈光，證明果然有人住在那裏了，這人會是誰呢？

凌千青踏着水磨青磚鋪成的小徑，悄悄走近樓下，仰首望去，樓上四扇格子窗全部掩住，還下了窗紗，絲毫不聞人聲。

他放輕腳步，登上盤曲樓梯，迎面是一排朱欄走廊，兩扇精緻的雕花木門，門雖關着，但却沒有閂上，凌千青用手指輕叩了兩下，木門已呀然開啓。

樓上共有內外兩間，外面是一間寬敞而雅緻的小客室，陳設和從前一樣，只是收拾得纖塵不染，但却闃無一人，燈光是在內室。

凌千青舉足走入，鼻中忽然聞到一縷非蘭非麝的幽香！

正在此時，突聽有人嬌聲叱道：「是什麼人，竟然夜闖民宅！」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聲音如出谷黃鶯，嬌而且脆，脆而且甜。

凌千青不覺又是一怔，這小樓上住的竟然會是一個女子！聲音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現在湘簾已被掀起，一個人從內室輕盈的走出。

這一刹那間，凌千青呆住了，他眼睛亮得幾乎發花。

從內室走出來的是一個一身白衣的長髮少女，她臉上帶着薄薄的怒意，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盯在凌千青的臉上，從她眼色中，可以看出她含有責怪之意，似是責怪他不該深夜闖進她小樓來。

凌千青心頭着實感到有些尷尬，腳上訕訕的拱手，說道：「姑娘，請恕在下冒昧……」

白衣少女眼光移開了，螓首微垂，臉上飛起一片紅暈，口中「嗯」了一聲，低低的道：「相公請坐。」

她聲音嬌而且柔，已不似先前那麼盛氣。

頭雖低着，剪水雙瞳却正在偷偷的瞟着凌千青，那本來含有責怪的眼色，在這一瞬之間，當然也早已消失了，繼之而起的却是靦覥之色。

含羞脈脈和含情脈脈，都是少女特有的嬌態，可以平添無限美態。

本來是自己的家，如今喧賓奪主，她居然以主人自居，而自己却反被當作了客人。

凌千青沒有坐，白衣少女也沒有說話，兩人只是默默的站着。

能夠和一個如此美麗的女孩子默默相對，實在是人生難得的享受。

過了半晌：白衣少女眼波一抬，柔聲道：「相公怎麼不請坐呢？莫非嫌蝸居不堪待客麼？」

凌千青如夢初醒，口中「哦」了一聲，拱拱手道：「在下冒昧登樓，姑娘請勿見怪。」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怪你，還會請你坐嗎？」

她這一笑，露出一排潔白晶瑩的貝齒，笑得甜甜的。

凌千青被她笑得有些神不在焉，說道：「在下那就告坐了。」

果然在小圓桌邊上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白衣少女看他拘束的神情，覺得很好笑，抿抿嘴，說道：「相公一定是讀書人了。」

凌千青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襲青衫，說道：「姑娘怎麼知道呢？」

白衣少女眨着眼，輕笑道：「因爲你說話很酸！」

她迅快的轉過身，輕盈的走向臥室房門，才回頭道：「相公請坐，我去取一盞燈來。」

她果然從內室掌着一盞白瓷罩的油燈走出，放到小圓桌上，又輕俏的奔向內室，居然端着一盞藍花細瓷的茗碗，婷婷嬝嬝走近桌邊，把茗碗放到凌千青面前，嬌聲道：「這盞茶，是我剛才泡的，還沒喝過，還很燙，相公不嫌簡慢吧？」

凌千青看她端着茶碗送來的一雙玉手，十指纖纖，有如玉筍，尖尖的指甲上，還塗着鮮艷的鳳仙花汁，越發顯得輕紅掩映：柔荑纖秀，使人恨不得輕輕的握上一握。

白衣少女似有所覺，很快縮回手去，一面低低的道：「我這茶葉是眞正西湖龍井，相公請喝茶呀！」

凌千青也不知道今晚怎會如此失態，不禁臉上一紅，忙道：「姑娘不必如此費事，多謝姑娘了。」

白衣少女舉手攏攏披肩秀髮，含笑道：「古人有寒夜客來茶當酒這句話，現在夜雖不寒，但得晤君子，也是幸事，這盞茶就當酒以敬嘉賓了。」

「姑娘眞會說話。」凌千青含笑望着她，說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燈下相對，她臉上細膩得有如羊脂白玉，隱隱透着紅暈，當眞艷若朝霞，愈看愈美，愈看愈不忍把目光移開。

白衣少女被他看得羞澀一笑，說道：「相公自己還沒說高姓，大名，怎麼先問我了呢？」

「哦！哦！」

凌千青失笑說道：「姑娘不說，在下倒忘記了先報姓名了，在下姓凌，賤名千青。」

「是凌相公。」

白衣少女臉色微紅，低頭道：「我叫……聶小香……」

凌千青道：「原來是聶姑娘，只不知聶姑娘何以一個人住在這裏？」

聶小香咬着咀唇，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你猜呢？」

凌千青笑說道：「這個在下如何猜得着？」

聶小香秋波一轉，說道：「這裏是不是很靜？」

凌千青道：「是很靜。」

聶小香道：「因爲我生性愛靜，這裏正好是一座廢宅，沒有主人，所以我就住進來了。」

凌千青微微一笑道：「但這裏並不是沒有主人的廢宅。」

聶小香瞪大了眼睛，才問道：「那人呢？」

凌千青含笑道：「在下就是。」

「啊！」聶小香眨眨眼，失聲道：「凌相公就是這裏的主人，那就是我的房東了。」

她不待凌千青說話，搶着笑道：「你看我有多糊塗，你方才說出姓凌來，我就應該想到了。」

凌千青問道：「姑娘妳怎麼會想得到呢？」

聶小香道：「因爲我經常在園中走動，看到假山前面，有一座墳墓，墓碑上好像寫着：『先考凌公諱千里之墓』這幾個字，可見這座莊院是姓凌的產業了，相公方才自稱姓凌，不是這裏的主人還是誰呢？我不該早就想到了麼？」

凌千青道：「姑娘說得是。」

聶小香又眨着眼道：「凌相公是這裏的主人，我怎麼會沒有見過你的呢？」

凌千青道：「在下今晚剛回來。」

「啊！」聶小香道：「那你一定還沒吃飯了？凌相公不嫌棄，就在我這裏隨便吃一些可好？」

凌千青道：「在下怎好打擾？」

「不要緊！」

聶小香已經站了起來，甜笑道：「你是主人咯，這有什麼好客氣的？再說東西都是現成的，我這裏只有一個人住，有時弄了些吃的，一個人吃不完，今晚，就留了幾樣菜，本來準備明天吃的，所以我說凌相公如果不嫌棄，我就去端來。」

她說話像連珠似的，又嬌又脆，她行動更快，就像一隻白蝴蝶，隨着話聲，翩然往外行去。

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嫣然笑道：「凌相公請坐一回，我去把菜熱一熱就可以吃了。」

凌千青道：「姑娘不用費事。」

聶小香已經走了一半樓梯，她嬌脆的聲音却傳了上來：「這又不費事，都是現成的咯。」

凌千青只得由她，回身在椅上坐下，拿起茶碗，輕輕喝了一口，茶葉果然是上好的龍井，入口清芬，餘香雋永！

他眞想不到自己會有這樣的奇遇，會在自己家裏遇上這樣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姑娘。

她怎麼會一個人住在這裏的呢？

樓梯響了，聶小香已經端着一個木盤走了進來，盤中有四碟菜餚兩副杯筷，和一小壺酒。

她把四碟菜從盤中放到桌上，然後取出兩副杯筷，和一把精緻的小酒壺，甜甜笑道：「這壺酒還是上次我姐姐和姐夫來才買的，我不會喝酒，一直留着，沒想到今晚正好用上了。」

一個女孩子單獨住在這裏，怎麼會有酒呢？但經她這麼一說，就解釋了這壺酒是招待姐姐、姐夫剩餘的了。

小菜雖然只有四碟，却有燻雞腿，板鴨，半條糟魚，和一碟五香排骨，都是下酒的菜。

聶小香在他對面坐下，纖纖玉手取起酒壺，給凌千青面前斟了一小杯酒，然後也給自己斟了半杯，靦覥一笑道：「我本來不會喝酒，但凌相公是此地主人，我的房東，今晚在這小樓上，我又是主人，凌相公變成我的貴賓，我如果不陪凌相公喝一些，就不成敬意了。」

她舉起杯子，鮮紅的指甲，纖細的玉手，微微翹着小指，手勢優美極了，嫣然一笑道：「凌相公，我敬你。」

櫻唇沾着酒杯，淺淺的喝了一口。

凌千青也很少喝酒，但她喝了，他不能推辭，連忙舉起酒杯，說道：「在下如此叨擾，眞是不好意思，應該謝謝主人，這一杯在下應該先敬。」

說着一口喝乾。

聶小香秋波滾動，咭的笑道：「看來我們誰是主人，誰是客人，很難分得清楚了。」

她舉起牙箸，挾了一塊板鴨，說道：「這是我姐姐從南京帶來的，凌相公嚐嚐看。」

凌千青忙道：「聶姑娘不用客氣，在下自己來。」

聶小香又替他斟了一杯酒，抬目問道：「凌相公不住在家裏，是寄居在外唸書麼？」

凌千青道：「不瞞姑娘說，在下是在外學藝。」

「在外學藝？」

聶小香又問道：「凌相公學的是什麼藝呢？」

「學武。」

凌千青續道：「在下是爲了替先父報仇。」

「啊！」聶小香道：「凌相公，令尊是被人害死的麼？」

凌千青舉杯一飲而盡，才說道：「是的。」

聶小香道：「那麼凌相公的仇人是誰呢？」

凌千青道：「是一個妖女。」

「妖女？」

「聶小香吃驚道：「是一個女的精怪嗎？」

凌千青笑道：「不！她是一個人。」

聶小香道：「既然是人，凌相公怎麼會叫她妖女的呢？」

凌千青道：「因爲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妖女。」

聶小香又執壺給他斟酒，一面問道：「她本領很大麼？」

「是的。」

凌千青道：「這人叫柳鳳嬌，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思毒辣，先父就死在她掌下的。」

聶小香忽然關心的問道：「她武功有這麼高，凌相公打得過她嗎？」

凌千青道：「從前我不是她對手，現在我不怕她了。」

「啊！」聶小香臉上綻起春花般的笑容，說道：「怎麼說，凌相公的武功，一定比她高了，來，凌相公，我再敬你一杯，祝你成功。」

她這一回居然把一半杯酒，一口喝乾了。

「謝謝你。」

凌千青和她對乾了一杯，他平日很少喝酒，這一連喝了三杯，臉上就有些熱烘烘的酒意。

聶小香果然也是眞的不會喝酒，只喝了半杯酒，一張粉臉，已經泛起桃花般的紅暈，一雙眼波，流動之時也有些水汪汪了。

她站起身，歉然說道：「眞不好意思，這壺酒裏只有四杯酒，凌公子吃些菜，我給你裝飯去。」

說完，正待轉身，忽然腳下一個踉蹌，似要絆倒。

凌千青吃了一驚，急忙一個箭步，掠到她身邊，伸手把她扶住，低低問道：「姑娘怎麼了？」

聶小香「嗯」了一聲，她整個人忽然軟了，軟綿綿的倒在凌千青懷裏。

凌千青但覺她一個身子又香又軟，她張着檀口，呼吸十分急促，一縷帶着淡淡甜味的口氣幽香，從她檀口噴了出來。

一個喝了酒的男人，懷裏又抱着這樣令人動心的女人，若是還不動心，那他就不是男人了。

凌千青當然是男人，而且還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他只覺全身血脈賁張，心頭狂跳，雙臂一緊，一顆頭情不自禁的低了下去。

聶小香口中「嚶嚀」一聲，螓首巧妙的一歪，正好避過他氣息咻咻好像要噬人的那張咀，把櫻唇躲到他耳根子邊上，他還在輕輕喘息着，但却細聲焦急的道：「凌相公快閃開，有人在背後暗算你呢！」

這聲音輕細得只有凌千青可以聽得到，凌千青在心旌飄飄蕩蕩之際，聞言突然一驚，他畢竟反應極快，雙手摟着聶小香嬌軀，人已一個輕旋，飛閃開數尺之外。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耳中但聽室內響起一陣極細極輕的洒洒之聲，落在樓板上！

凌千青迅快鬆開抱着她的雙手，倏地轉過身去，大喝一聲：「什麼人？」

人隨聲發，快若箭射，一下子穿窗而出。

耳中突聽有人低喝一聲：「打！」緊接着「繃」的一聲機簧輕響，一大蓬細碎青芒，當頭罩落。

這人好像算準凌千青會穿窗而出，因此躲在窗外，等凌千青追出之時，他從身後發射暗器，而且射出來的，又是射面極廣，一發就是七十二支的「奪命黃蜂針」，心思可說毒辣之至！（奪命黃蜂針射出針筒，就有一尺方圓，射到一丈五尺左右，已擴及數尺了。）

凌千青耳中聽到機簧之聲，人已一個觔斗朝屋簷下翻了下去，但聽一陣「嗤」「嗤」之聲，緊接着從自己背後像急風驟雨掠過，心中暗暗叫了聲：「好險！」

身形一挺，再從簷牙下翻身上屋之時，手中已多了一支三尺長青光瑩瑩的軟劍，目光迅疾一掠，園中靜悄悄的那有什麼人影？

明月在天，月光如水，附近十丈之內，連樹枝、花林都沒有一絲動靜。

凌千青眞不相信此人會有這麼快速的身手，在自己翻一個身的時間，就會沒了影子！

窗口忽然探出了聶小香的臉來，月光之下，她本來春花般的臉色，顯得有些蒼白，嬌急的問道：「凌相公你沒事吧！」

凌千青又重回入小樓，俯身從地上拾起一支細得只比牛毛略粗的鋼針，針尖隱隱泛着暗藍，分明還淬過劇毒！

聶小香就像受了驚的小鳥，輕盈的撲入他懷裏，幽幽的道：「嚇死人了，他……是什麼人呢？你……沒追上他麼？」

凌千青輕輕撫着她披肩秀髮，柔聲道：「眞該謝謝妳，聶姑娘，方才要不是妳提醒我，我就死在他的針下了。」

他忽然想起方才聶小香一定看到了人，不然她怎麼會說有人暗算自己呢？這就問道：「聶姑娘，你方才看到了人？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聶小香緩緩從他懷裏直起身子，舉起皓腕，輕輕攏了烏黑的秀髮，猶有餘悸的說道：「我只看到窗外有一個人影，他手中拿着一管黑黝黝的東西，從窗口伸了進來，對着你後心，我想他一定是要害你的了。」

她接着輕哦一聲，又道：「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側影，那時我心裏好害怕，才叫你的，沒有看到他是男是女咯！」

凌千青點着頭道：「一定是她！」

聶小香睜大眼睛，問道：「你說的是誰呢？」

凌千青切齒道：「一定是那妖女，我正要去找她，她倒已經找上我來了！」

聶小香吃驚的道：「你說的是柳什麼的女人麼？」

「柳鳳嬌。」凌千青道：「不是她還會有誰？」

聶小香盯着他，忽然問道：「我方才好像看到你的手上拿着劍咯，怎麼不見了呢？」

凌千青笑道：「我收起來了。」

聶小香好奇的問道：「你收到那裏去了呢？」

凌千青道：「就在我腰裏。」

他腰裏束着的是一根青絲結成藤紋的絲縧，根本沒有劍。

聶小香伸出纖纖玉手，摸着他腰上的絲縧，不信的說道：「這是腰帶咯，你騙人！」

「沒有騙你。」

凌千青一抖手，就從腰間解下了絲縧，再一抖手，只聽「錚」的一聲，他已從絲縧中抽出一支青光晶瑩的細長軟劍，含笑的道：「這柄劍就叫做青藤，是一柄軟劍，它是我師父昔年一位好朋友的隨身兵刃，他一生沒有傳人，也只有師父一個朋友，因此在臨終前，就把這柄劍送給了師父，師父就傳給了我。」

燈光底下，劍氣森森，寒鋒逼人，果然是一口好劍！

聶小香畏縮的後退了一步，說道：「凌相公，你快收起來咯，別割傷了手。」

姑娘家目然很怕兇器。

凌千青朝她一笑，收劍入鞘，又把絲縧扣回腰上，說道：「今晚打擾姑娘，夜色已深，在下告辭。」

聶小香看了他一眼，臉上忽然紅了，低垂一下頭，輕輕的道：「凌相公要走了麼？」

她眼光之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依依之情。

凌千青不禁也有些依戀，說道：「在下到前面找個地方，權宿一宵，明日清晨，再來造訪。」

聶小香的臉更紅，頭也垂得更低，幽幽的道：「凌相公，前面那些屋裏，已經好久沒人住了，怎好去住？」

凌千青道：「不要緊，在下隨便過一夜就好。」

聶小香羞澀的道：「這裏本來是凌相公的家，這樣好不？樓下還有一張舖，本來是我一個使女睡的，她前天娘生病，回家去了，凌相公就在樓上休息，我睡到樓下去。」

凌千青道：「那怎麼成？」

聶小香胆怯的說道：「我有些怕，萬一……萬一……方才那人又來了，我只有一個人，該怎麼辦？有凌相公在我就不怕了。」

凌千青想想她這顧慮也不無道理，偌大的一座花園，只有她一個人住，方才又發生過事，姑娘家自然會怕，就點點頭道：「姑娘既然害怕，在下就留下來，只是在下怎能住在姑娘的閨房裏？」

「不要緊。」

聶小香甜笑道：「只要凌相公不嫌髒，就在這裏住幾天再走。」

「不！」凌千青道：「在下住在樓下的好，有什麼風吹草動，有在下在，姑娘就不用怕了。」

聶小香已經在他說話之時，搶着下樓去了，嬌聲說道：「下人住的地方，凌相公怎麼能住？」

嬌美的聲音，自樓梯中間傳了上來。

凌千青追到樓梯，攢着眉道：「聶姑娘，這……不成？」

聶小香已經到了樓下，嬌笑道：「時間不早啦！凌相公早些安歇吧！」

姑娘家已經走了，小樓餘香猶存！

凌千青心中暗自忖道：「自己留在樓上也好，那妖女方才偷襲沒有得逞，說不定還會再來。」

這就一口吹熄燈火，依然回到椅子上坐下，覺得有些口渴，伸手取過茶碗，喝了兩口，坐了一陣，忽然感到微有倦意，就起身往內室走去。

裏面一間，地方較小，除了一張床，只有一張花梨木書桌，和一把椅子，還是從前的樣子，只是床上掛了輕羅錦帳，舖了軟軟的繡褥，一個繡枕，一條鴛被。

書桌上放了菱鏡宮粉、胭脂、黛筆等姑娘家用的東西，權充妝奩。

跨進內室，幽香更是沁人！

凌千青感到倦意更濃，和衣在床上躺下。

床是姑娘家睡過的床，枕是姑娘家睡過的枕，一陣陣的脂粉幽香，沁人心脾，薰得他心頭一陣朦朧，好像是睡熟了。

漸漸好像進入夢鄉，彷彿覺得身邊多了一個人，從這人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更濃，聞得會使人心頭飄蕩。

他聽到的是淅瀝細雨之聲，也聽到婉轉杜鵑嬌啼，他一個人却似乘風破浪，也有些像馳騁在草原之上，這是多麼奇妙的夢境！

夜很靜，夢也很美！

春眠不覺曉，等他醒來，頭還有些昏昏的，但天色已經大亮！

不！紅日已高三丈透，酒痕狠藉玉鈎斜！

衣香繽紛，衾枕猶溫，昨夜夢境歷歷在目，凌千青驀然一驚，急忙翻身坐起，這一坐起，他才發覺自己衣衫不整，心頭更是驚駭，急忙穿好衣衫，掀被下床。

這一下更是驚得目瞪口呆，那果然不是夢，杜鵑啼血殷然入目，自己竟會……

他披上長衫，急忙走出內室，並沒有見到聶小香，再奔下樓梯，樓下確實有一間下人住的房間，他推開房門，房中封塵已久，她說使女睡在這裏，那只是美麗的謊言而已！

再走到後面，那是廚房了，也沒有她的影子。

她會到那裏去了呢？他奔出前院，花樹間鳥雀爭喧，就是沒有人影。再回上小樓，當然還是沒有見到她的人。

凌千青在感覺上，好似缺少了一樣東西，那不是人，而是圍在腰間的青藤劍也不見了。

人與劍俱杳！

凌千青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找遍了小樓每一個角落，沒有就是沒有。

聶小香外表文靜、溫柔，談吐不俗，人更長得如花似玉，脈脈多情，她怎麼會拿了自己的寶劍，不別而去？

她若是光是爲了竊取自己的寶劍而來，她盡可乘自己睡熟之時，悄悄取走，何用獻出她最寶貴的貞操？

她究竟爲了什麼呢？他一時陷入了困惑之境，爲情苦，爲失劍更急！

師父把這柄劍交給自己的時候，再三叮嚀，這是他老人家唯一至交臨終託付給他老人家的，擇人而傳，要自己終身寶之，自己剛一下山，就把劍丢了。

（未完・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連雲寨內部因奸相傳宗書招降，大當家顧惜朝作內奸，串同幾個寨主定計消滅大寨主、二寨主和對抗他的人，首先將五寨主大和尚管仲一殺害，大寨主戚少商、二寨主勞穴光等人都不知顧惜朝的陰謀，照常參加議事，顧惜朝猝起發難，先將勞穴光殺掉，戚少商受重傷，其他寨主賽諸葛阮明正扶持戚少商且戰且退，轉入其他營寨，都被叛徒包圍，只好轉到二寨主營地，先將戚少商轉入機關地道逃生，阮明正誘顧惜朝入寨，想用炸藥和他們同歸於盡，顧惜朝不上當，只炸死張亂法一人，顧惜朝知道戚少商還未死，下令四處追查……

逃生遇救　名捕仗義

宋亂水本來就把守着山下，以戚少商身負重傷，只要給宋亂水遇上，絕對活不了。

孟有威這時入稟道：「報告大當家，鮮于大將軍和冷二將軍正在上山來了。」

顧惜朝沉吟了一下，說道：「戚少商可能逃脫一事，先不要張揚，但你們要四出追查。」他頓了一頓，又道：「另外，設法讓息大娘知道戚少商已窮途末路的消息！」

孟有威、游天龍、霍亂步、宋亂水及馮亂虎精神抖擻，齊聲應道：「是！」

顧惜朝這才揚聲道：「快請兩位將軍！傳衆兄弟列隊相迎！」

一朝天子一朝臣，「連雲寨」本來是抗暴拒強，與官兵對壘之大本營，而今，竟成了卑躬禮敬，迎迓出名心狠手辣的官兵，趾高氣揚的上山來。

戚少商要是知道，一定氣得吐了血。

× × ×

戚少商是在吐血。

他沒有走。顧惜朝萬未料到，他就在那爆炸之處的數十尺地底下，被一口木桶垂入深井，他只覺得一直墜落下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無處着力，但他心裏那一團燃燒的火，仍是不終不熄。

他心裏只在反覆的想着：是我把顧惜朝引進「連雲寨」的。可是，他害死了一衆兄弟，也就是等於我害死的，我害死他們的……。

他覺得胸臆似在燃燒着什麼似的，狂喊道：「是我害死的，是我害死的……！」聲音在深井中迴盪着，一句接着一句，久久不息。

這深井直垂入地底，再橫通向後山，以山下爲出口，本是在戚少商都還未加入「連雲寨」之前，阮明正在當時大寨主勞穴光的帳營裏開一隧道，以備萬一之需；惟自從戚少商入主「連雲寨」，勢力龐大，便無兵敗之虞，近年又加入顧惜朝，聲勢更一時無兩，但阮明正心機深沉，把此隧道之事一直不提。

故此，戚少商喊得再大聲，一樣傳不到地面上。

一直過了好久，戚少商才從暈迷的噩夢中驚醒。

他驚醒的第一個想法是：夢！

他希望是夢，如果只是惡夢，那再惡的夢，一旦夢醒，一切便都過去了！

只是他很快的發現不是夢，雖然這深沉幽異的環境像夢境一樣，但他少掉了一隻臂膀，那全是真的！

斷臂之痛和被出賣的痛苦，以及一衆兄弟慘死之痛，深深的，灼鑄着戚少商的心！

如果他的功力不是如此深厚，捱了顧惜朝的一記「玉碎掌」，早都五臟離位，斃命當堂。

戚少商雖然能保住不死，但元氣已所剩無幾，加上斷臂重創，在這不見天日、不着天地的大木桶裏，就像地獄裏的煎熬一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過，戚少商很快的就發現桶裏有火摺子、乾糧、還有地圖等，火摺子是可以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方發光點火，乾糧可以充飢，地圖更有指示出路，幽森的甬道壁上還涓涓滴着泉水。

戚少商又發現阮明正推他入桌底下塞入他衣袖裏的東西。

他點起一支火摺子，才發現那是一封血書，草草歪歪的寫着幾個字：

「大哥，你不能死，找四弟，替我們報仇。」

他把紙條緊緊的揑在手心裏。阮老三把他塞入桌底甬道木桶的時候，還塞給他這樣一封血書，之後，他只覺自己迅速沉了下去，然後是一聲驚天動地的大爆炸，自上傳來，碎石殘礫，剛好封鎖了甬道入口，隨即黑沉一片。

然而阮老三瀕死一擊前，仍念念不忘四弟，要他報仇。他突然明白了阮明正的意思：怕他輕生，故曉以大義，弄他活下去！

「老四」是「陣前風」穆鳩平，英勇善戰，豪氣干雲，可是，他被顧惜朝收買了沒有？會不會像孟有威、游天龍，在生死關頭時候的來個陣前倒戈？

至於自己，捱了顧惜朝這一掌，縱復元得了，內力也至多只賸一半，加上一臂已斷，武功方面也弱了三分之一，他這一身殘破之軀，僅有的三成武功，怎圖復仇？怎能挽救連雲寨的危難？

「連雲寨」的老兄弟死的死，叛的叛，是不爭之事實。戚少商感到自己的事業，已一敗塗地，無可收拾，在黑暗裏，他只是爲一封血書，一個臨死前的兄弟對他的期盼而活着。

× × ×

烈日下，他所追踪的那五個人，已經越來越迫近了。

這五個人，一直在逃亡着，後來發現有人正在追踪他們，他們就逃得更急了。

這五個人，都是武林中的狠辣角色，一名善於謀略，一名武功奇强，一名精於暗殺，一名擅於易容，一名滿身暗器，這五個人合起來，江湖上只怕沒什麼人能惹得起。

只是這五個人，却給一個人追踪得狠狠不堪。

當這五人發現有人跟踪他們的時候，曾佈下陷阱，意圖殺掉來人，但是當他們發現來人原來是誰後，除了一個「逃」字，再也不敢作任何事。

不過逃也沒有用，他已經「追」上來了。

這五人用盡千方百計，甚至用大量的金錢，來驅使一班貧民也佯作逃亡，來分散追踪者的注意力；曾唆教另一匪帮人馬，在鄉村搶刦來引使追踪者轉移目標；也曾暗施偷襲，買舟出海，騎馬長驅，上山入林，全程共達八百里，來躲避追踪；更曾利用飛沙颶風，地理天時，蚤夜趕路，但一樣都沒有發生效用——除了那一匪帮人馬全被「追踪者」繩之於法之外。

這五人情知不妙，心道糟糕，這次來的人，不是那以追踪術名聞天下的「四大名捕」之追命，還會是誰？

× × ×

可是這五個逃亡者沒有弄清楚，制伏那一干匪徒的人，名捕雖是名捕，但用的不是一雙腿，而是一雙手。

追命是以一雙腿名滿天下的。

× × ×

鐵手對自己的追踪術很不滿意。

他知道要是換作追命，這五個人早就逮住了。

不過，他此際已相當追近那五個人的了。

那五個人，他一個都不認得，可是，這件案子，是他一個至親的師弟——冷血——帶着傷囑咐他一定要承辦的。

「這五個人，先出賣了待他們最至誠至義的大哥，使得他性情大變，爲害江湖，而這五人仍怙惡不悛，作惡多端，有一次，落在我手裏，但『捕王』李玄衣要我網開一面，我還愚昧不堪，勸他們改過自新，沒想到他們非但沒有改過知悔，還把他們大多的獨門絕藝奪得，並加以殺害……他們的大哥便是『白髮狂人』聶千愁，對我有救命之恩，而我勸這些兔崽子回到聶千愁身邊，等於是我害了他……這些不仁不義的小人，是非殺不可的——」

「二師兄，我有傷在身，不一定能追得着他們；追命三師兄可能已跟大師兄上了金印寺，我只有求你；你一向較溫和仁厚，不過對這五人，你千萬饒不得。」

「這五個惡賊，見着了，殺了就是了，連見官都是多餘的，其中王命君也當過官，要是抓進衙裏，官官相護，又給他逃脫了，那就不值了——」

冷血很少求人。

鐵手有力地點頭。

就算冷血不求，鐵手也會答允的。

冷血所提到的王命君等五人殺害「老虎嘯月」聶千愁的故事，詳見「骷髏畫」故事；至於大師兄無情與三師兄追命上金印寺查藍元山削髮爲僧一案的源起，請見「談亭會」一文。

× × ×

鐵手雖沒有見過他所追捕的五人形貌，但他們的名字，他却是銘心刻記的：

「師爺」王命君。

「刺蝟」張窮。

「百變」秦獨。

「必死」樓大恐。

「笑殺」彭七勒。

王命君、張窮、秦獨、樓大恐、彭七勒等人原本在跟隨聶千愁之時，都有極好的名聲，但在他們賣友求榮、率性妄爲之後，江湖上人對他們的聲譽，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所以這五個人，才投靠官府，希望能藉官家的威望，來提高自己的聲勢。可是冷血在「骷髏畫」一案裏，粉碎了他們的上司魯問張、靠山李鱷淚，致使這五個頓失所恃的惡棍，只好亡命天涯。

他們被追得實在太急了，衣衫給汗水濕透，又飢又餓，但飢寒得不敢去打劫，好色的不敢去採花，他們只怕留下一點點的破綻，就給四大名捕逮着；這段日子雖不是很長的時間，但要這五人不率意淫樂，不斷逃亡，狼狽一至於斯，在他們而言，已難受透頂了。

他們聚在山林裏，燃着篝火，不禁互相埋怨起來：

秦獨說道：「我都說了，聶大哥我們是不該殺的，殺了他，冷血不會放過我們的。」

王命君說：「冷血不放過我們，那麼，四大名捕都不會放過我們的。」

秦獨道：「都是彭七勒，一定要殺聶大昌，這次可糟了！」

彭七勒冷哼道：「你以爲我們不殺聶大昌，四大名捕就會放過咱們麼？」

張窮道：「殺了聶大哥，咱們至少還有三寶葫蘆！」

王命君道：「得了三寶葫蘆又有什麼用，以咱們的功力，使來可不够火候！」

張窮道：「那總好過沒有。」

王命君道：「只是爲了三寶葫蘆，咱們値得嗎——？」

樓大恐道：「王師爺足智多謀，多計的人總是胆小，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王命君苦笑道：「錯與不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們這樣逃走，也不是辦法！」

突然樹林子裏撲撲幾聲輕響，樓大恐和張窮一個出掌一個撈起一把沙子，撲滅了火焰。王命君身子一伏，縮在黯影裏，彭七勒飛掠上樹，秦獨抓着十七枚暗器，隨時準備發射。

只聽「呱呱」地叫了兩聲，一隻不知是什麼的大鳥，撲動大翅越過樹梢，飛空而去。

彭七勒跳下地面下，衆人都舒了一口氣。

「不是辦法，」張窮懊惱地道，「這樣子的確不是辦法！」

秦獨道：「不是辦法又怎樣？難道我們能去把他幹掉不成？」

「爲什麼不可以？」樓大恐道，「他一個人，咱們五個人。」

張窮興緻勃勃地問：「怎麼下手？」

大家望向蹲在黑暗裏沉思的王命君。

× × ×

古道上。

鐵手大步踏着，口吸迎面的烈風，頂上烈陽猛照，這兩種烈在一起，變成石像站着似的，旣不覺日烈，也不覺風大。

萬山蒼翠。

道上塵埃微揚。

山坳道上，有一對夫婦，正扶持走來。男的蒼樸老實，女的已腹大便便，走動時撫腹有痛楚之色。

鐵手忽覺得古道上一對相伴相依的走過，是一件非常「箇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的事。

鐵手想起自己到如今仍是孑然一身，又念及小珍，心頭上如飲醇酒，不覺嘴角微微笑了開來。

那對夫婦見四周無人，以爲是向他們招呼，便也向他微笑一下。

鐵手推了推頭上的馬連坡大草帽，笑道：「熱呵？」

那男的正待要應，忽聽那女的撫腹呻吟了起來，滿臉痛苦之色。

那男的慌忙扶持，旣焦急又倉皇，關切地問：「怎麽了？妳……」

女的只是呻吟作不得聲。

鐵手忙趨前俯視，說道：「要臨盆了罷？」

男的跺足急煞地道：「糟啦，這地方離市鎭還遠，倒回去也不是，怎麼偏選上……眞是！」

鐵手笑道：「這事怎估計得着？讓我背她下山找產婆再說。」

男的感激地道：「這位大哥，眞是好心……」

鐵手道：「別說這些了。」一面揹起那女人，另外用手牽住男的臂膀，道：「咱們這就趕去吧。」

那女人騎在鐵手的背上，突然之間，做了一件甚是奇特的事。

她用手往自己腹上一掀，衣裙掀起，露出來的不是肚皮，而是一隻類似筲箕的鐵篩。

筲箕彈開，裏面有上百個小孔。

在同一刹間，至少射出八百件小型暗器。

如果這些暗器全打在鐵手的背上，鐵手的背部必定成了「刺蝟」。

同時間，那男的騰出一隻空手，掌裏已多了一柄藍光閃閃的利刃，往鐵手脅下就刺。

這兩個變化都十分突兀，鐵手根本沒有辦法避躲。

可是鐵手就在這生死一髮間做了一件事。

他突然身子一長。

他這身子一長也沒什麼，只是像一個本來躬着背的人忽然竝直了身子而已。

但他這一個動作，使得他背上的女人，拑騎不穩，蓬地摔跌下地，那些暗器，登時打了個空，有如射上半天空，再急墜下來，有的在發射時受了震盪，倒射回筲箕裏去。

鐵手在身形一長之際，順便把手一提，這一提即是把那男子一拋往後面拋去。

這時，鐵手的背後全是射空的暗器。

那男子慘嚎一聲，跌下去時剛好壓在那女子的身上。

那女子跌地時，裙子剛好蓋住了臉孔，以致對有些墜落下來的暗器、撲下來的男子，都無法閃避，更不用說裝在肚子上筲箕裏的暗器回射了。

那男子的一刀，在趴落地面時正好在她手臂戮了一下。

那女子宛似未覺。

這一刀之毒，連痛的感覺都失去了。而那男子此時也被射成了「刺蝟」。男的立即斃命，女的却未馬上死去。她掙扎、呻吟道：「鐵手……你……怎知……？」

鐵手搖首道：「你們太小心了，也太大意了。普通人家見着陌生人，就算微笑招呼，男的還有可能，女的還在腹痛，怎麼可以跟外人隨便談談呢？另外，我要背妳下山，秦獨居然完全放心，任由他的妻子給陌生人來揹，而又不問我脚程快慢，分明是把我當作有武功的人……」

那女的眼睛已開始轉藍，就跟剛才「百變」秦獨所握的七首一般的藍。

鐵手嘆道：「張窮，我本來只想把你們逮捕，不想殺死你們，無奈你們下手太毒了，結果自己殺死自己……你別看那兩個疏忽並不重要，但只要有疏失，就會叫人生疑，一旦生疑，就會加以防範注意，這一來，你們的出手，盡在我眼中，我便可以輕易地制敵機先了。」

張窮慘笑，笑容難分哭笑，然後臉上的肌肉也完全僵化了，她吃力地道：「你別……得意……我們的……人……」就再也發不出聲音了。

鐵手望着她，沉重的道：「我知道還有王命君，樓大恐和彭七勒，不過，他們既然只遣你們兩人來送死，根本就不會有爲你們報仇的意思。可是，那三人，逃不了的。」

說到這裏，張窮的眼完全變藍，連眼白、唇色也完全呈現一片藍色，人也失去了生命。

鐵手喃喃自語道：「王命君派兩個人來送死，分薄了自己的實力，却是爲何呢？難道……」他一笑道：「要是追命在，只要他用鼻子一吸，什麼疑難，都不解自開了。」

他埋掉了兩人的屍體 走下山來，一路上叢林間閃爍着隱約的燈火，已經開始暮晚了。

× × ×

鐵手下到平地的時候，天色已晚，遠處蒼宏的塔影，映着幾隻歸鳥盤旋，天邊殘霞亂紅，很有一種淒涼的滋味。

他心裏浮現了幾句前人的詩詞，心中更加有一種悽落的感覺，想起從前自少年的時候，總愛寫詩塡詞，日落西山的時候上荒漠的山頭，殘月曉風之時到舟上聽鐘，那時候簡直是一種享受，就算是傷感也是佯作或强作出來的。

而今，人僅中年，却已怕見殘景。只有念着清美秀麗的小珍，才能驅除心裏那種來自風景凋零的悲哀。

鐵手搖首自嘲地道：「老了麼？……？」驀地，樹叢裏，霍地一响。

接着下去，是數下連响着，响得很輕，但很快，一下子，已沿着石塔的方向去了。

鐵手心中暗忖：來了，而且這次不只一人。他冷然撥開灌木叢，以一座山似的氣概，向前移動。

跟着他聽到有一些虫豸的叫聲，以及蛙鳴，鐵手江湖經驗極爲豐足，他馬上判別出來，那是道上的人聯絡的訊號。

看來，來的人還不少呢！鐵手剛想及此點，倏地，背後一聲春雷般的怒吼，「王八羔子，看大爺收拾你！」

鐵手霍然回身，一看，只看見那人的胸膛！

其實鐵手身形已算高大，但跟這暗裏的人一比，簡直如同枝幹之別，這人是高逾七尺。黑暗中，只見他黑頭黑臉，黑盔黑甲，下頷一大蓬黑草似的東西，大概是黑髭，這雷霆般的一喝後，手中持一枝丈八長矛，已當頭砸落！

換作常人，這一矛早已將對手打得腦漿迸濺，命喪當堂，但鐵手臨危不亂，雙手一合，已抓住長矛，只覺脚下一沉，雙足已臨地三寸，心中悚然一驚：那來一個天生神力的漢子！忽覺眼前這一幕非常熟悉，不知何時曾經發生過，心中不禁閃起過一陣疑雲。

× × ×

那人一矛刺不倒鐵手，也自吃了一驚，自是始料不及，連忙用力一扯，更不料對方如入土七十尺一般，這一下他可以把一棵小樹連根拔起，却扯不動眼前這人分毫。

便在此時，鐵手只覺背後有五六道急風劈至！

鐵手只有鬆手。

他一鬆手，那巨漢的矛便已抽回。

可是在同時間，鐵手的雙手已奪下了三把刀、兩柄劍、一枝槍。

來襲的人驚呼、怒喝，可是沒有一人退後。

鐵手正待發話，那巨漢又一矛當胸刺到！

鐵手左手一刀，有心一挫那人銳氣，竟以單手握住長矛。

那巨漢長矛被握，旣刺不出去，但抽回也無法，怒意攻心，大喝一聲，竟把鐵手自長矛上提了起來！

唯鐵手仍以單手扣住矛首，無論巨漢怎麼狂揮亂舞，他仍黏在矛上不放。

那巨漢身上似乎受了頗重的傷，以致他用力揮動長矛時，傷口不住迸裂，湧出了大量的血水。

鐵手正要喝問，那巨漢狂吼一聲，手中長矛，脫手飛出！

巨矛破空而過，直射石塔！

鐵手左手仍握着矛尖，護胸而持，這一掟之力，勢必會把鐵手貫胸釘入石塔壁上不可！

長矛發出劃空尖嘯，在殘霞裏黑龍般一閃而過，「崩」地一聲，已釘入第三層塔壁上，破壁而入！

就在矛尖要觸及塔壁的電光火石之間，鐵手巳鬆了手，滑落下來。

他一到地，只覺着地甚亂，原來踏着了一個人體，地上的人已沒了聲息，看來可能是個死人，鐵手心裏一懍，暗忖道：「失覺失覺。」

忽聽背後有人冷哼一聲，鐵手倏地回首，就發覺石塔牆下，有一雙眼睛，猶如受傷的狼，發出孤憤銳利目光、寂寞不平的亮光。

那石塔第三層剛剛因飛矛而裂陷了一大爿，碎磚石灰仍不住簌簌而落，打在這

人的身上，這人背貼塔角，一動也不動，只用一雙熠熠的眼神，望定鐵手。

鐵手心念電轉：怎麼有這般一雙寒目！只聽灌木叢中那巨漢吆喝道：「快，別讓那厮纏上太多！」

只聽七、八聲應道：「是！」刀風虎虎，直砍灌木，自四面掩來。

鐵手心知有異，無論看這干人的行動舉止，都不似是自己所要追捕的三個人，當下沉聲喝道：「你們是誰？」

他這一揚聲，那黑臉巨漢已撲了過來，咆哮道：「狗賊，你這是明知故問！」

鐵手身形疾閃，利用天黑，讓巨漢撲了一個空，正待發話，忽聽四面八方，傳來吶喊之聲：

「他們在這裏！」

「不要讓叛賊跑了！」

跟着下來，灌木叢中不住傳來兵刃相碰之聲，巨漢悽厲地呼道：「攔住他們！」雙拳呼呼，痛擊鐵手，直把鐵手當作是不共戴天，十寃九仇的死敵！

鐵手一面閃躲，並不還手，心裏漸漸明白，忖道：糟了，看來這是兩幫械鬥，自己無端被捲入輸的一幫裏，替對方的敵人開了路。

鐵手一念及此，便想快快突圍，脫離這是非之地再說，但巨漢的拳猛力威，連鐵手屢次想開口說話，都被勁風逼得說不出話來，又不想下手傷人，一時也無法可施。

這時慘呼四起，這一干人似勇猛抵抗，阻擋掩殺過來的敵人，互有傷亡，但只聞馬蹄沓紛，殺聲四起，來敵似越來越多，至少是這干人的三十倍之衆，這干人漸抵擋不住，死的死，傷的傷，但剩下的仍負隅苦戰，竭力頑抗，既不降，也不退。

只聽四周有人大聲呼道：「降者不殺！降者不殺！駱駝老爺有令，降者不殺！」不管他們怎麼呼叫，苦守的人仍寧死不降，不過在軍馬衝殺下，防衞圈已漸漸縮小，繞石塔一圈，目的明而顯之是爲了掩護石塔下的人。

鐵手見幾乎每一回合都有一名苦守的漢子浴血倒下，來人恃着人多，雖傷亡更鉅，但已佔盡上風，對苦守者任加殺戮。鐵手一生盡歷大浪大風，亦鮮見如此英勇的戰士，突然跳出戰圈。

那巨漢恨極鐵手，跳過去，一拳打中鐵手胸膛，鐵手藉此揚氣開聲：「住手！」他硬受一拳，借力開聲，那大山也似的巨漢給他語言一震，竟一跤坐倒！

驀地衣袂一閃，那石塔下的人，已攔身在鐵手與巨漢之間，那人低沉地向巨漢喝了一聲：「快帶兄弟們退！」這才說了一句。手中已對鐵手攻了五招，五招裏，竟夾有「白鶴門」的「金風切」，「天山派」的「雪花彈指」、「龍門九吞」之「滾龍肘」、「南螳螂」之「擋車鬥」、「唯我派」之「一得拳」，而「一得拳」中隱帶「少林神拳」之拳勢，「金風切」裏微帶「天羽派」之「九弧震日」巧勁，這五招七式，全是不同門派之奇技雜學，鐵手見招拆招，遇招解招，到末了以無招破有招，破了這五招，才知道自己已退了三步，對方連臉孔都還未看清楚，只知道他僅以右手出襲！

地上的巨漢一躍而起，大聲道：「我不走！誰也不走！」

那人似力不從心，長吸一口氣，叱道：「一起死，又有何用？」這七個字說完，人已飛掠而起，居高臨下，鐵手失聲叫道：「好個『一飛冲天』！」

話未說完，對方手中一振，青光銳射，一招「一落千丈」，當頭刺下！

鐵手驀地昇起了一種感覺。

一種極端熟悉的感覺。

但高手彼此間過招，迅若驚鴻，鐵手這一怔之間再閃，避得輕快，但頭上的大帽已被切落！

這人一劍削下鐵手的大草帽，心中也生起了一種故人的感覺，彷彿回到昔日連雲寨人強馬壯的時候，他與「北城」舞陽城主周百宇決一勝負之際，他亦曾以這招拋下對手的頭上方巾。

鐵手正張口歡呼，忽見半空中的身形，一隻衣袖空蕩蕩的，身形甚是孤寂，跟那故人的雄姿英發大不相同，正轉念間，這人劍勢向左右一撥，先截斷了鐵手的進退閃躲路向，正是「天心派」的「一心無二」，接着下來似是隨手一劍，向鐵手當胸刺到！

鐵手知道這看似隨意的一劍，便是「天山派」的名招「一意孤行」，這「一心無二」和「一意孤行」兩招出處完全不同，但這人使來一氣呵成，妙渾天成而無暇可襲，鐵手再無懷疑，一招「兩不相忘」反攻過去，一面欣然大叫道：「是你！」

鐵手這一招「兩不相忘」是「鐵板門」的奇技，險中搶攻，專破外家兵器，而且半步不讓；這門武功若手中無二十年以上鐵沙掌功力是根本不能使的，否則使來雙掌也必爲對方兵器所傷，但這在鐵手而言，易如反掌。

這人一見這招，昔日情景，盡湧心頭，劍光一折，斜衝外躍，正是「雪山派」的「一瀉千里」。這人劍光一收，喜叫了一聲：「是你——」語音未完，人已一抖，若非長劍支撐身子，早已仆跌地上。

鐵手忙過去相扶，巨漢怒吼，揮拳要打，這時四周火把盡亮，人聲號啕地叫嚷：「抓拿匪賊！抓拿匪賊！」火光映在鐵手臉上，巨漢看得一愕，失聲道：「鐵二爺！」

鐵手一見這人，也覺得熱血賁騰，叫道：「穆鳩平！」在火光中，只見戚少商滿身浴血，衣衫碎爛，神情憔悴，髮梢、衣上、鬢邊都沾着泥草，尤其一隻左手，更是齊肩斷去，鐵手憶起當年虎尾溪爲追捕楚相玉，跟連雲寨好漢的連番苦拚，以及戚少商的風采神態，不禁百感叢生。

鐵手正待要問，穆鳩平忽前進了一步，悲憤地說道：「鐵二爺，你也……來抓我們——！」

鐵手見這鐵鑄一般的好漢，而今身上也血漬斑斑，滿眼紅絲，跟當年陣前豪勇，雖死無懼的情形，長嘆的道：「穆四寨主——」

只聽戚少商慘笑一聲，道：「也罷。要是你來抓我，我這顆頂上人頭，送給你也不枉費！」

鐵手怫然道：「戚兄，你也說這樣的話，可把我姓鐵的小覷了！」

鐵手返身大喝一聲：「住手！」這一聲是運氣而發，像一枚炮彈在衆人耳邊震炸似的，全部人皆爲之一怔，停下手來。

戚少商勉強提氣呼了一句：「回來！」忽地嗆咳起來。這一干苦守的戰士，全退至戚少商和穆鳩平身邊，團團圍成一圈，約莫只剩下十七、八人，個個都筋疲力盡，身上帶傷，衣不蔽體，但却都戰志高昂，臉上都有一種「士可殺，不可辱」的決心。

一時間，除了包圍的近百支火把「必啪」燃燒之聲響外，再無其他的聲音。

鐵手問戚少商：「什麼回事？」

戚少商凝視了鐵手一會兒，問：「你不是跟他們一起來的？」

鐵手突然問：「你是戚少商？」

戚少商愕了一愕，道：「你不認識我了？」

鐵手道：「當年我認識的戚少商，不是這個樣子的！」

戚少商慘笑道：「當年你只跟我打過一仗，我們也不算相熟，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鐵手大聲道：「哈哈。」

戚少商揚眉道：「你笑什麼？」語音強抑着憤怒。

鐵手道：「我笑你。」

戚少商道：「有什麼可笑！」

鐵手道：「你說了一句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戚少商待我想些什麼，忽然覺得熱血賁騰，眼中的冷狠之色，驟然熾烈起來。

穆鳩平雖不懂，以爲鐵手在譏諷戚少商，怒叱：「你懂個屁！連雲寨上，顧惜朝連同老七老九叛變，勞二哥、阮三哥、管五弟、勾六弟全部慘死，天可見憐，讓我跟戚大哥相見，這干賊子却帶狗官的人馬，一路追殺，大哥斷臂傷重，對你們這種賣友求榮的東西深惡痛絕——」

戚少商叱道：「住口！」

鐵手回首返身，朗聲道：「誰是你們的領頭？」他高大的身影被火把映得像一座金漆的巨像。

只見兩排火把讓出一條路來，一個將軍，下頷黃色蒼鬚，穿金黃盔甲，却是騎在一頭似驢又似駱駝的動物上，下巴也是掛滿了黃色莖狀的銀鬚，冷沉地道：「是我。」

鐵手知道這人的來頭，但他絲毫不懼，道：「拜見『駱駝老爺』。」

鮮于仇搖搖手道：「鐵二捕頭，不必多禮。」

鐵手道：「因何事要抓拿這些人？」

鮮于仇道：「鐵兄多此一問，這干叛賊匪寇，人人得而誅之。」

鐵手道：「他們素來刦富濟貧，爲民除害，不能算是匪寇。」

鮮于仇也不動怒，道：「他們是不是盜匪，先拿回去，刑部自然會審。」

鐵手說道：「他們既非流匪，便不能拿！」

鮮于仇仍不動怒，道：「我們是奉命行事，不能違抗旨意。」

鐵手道：「如果將軍一定要拿，鐵某願以身代，任何責任，鐵某一力承担。」

鮮于仇臉不改色，只道：「我們不能縱賊行兇，放虎歸山，朝廷歸咎起來，我們也一樣有罪。」

鐵手道：「將軍——」

只聽一人怒叱道：「鐵手，你算是什麼東西，這天大的重責，你承担得起？」

鐵手返身，只見石塔之後的包圍網，出現了一個人，這人穿黑色盔甲，紅色披肩，戰馬神駿，但他却不是騎在馬上，而是站立在馬背上的。

「大將軍跟你說話，是給面子諸葛先生，你可不要給臉不要臉。」

鐵手也不出聲，轉身拱手道：「『神鴉將軍』。」

冷呼兒鼻子裏哼了一聲，也不答話。

戚少商忽然說道：「鐵手，我們原本就是敵人，這件事，不關你的事，你自便吧！」

鐵手看着他，滿眼暖意：「戚兄，原來你沒變。」

戚少商的語音已經顫抖，只尖聲叫道：「滾！不然我一劍殺了你！」他身遭重圍，臉不改容，而今却浮躁了起來。

鐵手笑道：「你殺吧。」

戚少商當然拿起了劍，一劍刺出，劍在鐵手咽喉停住，他的手緊緊的握住劍鍔，以致手筋賁露，額邊的青筋也突突地跳動着。

鐵手連眼也不眨，道：「請。」

戚少商用一種近乎哀求的聲音道：「你走吧。」

鐵手一字一句地道：「你既然殺不下手，那我就告訴你！我們第一次見面，是敵人；從此之後，我們是朋友。」

他重覆了一句：「永遠是朋友。」戚少商聽到了最後這一句，好像當胸給人打了一拳似的，過去的有因兄弟朋友的出賣而失去了的信念，而今都一一回復。

× × ×

冷呼兒連聲冷笑，道：「鐵手，你瘋了。」

鐵手長吸了一口氣，說道：「我沒有瘋。」

冷呼兒用一種幾乎是喊的語音道：「你忘了，你是個捕快！」

鐵手道：「我是個捕快，只抓壞人，不寃枉好人。」

冷呼兒幾乎被氣炸了肺：「你說我們寃枉好人？」

鐵手道：「這方圓五百里之內，隨便找個人來問問，看他們連雲寨的朋友是奸惡土匪，還是英雄俠士！」

冷呼兒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鮮于仇聲調冷沉的說道：「鐵兄，聽說你是武林四大名捕裏，最冷靜謙和的一位？」

鐵手道：「也是最沒本事的一個。」

鮮于仇道：「你內功深厚，足智多謀，原本有大好前途，爲幾個山賊而自毀前途，非但不智，且有辱諸葛先生的聲譽，而且有失『名捕』之職。」

鐵手哈哈一笑，把身上的捕衙服飾除了下來，向戚少商笑道：「現下我體會到什麼是『無官一身輕』的滋味了。」

鮮于仇忍不住冷哼道：「我倒看不出有什麼樂趣。」

鐵手笑道：「這個當然，那是因爲你

始終沒有卸下盔甲，穿着盔甲，無論是哭是笑，都不自然。」

鮮于仇目中射出厲芒，銳如冷電，連鐵手都覺一寒，只聽他道：「鐵二捕頭，你考慮清楚了？」

鐵手道：「我已不是捕頭，我只是一介草民，鐵游夏。」

鮮于仇撚了蒼黃長鬚，頷首說道：「你既是鐵游夏，那我也不能算禮失於諸葛先生了。」

忽揚聲呼道：「來人啊，拿下叛匪鐵游夏！」

衆人「哄」地應了一聲，擎着火把，衝向鐵手。

鐵手在衆人正要衝過來的時候，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急退。

他退得異常之急，直似背後長了眼睛一般。

前面衝過來的人自然及不上他的速退，連背後湧上來的士兵也抓不着他特異的身法，一下子，他就退到了「神鴉將軍」冷呼兒的坐騎之前。

冷呼兒怒叱一聲，長戟即向他背後扎至。

鐵手一矮身，到了馬腹之下。

那匹駿馬似通武術般的，突然四蹄一縮，直向鐵手踏下去。

鐵手驀然起身，一手托起馬腹。

這剎那之間，局面映入眼簾的竟是：鐵手單手托起駿馬，駿馬上，還有一個身穿黑鐵甲紅披風的將軍！

馬雖被托起，但冷呼兒居然在馬背上仍能站得穩穩的。

以鐵手功夫，本可以掌穿馬腹，抓住冷呼兒足踝的，但鐵手却不忍心殺傷這樣一匹神駿的馬。

這時，十數名軍士已掩殺向鐵手。

鐵手叱了一聲，把馬一掄，直掟向奔來的十五、六名軍士。

冷呼兒這下再也站立不穩，呼的一聲，半空掠起，紅翼一展，恍似長了一對紅翅膀一般，直飛上一株老樹。

鐵手聽聲辨位，連頭也不抬，已追躡而去，雙臂圍抱住枯樹。

冷呼兒雙手一揚，數十點星火，疾射了下來！

鐵手吐氣揚聲，竟把大樹連根拔起，掄着巨樹，把星火全點撥出去！

一時間，爆炸四起，軍士們陣脚大亂，紛紛走避。

鐵手遙向戚少商，穆鳩平大喝一聲：「走！」

冷呼兒已離樹飛起，豈料鐵手似吃定了他一般，半空擊出一掌。

這一掌，沒有命中，只擊在冷呼兒身前的空中。

冷呼兒心中一喜，忽見鐵手右邊劈出一掌。

這一掌也是擊空，只劈在他的身後。

這時鮮于仇已騎着他那匹「蒼黃馬」，及五、六十名兵馬，一湧而上。

戚少商、穆鳩平只剩下的連雲寨忠烈之徒，全挺身攔路，跟這些人惡鬥起來，不讓他們圍攻鐵手。

鐵手又邊劈兩掌，只擊在冷呼兒左右，也沒有擊中。

鮮于仇三番四次想施援手，但始終爲戚少商劍網所纏，急呼道：「小心——」

冷呼兒見鐵手一連幾掌擊空，以爲此人來勢洶洶，掌功不過爾爾，鮮于仇這一呼，他才一省，急升而起！

鐵手「呼」地撲起，又擊出一掌？

這一掌切斷了冷呼兒上空之路，冷呼兒心裏一凜，直要全力往前闖，忽覺前面似有一棟氣牆擋着，無論怎樣子也突破不入。

冷呼兒應變極快，急往後退，但就在剛才給鐵手一掌擊中的地方，像有一道氣體膠着似的，冷呼兒憑內力硬闖，反被震得血氣翻騰，幾乎一個觔斗自半空中栽下來。

幸而他憑着披風滑翔的奇技，半空一旋，往左掠去，但又被氣牆彈回，再往右迴，一樣無法闖破，這才覺得魂飛魄散，知道鐵手內力精湛，竟陷空把發出去的內力凝結着，看似空，擋着却是實的。

冷呼兒五闖不入，餘力已盡，只好往下沉，鐵手正在下面罵着他，閃電般出手，拿住他的腰眼。

這時鮮于仇已然撲到。他突不過戚少商的劍氣，却低呼一聲，座下的「蒼黃馬」忽出蹄踢向戚少商，戚少商全力封鎖鮮于仇，因重傷未癒，精神渾噩，只是強自撐持着，對這突如其來的一踢，竟躲不過，差點踣地，幸而用劍插土維持平衡，却見鮮于仇一躍而起，已到了鐵手背後。

戚少商情急叫道：「注意後面——」

鐵手警覺背後急風陡生，但他知道要是這一下拿不住冷呼兒，後果就十分嚴重，時機也一瞬即逝，當下不顧一切，一手抓住冷呼兒腰脅八大要穴。

同時間，蓬的一响，他背後已給鮮于仇一杖擊中。

鮮于仇的枴杖非籐非木，杖柄有兩個盤結的大瘤，直似駱駝雙峯一樣，這一擊之下，鐵手只覺心房裏似有在盤火，一齊轟地炸燃火舌來。

他往前一俯，衝了兩步，手上所托的冷呼兒，却疾噴了一口血，血水花雨般洒下來，連鮮于仇也沾了臉上衣上點點艷艷的。

鮮于仇一杖擊向鐵手，本不認爲可以命中，但以爲可以阻止鐵手擒拿冷呼兒，不料鐵手拚着硬捱一杖，也要抓拿住冷呼兒，鮮于仇心中大喜，心忖：任你內力再高，也斷吃不住我這一杖，豈知鐵手內功高深一至於斯，不但硬受了一杖，還把一半力道引至手間，撞入冷呼兒體內，故此冷呼兒傷得要比鐵手重多了。

鮮于仇又驚又怒，揮杖再劈，忽見冷呼兒擋在前面，登時劈不下去，只聞鐵手深吸了一口氣道：「別打了……再打下去……只傷了你自己人……住手！」這一聲斷喝，何等威猛，場中諸人都又停了手。

鮮于仇臉色大變。

原來鐵手在硬受一杖之後，開始說話，元氣不足，只說了三個字，便頓了一頓，等到再說，說多了一個字，也停了一停，再說下去，又停了一下，到了第三次，已完全接近沒事的時候一般了；最後一聲大喝，更是元氣充沛，淋漓渾厚，全不似受傷，連鮮于仇的雙耳都被震得嗡响了一陣，一時聽不到別的聲音。

鮮于仇驚震的是：鐵手的內力竟然可以恢復如此之快！

其實鐵手還是受了內傷，如果他不是硬受了穆鳩平一拳在先，就算是鮮于仇這一杖功力再精深幾分，他還可以復原得更快！

鮮于仇外表遲鈍，實極爲機變百出，當下疾呼道：「鐵手，別忘了你是個捕頭，師父和師兄弟全在官府任職，你傷了冷將軍，可害了全部的人！」

一面說着，杖柄倒轉，疾刺鐵手的臉門！

那一干軍士，拿着火把，提刀殺了上來！

鐵手冷哼一聲，把冷呼兒往面前一擋，鮮于仇險些刺着了冷呼兒，連忙跳開！

他才跳開，穆鳩平已飛撲上塔，拔下長矛，一矛刺下！

鮮于仇迎杖一架，「崩」地一聲，把穆鳩平反震上塔頂，穆鳩平想抱住塔壁穩住身形，但鮮于仇那一杖蘊有巨力，「轟」地一聲穿塔而入！

鮮于仇也給穆鳩平一震之力，連退七八尺，想穩住步伐，却感一股大力猶未消盡，又退了七八步，有五六名軍士想討好相扶，却盡爲撞倒，鮮于仇繼續退了三、四步，又撞倒四、五名軍士。

鮮于仇才停住，便發現手下往鐵手猛攻，鐵手提着冷呼兒就是一擋，衆人只有收招跳開，唯恐不及，他心中懊惱至極，只聽鐵手道：「你們再攻下去，害死神鴉冷將軍的不是我，而是鮮于將軍！」

鮮于仇本就想藉鐵手之手，將一直礙着自己前程的職位冷呼兒來個借刀殺人，但聽鐵手這麼一喝，已經叫破，再要逼迫下去難免有此嚴重後果，當下忍氣吞聲，喝了一聲：「停。」

衆人都停了手，仍包圍住鐵手。

鐵手道：「西南面，讓開一條路。」

衆軍士都望向鮮于仇，鮮于仇却只冷哼了一聲，並不說話。

冷呼兒穴道已然受制，但一雙眼睛，也望定鮮于仇，滿是哀憐之色。

鐵手又乾咳了一聲，說道：「駱駝老爺。」

鮮于仇冷哼一聲，道：「鐵手，你還想逃麼？」

鐵手一笑，道：「聽說，冷將軍是你的表弟？」

鮮于仇道：「我這人從來公是公、私是私，總不能因爲照顧親屬，而放走汪洋大盜。」

鐵手笑問道：「哦？不過，我也聽說，冷將軍是傅丞相的妻舅，不知可有這回事？」

這一問，問到鮮于仇怒火熾處，他心中恨恨忖道：要不是這累事的小子是傅丞相之十二個老婆之一的胞弟，那有資格陞到跟我平起平坐？當下冷哼一聲，道：「你放了冷將軍，我不追究你。」

「可是如果冷將軍萬一有個什麼的？」鐵手說道：「傅丞相他就難免會來追究你。」

鮮于仇給說得心中一寒，只好問：「你想要怎樣？」

鐵手斬釘截鐵地道：「西南面，一條路。」

鮮于仇心裏想：好，等鐵手放了冷呼兒，再追不遲，諒戚少商等人傷重，逃不到那裏去，當下道：「你走之前，可要先放人！」

鐵手想也不想，即道：「好！」

鮮于仇反而疑慮了起來：「你說話，可算數？」

鐵手反問：「從諸葛先生到四大捕快，可有過說話不算數的？」

鮮于仇啞然，仍是不放心，鐵手道：「駱駝老爺，我封冷將軍的，可是重穴，你要是一再猶疑，待會兒縱解了穴道，但是一隻腿或一隻胳骨不能轉動了，傅大人問起來，可不關我的事兒，而是鮮于將軍遲疑不決之過了。」

鐵手這樣一說，冷呼兒眼中哀求之色更盛，只是連啞穴也被封掉，說不出話來罷了，不然早就大聲求饒，央鮮于仇快快答允。

鮮于仇瞧在眼裏，心裏直罵：歪種！只顧慮到冷呼兒萬一有箇什麼損傷，自己所負的責任重大，只好強忍一口烏氣，揮手道：「西南面。」

軍士見鮮于仇的手勢號令，便讓出一條路來。

鐵手見這支軍隊攻守井然有序，知是朝廷精兵，跟一般酒囊飯桶的隊伍大是不同，便向戚少商道：「你們先走。」

戚少商凝視鐵手，想說什麼，可是沒有說，黑夜野地裏，還可以感覺到他臉色蒼白如刀。

這時穆鳩平剛自石塔底層步出，摔得一身是白堊，只聽見鐵手這一句，便大聲道：「我們走？你呢？咱們一起走！」

鐵手笑道：「我還有人質要放。」

鮮于仇這才知道鐵手打算先讓戚少商等人逃離，自己壓住場面，他回心一想，臉上禁不住有一絲惡毒的笑容，看他們走了之後，你放了人質，怎麼走！

穆鳩平大搖其頭，道：「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大伙兒一齊死！」

鐵手轉首望向戚少商，才說道：「戚兒。」

戚少商眼睛一片瞭然之色，只談了一句：「你？」

鐵手堅決地點點頭。

戚少商沉重地向他搖頭。

鐵手說道：「你走，跟你的人，才會走，連雲寨的血海深仇，在你肩上，走不走，也在你一念之間，再不走，誰也走不了。」

戚少商一咬唇，霍然返身，下令道：「走！」大步往西南方的野草荒墳踏去。

穆鳩平急喚：「大哥——」望望鐵手，又望望戚少商孤漠的背影，正取捨未決，鐵手道：「快去，你大哥要人照料。」

穆鳩平惶惑地道：「你……」

鐵手笑道：「我隨後就來。」

穆鳩平遲疑地道：「你就來……？」

鐵手大笑道：「你幾時聽過四大名捕說話不算數的！」

穆鳩平一頓脚，終於追去，連雲寨餘衆也全追了上去。

（未完・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岳小玉傳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新年初一計神工帶着衆人去桃源金殿，在半路上發覺有人跟踪，自己不便說出，怕驚動衆人，借去小解，將「幽州三殭屍」言氏兄弟，還有兩個不知名的鬼怪全部殲殺，岳小玉和沈必理心照不宣，知道計神工的用意，常掛珠聽到幾聲慘叫，才知道自己智力稍差，連忙趕去，計神工已轉回來，方知道解決了這五個牛鬼蛇神，衆人繼續上路，來到睡覺堡，找到了總管爽快和尚，他和計神工早前已認識的，互相談論過去的事，爽快和尚將倚馬神劍原璧歸還沈必理，說出一段故事，然後帶他們去見堡主李不不，常掛珠認出他就是自己的表弟……

桃源驛相遇　展開大混戰

沈必理這才悠然一笑，道：「俺曾點了你的啞穴，就算你向俺瞪眼，也是應該的。」

舒一照這才恍然大悟，不由嘿嘿冷笑：「難怪鮑老五沉靜得出奇！原來剛才變了啞巴！」

鮑正行沒有回敬他兩句，却道：「計大師和李堡主的說話，眞是古怪之極，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

豹娘子突然開口，沉聲說道：「他們兩人說的暗語，外人自然會有一頭霧水之感。」

鮑正行「哦」一聲，隨即說：「明人不說暗話，古有明訓，計大師這般行藏，却不知道還算不算是個正人君子？」

沈必理立時瞪着他，臉上的表情彷彿馬上又要點住他的啞穴。

鮑正行只好閉嘴，接着隨手抓了一塊又厚又大的年糕塞進口腔裏。

計神工跟着李不不向「不大不小廳」後面走了過去，過了一盞茶時光左右才走回出來。

常掛珠早已等得大不耐煩，連忙問道：「到底怎麼啦？」

計神工道：「你能否不問？」

常掛珠一楞，道：「不問又怎知道一切？」

計神工道：「欲知一切，跟着我走便可以了。」

常掛珠道：「走往哪裏？」

計神工道：「我走往哪裏，你們便走往哪裏。」

鮑正行立時目光大亮，道：「你是說我們？」

計神工淡淡道：「你若喜歡留下，自然是不必離開的。」

鮑正行忙說道：「俺不留下！俺不留下！」

計神工道：「事不宜遲，咱們速速出發可也！」語畢，帶領着衆人向「不大不小廳」後面進發。

×　　×　　×

在「不大不小廳」的背後，居然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水池。

水池的水很淺，但却很混濁，李不不首先跳了進去。

水才及膝，衆皆莫名其妙。

常掛珠首先問道：「你這又是幹甚麼的？」

李不不笑了笑，道：「這水池底下，有些竅妙。」話猶未了，水池旁邊的一堵高牆，突然從中間裂了開來。

衆人又是一怔。

只見這一堵牆已緩緩地一分爲二，中間出現了一道僅容一人通過的窄門。

岳小玉立時明白過來，忖道：「李堡主跳進池裏，原來是用脚來踩動機關括掣，旁人若不懂得，只怕在這裏獃上一年半載，也未必能夠打開這一道暗門。」

只聽見鮑正行問道：「這道暗門，可以通往甚麼地方？」

計神工道：「現在你最好不要問。」

常掛珠也問道：「咱們是不是要走過去？」

計神工道：「怕死的就不要走。」

常掛珠一拍胸口，大聲道：「你看俺像個怕死之徒嗎？」

計神工淡淡一笑，道：「看來不像，但實際上也許眞的很怕死！」

「計老前輩太小覷咱們江東五傑了！」常掛珠忽然地哼了一聲，首光昂然大步向窄門走了過去。

鮑正行道：「小心機關！」

常掛珠道：「縱然萬箭穿心，俺也不怕。」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人已經穿過窄門。

但他才走了兩三步，馬上又倒退了回來，鮑正行眉毛一揚，問道：「是否中伏啦？」

常掛珠怪眼一翻，道：「難怪人人都說狗嘴長不出象牙，你少說兩句不吉利的廢話行不行？」

鮑正行道：「當然可以。」

「俺也知道他一定可以，」舒一照眨了眨眼，道：「老五每天最少要說一千句不吉利的廢話，就算少說兩句，還有九百九十八句可以噴將出來，那自然是半點也不打緊的。」

鮑正行「嗤」一聲，却沒有反駁過去，只是回頭問常掛珠：「老大，幹嗎退了回來？」

常掛珠道：「因爲裏面黑得緊。」

鮑正行道：「黑得緊，是不是有個黑衣人正在磨墨，所以黑上加黑了？」

常掛珠道：「裏面一片漆黑，就算有八萬九千個黑衣人在裏面磨墨，俺也是沒法子瞧得見的。」

鮑正行「哦」一聲，道：「你不是曾經說過自己目光如炬，有夜視能力嗎？」

常掛珠一怔，道：「俺甚麼時候這樣吹噓過？」

鮑正行道：「在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那一晚你喝了五斤高粱，三斤女兒紅，四斤米酒，六碗茶，八碗清湯，一湯羹豆漿，還有半斤鷄蛋加鹽煮成的滾水……」

白世儒咳嗽一聲，說道：「我明白了，那是老大醉後之言，如此倒是作不得準的。」

鮑正行道：「你又錯了，他是在那天上午說的。」

白世儒一呆，說道：「旣然是上午說的，那麼那天晚上他喝酒的事又何必提起呢？」

鮑正行微笑道：「提提也不妨，好讓大家都知道，咱們的老大酒量是如何驚人法。」

白世儒皺了皺眉，欲言又止。

這時候，忽然有人提着燈籠出現。那是睡覺堡的四個青衣武士。

常掛珠連忙討取了一盞燈籠，瞧了好一會才說：「這燈籠很好，俺又再進去可也。」

四盞燈籠不算多，但却已很足夠。

原來大窄門背後的，是一條又長又窄的地道。

這地道蜿蜒曲折，也不知道是通往到甚麼地方去的。

岳小玉一直走在小惡女背後，而小惡女却不斷地照顧着豹娘子。

岳小玉只覺得小惡女身上散發出陣陣幽香，聞着甚感舒泰，不由暗暗嘆道：「女兒家終究是女兒家，這小惡女雖然有時候兇惡得緊，但平時也是香氣襲人，很是要命的。」

想到這裏，忽然回頭望望背後一人。

在他背後跟着的是游出海。

每當游出海望着岳小玉和小惡女的時候，臉上表情總是有點怪怪的。

×　　×　　×

在常掛珠的「帶領」下，衆人走了足足整個時辰。

鮑正行早已說話多多，這時候忍不住

又說：「這條地道長得厲害，好像沒有盡頭似的。」

舒一照道：「如此工程，眞乃宏偉之極，正像是那條萬里長城一般。」

白世儒應着說：「但即使是萬里長城，也會有盡頭的。」

舒一照道：「但這地道若眞的沒有盡頭，豈非慘哉之極耶？」

白世儒道：「天下間任何地道都會有盡頭的，你不要胡說八道。」

鮑正行搖頭不迭，道：「老三言之差矣！差矣之又差矣！」

白世儒冷冷一笑，道：「哼！何差之有？」

鮑正行道：「天下間絕大多數地道都有盡頭，那是不錯的，但有些地道，的確沒有盡頭，就算你走一輩子以至三十輩子，還是走不到盡頭去！」

白世儒「呸」一聲，道：「荒謬！天下間那有這樣的地道？」

鮑正行道：「不是沒有，而是你孤陋寡聞，沒見識過而已。」

白世儒道：「你少弄玄虛，總之，我不相信！」

鮑正行道：「你敢不敢跟俺打賭？」

白世儒正想說：「當然敢。」岳小玉却搶先一步，說：「白三哥決不可賭。」

白世儒奇道：「爲甚麼不可賭？」

岳小玉道：「因爲你若賭了，只會輸決不會贏。」

白世儒大不服氣，道：「你怎知我非輸不可，難道連你也認爲天下間會有一條地道是永無盡頭的？」

岳小玉道：「倘若地道是圓的，那就會永無盡頭了！」

白世儒這才恍然，鮑正行却在大呼不值，怪聲叫道：「岳宮主何以壞了俺的財路？這蠢書生若跟俺賭，這下子非要他輸得身家清清白白不可！」

常掛珠在前頭聽了，不由喝道：「咱們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怎可以自己人騙自己人的財物。」

鮑正行「呃」一聲，笑道：「這不是騙，是賭！」

常掛珠冷笑道：「十賭九騙，所以賭也就是騙。」

鮑正行却嘆了口氣，道：「怎麼這地道總是走不完的？」

舒一照皺着眉：「難道這就是圓的地道嗎？」

「唉呀！這可乖乖不得了！」鮑正行吃了一驚，「莫非這條地道，居然是個陷阱乎？」

當掛珠在前面叱道：「別疑神疑鬼，這些話若是被李堡主聽見了，豈非沒趣之極？」

鮑正行苦着臉叫道：「俺這兩條腿更加沒趣了。」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若太沒趣，最好馬上將之砍掉下來。」

鮑正行道：「不砍！不砍！一砍下去，只怕九輩子也出不了這條地道。」

舒一照嘆了口氣，道：「但現在這條地道好像越來越圓了，咱們是否眞的在兜着圈子走來走去？」

「少放屁，」常掛珠在前面沉聲道：「俺已看見了光。」

「甚麼光？」

「是星光還是月亮？」

「也許眼光光……」

「放屁！」常掛珠叱喝了一聲，「俺看見的是燭光！」

「一支燭光？」

「不！最少有一百支以上。」常掛珠的聲音顯得相當興奮。

漸漸地，跟在後面的人也看見那些燭光了。

他們終於通過這條漫長的地道，來到了一座氣氛沉肅的大殿內。

這殿堂很寬敞，但佈置却很簡單，除了中間有兩座銅爐之外，四周空蕩蕩的，只有在一張長達兩丈的石桌上，燃點着一百零八根蠟燭。

在石桌後面，坐着了兩個蒙面人，他們除了露出眼睛之外，連雙手也戴上了黑皮手套。

這兩個蒙面人的頭罩都是黑色的，但所穿着的衣裳却有所不同。

左邊一人全身金黃大袍，雖然蒙住了面，也給人有着一種極具威嚴的感覺。

而右邊一人，却是五短身材，穿的是一襲粗布藍衣褲。

常掛珠從地道鑽出來之後，劈頭第一句便問：「兩位是甚麼人？」

金黃袍蒙面人乾咳一聲，緩緩道：「拿來。」

「拿來？」常掛珠莫名其妙，「拿甚麼來？」

鮑正行「哼」一聲，瞪着常掛珠道：「你這一問眞是多餘。」

常掛珠一怔：「你已知道了答案？」

鮑正行道：「怎會不知道，他這句話的意思，當然就是：『拿命來！』」

常掛珠吃了一驚問：「爲甚麼要『拿命來？』」

鮑正行說道：「不是『拿命來』，難道是『拿頭髮來』或者是『拿脚趾甲來』嗎？」

衆人都是聽得眉頭大皺，沈必理早已忍耐不住，倏然出手，又點了他的啞穴。

常掛珠登時臉色一沉，目注着沈必理道：「你這是幹甚麼的？他說甚麼干你甚麼事，爲甚麼要點了他的啞穴？」

原來常掛珠是「江東五傑」之首，他看見鮑正行給人點了啞穴，不禁爲之生氣起來。

沈必理見他不高興，也不爲已甚，立時出手把鮑正行的啞穴解了。

鮑正行立刻桀桀怪笑，望着沈必理道：「哈哈，可不可以繼續說——」話猶未了，「啞穴」忽然又給人點住。

這一次，點他啞穴的人，居然是常掛珠。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沈總調度點你啞穴，其實是沒有半分錯的，但由俺這個老大來出手，却是他媽的合情合理得多了。」

岳小玉在心中暗暗好笑，忖道：「怪人怪事層出不窮，這常老大倒也妙絕得緊呢。」

這時候，那個穿金黃袍的蒙面人又乾咳了一聲，道：「拿來。」

常掛珠正想說話，計神工已站了出來，朗聲道：「令牌在我這裏。」

衆人一望，只見他手裏拈着一塊紫青色金牌，約莫有手掌般大小。

計神工說完那句話之後，右手輕輕一揚，手中令牌便在半空之中徐徐地移動，直向那蒙面人身邊「飄」了過去。

白世儒首先忍不住喝采道：「哇！好內力！」

金黃袍蒙面人接過令牌，仔細地瞧了半晌，然後又把令牌遞給另一個蒙面人。

藍衣蒙面人比金黃袍蒙面人瞧得更加仔細，更加認眞。

足足過了一盞茶之久，這藍衣蒙面人才把令牌放在懷中，然後說道：「這令牌是眞的。」

常掛珠笑了笑，道：「兩位瞧了這許久，當然是眞的了。」

藍衣蒙面人冷哼一聲，從頭罩裏透射出來的目光稜稜自威，常掛珠討了個沒趣，只得沉默下來。

那金黃袍蒙面人却輕輕地嘆了口氣，道：「從計大師手裏交出來的令牌，就算是假的，只怕也很難可以辨認出來。」言下之意，分明是說計神工雕造手藝天下無雙，就算是雕造贋品冒充，也是易如反掌之事。

計大師沒有生氣，反而呵呵一笑，說道：「這位兄台眞是太褒獎我這個老頭兒了……」

金黃袍蒙面人道：「這不是褒獎，乃是實話實說。」

計大師道：「咱們已來到這裏，但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金黃袍蒙面人道：「桃源驛。」

「桃源驛！」計大師道：「是否從此地出發，很快就可以到達金殿？」

金黃袍蒙面人道：「可以快，也可以慢。」

藍衣蒙面人接着說：「快則一瞬間即可到達，慢則十年八載，甚至是窮一生之力，也未必可以到達目的地。」

計大師道：「聽兩位兄台之言，似乎根本就不相信令牌是眞的。」

金黃袍蒙面人搖了搖頭，道：「計大師此言差矣，就算我們不相信這塊令牌，也該信任大師。」

計大師淡然一笑，道：「謝謝兩位看得起我這個老頭兒。」

藍衣蒙面人道：「諸位既已到了桃源驛，就該放下所有兵刄。」

常掛珠臉色一變，道：「這是甚麼道理？」

藍衣蒙面人道：「桃源驛乃桃源金殿前的哨崗，無論是誰想進入桃源金殿，都必須把身上所有的兵刄，以至暗器全部解除。」

常掛珠道：「就像是武當山下解劍巖的規矩？」

藍衣蒙面人點了點頭，道：「正是這樣。」

常掛珠面露狐疑之色，忍不住問豹娘子：「是不是這樣的？」

豹娘子立時怒叫起來：「胡說！桃源金殿從來都沒有這種規矩！這兩個是甚麼人？」

她是桃源金殿中人，她這樣說，衆人無不爲之面上變色。

計神工登時發出一聲怒叱：「好大胆的狗賊，竟敢在這裏裝神弄鬼！」

常掛珠也怒聲道：「李不不呢！哼！這狗東西存心陷害咱們，非要找他算帳不可！」

計神工說：「這不關李不不的事！」

常掛珠道：「是這個姓李的傢伙把咱們引到這裏來的，怎能說與他無關？」

計神工沉聲道：「李堡主只是負責看守這條地道的入口，至於桃源驛裏發生了甚麼變故，他也是完全無從知道的！」

常掛珠冷笑道：「但俺還是覺得此人可疑！」

計神工哼一聲，道：「這麼說，連我這個老頭兒也很值得可疑了？」

常掛珠道：「俺可沒有這麼說……」

計神工道：「嘴裏不說，心裏這麼想也是一樣的！」

常掛珠給計神工罵得臉色鐵青，却又不知道該怎樣去反駁，而就在這時候，在地道出口之處，突然有一件物事拋了出來，衆人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李不不！」鮑正行首先怪叫起來。

舒一照詫異地望着他：「你怎麼又可以說話了？」

鮑正行一怔，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眞正原因。

原來常掛珠的點穴功夫，遠遠不及沈必理，加上鮑正行驟然看見人頭飛滾而至的情景，不禁爲之毛骨悚然，這一驚之下反而加速了內力運行，於是在不覺間又衝開了被點住的啞穴。

但這時候，他可不可以說話，大家是一點也不會關心的。

每個人的目光，都只是集中在那顆血淋淋人頭之上。

那是李不不的腦袋。

在不久之前，這人還是談笑風生的，但忽然間却已身首異處，死得不明不白。

接着，又有一人從地道裏直射而出！

那是一個和尙，爽快和尙！

× × ×

爽快和尙直射出來的時候，他的身形十分古怪。

他不像是個人，而是像一桿筆直的鐵槍。

他也不是自己這樣標出來，而是給人用軟索緊緊綁着手脚，然後從地道裏直扔出來的。

當他給人扔出來的時候，他還能夠說話。

只聽得他大叫了一聲：「天恨可惡可殺——」

但是他只能叫出了這六個字，一把刀柄上雕鐫着金骷髏的飛刀已射入了他的面龐。

× × ×

飛刀是從金黃袍蒙面人衣袖裏射出來的。

他出手極快，快得沒有多少人可以看得見。

但岳小玉居然看見了。

他一直注意着這兩個蒙面人，所以能

夠看見他怎樣出手。

連他自己都有點驚奇，自己的眼力怎麼好像比從前銳利得多了？

爽快和尙臉上中刀之後，幾乎立刻就死。

但他所說的幾個字，仍然在衆人的耳朶裏盪漾不巳。

——「天恨可惡可殺——」

天恨！

居然又是天恨中人逼殺而來了！

只見爽快和尙仆倒在地上，兩眼圓睜，一臉既驚駭又憤怒的樣子。

他是憤怒遠超驚駭的。

羣豪也是一樣。

「禿驢！」沈必理怒喊着：「你怎可以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呢？」

爽快和尙沒有回答，他活着的時候爲人爽快，死也死得爽快。

那金黃袍蒙面人却笑了，他的笑聲陰森之極，簡直不像是人的聲音。

「誰？你們到底是誰？」沈必理把倚馬神劍從鞘裏抽出來，一臉殺氣衝天的樣子。

金黃袍蒙面人沒有回答。

地道出口處，終於又出現了另外一羣人。

這一羣人總共是八個，分別穿着紅、黃、紫、白、黑、青、杏和灰色的緊身衣裳。

這八個人之中，有一個是女子，她穿的是一襲紅衣。

這紅衣女子高髻雲髮，臉龐雪白而清秀，是個二十出頭的人間絕色。

但另外七人，却個個相貌猙獰，容顏醜惡，其中有兩還滿臉刀疤，又有一個是天生的駝子。

那駝子身形最矮小，但他年紀却是最大。

他看來最少也巳六十歲。

當計神工看見這八個人的時候，居然打了一個呵欠，道：「估道是誰，原來是『幽冥駝王』聶九公來了。」

他說得輕描淡寫，但豹娘子的臉色却立刻變了。

「聶九公！」豹娘子聲音裏忽然充滿了怨毒的恨意：「你終於來了！」

那老駝子乜斜着眼瞧着她，看了半晌，才陰惻惻的笑道：「妳不是豹娘子是嗎？怎麼弄到這個地步，連一雙招子也不見了？」

豹娘子冷笑一聲，道：「不要說廢話，你是不是想找我家主人報仇？」

聶九公眼中發出了冷厲的寒芒，道：「別裝模作樣，慕容老人巳死，這件事早巳傳遍了整個江湖，老夫又怎會去找一個死人來報復？」

計神工冷然道：「這也沒有甚麼困難的，只要你也掉進黃泉裏，就一定可以找到心目中的仇人！」

聶九公桀桀地笑起來：「計大師，你巳經老了，還在江湖上爭鋒比勝，只怕會力不從心哩！」

計神工悠然一笑，道：「憑你這種道行，就想激怒我這個老頭兒嗎？」

聶九公道：「我只覺得你太多事，正是活到一百歲還不知道自己幼稚天眞。」

計神工又是哈哈一笑，道：「我是幼稚天眞，但你呢？你認爲自己是個甚麼東西？是眞正的天才？還是個自以爲是的白痴兒童？」

聶九公的臉色立刻鐵青。

但他很快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冷然道：「今天我很高興，很高興可以遇上武林中最混帳的老怪物！」

許神工沒有回應他，却望着巳然氣絕的爽快和尙。

爽快和尙死了，而且在死之前，首先給人用軟索綁緊着身子，然後又給人當作鐵槍一般從地道裏筆直飛射出來……

當然，最致命的一擊，還是那一柄飛刀！

「唉！爽快和尙，你是不是死得太不明不白了？」計神工輕輕的嘆了口氣。

聶九公就在他嘆氣之際，忽然揚手攻出一刀。

刀是軟刀，它一直捲在聶九公的衣袖裏。

「霍」地一刀，刀光有如電光火石，但計神工却從刀鋒之下輕輕飄了出去。

聶九公也不去追擊，只是左手一揮，和他一起出現的白衣人和黑衣人巳雙雙出手，分從左右夾擊計神工。

計神工倏地一大喝一聲：「報上姓名來！」

白衣人道：「無姓！」

黑衣人道：「無名！」

計神工冷笑：「原來不但無主孤魂，更是無名無姓之野鬼！」

黑衣人應聲道：「人在江湖，姓名不重要——」

白衣人緊接道：「最重要的只有武功！武功！」

「說得好！」計神工衣衫一抖，兩袖獵獵振動：「但你們的武功，一點也不好呢！」

黑衣人不相信，立卽反手連環劈出了九刀。

白衣人也不相信，手中的一對短鋼叉交錯出擊，晃眼間巳經左五右八攻出十三招。

計神工都避了過去，他在鐵刀和鋼叉狂攻之下，輕易地揮出了兩掌。

計神工這兩掌，看來輕輕柔柔的，全然沒有半點霸氣。

但這兩人，却突然面色死灰，額上冷汗狂滴如雨。

聶九公面上也同時一陣抽搐，現在，他總算見識過了計神工的「手斧」。

× × ×

江湖有四大師，名氣最响亮的就是眼前這位「鬼斧大師」計神工。

既然號稱「鬼斧」，他當然是有一柄斧頭的。

其實，計神工之所以被稱爲「鬼斧」，除了他的確擁有一柄鋒利的「鬼王板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手藝」。

計大師能雕刻最上乘的工藝品，直至如今仍然把江湖中人弄得瘋瘋癲癲，神不守舍的「玉山羊」，就是出自這位「鬼斧大師」之手。

「鬼斧大師」計神工，這個外號連帶名字在內，也着實含有「鬼斧神工」的意

思。

計神工的「鬼王板斧」，在江湖上的兵器中固然是堪稱一絕，但這十餘年來計神工巳沒有把它帶在身上。

他巳不必再用「鬼王板斧」。

現在，他若是對付敵人，只憑一對肉掌巳很足夠。

他這對肉掌，在凝聚內力之後，就是鐵一般的「手斧」！

計大師手斧一出，黑衣人立斃，白衣人也同樣活不下去！

「好武功！」那紅衣女子忽然嫵媚地一笑。

計大師驀然回頭，冷然地望着這笑吟吟的絕色麗人：「妳也知道這就是好武功嗎？」

紅衣女子又笑了，笑意猶如春日艷陽下盪漾着的碧波：「我的武功雖然不怎麼好，但却還可算是個識貨的人。」

計大師悠悠地道：「妳走罷。」

「走？」紅衣女子「格格」而笑：「我還沒有死在你的手斧之下，爲甚麼要走呢？」

計大師雙目忽然射出厲光，聲音沉實有如擊石：「等到妳中了我的手斧，妳還能走得了嗎？」

紅衣女子柳眉倒豎，接着却又嫣然一笑，說：「能夠死在江湖四大師之一的手裏，那是小女子的殊榮，至於走得了還是走不了，巳是半點也不重要。」

計大師沉着臉叱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妳終日跟着『幽冥駝王』、遲早會累了妳這一生！」

紅衣女士淡淡一笑，道：「你弄錯了，不是我跟着老駝子，是老駝子總是跟隨着我。」

計神工目光倏地一轉，直瞪着聶九公，想看看他有甚麼反應。

但聶九公連半點反應也沒有，好像根本沒聽見這紅衣女子的說話，又彷彿巳在默認下來。

岳小玉越瞧越奇，心想：「這女子是甚麼人？總是離奇莫測似的。」

計神工乾咳兩聲，突然問聶九公道：「你可曾想過，你這個人是越老越不長進了？」

聶九公還是默然無語，而臉色如鐵一般。

紅衣女子却在這時站在聶九公的身邊，語聲輕柔地說：「慕容老人是否曾經把你害得好慘？」

聶九公立時一聲怒叫，道：「這巳死的老匹夫，殺了老夫兩個徒兒，一個寵妾、還把老夫的『天駝金戟』毀了！」

紅衣女子道：「這算不算是欺人太甚呢？」

聶九公忿然道：「當然算！」

紅衣女子道：「所以，你應該報仇！報仇！誓報此血海深仇，對不？」

聶九公道：「當然對！但慕容老人巳死了！」

紅衣女士道：「慕容老人雖死，但他的女兒還在。」

聶九公倏然睜目，聲音淒厲地喝道：「誰是他的女兒？」

紅衣女子冷笑，忽然從腰間拔出一把尺。

那是一把很罕見的銀尺。

在這一把銀尺的中間，一邊鑲着碧玉，而另一邊却鑲着七顆又圓又大的明珠。

紅衣女子拔出這把銀尺，接着對小惡女遙遙一指，說：「她叫慕容蝶蝶，是慕容老人的小女兒。」

「哦？小女兒？」岳小玉心中一動，付道：「這麼說，她還有兄長或者是姊姊了？」

聶九公立刻發出一聲仰天狂吼，然後兩眼有如毒蛇筆直盯着小惡女。

小惡女却不怕他，也衝前兩步，目光冰冷地盯回過去。

聶九公喉嚨裏發出低沉的嘯聲，聽來就像是豺狼一樣可怖。

岳小玉却突然搶在小惡女前頭，對聶九公喝道：「駝背老烏龜，你是吃不飽還是滿肚王八臭屁放不出？好端端的爲甚麼向人家兩眼直瞪！」

聶九公一聽之下，只覺得腦門轟然大炸一般，全身血液直往上冲。

他憤然極了，憤怒得連頭上的毛髮也爲之根根豎起。

「乳臭未干的小子，你——」

「放你祖奶奶的豬屁！」常掛珠豈甘寂寞，也迅步搶前粗聲粗氣地喝住聶九公：「這位岳宮主，乃飲血峯血花宮主人，幾時輪到你這種賁熟彎背死老蝦言出不遜大大的不敬！」

鮑正行見老大罵得興高采烈，自然也是不甘後人，立刻緊接着扯直嗓子叫罵：

「他媽的巴拉子王八羔直娘賊嗚希花拉臭蛋的驢滾你祖宗九十九代半！」

舒一照奇怪地望住他：「你到底在罵甚麼鳥？」

鮑正行一拍胸膛，「嗜嗜」怪笑道：「甚麼鳥都罵。」

便在此時，聶九公巳發出一聲舖天捲地的巨喝，又駝又矮的身形同時暴長、撲起！

刀光急閃，如匹鍊破空。

他出刀如電，全力向小惡女展開了衝殺。

就在這刹那間，一人倏地出手，衣袂閃動地攔住了聶九公這一刀。

聶九公不理，刀勢潑辣地攻出，但是他才攻出一刀，咽喉巳被一隻可怕的手揑緊。

這一揑的時間極是短暫，但衆人都巳聽見聶九公「吱」一聲地叫了出來。

聶九公就只是這麼「吱」一聲叫了一下，整個人就立刻崩潰了。

刀光巳完全消失，但那駝背的身軀有如斷綫風箏般給一股大力揮甩出去。

只聽見「砰」然一聲，聶九公的曲背重重撞在牆壁上，然後就七竅流血，硬直直地跌倒在地上。

他只劈出一刀，就巳敗了，死了。

殺他的人，也只是用了一招武功，而這一招武功，看來甚至不像是武功，只是像個造陶瓷的師父摔破一隻燒壞了的瓷瓶那樣。

這人比聶九公還老幾十歲。

他當然就是「鬼斧大師」計神工。

× × ×

計神工在擧手投足之間，就已先殺了「幽冥駝王」聶九公。

岳小玉不由大聲喝采：「眞乃絕世高手也！」

金黃袍蒙面人却冷笑一聲，道：「小岳子，你是不是又想拜這一個絕世高手爲師了？」

岳小玉揚了揚眉，道：「本座已拜師在『笑公爵』公孫先生門下！」

金黃袍蒙面人冷哼了一下，道：「公孫我劍算得上甚麼！」

計神工立時道：「我這個老頭兒雖比岳小玉師父痴長逾二十歲，但若論武功，却是以公孫先生優勝多矣！」

金黃袍蒙面人瞳孔中露出了倨傲光芒，「嗄」聲笑道：「人貴自知，你這幾句話倒是說得半點不錯的。」

計神工清脆地拍了拍手，說道：「我已活了九十幾歲，還有甚麼事情是看不開的。」

「看得開！看得開！」金黃袍蒙面人陰沉地奸笑着：「既然你甚麼事情都看得開，就不該直到現在還跟這羣亡命之徒混在一起！」

「亡命之徒？」沈必理臉上眉肌抽搐着：「你說我們是一羣亡命之徒？」

金黃袍蒙面人緩緩道：「不錯，若說得老實一點，你們不但是一羣亡命之徒，簡直就像是一羣喪家之犬！」

「放屁放屁！」鮑正行掄拳跺脚，扯直嗓子罵道：「來來來，俺先跟你這個蒙頭蒙臉連屁也一併蒙掉的烏龜王八大戰三百回合！」說着，縱身向前跳出三步，向金黃袍蒙面人擺出了挑戰的架式。

金黃袍蒙面人猛然抖手，只見他手中精芒一閃，鮑正行立刻「啊呀」一聲仰天翻倒下去。

常掛珠大吃一驚，愴惶地叫道：「老五，你怎麼了？」

只見鮑正行臉色蒼白，但却突然又「骨碌」地站直了身子，道：「俺沒事。」

常掛珠一怔，「金黃袍蒙面人却登時格格地笑起來。

他手裏有一柄刀，刀柄上鐫刻着形態可怖的骷髏頭。

常掛珠臉色鐵青，忍不住怒聲道：「爲甚麼不發刀？」

金黃袍蒙面人道：「他配嗎？」

常掛珠道：「爽快和尚又怎樣？」

金黃袍蒙面人道：「這禿驢也同樣不配，但我最討厭和尚，所以縱然他不配死在這種飛刀之下，我還是把他殺了。」

常掛珠怒道：「這是狗屁不通的廢話，也只有你這種人才說得出來。」

計神工却搖了搖頭，嘆道：「你也別太生氣了，這個人，我這個老頭兒自有辦法對付。」

金黃袍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你若想在這裏逞强，那是不自量力。」

計神工道：「老頭兒並非志在逞强。只不過想把不速之客從這裏趕走。」

金黃袍蒙面人道：「你說錯了，不速之客並不是我們，而是他們這一羣亡命之徒，喪家之犬。」

計神工冷冷地逼視着這神秘的蒙面人：「你的飛刀很好看，但爲甚麼一直都不向我這個老頭兒發射。」

金黃袍蒙面人淡淡一笑，道：「你想知道眞正的原因嗎？」

計神工道：「只要你說，我當然是會洗耳恭聽的。」

「理由簡單極了，」金黃袍蒙面人道：「因爲連你也不配！」

說完後面這句話，蒙面人又把飛刀緩緩地放入懷裏。

沈必理光火了。

他驀地大吼一聲：「你是說，連計大師那樣的高手也不配接你一刀？」

金黃袍蒙面人發出了詭異的笑聲，道：「是的，他的確不配！」

「連他都不配，天下間還有誰配？」

沈必理也笑了，笑聲中充滿了憤怒之意。

「當然有人，」金黃袍蒙面人沒好氣地說：「在這武林之中，最少還有一個人，值得我用這種飛刀把他擊殺。」

「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菊痴。」

「葉上開？」沈必理的瞳孔倏地張大，臉上每一寸肌肉都在抽搐着。

他顯然是在震怒之中。

金黃袍蒙面人的聲音聽來更是詭異幾分，他說：「雖然無論是誰，都可以死在我的飛刀下，但眞眞正正配得上這種飛刀的人，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也許就只有菊痴葉上開而已。」

沈必理忽然笑了。

他這一笑，彷似已在一瞬間怒氣全消，代之而起的却是不屑的譏諷。

「你是甚麼人？憑你這點跑江湖賣藝的技倆，居然敢說出這種荒謬的說話？」

金黃袍蒙面人沒有開口回答。

但他却取出了另一件事物，那是一塊鐵牌，牌上鐫刻着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恨帝」！

「恨帝！」沈必理身子一震，「你就是天恨帮的頭子恨帝？」

金黃袍蒙面人淡淡一笑，良久才說：「你這次說對了！」

「對你娘個狗屁！」常掛珠陡地發出一聲巨喝，身如怪鳥般向這蒙面人直撲而至。

金黃袍蒙面人紋風不動，計神工却把常掛珠攔住。

「別動！你不是他的對手！」計神工老實不客氣地說。

常掛珠把密底算盤用力一抖，氣呼呼地說：「生死存亡不是問題，最主要的還是先要挫一挫這烏龜王八蛋的狂氣！」

計神工冷冷道：「你若一上來就死在他的手下，他的狂氣只會更加厲害！」

常掛珠叫道：「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計神工道：「他們的威風，是絕對不會長久的！」

恨帝桀桀一笑：「計大師，你也該出手一試了。」

計神工道：「試甚麼？」

恨帝說道：「試一試銀月夫人的銀玉尺！」

「銀月夫人？」計神工瞳孔收縮，沉聲道：「誰是銀月夫人？」

那紅衣女子悠然道：「我就是。」她在微笑，手中一柄銀玉尺也在這時候出了手。

計大師氣定神閑，同時輕嘆了一聲：「妳還那末年輕，爲甚麼巳經是銀月妖王的女人？」

銀月夫人沒有回答，身形展動輕盈有如翩翩蝴蝶。

但她的身子在挪動時，已有一種無聲無息的殺氣，向計神工掩蓋過來。

計神工却連眼睛也不霎動一下，他採取以以靜制動的戰略，完全不惱不火，整個人就像是一團棉花。

銀月夫人的殺着巳連連不絕地使出。

她手裏的銀玉尺不斷攻向計神工，而計神工却只是一味閃躲，並未還手。

銀月夫人的微笑巳化爲比冰還冷的冷笑：「你怎麼不殺我？是殺不了？還是捨不得向我這個纖纖弱質下手？」

計神工乾笑道：「倘若連妳也算是個纖纖弱質，那麼天下間的弱質女流就未免太可怕了。」

銀月夫人道：「但你現在却眞的捨不得下手，爲甚麼？爲甚麼？」她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十分溫婉，眼神裏却流露出狡黠的光芒。

岳小玉心中暗暗叫道：「這個甚麼銀月夫人，眞不是個好東西，但計大師爲甚麼還不向她施以致命的反擊？」

他實在無法明白個中原委。

但在他身旁的沈必理，却把戰情看得十分透澈。

計大師的武功，只比銀月夫人强而不弱！

但計大師與銀月夫人交戰之際，却一直受到恨帝的牽制。

只要計大師眞的出手，立刻就會遭受到銀月夫人和恨帝的前後夾擊！

這還不算，在恨帝身邊，還有一個不知底蘊的藍衣蒙面人。

這藍衣蒙面人雖然身材矮小，但在計大師的感覺裏，這人絕不簡單。

最少，這藍衣蒙面人決不會比恨帝稍弱半籌！

這麼樣的一個人，實在深不可測，實在極其可怕。

計神工自然不是貪生怕死之徒，但他也不想吃敗仗。

不想吃敗仗，那是人之常情，尤其是眼前這一戰，巳經不單只關乎他個人的勝負榮辱，也同時關係到這裏所有人的生與死！

計神工心裏這樣想：「我絕不可以敗，更不可以死，否則其他人也會完了！」

他這種想法，是偉大的，也是至勇至義的。

也正因爲他有這種想法，所以這一戰他必須相當謹愼，萬萬不容有失。

可是，他這種想法，却也令他陷入了險境。

眞正牽制着計大師的，也許不是藍衣蒙面人，也不是恨帝，而是銀月夫人！

因爲倘若不是銀月夫人在這裏，計大師早巳向恨帝和藍衣蒙面人出手！

姑勿論怎樣，計大師的形勢，着實是殊不樂觀的。

這一點，沈必理也巳看出，所以，他不等形勢再變，巳揮劍加入戰圈。

他一動手，對方穿黃衣、紫衣、青衣和杏色衣裳的殺手也一湧而至。

常掛珠覩狀，自然也不肯閒着，於是一塲混戰終於在桃源驛裏展開。

× × ×

沈必理帶來的一批武士，他們的武功也相當不弱。

連沈必理都在拚命，這些武士當然紛紛亮出了兵刃，誓向强敵惡戰到底。

岳小玉和小惡女站得極近，游出海也在側邊。

岳小玉担心豹娘子眼睛初瞎，會給敵人殺個措手不及，便對小惡女說：「咱們三個緊緊護着豹姨，誰敢挨近過來，咱們就把他剁成肉醬！」

小惡女還沒回答，豹娘子巳嘿嘿冷笑道：「你少担心豹姨，多點担心點自己好了。」

話猶未了，一個刀疤惡漢掄着一柄生銹大刀，沒頭沒腦的向豹娘子直砸下來。

豹娘子聽聲辨影，反手就是一杖擊向那惡漢的胸前，但她雙目失明不久，單憑聽聲音揣測敵人的方位，實在是很靠不住的。

所以她這一杖去勢雖快，但杖梢只能在那惡漢胸前擦過。

惡漢見她兩眼巳瞎，這一杖又捏拿得不怎麼準確，登時生了輕慢之心，冷不防小惡女從側邊殺出，一劍刺爆了他右眼。

岳小玉哈哈一笑，拍手叫道：「這一劍刺得好，最好連他的左眼也一併刺瞎，讓他無法再欺負別的瞎子！」

「胡說！豹姨不是瞎子！」小惡女尖叫起來，「她心明如鏡，比誰都看得更深更遠更清楚！」

岳小玉給她一罵，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忙道：「是我一時糊塗，小惡女姊妹休怪！」他把「小惡女姊妹」這幾個字拖長來說，而且語氣很是古怪有趣，小惡女雖在悲怒交集之中，却也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那惡漢給小惡女刺瞎了一隻眼，更是兇性大發，驀地一招「殺氣如山」，刀勢凌厲十足地向小惡女直逼過來。

但他這一刀只攻出了一半，一根渾鐵禪杖巳直戳他的心窩。

是豹娘子出手殺了他。

惡漢中杖後痛苦地倒下，他臨死前的一句話是：「好兇辣的瞎婆娘——！」

小惡女臉色煞白，不等他再說下去，又再伸手一劍刺穿了他的咽喉。

這時候，沈必理、常掛珠、白世儒、舒一照和鮑正行等人，已陷入了極艱險的苦戰之中。

沈必理武功最高，而且又有倚馬神劍在手，銀月夫人碰上了他，自然不怎麼好對付。

計大師本與銀月夫人動手，見沈必理加入戰圈，便悄然退了開來。

他不想隨便殺人，尤其是女人。

所以，沈必理代他接下了銀月夫人，計大師是很合意的。

他寧願與恨帝和那個神秘的藍衣蒙面人動手！

（未完・十五）

雙鷹神捕

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宮廷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鷹先找佟貞，打聽京城王公百官的動態，又和他到梅國舅府邸，梅國舅將寧王陰謀篡位的情況相告，譚王見是沈鷹便出來相見，定計先入宮捉拿寧王，由沈鷹扮作侍衞隨從，因宮闈警衞森嚴，原訂計劃未能得逞，初步知道皇上失踪案和禮部尙書陳子滿有關，沈鷹晚上夜探尙書府，見陳子滿鬼鬼祟祟乘轎去衞國公府邸，便暗中將他挾持回姚家，和佟維雄對他審問，查出昔日刑部尙書蘇振邦和衞國公有勾搭，便通知梅國舅、譚王，但拗不過衞國公要索回陳子滿，沈鷹只好遵照將他送到，發現蘇振邦在府裏，正想退出却被他們圍攻……

雙鷹困牢獄　兩王出奇謀

「這倒未必！」沈鷹說話分神，一不小心，幾乎着了由屋脊上跳下來的那位青袍幪面人的道兒，他身子剛後退，背後一對短槍向其左右雙脅刺來。

沈鷹及時擰腰一閃，同時左掌一抹，帶開槍桿，可是仍慢了一步，左脅被槍尖割了一道血槽！沈鷹怒哼一聲，烟桿使出小花槍法，直戳其心窩！

可是對方人多，斜刺裏揮來一柄單刀，將其烟桿格開，與此同時那位青袍的雙掌又拍至，掌未到，掌風已激得沈鷹衣袂獵獵作響！

好個沈鷹，只見他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挾勁迎上，右手一翻，烟鍋迎風而上！

「蓬」的一聲，雙方去勢太快，很快便接觸上，兩人齊退兩步，沈鷹只感內腑氣血翻動，心頭一凜，忖道：「此人是誰，爲何內力這般雄渾！」

青袍人掌力雖强，但右掌吃沈鷹烟鍋戳及，只覺火辣辣的一陣疼痛，也暗吃一驚：「想不到此老傢伙，名符其實，我出其不意偷襲，他倉猝應聲，竟也能與我平分秋色！」

沈鷹一吸氣，正想撲向青袍幪面人，但那對短槍如毒蛇出洞般戳至，與此同時，一柄單刀，一條九節鞭也同時捲至！

沈鷹不求有功，但求自保，只見他烟桿飛起，用力敲在單刀上！但聞一道震耳的金鐵交响聲起，那漢子吃不住沈鷹的大刀，單刀便彈開，恰好九節鞭捲至，那人意不及此，收刀不及，單刀便被扯開，飛上半天！

沈鷹左手五指箕張，向其中一桿短槍抓去！

那人心中大喜：「你這是自尋死路！」他放棄右手槍，準備被對方抓住，左手短槍加速去勢，直戳沈鷹心窩！

不料沈鷹並未因此而失去冷靜，他五指將接近槍桿時，忽然化抓爲推，掌力一吐，右槍桿急速彈開，撞在右槍桿上，兩條槍桿登時分開，那人的左槍尖在沈鷹脅下及右脅之間刺過！

沈鷹烟桿及時擊出，烟鍋向對方右臂敲去，那人反應也快，一槍刺空，便知不妙，立即縮後，可是仍然稍慢，左臂被烟鍋擦過，如遭火灼，忙不迭飛身退後！

青袍幪面客雙掌齊出，向沈鷹後背拍去。這次沈鷹不回身招架，腳步一點，向雙槍幪面客迫去，振聲笑道：「原來又是一個舊相識！江浩浪，皇上待你不薄，給你一個御林軍副統領的高職，你還不心滿意足？」

那人果然便是江浩浪，他雙槍舞得風雨不透，護在身前，道：「那昏君不提也罷！沈鷹，只要你肯過來咱們這邊，必受重用，今生的榮華富貴可享之不盡！」

話音未落，忽見沈鷹改變去向，雙腳一頓，身子忽然拔空而起！這時候他那裏有心戀戰？只想早點離開險地！

不料經過這場惡鬥，衞國公府內的侍衞早已匿在屋頂上！沈鷹身子凌空，已經萬箭俱發！

好個沈鷹，只見他凌空吸氣曲腰，一個沒頭觔斗，翻了下來！可是那位青袍幪面人，早已在下面等着他！只見他身子如流水般飄前，雙掌如山，向未落地的沈鷹擊去！

× × ×

地道之內又陰又暗，好像有股冷氣，從地底往上冒。管一見不由自主地走快一步，左手一伸，輕輕抓住韓亭芳後背。

端木盛與夏雷兩個押後，中間夾雜着小仙女、殷公正、路遠、馮曉年和黃柏志等人。

當他們全部進入地道之後，頭頂上傳來一聲巨响，入口封閉，地道漆黑，夏雷立即道：「頭兒小心！」

管一見沉聲道：「大家都小心！韓亭芳，你更要給老夫放聰明一點！」

小仙女道：「他不聰明，我自有辦法教他聰明！」

韓亭芳道：「假如你們想活着出去的，便別再說廢話！」

那道石級十分之長，而且還拐了兩個彎，然後才到達地底。只見前面是一條深不見盡頭的甬道，甬道上每隔五丈便掛着一盞綠幽幽的燈，映在人與物上，都有青面獠牙之感，更添幾分妖異之氣。

韓亭芳忽然停住，小仙女問道：「爲何不走？」

韓亭芳呼吸有點急促，吸了一口氣才道：「由此處開始，便有機關設置，一不小心便得粉身碎骨！」

小仙女冷笑一聲：「問題你能不能破此機關，要是你不懂得的，便老老實實說出來，別累了咱們的性命！」

韓亭芳轉頭瞪了他一眼，道：「你既然自號小仙女，你不帶路？」

管一見道：「不必爭執，咱們既然進來，便不懼冒險！你到底知曉此處的機關否？」

「韓某略知一二，只不知他們現在有沒有改過裝置！」

「改換裝置，談何容易，料不會如此，帶路吧。」

小仙女道：「管叔叔，你得小心，他才略知一二，就算他無心害你，也危險得很！」

「你假如怕的話便留在外面，老夫叫黃柏志陪你！」

小仙女輕哼一聲：「我寧願陪叔叔冒險，也不願他陪我！」

「如此你跟着老夫！」管一見推一推韓亭芳，示意他前進。

韓亭芳道：「此處裝置，仿照七星，大家照我落足之處走動，料無妨！」

管一見鬆了手道：「你若使詐，老夫在一丈之內，也可殺你！」

韓亭芳來到此處，一張臉早已無人色，給那綠燈映照，更是難看。只見他戰戰兢兢，先向斜前方跨出四步，再向左踏出三步，甬道裏一切平靜如常，韓亭芳回頭道：「神捕請來！」言畢又向左跨出。

管一見依他所落足之處走動，小仙女記性佳，更是跟得一步不錯。其實不用韓亭芳提醒，衆人到此地獄似的地方，心頭自然生出警惕之心，也是步步爲營。俄頃，已順利走了七八丈，此刻衆人才發覺通道盡頭有道黑黝黝的東西橫住。

韓亭芳走到盡處，舉袖拭去汗珠，道：「這是一道鐵門，鐵門之後是個石室，石室裏的機關更爲厲害！大家小心，我要打開鐵門了！」

小仙女撇撇小嘴，道：「要開門便開門，何必廢話！」

黃柏志禁不住道：「你別老是跟他拌嘴，影响他的心情！」

「哼，他有什麼了不起？」

話音一落，只聽「蓬」的一聲响，甬道的地板忽然陷下，衆人都一骨碌地跌了下去！

下面的陷阱好像不太深，只丈餘便觸到實地，但那地却是傾斜的，衆人止不住去勢，不斷向下滾動。

管一見只滾了兩轉，便定下神來，他雙掌齊出，十指如鈎，向地上搭去，豈知那竟是一片青石板！

黑暗之中，看不到東西，只聞手下不時發出驚呼。管一見又焦又急，他一急之下，居然被他想出一個辦法，身子倏地一轉，以前身貼着石板，雙掌不斷拍在石板上，借掌心與石板接觸，化解下滾之力，果然讓他定在「半空」！

他不待稍喘一口氣，便大聲問道：「盛兒，雷兒，你們在那裏？」

他聲音在黑暗之中迴盪着，却沒人應他。他開腔洩氣，又滑下三尺，連忙凝神定氣，慢慢轉身，向下觀望。

俄頃，他雙眼逐漸適應黑暗，可是仍看不到什麼，此處就似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大地洞，其他人已不知去向！

管一見沉思了一下，抬頭向上望，上面的地板又恢復原狀，換言之，他現在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向下「走」！

管一見歷過無數次風險，但從未像這次如此令他心裏畏懼，就像整個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這種情景比死還難過！

傾斜的石板好像通向地獄般，似無盡頭，不過管一見終於也看到實地了。他不敢貿貿然縱下，想了一下，忽然脫下鞋子向下拋去！

只見地上又露出一個地洞，隨即又「合」上，他聽到有人道：「好啦，又多了一個，還差一個！」

管一見只聽到聲音，却看不到人影，現在他又不能下去，如此「吊」在石板上，十分費勁，正在不知如何之際，又聞下面「蓬」的一聲響，緊接着剛才那人道：「九個人，一個不漏！」

管一見心中忖道：「剛才跌下去的那個人是誰？」忽見黑暗中有人向他招手，管一見稍鬆手掌，讓身子滑下七尺，此刻離地已不足一丈，而他也看到那個向他招手的人赫然是小仙女！

小仙女不在石板上，也不在地上，而在一隻鐵架上，鐵架離她一丈，也不知是如何爬上去的！管一見未暇思索，手足一齊用力，身子一挺如弓，人即如離弓之飛蝗石，射向鐵架，他右臂輕舒，抓住一條鐵管，曲腰一彈，翻上鐵架，坐在小仙女旁邊。

小仙女輕聲笑道：「還是管叔叔您聰明，如果不是您想出那個好辦法，也騙不過他們的眼睛！」

管一見傳音道：「別開腔，提防有人聽見！」

小仙女道：「他們大概已經走了，咱們如果不早點離開，等下他們便會發現『網』着的，不是人而是鞋子了！」

管一見憂愁地道：「此處的機關設備，令人防不勝防，老夫眞不知道……」

小仙女嫣然一笑，忽然脫下另一隻弓鞋，用力向下拋去，弓鞋觸地，發出「啦」的一聲響，但地上却沒有絲毫反應！

管一見心中大喜，暗讚道：「這小妞舉一反三，人又聰敏，也不知道她如何發現這個鐵架的，連盛兒也不如她哩！」當下拉着她的手跳落地上。

下面還是一片漆黑，本來管一見身上帶有兩根火熠子，但一時之間，猶疑不決，不知該不該取出來應用。小仙女好像洞悉他的心事，自言自語道：「管叔叔，這是一片漆黑，咱們如果踩到機關，可死得不明白呀！」

管一見暗道一聲慚愧：「想不到老夫反要你提醒，莫非我眞的老了。」他收拾思緒，取出火熠子，將其點燃，舉高一照，只見此處是個巨大的石室，上下和四壁都舖了青石板。

小仙女忽然指一指左旁那堵石壁，道：「那裏有個小洞，快過去看看！」

管一見道：「你暫且留在此處，等老夫過去，免得一齊遭殃！」言畢暗提一口氣，飛身向前，兩個起落已至石壁之前，湊首向那小洞望去。

小洞實在太小，他湊首過去，擋住光綫，便看不到什麼，只好挪開一點，這才知道裏面又是一座石室，却不見有人，估計剛才裏面必有人看守，如今大概下去捉俘虜。

假如這個推論沒錯，那麼石室之內，必定另有出路，管一見心頭一動，立即仔細觀察石壁，小仙女走了過來，輕聲問道：「管叔叔，你在找什麼？」

「裏面是個石室，石室必另有通道！」他取出他的成名兵器鷹鍊出來，用鍊子尖端的鷹嘴，輕輕敲打石壁。忽然機刮聲一響，接着傳來一陣颯颯之聲，管一見連忙拉着小仙女跳開。

只見石壁又露出一個尺半見方的大洞，洞裏飛出十數枝短矢，估計此乃機簧所控制。管一見見箭矢已射盡，便慢慢走前，探頭望進去，原來箭矢的發射筒竟在內牆，因此外壁的那個洞口，便成爲一個新入口，管一見也不客氣，立即由洞口飛進石室。

此室長而狹，裏面既有一張石床，還有石桌石椅，石桌之上尚留有一瓶酒，却空無一人。管一見招手示意小仙女進去。

小仙女忙道：「咱們快去找他們！」

「分開找出路！」

小仙女也有火熠子，取出點亮之後，便走到另一端檢查，管一見見那張石床上面舖有木板，心生疑雲，連忙扯起草蓆，拿開木板，伸下火熠子一照，便見到下面有道石級向下延伸。

「在這裏！」

小仙女吹熄手上的火熠子走了過去。

管一見首先踏上石級，才走下三四級，便發覺下面有光，也忙將火熠子吹熄，收將起來，再走下幾級，便看見下面有條長長的甬道，管一見落地之後，伸首一望，甬道沒有人，於是躡手躡脚走出去。

忽然有個隱隱約約的人聲傳出來，道：「快說，管一見去了那裏，還有一個是誰？」

管一見立即站定，將耳貼在牆上，只見石牆有道細微如絲的隙縫，他將耳朵接近，便聽到裏面傳來端木盛的聲音，道：「咱們一早便落在你們手中，又怎知他去了那裏？」

一個粗暴而語氣又有點生硬的聲音，接着響起：「韓亭芳，你這傢伙吃內扒外

，當知下場……」

韓亭芳呻吟似的道：「我是被迫的……請您明鑒！」

那人又喝道：「閉嘴！假如人人都像你這樣……那還有一個是忠貞的！」一頓又道：「還有一個是誰！」

韓亭芳嘆了一聲，道：「她……她叫小仙女……是楚雲的好朋友！」

那人暴喝一聲：「又是一個吃內扒外的東西！」

夏雷道：「你說錯了，楚雲與小仙女根本是來你們這裏做臥底的！」

「眞的？操他娘的！」那人沉吟了一下，又道：「不對呀，爲何皇帝老子並沒有提到這件事？」

管一見不知裏面有幾個敵人，不敢貿貿然進去，便沿牆前進，走了一程，忽然耳際又聽到一聲長嘆，管一見忍不住將耳朵貼在牆上，不料那裏竟是一道活牆，而且沒有門上，管一見輕輕一按，石門便開了，他也被帶了進去。

石牆又迅速關上，只見裏面是間丈餘長，八尺左右寬的石室，床、桌、椅、几一應俱全，床上還掛着錦帳，桌上却放着一盞燈。帳內似乎坐着一人，那人背對着門，是故並不知管一見進來。

管一見心頭一跳，躡手躡脚走了過去，直至他站在床前，那人才抬起頭來，只見他骨瘦如柴，臉色蠟黃，雙眼無神，兩個顴骨高高聳起，管一見忽然怔住了。

那人見到管一見先是一愣，繼而臉上的肌肉全部扭動起來，嗚咽地道：「管卿家，你來救朕出險？」

管一見見他毫無帝王之氣概，甚至差一點認不出來，起初心頭也微有惻然，但一聽到管卿家三個字，臉色便是一沉，冷冷地道：「皇上你記性差了，老夫早不爲官，山野武夫，担當不起卿家兩個字！」

那人正是天子，聞言又是一愕，隨之露出一個慘笑：「管卿家還生朕的氣！」

「怎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對老夫好得很，老夫怎敢生你的氣！」說眞的，兩年前天子設下的那個圈套，幾乎迫死他與沈鷹，原因不過是因爲他倆功高震主而已，管一見每次想起，便憤恨難平！

「那也難怪你……朕以前做事是有點疏忽……」

管一見聲音更爲冰冷：「以後皇上辦事，再不能有半點疏忽，否則你脚下的八，腦袋便難保了！」

天子長嘆一聲，道：「這些日子來，朕在此無日不自反省之，當日假如不是迫卿家跟沈卿家辭官，也許不會弄至如此田地！」

管一見冷笑道：「這也難怪你，忠言從來都比較刺耳，朝中風骨錚錚的大臣，所餘無多，都剩下些自私自利，追權逐貴的小人，至今江山尚能保得住，已是祖宗有靈！」

天子到底是一國之尊，數番吃他冷諷熱嘲，不由也動了怒，不悅地道：「你今日是來救朕，還是來教訓朕的？」

管一見道：「老夫辭官之後，便決不理朝庭之事，今日來此是不忍社稷之淪落在小人手中，又恐外夷乘機進侵，爲禍蒼生，否則留在山林間，何等逍遙，奚事冒死而來？」

天子還待說話，但管一見多年來的怨瀞，全部冲了出來：「老夫與沈鷹不爲名不爲利，爲朝庭爲百姓辦了三十年的好事，即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不加體恤也罷了，何必再施借刀殺人之計，未知皇上這些天可有想起這件事來，又是否會感到不安？」

天子神色一黯，忖道：「今日我這條命就在他手中，不順着他一點，萬一他撒手不管，便連最後的一綫希望也沒了！」當下以沉重的語氣道：「管卿家說得對，那件事是朕一時糊塗，聽信讒言……咳咳，朕事後已十分後悔！朕回宮之後，必加封兩位的官銜，君無戲言，一言爲定！」

管一見冷笑一聲：「皇上，你這個賞賜太小了點吧？」

天子暗喜道：「他說不爲名不爲利，哼！天下有幾個人可以不爲名、不爲利、不爲權貴而折腰的？哼，你要加官晋爵，只要我可以回朝，重登九五，又有何難處？」當下忙道：「卿家要甚麼官銜，但管開口，但朕現在便可賜秩一品，貴同王公將侯，如果你還不放心的，朕可另賜丹書鐵劵，有免死之功，如此卿家便不必再有所顧忌了！」

他見管一見臉上仍有不豫之色，不覺一怔，忖道：「至此等地步你還不滿足？」轉念一想，忖道：「對啦，朕一時忘記你還有許多得力的手下……他們都在外面麼，可對他們也另有賞賜，就恢復他們帶刀龍衞之銜吧，改賜五品秩！」

管一見道：「皇上還說漏了一些！」

天子笑問道：「你是指朕忘記了沈鷹麼？對啦，他怎沒與卿家同來？朕自然不會厚此薄彼，將來對他也會論功行賞！」

「錯了，管某不是指這一些！」

天子見他由自稱老夫改爲管某，心中舒服了許多，走下床來，問道：「朕近來飽受折磨，腦筋遲鈍得緊，小事是再也想不出來了，管卿家你便提醒朕吧！」

「我要你對百姓有所保證，這才是大事！」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與沈鷹根本不稀罕甚麼官銜，只求手下們以後能够來去自由，百姓有安樂的日子，於願巳足！」

天子臉上微現愧色！忙道：「朕對你保證，五年之內，絕不加賦，朕一回朝，便立即清除朝中昏庸之輩，起用忠良！」

「這才像話！」管一見道：「有一點要先說明的，我雖然能够進來，却不一定能出去，何況還帶着皇上，所以請皇上別高興太早。」

天子一驚，隨即道：「卿家太自謙，你與沈卿家天下莫敵，有甚麼事能够難得住你。」

管一見道：「皇上這頂高帽，我可不敢戴，須知此處不但有能人把守，而且還遍地機關，何況我幾位手下都被他們捉去了！」

天子這次可眞的大驚起來了，忙問：「如此怎辦？你總不能將朕留在此處！」

「我進來就是爲了救你，自然不會將你放在此處，不過我先聲明一下，免得你以爲我不盡力，屆時又要加罪於我！」

「卿家放心，朕可不是昏君，怎會連這點好歹也分不出來！」

管一見再道：「由現在開始，到出了這座古墓之前，請你暫時忘記身份，聽我的命令，你答應了，我才敢帶你出去！」

天子苦笑一聲：「卿家忒也小心，朕現在勢孤無依，一切自然聽你吩咐！」

管一見至此時才露出笑容，道：「如此咱們現在便走吧，你不可離開我太遠，小心看我一雙脚的落足處，依路而行！」

話音一落，石牆忽然翻開，一個尖細的聲音，陰惻惻地道：「兩位不用走了，都留下來吧！」

管一見一轉頭，便見一高一矮的兩個老怪走了進來，說話的正是那個高瘦的！另一個矮胖的道：「老夫早料到你必是來此處，果然不出所料！」

天子見到他倆，便縮在管一見背後，龍體猛抖，顫聲道：「管卿家快救朕！」

管一見想不到以往威風凜凜的一國之尊，此刻面對危險，竟然表現得如此膿包，可憐之餘，又有點鄙視他，淡淡地道：「皇上請坐回床上去，待我先收拾了這對怪物！」

矮胖老怪氣得哇哇大叫：「可惡，你說咱們兩個是甚麼？」

管一見抽出鷹鍊，冷冷地道：「你們兩位不報名，叫老夫如何稱呼？」

「你沒有聽說過『兩極仙翁』的名頭麼？」

「對不住，老夫對甚麼仙呀魔呀，全不感興趣。」

高瘦老怪怒道：「師兄，此人輕視咱們，咱們給點厲害他瞧瞧！」

矮胖老怪道：「先報個名給他，讓他死得明白！老夫是『南極仙翁』，這位是我師弟，『北極仙翁』！」

管一見道：「兩位，只要放咱們出去，皇上他日自有賞賜！」

南極仙翁打了個哈哈。「現在也已有皇帝答應給咱們當國師了，可惜他一早不說！」

管一見吃了一驚，急問道：「答應封你們為國師的皇帝是誰？」

「便是寧……」

北極仙翁忙說道：「師兄，不可告訴他！」

「是寧王？」天子怒哼一聲：「想不到他竟敢謀害皇兄，篡奪皇位，眞是大逆不道，只要朕出去他便死無葬身之地！」

北極仙翁冷冷地道：「說得好，但假如你不出去，他便做得成皇帝了！」

管一見道：「他篡奪兄位，江山坐不穩！兩位都是高人，這點道理，自然會明白！」

南極仙翁接答道：「誰說的？軍權已在其手，有誰敢反對！」

天子忙道：「一個國師虛銜算得了甚麼？朕可以封你們為鎮西王，西陲之境便都是你們管轄的了，豈不更加實惠？」

南極仙翁有點意動，輕聲道：「師弟，鎮西王可比當國師實惠……」

「師兄，不可中其奸計！咱們這些天來，不斷迫他，你能保證他不懷恨在心麼？就算他封咱們為鎮西王，咱們也做得不安穩！」

管一見忙道：「寧王勾結外族，篡位之事，你們最清楚，你能保證他們不忌憚你？封你們一個國師，無兵無將，賜一壺毒酒已可取你們的生命，豈如鎮西王擁有自己的軍隊？」

這次連北極仙翁也沉吟起來，天子道：「朕一向言出如山，決不食言！兩位卿家無需顧慮！」管一見對此處之機關也十分忌憚，因此極希望他倆歸順。

北極仙翁道：「不行，咱們不能失信於人。」

管一見冷笑一聲，故意問道：「兩位大概已有數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吧？」

南極仙翁頷首道：「不錯，這有何關係？」

「是故兩位不知人心不古之理。如今之人，跟以前根本不一樣！試想想，寧王如能登基，還用得着你們麼？」

「皇帝在咱們手中，他有求咱們！」

管一見大笑：「假如他登基成功，還要這個皇帝作甚？兩位算是白白替他幹了一場滔天大罪行！你們也許會去找他，但他翻臉不認人，反說是你們，將皇上擄走的，有誰可以為你們作證。居時朝野人人均欲置兩位於死地，這情況兩位可曾設想過？」

這一番話擊中其要害，南極仙翁把師弟拉了出去，管一見知道他們在商量，便對天子道：「皇上，看來咱們有機會出去了。」

天子更是龍心大悅，道：「朕一回朝，便大力剷除叛逆，以振朝綱！」

管一見道：「只要不禍及百姓，料無甚麼人反對！皇上，等下這兩位怪物無論提出甚麼條件都好，你都答應他，離開這座古墓，他們便不足為懼了！」

天子仍不放心，問道：「離開此處，卿家一人便能對付他們？」

管一見道：「外面還有我一些朋友，他們都是支持你回朝的武林高手！」

天子放下心頭大石，喜道：「經此事之後，朕對武林人士也要另眼相看！」

說着南極仙翁及北極仙翁又進石室，道：「要咱們放你回去也可以，但要皇帝先答應咱們幾個條件！」

天子道：「兩位卿家有條件，可先提出來，讓朕考慮一下！」

北極仙翁道：「不必考慮，有一項不答應，咱們也不會放你出去！」

管一見道：「你們先說出來聽聽！」

「第一，皇帝要先寫一封詔書，封咱們為鎮西王，寫明屬地有多大；第二，賜咱們丹書鐵劵；第三，皇帝要一直跟着咱們，管一見只能在兩里之外保護，這三項條件，一項也不能少！」

天子望了管一見一眼，道：「第一個條件，完全沒有問題，第二個條件有困難，因為朕如今沒有鐵劵在身！」

北極仙翁道：「丹書可以現在寫，鐵劵回朝之後再補。」

「至於第三個條件嘛……朕與管卿家相處二十年，異地重逢，有很多話要敍，分開兩里嘛，這個……」

南極仙翁說道：「回朝之後再敍不行麼？」

管一見捧腔道：「這個條件老夫可以

代皇上答應你們！總之，老夫出了古墓之後，絕不接近你們，不過老夫也有兩個條件！」

南極仙翁紅臉漲得更紅，粗着聲道：「你有什麼資格跟咱們討價還價？」

管一見道：「不說條件，說是請求吧，你們何妨聽聽？第一，你們沿途要善待皇上，不得有一絲簡慢，否則你倆將死無葬身之地！」

北極仙翁道：「這還用你說麼！咱們也想做幾年鎮西王！」

天子在旁忖道：「管一見這老狐狸，莫非有意跟朕過不去？明知朕落在他倆手中，寢食不安！眞是豈有此理！」一頓又想道：「啊對啦！他不是說過麼？他有些武林高手的朋友在外面，他自己不動手，大可以令他們救朕！嘿，眞是頭老狐狸，幸好他自己說過不再為官，否則今後見到他也頭痛！」

與此同時，南極仙翁却急不及待地問：「第二個請求是什麼？」

「先放了老夫的一干手下！」

北極仙翁冷笑一聲：「管一見詭計多端，咱們已久聞，放你的手下，萬一你食言，咱們豈不是作法自斃！」

「皇上在你們的手中掌握，你們還怕什麼？」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担心？」北極仙翁較有城府，道：「將來咱們便是一殿之臣了，交情不比尋常，待咱們當上鎮西王，再來放他們還不是一樣？」

管一見沉聲道：「這個條件你們一定要答應！」

北極仙翁道：「師兄他們不是誠心的，其實只要咱們挾持住皇帝，帶他回京城，也可以達到目的！」

南極仙翁道：「還是師弟想得到！那麼這個管一見呢？」

北極仙翁冷笑一聲：「他是忠臣，自然肯為皇帝犧牲，你就住在這裏代替皇帝吧！」

管一見料不到他們會突然改變主意，不由吃了一驚，忙道：「老夫留在此處，對你們沒有好處！」

南極仙翁道：「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

「不，起碼咱們會比較放心！」北極仙翁道：「師兄，他雖然答應咱們在兩里之外，但到中原之後，他大可以通知他的朋友攔截咱們，屆時咱們的好夢便可能要成空了！」

南極仙翁連連點頭，道：「有道理，不能讓他離開！」

管一見急道：「這個條件是你們自己提出的，難道這樣快便要食言？」

北極仙翁不理會他，轉頭問道：「皇帝，用管一見來換你出去，你認為如何？只要你開口，他是忠臣，便會一口應允，假如他不答應，此人便是奸臣了！你想做皇帝還是要做奴隸，請你三思！」

這句話十分厲害，天子不由意動，抬頭望向管一見，管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用「傳音入密」對天子道：「皇上千萬別答應他們，他們現在顧忌的是我，假如你跟他們離開，萬一他們又改變主意，屆時危矣哉！」

天子心中忖道：「這北極仙翁說得也有道理？朕豈可不當皇帝，在此當奴隸之理？管一見不過一個武夫而已，犧牲他一人又何妨，只須朕對御史謂他是因救朕而死的，記在汗青裏，他名垂千古，料他也不會怪朕！嘿嘿，其實他口口聲聲為了社稷，為了天下百姓，那麼因此而死，正是遂其心願，他何樂而不為？」

管一見見天子臉色晴陰不定，心頭暗驚：「這昏君怕死得很，為求自保，要老夫代他死，對他來說，根本不當一回事，不好！」當下又再以「傳音入密」說道：「皇上，此兩人反復無常，你千萬不可上當！」

天子暗暗冷笑：「他們已分明垂涎於鎮西王之榮華富貴，若要對朕不利，又何須帶朕出去？」

管一見再道：「皇上，他們不一定會帶你回朝，只是用此法困住老夫，省得他們動手而已！」

天子乾咳一聲，道：「兩位卿家眞的要帶朕回朝？」

南極仙翁道：「這個當然啦，咱們騙你作甚！」

管一見冷笑一聲：「寧王的人遍佈中原朝野，憑你們有限的人，可以安全護送皇上回京麼？」

天子吃了一驚，暗道：「朕糊塗，竟然沒有想到這點！」當下問道：「兩位卿家手下有多少人？」

北極仙翁道：「兵貴精而不是貴多！皇上到中原之後，大可叫人加派官兵來保護您！」

管一見轉頭問道：「如今朝中大臣多已成為寧王黨羽，皇上知道誰才是忠心耿耿的麼？萬一所託非人，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天子不敢答話，北極仙翁道：「皇上，咱倆沒時間跟你閑磨，答不答應，請立即決定！」

管一見實無把握說服天子，又知不能再拖延，是以當機立斷，忽然一步標前，鷹鍊離手，如白蛇吐信般，戮向北極仙翁的胸膛。

北極仙翁雖然猝不及防，但仍能及時飄身退閃開，管一見手腕一振，鷹鍊如活蛇一般，改襲南極仙翁！

南極仙翁大喝一聲，運起勁來，一張臉漲得如同柿子，只見他手臂一揮，身子半旋，鷹鍊竟被彈開！

管一見左掌隨即拍出，他蓄勢而發，這一掌不但快疾，而且力蘊千鈞，但南極仙翁也非弱者，只見他右掌及時翻出，逼了上去。

「啪」的一聲響，管一見上身一晃即止，但南極仙翁却因倉猝應戰，未及運勁，被震退兩步！他不甘失敗，大喝一聲，踏前一步，兩掌齊出！

只見他雙掌發出一股淡淡的白烟，熱浪迫人，管一見暗吃一驚，因還有一位强敵在旁，他不欲跟對方硬拚，是以閃開半步，鷹鍊飛出，纏向對方的手臂！

北極仙翁一退即進，左掌遙發一記，被鷹鍊震飛，右掌却擊向管一見的身體！

迎面而來的是熱風，側面的則是冷風，管一見暗叫一聲邪門，登時想起皇甫雪

描述的景象來，他不敢怠慢，連忙退後一步，左掌迎起，抵禦北極仙翁那掌！

「蓬」的一聲響，兩人各自退了一步，管一見被對方的餘風滲進肌膚，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直至此刻，他才知道這兩個老怪的造詣，不在自己之下！

掌風在石室之內亂顫，嚇得天子龍體猛顫，連聲叫道：「有事慢慢商量，不可動武！」

管一見知道今日一戰勝算極少，長嘯一聲，拚命反攻，但「兩極仙翁」能够名震西北，自非浪得虛名之輩，管一見的猛攻，雖然暫時遏住他們的攻勢，時間稍長，氣力稍竭，「兩極仙翁」便開始反攻！

南極仙翁的「丙火神功」已有頗深的造詣，運起功來，連行動間帶起的風也是熱的，北極仙翁則相反。管一見置身於一冷一熱的氣流中，極不舒服，不但要應付對方的攻勢，而且還要運功抵抗邪功透體滲入，眞力消耗甚速，七十招之後，已由攻勢轉爲守勢，他心中暗暗着急，頗悔自已太過孟浪！

再過三十招，管一見雖然尙能支持，但天子已經抵禦不住，身子忽冷忽熱，如患大病，忍不住大聲叫道：「管一見，你給朕住手！」

管一見猛發一掌，抽身後退，問道：「皇上有何吩咐！」

天子喘了一口氣，道：「你不用再打了，朕決定跟他們上道！」

管一見冷冷地說道：「皇上的決定，我不敢妄議，不過一切後果，我可不負責任！」

天子不悅地道：「你能够負責得了麼識兩位卿家，朕如今即寫詔書、丹書與你們！」

北極仙翁道：「皇上不愧是一國之君，有過人之見識，臣等佩服得五體投地，請皇上跟臣到隔壁！」他見天子答應其要求，立即改變稱呼。

管一見道：「老夫呢？」

南極仙翁冷冷地道：「你便留在這裏吧，三餐一宿，絕對少不了你的！」

北極仙翁道：「請皇上下旨命令管一見！」

天子乾咳了一聲，說道：「管卿家，朕知道你一向忠心耿耿，又肯以社稷和蒼生爲念……咳咳，你自然不會跟朕過不去，朕一回京，便立即令鎭西王派人放你出去！」

管一見長笑一聲：「只怕到時管某已經一命嗚呼！」

「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話該聽過吧，萬一眞是如此，朕也決不會虧待你，必使你名垂千古！」

管一見冷笑不已，却又無話可答，眼睜睜地望着北極仙翁帶天子出去，南極仙翁嘿嘿笑道：「管笑面，此處十分淸靜，你不妨趁此機會，苦練功夫，將來必有成就！」言畢哈哈大笑，閃身而出，石門「啪」的一聲合上！

管一見標前，雙掌在石門猛按，那石牆分紋不動，他環視一下石室，暗笑道：「難道我管一見今生便葬身於此？」

想起天子之無情，感觸萬端，一時之間，萬念皆非，恨不得撞牆而死！忽然間，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沈禿鷹在那裏？他會不會趕來此處？

此念一起，心頭稍安，索性跳上床，和衣躺下，身心雖然勞累，却毫無睡意，利那間，往事如圖畫般，一幅幅在腦海中浮現……

× × ×

青袍客這一掌，蓄勢而發，力蘊千鈞，掌未至，掌風已壓得沈鷹呼吸難暢。

掌風廣及一丈，沈鷹凌空無從閃避，迫不得已，把左掌反手拍出，「蓬」的一聲，青袍客只退了半步便站住，但沈鷹却如斷綫風箏般，急飛一丈，雙脚落地時，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與此同時，一柄鬼頭刀又已自後劈了過來，沈鷹忙不迭擰腰一閃，「嘶」的一聲，衣角已被砍下一角，未待沈鷹站定，江浩浪的雙槍已抵在沈鷹的胸前！

沈鷹大驚之下，再一退，不料下盤不穩，一跤跌倒，江浩浪雙槍隨之落下！

忽然石台上有人喝道：「要活擒！」

江浩浪及時止住去勢，槍尖離沈鷹的喉頭不及二分！

青袍客飛身趕至，手指一落，封住了沈鷹的麻穴！

沈鷹如洩氣的皮球倒在地上，心知被擒，必受凌辱，便索性閉上雙眼，青袍客哈哈一笑，道：「聞名天下的昔日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竟然如此怕死，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沈鷹咬牙不語，青袍客道：「你不想看看某家的眞臉目麼？」他扯下蒙面巾，却原來是楚雲！

沈鷹雙眼仍然閉住，淡淡地道：「老夫既然落在你們手中，宰割隨便！」

「沙逸志是我殺死的，皇帝失踪是我策劃的，難道你眞的捨得不管！」

這句話正擊中沈鷹的要害，須知天下間之捕快，都有一份比人强的好奇心，沈鷹當然不例外，聞言後便緩緩睜開眼來。

楚雲揮起一掌，摑在沈鷹的臉上，沈鷹半張臉立即腫了起來，不由怒眼瞪着他。楚雲冷冷地道：「楚某從來都看不起老傢伙，你在武林中享了數十年聲譽，也該退位，讓給咱們這一輩了！」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在武林中的地位，不是我自封的，你本事大可以取而代之，使用這種手段，證明你既自大又復自卑！」

楚雲又摑了他一巴掌，這一掌使沈鷹的雙頰，登時對稱起來。「我何必自卑，連你都落在我手中，天下間還有幾個人在我楚雲眼中！」

沈鷹仰天打了個哈哈。「閣下別忘記你自己的身份！」

楚雲怔了一怔，反問道：「我是什麼身份！」

「在寧王、衞國公和蘇振邦等人的眼中，你不過是一條狗而已，你千萬不要把他們也罵上，這對你十分不利！」

楚雲臉色大變，傲態一斂，忙道：「他們都是大人，自有大量，豈會聽你挑撥離間！」

沈鷹笑聲更响：「你這樣自我解釋，正好說明你心虛得很！」

「楚某心虛什麼？剛才我說那幾句話，只是指武林中人而已！」

石台上一個不耐煩的聲音傳來：「楚雲，你跟他說些廢話作甚，帶他上來！」

「是！」楚雲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提起沈鷹踏上石台，只見廳門外多了一位國字臉形的中年漢，那漢子身穿蟒袍，神態專橫，顧盼自豪，睥睨一切，一望便知非尋常人。

果然那人一捋頦下短髯，傲然道：「沈鷹，你未朝見過朕吧？」

「失敬得很！沈鷹一向只知爲朝庭辦事，不懂巴結權貴，閣下臉生得緊，恕沈某不識！」

蘇振邦在旁道：「沈鷹，你太過狂妄了，面對寧千歲，竟敢說這種話！」

沈鷹吃吃笑道：「楚雲剛才已供出你們的陰謀，以前沈某可以敬他一聲千歲，如今他既是陰謀奪位的叛黨，老夫對他何必客氣！」

「豈有此理！將他押去地窖裏！」寧王一拂袖，走進大廳。楚雲提着沈鷹走進暗廊。

衞國公輕聲地問道：「千歲爲何不殺他！」

寧王笑道：「殺死沈鷹，與踩死一隻螞蟻有何分別？待朕登基之後，再將他跟佟維雄、梅國舅那干人，一齊斬首，助我威勢，豈不更妙！」

衞國公忙諂笑道：「原來千歲早有打算！」

寧王道：「夜長夢多，要加緊行事，卿家立即傳他們前來商議！」

衞國公恭應一聲，連忙派人去通知黨羽。

楚雲提着沈鷹來至後花園，兩位衞國公府內的侍衞，由假山後跳出來，問道：「什麼事？」

「寧千歲令我將他關在地窖內！」

「此處外人不得進來，請將他交給咱們！」

「這是位要犯，你們可得小心！」

一位馬臉的侍衞，低頭看了一下，道：「誰不知道他是沈鷹！放心，到地窖內，誰也不能出來！」

楚雲又在沈鷹腰上的麻穴上，重重地戮了一下，道：「我用重手法封了他的麻穴，但四個時辰之後，他穴道便能自解，你們可要小心！」

另一位蓄髭的侍衞怒道：「你是看不起咱兄弟麼？」

「不敢，楚某只是提醒兩位一下而已！」楚雲雖自忖立了大功，但在衞國公府邸內，到底是客，他不敢多言，拱拱手便轉身去了。其實，他也只知道衞國公府內有座私牢，是在地窖裏，進口在後花園處，詳細情況他並不清楚。

那兩個侍衞互望了一眼，馬臉的提着沈鷹走向一座假山，蓄髭的則留在原處戒備。

馬臉侍衞右手在假山上拍了幾下，然後用力向左一推，假山滑開三尺，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馬臉侍衞提着沈鷹走下地窖，那道石級既陡又窄。馬臉侍衞還未走下石梯，洞裏已迎來兩位臉色青白如同殭屍的老漢來。

馬臉侍衞道：「老孔，這是位要犯，交你們看管，可得小心『侍候』！」

前面那位老漢伸手接過沈鷹，目光一落，臉色便是一變，忽然揮手打了沈鷹一拳！

馬臉侍衞訝然問道：「孔老，您跟他有仇麼？」

「咱兩兄弟弄至這個田地，便是拜這禿鷹所賜！」

馬臉侍衞哈哈大笑：「這豈不是天助您也？老天爺無端端將他送來給你們！不過你們可得放分寸一點，聽說寧千歲暫時還要留住他的性命！」

老漢道：「得啦，包保他死不了！」

馬臉侍衞走了上去，重新將出口封閉。

那老漢向同伴打了個眼色，他同伴將一扇鐵門打開，姓孔的老漢將沈鷹拋了進去，隨即將門關上！

沈鷹從未試過這般窩囊，像石頭一般被拋落地上，只恨不得一頭撞死，可惜麻穴被制，除了口與眼之外，全身不能動彈分毫！

不料石牢之內竟然有人叫他：「沈頭兒，您……您怎也來此？」

沈鷹不禁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是誰？」

「我是皇甫雪！」

沈鷹睜開眼來，只見一位臉色蠟黃，白衣染紅的青年，緩緩自地上爬過來，看見他受傷不輕！沈鷹忙問：「你們的頭兒呢？」

皇甫雪喟然道：「小侄還未見到咱頭兒，便被楚雲捉來了！」一頓，他又問道：「沈頭兒……只你一個被……咳咳，咱頭兒和崔大俠他們沒來吧？」

沈鷹道：「沒有。」他忽然想起蘇振邦的話來，澀聲道：「老夫聽蘇振邦那老匹夫講，你們頭兒已被他……」

皇甫雪道：「不會的！咱頭兒一定會來救咱們！」

沈鷹心中暗道：「老夫都會失手，管笑面失手又何足爲奇！」却不忍說出口，令皇甫雪難過。

皇甫雪問道：「沈頭兒，您怎會落在他們手中？」

沈鷹不想再提此事，淡淡地道：「如今提這件事，有何好處？」

「對不起！」皇甫雪有點尷尬地低下頭去。

沈鷹忽然壓低聲音問道：「皇甫侄，你可知道外面那兩個守牢的老頭是什麼人麼？」

「小侄只知道他們都是姓孔的！」皇甫雪也壓低聲音：「不過這對老傢伙，武功看來不弱！」

沈鷹想了一下，又問道：「你傷在何處？」

皇甫雪咬牙道：「楚雲這惡魔十分兇殘，在小侄一對腿上各刺了一劍！」

沈鷹冷哼一聲：「假如老夫不死，第一個要對付的便是他！」

皇甫雪精神一振，問道：「司馬兄他們有辦法……」

沈鷹輕哼一聲：「咱們如今只能求自己！」可是他心中還是希望管一見能突然出現，救自己出去！

要是沈鷹和管一見都知道對方也在危

困之中，不知他們會否失去求生之志？

× × ×

佟維雄在沈鷹離開之後，立即將審問陳子滿的經過，寫在信裏，再放入信封，換了衣服，準備去找梅國舅。商衞道：「佟大人，如今不同往日，待咱們送你進城吧！」

佟維雄略一沉吟便點頭稱善，司馬城道：「咱們都去吧！」

葛根生道：「不如留一個人在此，以作聯絡！」

司馬城担心地道：「我却担心頭兒……衞國公及寧王只怕不會讓他離開！」

商衞道：「既然如此，咱們立即趕去吧！」

衆人立即離開姚家，奔向京城，但料不到至永定門外，商衞忽然叫道：「蕭大哥！」

司馬城循他手指望過去，果見蕭穆在城外徘徊，連忙上前敍舊，並將沈鷹進城去衞國公府的事對蕭穆說了。「蕭大哥，您怎會來此？」

蕭穆道：「愚兄的事，以後再說，還是先進城吧！」

佟維雄領他們進城，由於守門的官兵，很多是他的屬下，雖然有衞國公的黨羽在內，但仍讓他們順利通過。

到了內城，蕭穆道：「你們去梅府，愚兄到衞國公府邸附近打探消息！」

佟維雄帶司馬城等人到梅府內，立即被帶進大廳，梅國舅道：「佟大人，譚千歲在內廳等您！」

佟維雄跟一位丫環進內之後，梅國舅又吩咐下人送茶欵待司馬城等人。「司馬少俠，咱們好像未有見過面！」

「是的，小民跟沈神捕日子不長。」

梅國舅問道：「蕭龍衞、顧龍衞和雲龍衞他們爲何沒來？」

「顧二哥跟雲三姐留在山上，至於蕭大哥……他則留在信陽搜索皇上失踪的綫索！」

梅國舅說道：「諸位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令人欽佩，今後便暫且在舍下歇脚吧！」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咱們如今已是江湖人，住在國舅府上，只怕對您有影響。」

「有何影响？諸位雖是江湖人，但比起朝中許多文武百官，還要忠貞！」

司馬城輕咳一聲，道：「敝上到衞國公府邸送信，不知回來否？」

「還未回來，沈神捕有譚千歲的親筆信，寧王與衞國公料不敢難爲他！」

司馬城步步緊逼：「假如衞國公難爲敝上，未知國舅有何善策替他解圍！」

梅國舅微微一呆，道：「衞國公胆子再大，也不敢逆譚千歲之意！」

「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何況如今雙方壁壘分明，衞國公有寧王撑腰，他爲難敝上，並不奇怪！」

梅國舅安慰他：「少俠不必多慮，假如沈神捕過一陣仍不回來，梅某便派人去向他要人！」

司馬城心中想道：「假如譚王的信不起作用，你派人去又有何用？」當下他冒着招梅國舅發怒，問道：「其實要送信給衞國公，隨便派個人都行，何必派敝上去？國舅可知道原因否？」

梅國舅語氣不大耐煩。「陳大人是沈神捕抓走的，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不派他去，還有誰比他更適合？」

司馬城道：「國舅之言，未嘗無理，不過國舅又是否考慮及衞國公會以此入敝上之罪？」

梅國舅冷哼一聲，道：「梅某巳說過，他身上有譚千歲的親筆信！總之，假如沈神捕不能離開衞國公府，便由梅某負責保他回來！」

司馬城正要他說這句話，當下連忙長身向梅國舅行禮道：「司馬城代表弟兄們先向國舅致謝！」

梅國舅見他一本正經，這才有點緊張起來，連忙派人去打探消息。

× × ×

佟維雄跟丫環到內廳，只見譚王在廳內踱步，他連忙上前行禮，譚王道：「佟卿家不必多禮，請跟朕到書房。」他親自引佟維雄進書房。

雙方坐下之後，終維雄立即雙手將信奉上，譚王拆信匆匆一看，問道：「佟卿家將審問陳大人的經過，都一字不漏記下麼？」

佟維雄說道：「稟千歲，基本上都巳記下，不過語氣及一些細節，可能有點出入。」

「是麼？」譚王臉色一沉，道：「陳子滿還招出些什麼？」

佟維雄一怔，忙道：「沒有呀！」

「他在沈鷹手中，才供出這幾句話來？你以爲朕是三歲小孩麼？」

佟維雄大驚，急忙離座跪下，道：「臣不敢，請千歲明鑒！

譚王神態稍歛，柔聲道：「你把一切，原原本本說出來，朕自不會怪你！」

佟維雄道：「臣並無一句隱瞞，事情是這樣的……」

他一口氣將沈鷹把陳子滿提到姚家，與他嚴刑迫供的經過，全部覆述一次。

譚王聽後，皺眉道：「想不到陳子滿這匹夫，骨頭倒還硬！」

佟維雄道：「也許他所知便是這些，與骨頭軟硬並無關係！」

譚王道：「卿家請起來，你幾時發現說漏了，須立即向朕禀告！」

佟維雄暗中鬆了一口氣，連聲答應，坐回椅上，這才說道：「千歲，按照陳子滿所供，寧王與衞國公勾結，陷害皇上，意圖爭奪皇位之事，巳昭然若揭，千歲尙有何疑問？」

譚王冷冷地道：「咱們對他們的陰謀知道得越清楚，便越有利，這道理卿家亦不知道乎？」

佟維雄道：「照陳子滿所述，今日有一批蒙面人到衞國公府邸，看來他們即將有所行動，未知千歲有何良策，掃除那些亂黨？」

譚王含笑反問道：「佟卿家又有何高見？」

「高見兩字，臣愧不敢當……」佟維雄想了一下，道：「以臣之愚見，他們力量稍强於咱們，是故千歲理該採取先下手爲强之策。」

「先下手爲强是個好辦法，但除此之外，別無他策乎？」

佟維雄嘆了一口氣，才說道：「除非皇上此刻回京，這就有辦法令亂黨不攻自敗？」

譚王反問，道：「假如皇兄不能回來呢？」

佟維雄沉哼道：「太子年紀尙輕，而寧王專橫驕傲，不是明君，萬一皇上若有不測，由千歲接替，乃最爲妥善之策。」

譚王嘆了一口氣，道：「朕自知無此福氣，又素來知足，從來都無想及此……佟卿家以後萬不可再提及此事，免得他人懷疑。」

佟維雄亦嘆息道：「只憑這句話，千歲巳比寧王高明百倍矣，可恨衞國公那老匹夫，既然……」

譚王乾咳一聲，說道：「佟大人，你暫時不用回府，就在此陪朕，帮朕出謀獻策。」

「臣必鞠躬盡瘁，死而後巳！」

譚王哈哈大笑：「好一句死而後巳，我朝有你這位良臣，實乃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嗯，你將你轄下忠心的將領，列一份名單與孤！」

佟維雄道：「臣剛回京，尙不知他們如今之意向，不過楊思明將軍素來耿直忠厚，臣可去問問他！」

譚王頷首道：「朕就等你的好消息！」他携佟維雄之手步出大廳，使佟維雄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梅國舅、司馬城等人立即長身行禮。

譚王道：「請國舅派人護送佟大人去找楊將軍。」

梅國舅漣聲答應，譚王看了司馬城等人一眼，道：「朕素知沈管兩位卿家的手下，都是萬中選一的能人，佟大人此行，任務重大，就請諸位壯士陪同佟大人前去如何？」

司馬城本想問他給沈鷹的那封信，寫的是什麼內容，但聽他這樣說，話至口角，也不好意思再問，連忙答應。

× × ×

譚王這邊的準備只是開始，但寧王那邊巳訂下一整套計劃。

衞國公府邸的密室極大，坐着二三十個人，猶不覺擠迫。此刻有份參與宮議的人，全是皇寧王之心腹，而楚雲也赫然在座。

寧王首先問道：「蘇卿家，那昏君的藏身之所，的確機密麼？」

蘇振邦道：「千歲請放心，那地方機關密佈，又有高手把守，外人根本走不進三步！何况沈鷹在咱們手中，管一見陷在三奇山莊內，的確料亦巳餓斃，巳無足畏的强敵！」

寧王哈哈大笑，楚雲忙道：「千歲若不放心，臣即派人傳旨，將其殺死！」

寧王想了一下，道：「如今巳準備差不多，將其殺死，巳無顧忌，楚卿家等下便派人去傳達吧！」他換上一副悲天憐人的口吻道：「皇兄啊，你太昏庸，留在世上不過多受痛苦而巳，賜你一死，乃念兄弟之情！」可惜他神色却無一絲悲戚。

衆人立時獻上諂辭，寧王樂得大笑一塲，道：「先前京城附近的幾個都督軍將領尙未答應歸順，朕尙存顧忌，希望假借昏君之詔書登基，也免却一塲干戈，但如今他們都巳答應歸順，並準備在起兵來京師聲援，這辦法便用不着了！」

陳子滿道：「千歲，臣有一建議，咱們先派高手剷除佟維雄的手下，以利將來城外的大軍，可以順利進入！」

寧王道：「此正合孤意，不但如此，其他逆朕之文武百官，也該動手將他們殺個片甲不留！」

蘇振邦忙道：「千歲，臣認爲不宜全部一律對待，只預先殺有兵權有威望的人即可，其他人見勢色不對，還不是乖乖歸順，待千歲登基之後，再慢慢暗中將其剷除，此方是上策！」

衞國公附議道：「蘇大人言之成理，殺得太多人只怕天下萬民有所議論！」

寧王冷哼一聲：「蟻民之言，有何可怕？」

「非也，所謂民如水，能載舟又能覆舟，這條路是迫不得巳才可走的！」

密室內的人大部分有贊成衞國公之議，其中楚雲更是長篇大論，分析兩者之利害關係。寧王道：「既然衆卿家都認爲如此，朕也不再堅持，是次行動便由衞卿家負責一切！」

衞國公正好姓衞，是故寧王稱他卿家。當下衞國公問道：「不知千歲有否限定日期？」

「此事巳迫在眉睫，自然越快就越好了！」

衞國公道：「如此便暫定三天吧！假如一切順利者，第四天咱們便派兵進宮，並捉拿譚王和梅國舅，屆時天下則爲千歲所有了！」

寧王沉聲道：「衞卿家之言有稍爲改動的必要！這三天的暗殺行動，就算不順利也要達到目的，誤了朕的大事，你們便提着首級來見朕吧！」他倏地長身離開太師椅，大聲道：「總之，第四天朕便要坐在金鑾殿上的龍椅！」他伸脚一踹，將那張太師椅踢翻，拂袖而去。

衆人面面相覷，還是陳子滿機伶，首先跪下道：「臣等跪送千歲！」其他人見狀也紛紛跪下。蘇振邦轉頭一望，見衞國公雙眼斜瞪陳子滿，眉宇間閃過殺機，他心頭一寒，向楚雲打了個眼色。

衞國公長身道：「關於是次行動，稱之『天盛行動』，詳細情況，請諸位大人本着對千歲的忠誠，迅速擬定，午飯時交上來！」

× × ×

蘇振邦拉着楚雲到客房裏，他十分謹愼地關好門窗，輕聲道：「楚老弟，你對這個『天盛行動』，有何看法？」

「雖有困難，但並非不能解決！」楚雲豪氣十足地道：「可惜我未能掌握大權，否則絕對可以依時完成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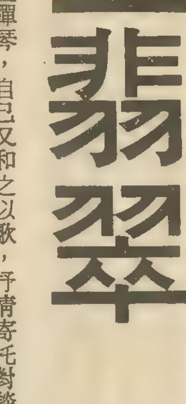
蘇振邦嘆息道：「愚兄自然相信你，但你對京師裏的地利和情況都能了解麼？說眞的，他們雖都是權傾朝野的權貴，但手下有多少個能人，你我都不知道！」

楚雲道：「假如由小弟全權負責，兩三個時辰之內，我便能分辨出他們武功的高低！」

（未完・九）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蕊心事重重彈琴，自己又和之以歌，抒情寄托對談倫的愛慕，談倫在帷幔窺視，待她彈完歌歇之後露面，朱蕊說出快要離開冷月畫軒，回碧梧山莊去，並將銀鍊牌子套在談倫手上，作爲日後談倫去探她時的通行路牌，談倫亦將自己採摘到的七星翡翠戒指親自套在她的無名指上，作爲定情信物，朱蕊亦知這枚戒指是無價之寶，同情談倫和玉燕子的不幸遭遇，欣然接納不拒，雙方心照不宣之際，突然軒外有兵刃交擊之聲，有一幪面少女闖入，說出是來報讐訊，說後便走，談倫跟躡她到林中，出其不意截住，幪面少女以爲見了鬼，認出是談倫……

難續未了緣　一劍了殘生

冷幽蘭一邊說着，一邊退着，那樣子可眞像見着了鬼。

「啊——」那人終於明白了：「難道你會是……冷……冷……幽蘭……？」

短短的幾個字出口，他亦爲之瞠然變色。

簡直無需再多懷疑，彼此的聲音，曾是再熟悉不過，早巳溶化在記憶深處，一經喚起，極見清晰。

「天啊……」幪面少女聲音裏充滿了顫抖：「我……這是……見了鬼……見了……鬼……」

驀地她轉身就跑，跑不了兩步却又回過身來：「談……倫……眞的會是你麼？你是……人還是鬼……？」

「就當我是鬼吧！」

說話之間，談倫巳閃身到了她面前，幪面少女圓睜着兩隻大眼睛，不勝驚訝的又自後面退了一步。

「我就是談倫！」說話的這個人，用着異樣明銳的眼神，盯着面前的驚顫的幪面少女：「請揭下妳的面紗，讓我看看妳到底是誰吧！」

說時，談倫巳一步步踏向她身前，伸出一隻手，直向她用以遮面的黑色面紗上揭去。

「不……」幪面少女顫抖着的後退了一步，驀地揚起了手上明晃的寶劍，作勢待向談倫揮下，她的手顫抖得那麼厲害。

長劍終不曾落下，臉上的面紗，却爲對方輕輕摘了下來。

——一蓬秀髮，烏雲也似的披落而下。如花月貌畢竟呈露眼前……

談倫的眼睛睜得極大，當面紗揭下的一霎，他像是忽然遭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整個身子俱都爲之一震。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面前的這個人，正是「玉燕子」冷幽蘭——那個曾是自己刻骨銘心的姑娘。

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一雙瞳子簡直像隨時都會滾落下來，直挺的身子隨即起了一陣顫動，緊接呼息聲也爲之加大……這一切在在顯示出了他內心的激動。

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祇是近近的打量着對方……却把對面的冷幽蘭嚇壞了。

面紗初揭的一霎，她的熱淚早巳滾滾而下……

驀地，她撲前一步，緊緊地抱住了他——

「談……倫……談倫……眞的是你……」她喃喃的說着：「天……啊……這是眞的，你沒有死啊！你沒有死……」

說着說着，她巳倒身在談倫結實敞開的前胸，放聲悲泣了起來——

「談倫——你回來了……我……」

抖顫的手，猶待證實的，在他身上摸索着，摸他的頭、髮、肩、臂、衣裳……直到他眞正的證實了這一切都是再現實也不過的事實，絕非幻想，她才死心塌地的相信了。

涓涓的淚水，再一次由她美麗的眼睛裏淌出來——冷幽蘭只覺得身上出奇的冷，一雙腿宛若插立在寒冰裏！從那裏開始，漸漸向上身蔓延着……漸漸地她全身都有似置若寒冰。

她祇是緊緊地抱着他，一切的熱愛、愧疚、懺悔……都透過她有力的擁抱，傳給了對方。

「談倫……倫倫……」

那「倫倫」二字，原是過去親密交往時的暱稱，忽然出自她口，却給了談倫無比的震撼。

「不要這麼叫我……冷靜一點……」

一面說，他的一隻有力的手，無情的巳把她分開來。

「我該怎麼稱呼妳？侯爺夫人？」

一瞬間，他臉上像是罩下了一片寒霜似的冷。

冷幽蘭兀自在垂首站着，聆聽之下，她忽然止住了泣聲，驀地抬起了頭。

「你……不要罵人……」她身子猶自在顫抖着：「我以爲你死了……一鵬這麼告訴我……外面人也都這麼說……你知道……當時我有多難受？人都快要死了……」

談倫微微的在冷笑。

冷幽蘭打了一個寒噤，繼續在說：「你不知道，身邊少了一個你，有多寂寞……有多無聊……一些過去我們聯手結怨的仇家，都乘虛而入……幸虧幸虧……段一鵬他挺身而出，帮助我，照顧我……」

談倫的冷笑，巳自變成了苦笑，他點點頭，表示這些他都知道。

「但是……」冷幽蘭身子幌了幌：「你却仍然還活着……你……爲什麼，你不現身出來？爲什麼……你要把自己藏起來……？」

談倫冷冷的說：「因爲有人希望我死……」微微苦笑了一下，他接道：「事實上，我也幾乎是死了……我活着的並不舒服……」

「誰？……」冷幽蘭驚訝的道：「誰希望你死……？」

「是……段一鵬。」

冷幽蘭身子起了一陣顫抖。

談倫冷冷的說：「這一切都是他的詭計……目的祇是爲了得到妳！」

「不——」冷幽蘭退後了一步：「不……不是……」

談倫苦笑了一下：「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不提也罷，幽蘭——這兩年多，妳可快樂？」

「我……」冷幽蘭點了一下頭：「我……好……他待我……很好……」

輕輕嘆了口氣，眼淚又自汩汩淌出。

「這一切都是命……談倫……我……知道……我錯了，我不該嫁給他……請你原諒我……」

說着她深深的垂下了頭，滴滴淚水順着臉可就又淌了下來。

「還有什麼好不原諒的……？」談倫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這是老夫有眼，竟然安排了我們兩個見面……我祇當這一輩子，再也見不着妳了！」

冷幽蘭沒有說話，祇聽見她抽搐的聲音。

「也許妳並沒有錯，而是他……配不上妳——」

「不要再說……了……談倫……我求求你……」

往前面走了一步，眼巴巴的瞧着面前的談倫，雖然在黑暗之中，她亦能有所領會……原是再親近不過的人兒，偏偏造化弄人，竟自遺恨如斯。此刻，即使面對面的相守，無形中却似隔離着一道遼闊的鴻溝，軟語儘溫，偏多淒涼，想要回復到往日境地，實實是不可能的了。

「談倫……我只關心你……你現在可好？……」她侃侃的說道：「這三年來，你都上那去了？……怎麼連一點音訊都沒有……？」

談倫搖搖頭，甚是淒涼的笑着：「還談這些幹什麼？……在[illegible]，我染上了瘴……只是僥倖到現在還沒有[illegible]罷了。」

冷幽蘭身子顫抖了一下：「噢……那可怎麼辦？你得快想法子，找個大夫瞧瞧才好……」

「謝謝妳，這裏主人巴壺公正在爲我醫治——」微微一笑，他淡淡的說：「也許就快要好了……」

「那就好……那就……好了！」

一抹笑靨綻現在她經已呆滯了的臉上。顯示出她的內心在這一霎，由衷的喜悅，只是緊接着笑容的消失，却又把他帶到了眼前這個殘酷世界裏。

她多想再一次的撲前，緊緊擁抱着他，那怕是哭一場，或是笑一陣，暢抒出眼前壓制在內心那種近乎於窒息的感受，只是，她却沒有這麼做，不能這麼做，她知道，以她目前的身份，她已失去了這個權力……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吶吶的道：「也許……我該走了……天晚了，你多多保重吧——」

談倫點了一下頭，臉色出奇的冷。

冷幽蘭已將轉身，見狀呆了一呆，頗似傷感的道：「你還在恨……我？」

「不——」談倫搖搖頭。

冷幽蘭苦笑了笑：「不要騙我，我看得出來，你眼睛裏的怒火……」

「有一句話，請妳爲我轉達給段一鵬！」談倫冷冷的道：「可以麼？」

冷幽蘭呆了一呆，迷惘的道：「什麼話？」

「今天晚了，」談倫緩緩的道：「明天日落時分，我在洱海『小神州』的放鶴亭等候他，請他務必要前來，我們不見不散。」

「這——爲……什……麼？」

「你去問他吧……」談倫勉强的笑着：「他會樂意來見我的……妳……多保重！我走了！」

倏地轉身飛奔而去，消失於沉沉夜色之間。

× × ×

擱下了杏黃綢子包着的方便鏟，「至青」老方丈呵呵笑着說：「有工夫沒有？咱們大戰三百回合？」

主人巴壺公有所會意的「哼」了一聲，特別用眼睛掃了一下對方身後的另外兩個和尚。

——一個華髮滿生的高瘦子。

——一個黑不溜丢的矮胖子。

看上去毫不起眼還不說，簡直還有些滑稽，瘦子揹着雙冰鐵枴，胖子手裏持着根盤龍杖，見了巴壺公雙雙豎掌問好。

「原來龍虎兩位師父也來了，榮幸之至，裏面請！」

原來這龍虎兩位師父，在歸雲寺身尊位高，各有一身功夫，向爲至青方丈所器重，平素極少離寺，此番忽然雙雙蒞臨冷月畫軒，顯然絕非偶然，可又爲了什麼？

巴壺公却不急於詢問，帶領着一行三人來到了他的客軒。

至青和尚「嘿嘿」笑着道：「秋深楓紅，你這冷月畫軒可比我們廟裏美得多了，和尚們久不出門，來到這裏一時懶得動彈，祇怕要多打攪幾天，暫把你這冷月畫軒，當作佛堂，哈哈……老哥，你說施得麼？」

說着話，幾個人身上的傢伙都撤了下來，除了佛門兵刃之外，每人還帶有隨身行囊，看樣子原就打算在這裏躭擱下來。

啞僮「烏雷」侍候了一番，送上來茶水。

至青和尚道：「幾天沒下棋，手直發癢，這就來吧——」

一聽下棋「烏雷」趕忙的設好棋盤，僧俗二人各據一方，這就下將起來。

巴壺公落下一子道：「和尚這是那裏說起？」

「黠蒼風雨陰惡，老哥豈能不知？冷月軒正是這惹禍之根……」老和尚嘿嘿笑着：「這麼一來，攪得和尚也耐不住清閑，可就來投奔你了！」

「唉……」巴壺公長長嘆息一聲：「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既是在刼，那就來吧！」

「好說，好說——」和尚一面落子道：「蕊小姐玉體如何？」

「托上天之福，快就要康復了。」

「阿彌陀佛！」和尚說：「不枉你辛苦一場——」

巴壺公吶吶道：「這病勢起伏進退，變化多端，直到近日才摸住了它的路數，如今是日有進展，如無意外，四五天之內，當可定型，即可考慮起駕離山！」

「但願不會太遲！」和尚喃喃道：「戚老兒已經來了！」

「我知道了！」

和尚所謂「戚老兒」正是指的「錦衣衛」指揮使戚相，這消息先一日已來自山上的幪面女子冷幽蘭處得知。

「有什麼對策？」至青和尚若無其事的又落下一子。

「目前情勢不定！」巴壺公呷了一口香茗：「一動不如一靜，戚剝皮既然已來，手下爪牙已四面埋伏，此時此刻，實不宜有所行動，況乎蕊小姐的病勢正是要緊關頭……再過三四天即可現出端倪，那時再相機行事吧。」

微微一頓，隨再發出了一聲嘆息，目注向對面和尚道：「和尚以爲如何？」

「也只好如此了！」至青和尚道：「如果我所料不差，今後五天之內，也正是最危險的時候，却是絲毫大意不得。」

巴壺公微笑頷首道：「我正在憂愁人手不够，你們三人的前來投奔，恰正是時候，祇是這麼一來，難免不違佛戒，這與你平素性情却是大相刺謬，和尚，你都想過了麼？」

至青和尚冷笑一聲，吶吶的道：「這一點我早想過了，冷月軒與歸雲寺，唇齒相依，你這裏失火，我那邊難免不殃及池魚——」

他隨即喧了一聲佛號，冷冷道：「無量佛——談到『殺戒』麼，和尚却也早已開過了，喃嘸阿彌陀佛——」

「啊？」巴壺公微微吃了一驚。

「我不說出來，你自是不知，無量佛，罪過，罪過——」

隨即道出了一段究竟，原來早先隱藏在歸雲寺內假作爲掛單野僧的官、常二人（事詳前文），在和尚動身之前，已行處決，自是開了殺戒。

有關官、常二人陷身寺內，僞裝僧人之事，巴壺公早已由和尚嘴裏知道，日來尚在惦記，正想前往打探，想不到和尚劍及履及，已行處決，倒是他始料非及。

至青和尚三言兩語，將此一段殺人經過交待清楚，喧了一聲「無量佛」，黃蠟也似的臉上掀起了一絲苦笑：「這麼一來，也只有憑效當年的魯智深，前來投奔你這梁山來了！」

說着他竟自哈哈大笑起來，笑聲裏含蓄着幾許淒滄，却也豪氣干雲。

× × ×

「銀刀」段一鵬，幾乎遲到了半個時辰。

涉着湖邊的細細白沙，昂然邁着大步，身後長披隨風招展，與側面翻湧着的白色浪花極其相似，互相標榜，隱隱顯示着某種協調與共鳴……

「放鶴亭」內的談倫，緩緩的站起身子，轉向石階步下，每下一步，他們之間的距離自然的就接近了一些。

像是冥冥中早已安排妥當，一切都那麼自然。

因此，談倫的脚步下到最後一級石階時，段一鵬的身子不疾不緩的也恰恰來到了眼前。

談倫祇需向側面轉過身子，雙方即臉對臉的照了盤兒——當中距離不足尋丈。

浪花一個接一個的拍打上來，沙鷗在低低的飛着，浪淘聲與沙鷗短而尖的鳴叫聲，早已在千百萬年以前取得了和諧，只是當這些聲音傳入你的耳朵，非但不會引起你的煩躁，却使你感到無比的寧靜。

「你遲到了！」

談倫神色之間，一派恬靜：「如果這原本就是你的戰術之一，也許很令你失望，因爲我心如止水，却不會有絲毫浮躁的感覺。」

段一鵬微微笑道：「這表示你的涵養與武功造詣俱有精進，可喜可賀！」

「你也許很失望吧！」談倫說：「我還活着！」

「一點也不……」段一鵬冷冷的說：「我早就知道你沒有死，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你沒有死。」

他所以這等放言無忌，是因爲他確信這裏沒有第三個人——這一點，在他一路踏沙而近時，早已四週一切觀察清楚。

風一陣一陣的吹過來，白色的細沙一片片的被揭起，輕輕揚起隨即落下。

日落甚久，却仍然在那半邊天際留下了一抹姹紅，紅得好可愛，就像是女人臉上的胭脂。

一面是遼闊的湖水，一面是半嶺青山，湖水澎湃，沙鷗雲集，殘破擱淺在岸的漁舟，不時在浪花裏顫抖着，這一切都像是有所期待——期待着一場逐死的戰鬥。

段小侯爺似乎滿懷自信般，那一雙閃爍着湛湛精光的眼睛，瞬也不瞬的釘着對方。

「談倫，我不能不佩服你，你的命的確很强，連逢大難，都沒有死……」

他隨即發出了一聲冷笑，反過手臂，緊緊地握在了背後長刀的刀柄，冷冷的接着說道：「但是，我確信你逃不過今天，你拔劍吧！」

談倫輕輕哼了一聲，道：「你知道，我是輕易不會拔劍的，因爲我拔出來，就不會輕易的再收回去，這一點你應該很清楚。」

段一鵬先是一怔，接着冷笑道：「我當然很清楚，因爲我的確相信，這一次你拔出劍後，是再也收不回去了！因爲你已經死了！」

「你眞的這麼認爲？」

「不錯！」回答的很乾脆。

段一鵬臉上現着自信復狂傲的笑：「因爲我確知，你雖然僥倖還活着，但是身上却有重病，自然不復當年之勇，你如果够聰明，今天原本是不應該約我來的。」

一串冷笑聲中，小侯爺已拔出了背後的寶刀。

一蓬刀光，有如乍翻的粧枱明鏡，直向着談倫臉上直射了過去。

談倫在他手握刀柄的那一霎開始，早已心懷警惕，上身輕幌，已自閃開了迎面直射的刀光，身子在沙面上滴溜溜一個打轉，已自換到了另一個方位。

顯然這個位置，是他事先早已選擇好了的。

段一鵬的刀光，即使快速轉移，却也一時照射不到，這才知道對方心細如髮，一上來就先已摸清楚了自己的用心，有了準備，就「地利」一方來說，不啻佔上了上風。

段一鵬頓時吃了一驚，却不顧處身不利，脚下快速的一連向前踏進了三步，雙手捧刀，待將搶先揮出。

却在這一霎間，談倫霍地又掉換了一個位置，約莫把身子移出了半尺左右。

雖然祇是小小一個轉變，可是段一鵬却十分清楚，在這個部位裏，自己這一刀，休想能傷着了對方。有此一見，他的刀也就沒有即時揮落下去。

談倫的手終於握住了長劍的劍柄——

「段一鵬，有一件事，我必須問清楚，請你據實以告！」

「你說吧！」

「好！」談倫徐徐的說道：「爲什麼你這麼希望我死？在江湖上散播不實的消息？」

「因爲我恨你！」段一鵬笑了一聲：「當然——更主要的原因不消我多說，你心裏也應該很清楚！」

「是爲了『玉燕子』……？」

「何必多說？」段一鵬用一串狂笑代替了回答：「姓談的，你可以出劍了！」

談倫偏偏是好涵養，那一雙睜大了的眼睛，竟自又緩緩地收縮小了，小到了兩道縫，祇是從那裏所泛出的湛湛目神，却十足驚人。

「還有一件事！」談倫緩緩地說：「那麼，前此在馬家老店，向我連續行刺的三個人，也是你所差遣的了？」

「就算是吧！」段一鵬順着眼前的風勢，一連向前搶進了兩步，在澎湃着的浪花裏，他的臉色雖然顯現着一片凌厲，確是殺招迸現。

「談倫——」段一鵬凌厲的笑着：「玉燕子冷幽蘭如今已是我段某人的妻子，無論你是死還是活，都已晚了一步，你已無能爲力了！」

這幾句話，顯然擊中了談倫的要害，一霎間，他的臉色更形蒼白——只是那祇是一霎間事，須臾，他却似又回復到了現實。

隨着他緩緩抬起的右手，那一口青鱗長劍，已經拔鞘而出，緊緊地握在他的手上。

忽然間天色像是黯了許多，其實，自日落的那一霎開始，天色已是每況愈下，此刻早已暮色蒼蒼，無情的浪花，一個接一個更像是在催促着什麼……

談倫將一口長劍緊緊貼着右臂持着，此時此刻，他却儘自向腹內吸着氣——這個動作似乎連對方的段一鵬也不曾發覺——「紅雲門」的「伏氣」功力，至今在江湖上仍然還是一個謎團，也祇有本門中僅有的一二傑出高手，才能領略到這門功力的奇妙境界。

談倫連續的做着這門功力，一連十數次「吞息」之後，整個小腹，早已堅硬如鐵。

——這一霎，他彷彿才自又聽見了當空噪雜的沙鷗鳴叫之聲，陡然間，大片沙鷗幕天蓋頂而來，尖銳的鳴叫聲，充耳欲聾。

與此同時，大片浪花轟然作響的拍打在岸邊礁崖上，濺起了半天白雪。

「銀刀」段一鵬巧妙的把握着這一霎艮機，陡然間飛身直起，一片刀光，自他長刀上掄起，配合着飛捲的浪花，閃爍出一片灰白光華，暮色裏，眞似無限淒涼——這一刀足足顯示出段一鵬驚人罕世的功力，刀光之下，談倫全身上下，顯然全在照顧之中。

飛鷗駭浪聲中，談倫也自攻出了一劍——恰似扯起了一片白綾，事實上談倫的身子已自緊緊裹藏在那一片白綾之間。

這是劍術中極爲罕見的「身劍合一」身法，偏偏碰上了無獨有偶的不世刀功。

「叮！噹！」兩聲脆響，湊合在眼前浪花鳥鳴聲中，極其輕微。

緊隨着段、談的雙雙落地，彼此間像是交臂而過——電光石火般的一個快閃。

猛可裏，段一鵬反臂掄刀，唰！直向談倫頭上砍來。

談倫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緊背低頭的向前微一俯身，閃開了對方極稱凌厲的這一招「反臂刀」。

至此，談倫幾乎已經可以確定自己勝了。

把握着一霎即過的艮機，談倫身勢一個快轉，疾若旋風，左手穿處，施了一個「攀」字訣，「噗！」的一聲，結結實實的已拿住了對方那隻持刀的右手，就勢反掄，「唬！」一聲，已把對方這隻手臂骨節生生折斷。

段一鵬痛呼一聲，五指鬆處，掌中寶刀叮噹跌落——他此刻已無能爲力，透過對方五指上的勁道，他只覺半身發麻，顯然已爲對方拿住了穴道，雙膝一軟，「噗通！」跪倒地上。

他猶自不甘服輸，掙扎着待將站起，却吃對方冷森森的一口劍鋒，比在了咽喉上。

段一鵬祇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頓時不敢動彈。談倫的眼神兒異常凌厲，這一劍幾乎就要刺下去，他却又有些顧慮。

想到了此人的一身功夫，想到了他身後的一切，最主要的是「玉燕子」冷幽蘭……如果殺了他，冷幽蘭綺年居孀，又將托附何人？

然而，此人之陰險毒惡，留其在世，終不知日後還將要爲惡多少，却又似萬萬姑息不得。

這番思維反映于臉，現之雙瞳，時怒又歇，變化多端，却把跪在當地的段小侯爺嚇了個魂飛魄散。一雙眼睛裏，情不自禁的已現出了乞憐之意。

「談……兄……談兄……」

一時却又不知怎麼求饒才好，整個身子於是簌簌的震抖不已。

身後忽然傳過來一聲嘆息道：「就饒了他吧，此人不配死在你的劍下，以免汚了你的寶劍……」

話聲傳自身後緊隣的一艘擱淺漁舟，分明正是「玉燕子」冷幽蘭的口音。

話聲方出，冷幽蘭已是騰身拔起，噗嚕嚕，一陣衣袂飄風聲中，已自站立在眼前。

敢情她一直都藏身在此，那艘擱淺在

岸的破朽漁舟裏，自然雙方的一切「對白」舉動，也都全然落在她的耳目之中，此刻忽然的出現，對談倫與段一鵬都不禁吃了一驚，以他二人臨事之仔細，却也沒有料到竟然會有此一手，談倫不過是事出意外的驚詫不已，段一鵬簡直羞愧無地，恨不能有個地縫容自己鑽下去才好。

顯示在冷幽蘭臉上的表情，居然是出奇的鎭定，她却像是哭過了，密蘙的睫毛上，仍自沾着淚迹。其實也不難理解，在她一旦發覺到同床共枕的牀頭人，竟是這麼一個卑鄙的小人，內心之沉痛、失望，後悔當初，當是可以想知，是以在面對着談倫這個過去的戀人時，越加的感覺到愧疚，無地自容。

她祇是默默地向談倫注視着，眼淚再一次的湧出，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

「妳來了……？」談倫悵悵的看着她，半天才道：「妳是在爲他求情？」

「就算是……吧……」

冷幽蘭微微點了一下頭，早已是淚流滿腮。

談倫冷冷一笑道：「好吧，既然妳不要他死，他就再活着吧！」

話聲出口，那口青鱗長劍，已自反手插落鞘內，身子就勢已飄出尋丈以外。

段一鵬乍然解除威脅，身子在地上打了個咕嚕，霍地挺身站起，一連打了幾個踉蹌，才自站住，那一張頗稱英俊的臉，連羞帶忿，早已成了紫色——他此刻半身發麻，右手骨節已碎，即使心懷不忿，也難以有所行動，只瞪着一雙眸子，忿忿的打量着談倫，倒要看看他如何發落自己。

談倫那一雙閃爍的眸子，在冷幽蘭臉上作了片刻逗留，儘管舊情不去，終不能暢吐一言。

「妳多保重吧……」說了這句話，再也不會多看段一鵬一眼，身形連續幌了幾幌，已自飛身而逝，消失於沉沉暮色間。

冷幽蘭含淚的目光，這才緩緩轉向段一鵬，她的臉看來竟是那般蒼白，絲毫不着血色，像是有話要說，半天才吶吶的道：「原來你一直就知道他沒有死……你騙了我！」

段一鵬這一會才像是緩過了氣來，用左手拾起了刀，聆聽之下，却也無話可說，祇是憤憤的冷笑不已。

「你更不該派人去向他連下毒手……爲什麼？」她喃喃的訴說着：「爲什麼你要這麼做？」

「爲什麼？」段一鵬咆哮着道：「爲了妳！難道妳還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爲了妳……妳居然還問我爲什麼？嘿嘿……」

一面說，一面憑空的舞着手裏的刀，刀光閃閃，唰唰着響，滿腔忿恚怒火，都似發向當空，向老天洩忿。

「妳知道吧！爲了要得到妳，我不能不這麼做，」段一鵬狂笑着說：「祇有要他死，妳才會嫁給我，哼哼，現在妳知道了一切，可是太晚了，太晚了，如今妳已然是我段某人的人了，妳還能怎麼樣！」

冷幽蘭身子微微在顫抖着，忽然，她掣出了長劍。

這個動作使得段一鵬微微一怔，祇以爲她要向自己出手，由不住連連向後退了幾步，一時睜大了眼。

「妳——妳要幹什麼？」

「你錯了……」冷幽蘭冷森森的笑着：「我也錯了……段一鵬，我原想離你遠去，可是你竟然使我羞於立足天地之間……你害人害己，却又何苦？」

「唉……談倫……」像是無限淒涼，輕輕地呼喚着這個過去戀人的名字，她的臉色一霎間爲之慘變，終於緩緩地倒了下來。

段一鵬發覺得太遲了，原來對方手上那口劍多是用來對付自己的，顫顫青鋒，直由前心穿過，貫穿了她整個腹背，鮮紅的血隨着她躬下的身子，大片的洒落下來，點點濺向黃河，一霎間，天色竟是出奇的黑了……

段一鵬直似石頭人般地呆住了。

「啊……幽蘭……」

浪花聲、馬鳴聲，以及那沉沉的一天暮色俱都混淆一起。祇是在當空打轉，恍惚中，他似有所警覺，發覺到自己失落了些什麼，那是比他生命更寶貴的東西……

× × ×

「火箭侍候！」

戚大人這麼吩咐了一聲。一呼百喏。頓時一排燃燒着的箭矢，直發向沉沉夜色裏的「冷月畫軒」。

火箭劃空而過時，像是無數條火龍昇空直起，四面八方各呈弧度，交織成一天烈焰，紛紛墜落向冷月畫軒正中大廳樓閣處，頃刻之間，火舌四射，烈焰流竄，眼看着大火待起，一發不可收拾。

亭子裏揷立着無數把燈籠火把，熊熊火光把這片方寸之地渲染得光同白晝，每一個人更似無所遁形，顯現在火光裏。

「錦衣衛」指揮使戚楓居中而坐，身側兩旁陪坐的是官居副指揮的孫元、殷千里二人，再下來是職位較低的「鎭撫」賴長慶，「旗總」王功、金永亮、史昆等數人。戰況似乎已持續多時。

戚楓這面，賴人多勢衆，似乎已佔了上風，却也並不儘如人意，除了戚大人與兩位副座之外，下餘各人，看來俱都多少負傷掛彩，一旁角落裏，直挺挺地躺着四具血淋淋的屍身。

戚大人正是因此而降雷霆之怒。

這個人稱「戚剝皮」的錦衣衛指揮使，生得儀表堂堂，長眉細眼，鶴髮童顏，一身火紅錦緞箭袖緊身衣靠，映襯着四週燈光，宛若處身烈火之中。

一旁几上，橫置着他輕易難得一用的兵刄——「太歲鈎」，鈎長三尺三寸，百煉精鋼所鑄，兩面開刄，遍體如銀。熟習內情的人都知道，戚大人那一手「七七四十九路斷魂鈎」法，至今日爲止，還不曾遇過敵手。

今夕何夕？戚楓似乎已經感覺到情形不大妙，頗有一用的必要了。

劈拍連聲，火舌四竄，眼看着冷月畫軒居中的大廳高閣燃燒起來，熊熊火光，把當前的半邊天都染紅了。

「哼哼……」戚楓滿懷自信的冷笑着：「就算你是最狡猾的狐狸，也要把你給燒出來！」

偏過頭看向副指揮使孫元道：「四週圍都給我看死了，見人就殺！把人給我帶過來！」

（未完・十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聲東擊西　出奇制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毛下了船，來到移民局的關卡，移民局官員對他查得特別仔細，還要他進入小房間內，讓兩位警官搜遍全身，兩位警官一無所獲，只好放他離開，出了碼頭，他便遭到四個人的伏擊，但李毛身手了得，一一打發了他們，接着又有一輛汽車追着他撞過來，更有一人舉槍向他射擊，却給李毛一一避開了，李毛更用一枚金幣打死了那個槍手，使餘下的人倉惶逃跑……黃老板在貨倉內，他的手下都回來了，他們報告李毛已逃跑了，而他們也敵不過李毛的拳脚，黃老板聽了又憤怒又焦急，命令手下到處追查李毛的下落……

「改天再說吧。」阿梅說：「我要回家去吃飯！」

「阿梅。」那個喇叭手皺着眉頭看着她道：「怎麼，你對男人總是提不起興趣的？」

阿梅聳聳肩：「起碼對你這種男人提不起興趣！」

那喇叭手聳聳肩，回到裏面，另外找對象去了。

阿梅出了門口，穿過停車場，要到停車場外面的路上去截一部的士。她瞥見停車場中有一部車子是沒有熄掉馬達的，車中有幾個人正坐着的。她對此也沒有在意；這種情形，是常有發生的，也許車中人是正在等着一些快要離席的客人。

但是，當阿梅經過這部車子旁邊的時候，車門却打開了，一個人從車中跳了出來，攔在她的前面。阿梅停下了脚步，奇怪地看着他。

那人說：「阿梅，我們送你一程好不好？」手向車子一伸，作出了一個邀請的手勢。

阿梅又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她是認識這個人的。現在，她看這個人額上腫了一塊，青青黑黑的，樣子很有趣，不禁笑了起來：「阿寶，你跌了一跤嗎？」她當然不知道，這個人是剛剛吃過李毛的虧，而額頭上的就是他的「戰績」。

阿寶對她嬉皮笑臉的道：「我不過是跟老婆打過一場架吧了，阿梅！」

「別胡說。」阿梅皺皺鼻子：「你又沒有老婆！」

「我的老婆你不認識的！」阿寶說：「怎麼樣，我們送你一程吧！」

「用不着了。」阿梅一歪咀：「我可以坐的士！」她說着要繞過阿寶，但是阿寶向橫走一步，又攔住了她的去路。

「我警告你，阿寶！」阿梅嚴厲地說：「我可以打電話給你的黃老板的！」

「正是黃老板叫我們來接你的！」

阿梅眉頭一皺：「哦？他接我到那裏去？」

「有些話要跟你說的！」

「我回家打電話給他好了。」阿梅說：「他在那裏？」

「並不是他自己要對你說，」阿寶說道：「他是叫我們代他說！上來吧，阿梅，我們走着說好了，相信我，我不敢騙你的！」

「有甚麼話就在這裏說好了！」阿梅道。

「在這裏說不方便的。」阿寶誠懇地道：「太多人看着，總是不大好！」

阿梅遲疑了一下：「好吧，阿寶，如果你騙我——」

「真的沒有騙你！」阿寶把右手舉高，表示發誓。

阿梅祇好上了車子的後座，阿寶也跟着她上去了，把阿梅夾在他與一個同伴中間，阿梅看見他們每一個人都多多少少受了一點傷，不禁又皺起了眉頭：「怎麼了，你們都跟老婆打過架嗎？」

「可以這樣說。」阿寶微笑。

車子開動了，出了夜總會的停車場，阿梅看見車子果然是向她家的路駛去的，才比較安心一點，她又催促道：「有甚麼話，說吧！」

阿寶從袋裏掏出拳頭，伸到阿梅的臉前打開了，讓她看到手中的一片金屬，在街燈的反光下閃爍着。那有一片刀片。

「怎麼了，阿寶。」阿梅說：「你現在是幹推銷刀片嗎？」

阿寶的笑容沒有了。他沉下聲音說：「阿梅，你知道嗎，你化了粧之後雖然很美麗，但如果我用這個替你整過容之後，你就怎樣化粧都不會美麗了……」

「你瘋了！」阿梅勃然大怒地叫起來：「我警告你——」

「不過我也不想傷害你的！」阿寶說：「祇要你說實話——」

「我騙過你甚麼？」阿梅叫道：「我警告你們，馬上放我下車，不然——」

「你接到了李毛的電話沒有？」

「李毛？甚麼李毛？」阿梅莫名其妙地睜着眼睛。

「你的男朋友李毛，」阿寶說：「別跟我來假惺惺！」阿寶的刀片又遞前點。

但是阿梅悍然不畏地一拍他的手，手中的刀片就跌在地上了，阿寶咒罵一聲，連忙彎身拾回。

「你在發瘋。」阿梅說：「我已經十年沒有見過阿毛了！」

「沒有幾十年吧？」阿寶說：「阿毛已經回來了！」

阿梅一時沉默下來了，好像石像一般地靜在那裏，看着阿寶。

阿梅終於又開口了。她說：「李毛回來了？我不相信！」

阿寶沒好氣地眼睛一翻。「你不相信！別騙我們好不好？」

「他——他回來了又怎樣？他回來也不會找我的，我們已經分開了，你不是不知道的！」阿梅說。她的眼睛却是凝視着窗外的遠處，就像是她的心已經不在這車中了。

阿寶看了她好一會，又和他的同伴們交換了一陣眼色。他們沒有交談，但是感覺是一致的。現在，他們都相信，阿梅是不知道李毛已經回來了的這件事的。

阿寶終於說：「阿梅，他還沒有來找你，但他會來的！」

「你在做夢！阿寶，」阿梅不屑地：「他去找全世界的人，也不會找我的，你不知道我們是怎樣分手的嗎？」

「你們是怎麼分手的？」阿寶問。

「這不干你的事！」阿梅又白了他一眼。

「算了吧，」阿寶一攤兩手：「你們怎樣分手，和我也沒有甚麼關係！我祇是要告訴你，萬一他來找你的話，你要通知黃老板！」

「為甚麼要我去通知他？」阿梅不屑地說道：「我又不是他的走狗！」

阿寶的臉有點紅了，阿梅這就等於說，他們都是走狗。他一咬牙道：「媽的，阿梅，別說風涼話，李毛這一次回來是要殺死黃老板，這不是鬧着玩的——」

「為甚麼他要殺死黃老板呢？」阿梅又問道。

「我不知道，」阿寶說：「總之，黃老板非要在李毛找到他之前先找到李毛不可！你不帮黃老板的忙，你就是不識時務，那時候，我的刀片可就要——向你推銷了！」

「他要殺黃老板，他更不會來找我了，」阿梅說：「我又不會帮助他殺死黃老板！」

「他正在逃走，」阿寶說：「黃老板正在找他，所以他要逃走，要找一個地方躲藏起來了，說不定他會來找你的！」

「不！他不會來找我的！」阿梅堅決地說。

「如果他來找你，」阿寶說：「你就敷衍着他，然後暗中通知黃老板。總之，這樣做對你是會有好處的！」

「哼！我不要你們甚麼好處！」阿梅說。

「但你也不想得到我們甚麼壞處的！」阿寶說：「總之，我們要說的是這樣多，你自己考慮吧！和黃老板作對，並沒有甚麼好處！」

「我考慮一下吧！」阿梅說。

阿寶對司機揮揮手：「送她回家！」司機瞪了阿寶一眼。他對阿寶這指揮的態度表示反感，因為阿寶和他的身份是平等的，阿寶並沒有權來命令他。不過他也無法提出抗議，就祇能開車送阿梅回家了。

車子在阿梅門口停下，阿寶吃吃笑：「是不是，阿梅？我們說過了送你回家，就是送你回家，決不食言的！」

阿梅瞪了他一眼，下了車，進入了樓梯口。她登上樓梯，車子則開走了。

阿梅到了四樓，掏出鎖匙來，開了門，進入了那黑暗的屋內，丟下了化粧箱，開了燈，嘆了一口氣，一面解開衣鈕，一面便走進浴室去，準備放水洗澡。這個時間回家的人，第一件事，多數是去洗一個澡的。

她開了了燈，踏進浴室，浴缸裏面一個躺着的人坐了起來，阿梅嚇得呱呱大叫着逃了出來。那人也吃吃笑着跟了出來。

「啊！李毛！」阿梅叫道：「原來是你！」

李毛吃吃笑着：「當然是我，你以為是鬼嗎？」

「李毛！」阿梅困惱地瞪着他：「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沒有興趣聽歌，不想到夜總會去看你，所以就到這裏來看你，」李毛嬉皮笑臉着：「我不大會開鎖，不過這一次倒很幸運，並沒有撬破你的門！」

「你沒有權進我的屋！」阿梅眼睛圓睜着，兩臂交抱在胸前。

「原來你至今還恨我！」李毛說：「我還以為你會念舊情而收留我的！」

阿梅的眼睛要噴火似的：「難道我沒有權恨你嗎？全世界的人都沒有權恨你，但我阿梅是最有權恨你的！」

李毛慚愧地低下了頭：「我知道，我——對不起！」

「哼，現在說對不起，不是遲一點了嗎？」李梅轉身向着別處。

李毛無可奈何地一攤兩手說：「阿梅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好不好——」

「不提就最好了！」阿梅冷峻地說：「給我滾出去！」

「但——」

「我給你一分鐘時間滾出去！」阿梅嚴厲地喝道：「否則——」

「否則如何？」

「我打一個電話給黃老板，你知道會怎樣嗎？」

「黃老板，哦，原來是黃老板要殺我！」李毛恍然地說。

「你會不知道嗎？」阿梅冷冷地說道：「不過，照黃老板的講法，是你要殺他的！」

「我並不是要殺甚麼人！」

「那你回來幹甚麼？」阿梅說。

「看你！」

阿梅滑稽地笑起來：「別惹我笑了，李毛，你會回來看我？你還會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嗎？」

李毛搔着後腦：「阿梅，別孩子氣好不好，我是有正經事跟你商量的！」

「我知道。」阿梅說：「你的正經事就是因為你沒地方好躲，要躲在我這裏！我的答覆就是不行！你的一分鐘巳經完了！滾！」

李毛走出廳中，在沙發上一坐：「我不滾，你打電話給你的黃老板好了！」

阿梅跟着出來，眞的過去拿起聽筒，但是沒有撥號碼，祇是拿着聽筒，站在那裏看着李毛，李毛却還是嬉皮笑臉的。

阿梅嘆一口氣，放下了電話。「李毛，別傻吧，你不能躲在我這裏的！他們巳經知道了，他們剛才還去找過我！阿寶帶了人去，他知道你會來這裏找我的，他還說如果我收留你，他們會用刀片來割破我的臉！」

李毛跳了起來：「他敢碰你一根汗毛，我把他的骨頭折下來之外，還要把他的祖宗山墳也拆掉！」

阿梅不屑地一歪咀：「你才不會為我阿梅做這種事情！」

「我現在就在這裏發誓！」李毛說。

阿梅又嘆了口氣：「李毛，你別傻吧！我才不怕他！祇是，你不能躲在這裏，他們早晚會再來的！」

「逗留一夜，我相信不要緊的。」李毛說：「明天我就可以另找地方！」

「好吧，你一定要就留下來吧。」阿梅說：「你睡在沙發上好了！我現在去洗澡！你要吃東西，自己到厨房去找！」她轉身要回到裏面去，李毛又把她叫住：「等一等，阿梅！黃老板眞的說過我要殺死他嗎？」

阿梅却沒有回答，走進了浴室裏去開水喉。李毛也跟了進去。

「喂，阿梅。」李毛說：「你沒有聽見嗎？我是在跟你說話！」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阿梅不耐煩地道：「就是他說的！」

「這就奇怪了。」李毛說：「我並不是來殺甚麼人，黃老板却說我是來殺他的！為甚麼呢？」

阿梅祇是忙着在弄那隻浴缸。

「媽的，阿梅。」李毛說：「我跟你說話，怎麼沒有反應？」

「我不知道。」阿梅轉身走到睡房裏去收拾衣服：「你別問我！你的事，我並沒有興趣管，我讓你在這裏面睡一夜，巳經是很給你面子的了！」

「阿梅，別向我放冷氣好不好？」李毛說：「我的事情，難道你不關心嗎？」

「我從不關心你的事。」阿梅冷冷地說。

「我是回來查一件事的。」李毛說。

「別問我！」阿梅說。

她拿了衣服走進浴室，李毛又要跟進去，但阿梅把門在他的臉前碰上了。「去睡吧！」阿梅叫道。

李毛摸摸鼻子，祇好回到廳中去了。

阿梅洗過澡回來的時候，向廳中瞥了一眼，看見廳中的燈巳經熄了，李毛躺在沙發上，發出着輕微的鼾聲。

阿梅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關上了門。這時，李毛却又從沙發上爬起來了，他走到房門外面，輕輕敲門，低聲叫道：「阿梅？」

阿梅沒有反應，李毛扭扭門，門却是鎖上了的，李毛嘆了一口氣，回到沙發上躺下來。剛才也許祇是假裝睡着的，但是這一次，他却是眞的睡着了。

李毛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也許是接近天亮的時候，他醒過來了。現在天氣巳經冷得多，他緊抱着兩隻軟枕睡覺還是不大舒服。不過，他却也不是冷醒，是一點奇怪的細碎聲音把他驚醒了的。他張開了眼睛，看見一個女人站在前面。

那是阿梅。她身上穿着的尼龍質睡衣本來是不大透明的，但是現在背着睡房門口來的燈光，却相當透明了。他可以看到她的輪廓。沒有乳罩，祇有內褲的輪廓，不是一流的輪廓，比不上那些畫報的模特兒，腰是比較粗一點的，但是堅挺而結實，肥碩的乳房是一個挺挺的半球形，雖然沒有乳罩托着，但是也絲毫不鬆垂。一個生活檢點的女人通常是不會有那種鬆垂的情形的。

「阿梅……」李毛感到意外。

「阿毛。」阿梅小聲地說：「你覺得冷嗎？快天亮了！」

「唔……不大冷！」李毛勉强地否認着。在女人的面前，男人總不喜歡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的。

「你不能睡在這裏的。」阿梅說：「睡在這裏，你會着涼！」

李毛苦笑：「還有別的地方可以讓我睡的嗎？」這層樓祇有一間睡房，阿梅巳經佔了那間睡房了，李毛似乎是沒有可能再找到一個更溫暖的地方棲身了。

「你可以——」阿梅只是這樣說了半句，就沒有再說下去。

但李毛是明白她的意思的。他和這個女人，顯然是巳經並不陌生的了，他應該很了解她，明白她的暗示。他伸出手去，觸到了她的手。她的手是溫暖的，這隻溫暖的手，把李毛的手緊緊地捏住了。

李毛的另一隻手就摟着她的腰，把她拉了下來，很自然地，他們的嘴唇就觸在一起，而以後的動作就加快了，李毛的手伸進了睡衣下面，摸到了一隻圓實的乳房的邊緣。

阿梅呻吟一聲，按住了李毛那隻手，

全身都在發軟。她按得不太緊，但顯然不是因為身子發軟而按得不太緊，而是因為她不捨得拒絕得太用力。

毫無疑問，在她那冷若冰霜的外表下面，她對李毛是存在着强烈的好感的。

一個女人，她這些地方如果給一個她討厭的男人觸着了，她很可能要嘔吐出來，然而，給一個好感的男人觸着，她却會飄飄欲仙。

李毛的兩隻手都伸進去了。在他的懷中，阿梅是一團發抖的軟肉，他的手可以侵佔任何他喜歡侵佔的地方。

他的手在那二個溫暖的高阜上流連着，偶然揩過那硬挺的尖頂，而每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總是給她帶來一陣强烈的顫抖。

他的手也到達腋下，輕撫着那相當濃的腋毛。後來，他又向下進攻了。他的手鑽過了橡筋帶的拘束，滑下了那軟滑而微微凸起的三角地帶。

她哀鳴一聲，又把他的手執住了。這一次，却是相當堅决的。

「不要！」她溫婉地說：「不要在這裏！不要——」

「對了。」李毛在她的耳邊低聲地：「這裏是凉一點的！」

他站了起來，把阿梅整個人抱了起來，抱向睡房。而這一次，阿梅就不再反對了。

李毛把阿梅抱進了睡房，在床上放了下來。那張床很細，很軟。李毛輕輕地替她解除了那件薄薄的睡衣。

當他再去拉腰間的橡筋帶時，她也不再抗拒了。他順利地把這些阻碍他活動的衣服脫下來，這之後就沒有甚麼需要褪下來的了。他吻她，主要還是用手觸着她。

她閉着眼睛呻吟着，胸部一起一伏的。李毛暫時離開了，把衣服解除。阿梅的腿子還是吊在床邊的，這不大舒服，她便想縮上來。但是李毛却執住了她的兩隻脚，把她更拉近床邊，隨着，她就感覺到了那最重要的接觸。

她嬌羞地叫了起來：「李毛，為甚麼不上來？不要站在地上！」

李毛格格地笑着：「你知道我是喜歡站在地上的！」

他向前一挺，她便給完全充滿了，這使她不由自主地把腿子提高。她拚命地扳他的肩，使他們的上身也緊貼。這之後，就是動作，由緩慢轉為劇烈的動作，沒有說話，祇是喘息和呻吟，直至兩個人都爬上了最高峯，緊縮地痙攣着。

這之後，李毛就感覺到腿子太過負重，於是他也上去了，仍然保持着接觸。

阿梅躺在床上深深地呼吸着。

「你快樂嗎？」李毛問。

「我——很快樂！」阿梅深呼吸着：「我不明白，平時，我覺得男人是那麼討厭，我從來不覺得需要男人，但是……現在——」

「不要說話……」李毛又吻着她的嘴唇。

「我從來也沒有和別的男人做過愛。」她還是要說話：「祇有你——」

「你有權要別的男人的！」

「我討厭任何男人，祇要你！」阿梅緊緊地擁着他：「你也知道的，我給你的時候還是處女，我從來沒有覺得別個男人是可愛的！但你不同了，這幾年，你一定有過不少女人！」

「很少。」李毛搖頭：「我不大想女人的，你知道！」

「你當然不會是為了我而這樣！」

「我們別提這個好不好？」阿毛說。

他又開始動了。

這一動，也使到阿梅要說的話，也暫時說不下去了。她又配合他的動作，動了起來。

李毛一定眞的很久沒有接近過女人了，他的衝刺，比以前更强烈，而這一次，他們的感受也似乎比以前更加敏銳了，他們一起達到了高峯。

這之後，一段喘息中的休憩，然後，阿梅哭泣了起來，李毛捧着她的臉，問道：「你怎麼了？我究竟做錯了甚麼？」

「你又回來了。」阿梅飲泣着：「我又做了你的洩慾工具！」

「別這樣說好不好？」李毛嘆了一口氣。他覺得她這樣說實在不公平，明明是她來挑引他的。不過，這些事情，女人的看法有時並不是如此的，他也不能計較太多了。

他祇是輕輕地擁着她，讓她哭個夠。後來，她哭完了，又說：「李毛，你究竟回來幹甚麼？」

李毛聳聳肩：「你說不願意和我談這些事情的！」

「又是為了張小娟嗎？」

李毛點點頭。

「但張小娟巳經死了！」阿梅說。

「我就要弄清楚張小娟死的事！」李毛說道。

「你就是祇會想張小娟，從來不會為我想一想！張小娟是人家的妻子，你為人家的妻子担心甚麼？」

「他不是人家的妻子！」李毛咬着牙道：「我聽說她是在出嫁之前死了的！」

「但她是準備嫁人的！」

「並不是她準備嫁人！」李毛坐了起來，認眞地辯護着：「她是被逼的！我知道她是愛着我！」

阿梅冷笑：「也許她是愛着你吧！她不願意嫁別人，所以從大厦的頂上跳下來了！」

「她不會自殺的！」李毛歪歪嘴：「她是一個軟弱的人！她才沒有勇氣跳下來！如果有，她就不會被逼嫁人了！她根本就沒有勇氣反抗！」

「但她的確是跳了下來！」阿梅說。

「她不是跳了下來！」李毛說：「有人把她推下來的！雖然我不在這裏，我也可以肯定，她沒有勇氣跳下來，所以一定是有人把她推下來的！」

「你一定要把事情弄得更加複雜！你究竟想證明甚麼？證明給誰看？」

「證明給我自己看！」李毛握緊了拳頭：「誰害死她的，我要找出來，血債血償！」

阿梅翻身坐了起來，找一件晨褸披上了，拿起手袋找尋着：「有香烟的，有一個客人給了我一包香烟！」她找到了香烟，給李毛點上了一根，她自己是不吸烟的

。看着李毛噴着烟，她又說：「如果我死了，你才不會替我查甚麼呢！」

「你知道小娟和我是怎樣的。」李毛說：「她甚麼親人都沒有！她那個養母——小娟死了，她就祇會痛心失去了一棵搖錢樹，如果有人補一點錢給她，她又不出聲了！哼！」李毛一拍桌子：「沒有那麼便宜的！」

「如果她是給人害死的。」阿梅說：「警察會不管嗎？」

李毛噴了一口烟：「如果警察不知道這件事有可疑的地方，就不會查了！告訴你，小娟出事，我剛剛想回來，就有人誣陷我行刦！如果罪名成立，我會坐十年牢的！幸而我有一些好朋友！現在我剛回來，就——」

「你回來殺黃老板，你以為那會是黃老板所幹的？」阿梅問道。

「我沒有說是他幹的。」李毛說：「怪就怪在這裏！我一上岸，他就派人來殺我！」

「是這樣的？」阿梅皺起了眉頭。

「事情是這樣的。」李毛說道：「很有趣，黃老板似乎知道，我一調查張小娟的死，就自然會去找他了，這使我不禁感到奇怪，他和小娟的死亡，究竟是有甚麼關係！」

阿梅還是皺着眉頭。李毛提出的這兩件，都是有力的證據，這就使她不能斷然地說，張小娟死亡的事，是含有古怪在其中的了。

沉默了一會，阿梅忽然緊緊地執住李毛的手臂，激動地說：「不能，李毛！你不能！」

「甚麼不能？」

「你不能和黃老板這一類人爭執！」阿梅說：「你敵不過他！」

「放屁！我才不怕甚麼人！」

「你也知道他是幹甚麼的了！」阿梅說：「他勢力這樣大！」

「勢力大又怎麼樣？」李毛不屑地道：「我一上岸他就派人來殺我，結果怎麼樣？他殺死了我嗎？」

「他終始會殺死你的！」阿梅說：「他手下人多！」

李毛冷笑着搖頭：「人多沒有用的。我殺死了他，他手下的人沒有人指揮，就不會來碰我了！」

阿梅掩着臉，又飲泣起來了：「我知道你不會聽我的話的。我又是你的甚麼人，我不過是一個——」

「洩慾工具！」李毛代她說了，然後又緊緊地執着她的雙手：「你聽我說，阿梅，這件事辦好了之後，我就會回到你的身邊，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永遠在一起的了！」

「永遠……」阿梅抬起頭來，以淚盈的眼睛凝視着他：「我不相信！」

「我會和你結婚的！」李毛說。

阿梅忽然哭了起來，這一回，大概不會是因為傷心而哭了。終於，她又說：「如果張小娟還活着——」

「那我是會娶她的。」李毛坦白地承認，說道：「你相信一個人會同時愛兩個人嗎？」

「我就不能了，我祇是一心一意在愛你——」

「女人多數是不能的。」李毛說：「男人却能夠。我就是愛兩個人，但我是先認識張小娟的，這是命運的安排，兩個女人，我祇好娶先認識的一個！」

「也許，我應該慶幸張小娟死了！」阿梅說道。

「不要這樣說！」李毛猛搖着她叫了起來，他的表情是猙獰的。

「對不起。」阿梅抱歉地說：「實在，即使你娶了她，我也不會怪你！即使你娶了她，如果你仍然要我……我不會計較甚麼名份！」

「謝謝你。」李毛輕吻着她：「我知道你一向都對我很好——也許太好了！」

「你一定要去找黃老板？」

「是的。」李毛說：「我一定要弄清楚這件事！」

「我有甚麼地方可以帮你的嗎？」阿梅抹着淚問。

「最好你不要沾手了。」李毛說：「這是很危險的事！但，如果你知道甚麼秘密的話你最好告訴我！」

阿梅搖搖頭：「我是甚麼都不知道的，我從來就沒有懷疑——」

李毛又把香烟深吸了一陣，說道：「你睡吧，我明天就會離開，但，我會回來的！」

「你得小心——」

「嗯！我會的，現在，你就乖乖地睡吧！」

阿梅點點頭，倚在李毛的懷中，就這樣睡了，睡得很熟，她也許很久沒有睡得這樣熟過了。

阿梅睡着的時候，是擁着李毛的腰的，醒來的時候，她却是擁着一隻枕頭，李毛已經不在了。

她揉着惺松睡眼，忙跳下床，叫着：「阿毛！阿毛！」但是跑遍了全屋，都沒有看見李毛。李毛已經走了，和他來時一樣，神出鬼沒地。他甚麼也沒有留下來，阿梅幾乎懷疑，她是做了一場春夢。但床單上留下來的兩塊印漬，則證明這並不是夢。那兩塊印漬已經乾硬了。阿梅愛戀地撫着；這不全是他的，也不全是她的，而是他們的混合。他們兩個人的混合，阿梅撫着那二塊印漬，望着窗外，凝想着，想了好久，後來毅然地一咬下唇，走過去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　×　×

問題的癥結，是在於死去了的女郎張小娟身上，張小娟已經死了，不能解釋和傾訴甚麼寃情，所以，餘下的問題，自然就是落在小娟的母親身上了。

不是親生母親，祇是養母。

這位養母是一個接近五十歲的女人，已經沒有了吸引力，乾乾瘦瘦的，但臉上還是施脂抹粉，身上穿着花花綠綠、欵式新穎，應該穿在比較年輕的女人身上的衣服。已經沒有性慾，於是她的唯一享受就是多找一些錢放進她的銀行裏，以及，多給別人一些痛苦，她不是一個良善慈和的婦人，而是一個狠毒、勢利的，已經沒有丈夫的女人。

下午，她正拿着報紙，在研究股市行情，推測着那一種股票可以增加她的銀行

存欵數字時，電話就响了。

她抓起電話。這電話却不是她的股票經紀打來的。那一把男人的聲音很熟悉，不過却也是已經很久沒有聽過的了。

這把聲音說：「媽媽嗎？」

「誰？」

「李毛！」

「別叫我媽媽！」這個婦人憤怒地叫道：「我不是石頭，你是石頭生出來的！」給予別人精神虐待是她的享受之一，她不肯放過每一個機會。

李毛冷笑：「你這張嘴巴，還是沒有改變的！」

「我沒有甚麼需要改變的。」那婦人悍然地說：「我光明正大，沒有甚麼對不起人家的地方！」

「說得眞好聽，我也希望我能夠相信！」李毛冷笑着，接着又嚴肅了下來：「我聽說小娟已經死了！」

「這不關你的事！」那婦人說。

「她是怎樣死的？」李毛問。

「跳樓，這忘恩負義的——」

「是呀。」李毛諷刺地：「還沒有搖夠錢就死了，蝕本生意！」

「究竟有甚麼事，李毛？你打電話來就是對我放這些屁？」

「我想知道小娟是怎樣死的！」李毛說。

「如果你早些回來，在報紙上就可以看到了！」那婦人說。

「我在外地也看到報紙的！」李毛說道。

「那你還問來幹甚麼？」

「我要你告訴我。」李毛說：「我不相信報紙！」

「我沒有甚麼好告訴你的！」

「我今晚來見你！」李毛說。

「我沒有空——」

「十點鐘！」李毛說：「你最好在家裏等我，我不高興人家失約的！」

「我不歡迎你！」

「十點鐘！」李毛再說一次收了綫。

那婦人看着聽筒發呆，然後眼光就移過去，看着廳子對面，坐在沙發上的那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人正在拿着另一隻電話在聽着，現在正把那聽筒放回了。他不大高興地放回聽筒，對那婦人說：「你不該這樣說的，如果他不來——」

「他一定會來的。」那婦人狡猾地微笑：「我一定要這樣說的，因為我應該不會歡迎他來，我這樣說，他就更加不懷疑了！」

「她說得很有道理！」另外一個男人說。這個男人也是差不多類型的，那種打手的類型。他們是兩個打手。事實上，他們正是黃老板手下二個打手，拿着電話的，就是阿寶了。他拿着的那隻電話是他帶來的一副分機，臨時駁上一條綫，駁在原來的電話上，以便他能聽到這個婦人所接的每一個電話的。

剛才李毛打來那個電話的內容，他自然是也聽到了。

阿寶說：「你這樣帮黃老板的忙，黃老板一定不會忘記你的！」

那位婦人的臉上現出着一個光榮的微笑。她說道：「你們會把他殺掉的，是不是？」

阿寶聳聳肩，道：「有人不喜歡他活下去，你不喜歡他活下去，我們兩個也不喜歡他活下去，這樣一個人，是不應該活下去的！」

「但是。」那婦人有點担心地說：「最好不要在這裏動手，我不想——」

「你放心好了。」阿寶說：「我們會盡可能把他帶到別處去的，我們也不想你負甚麼責任！而且，在他歸天之前，黃老板也想先和他見見面。」

「那好一點了！」那婦人說。

「現在。」阿寶又說道：「我們得先佈置一下了，第一件事，就是多找一點人來！」

「你們兩個人也怕對付他不來吧？」那個婦人問。

阿寶不悅地瞪了她一眼。這句話是很不中聽的。他解嘲地說：「多找幾個人總是好一點的！」

那個婦人聳聳肩，佈置人手的事，她管不着，況且，她也沒有興趣去管。

阿寶又拿起了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這個電話，自然就是打給黃老板的了。

這個時候的黃老板，是正在他的辦公室之中。一間出入口行的辦公室。黃老板的生意是做得很大的，非法的生意，和正當的生意，而他每天要處理的事務也很多。雖然瑣事都由秘書及職員去做，那些重要的事務，還是使他忙得不可開交的。

阿寶打來的這個電話，就使他馬上把正經事都丟下來了。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因為這是一件性命交關的事，有甚麼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呢？如果他不殺死李毛，李毛就要殺死他了。

當他聽阿寶報告了經過之後，他就興奮地說：「很好，你們不要走開，我馬上就派人來，這一次，我決不能讓他再逃脫了！」

放下電話，他馬上就按了一個喚人鈴，好像點名似的，數出了一連串的名字，要把這些人都召進來。這裏顯然也是他的總部，他一點名，那些人便馬上都進來了，有十二個人之多。黃老板開始吩咐那些人，調派他們應該守在何處，以及應該做些甚麼，最後，他說：「盡可能把他活捉，帶回來這裏！我不想他死得太舒服。我要他慢慢地死！」搓着兩手：「現在你們走吧，我在這裏等你們的消息——等你們的好消息！」

那些人紛紛出動了，黃老板還是坐在那裏，搓着雙手，興奮得連他應該做的工作也不做了。

他祇是在那辦公室裏等着，吸着他的香烟。大約五分鐘之後，又有一個電話打來找他了，也不是甚麼生意上的電話，而是他手下的另一個打手打來的。

「我們查到了！」那個打手興奮地報告。

「查到了甚麼？」黃老板問。

「阿梅。」那個打手說：「李毛昨夜是到過阿梅家的！」

「媽的！你們昨夜不是守在她家門口附近的嗎？」黃老板吼道：「怎麼你們現在才知道的？」

「我們！！」那個打手囁嚅着：「我們祇是留心着李毛來找她，却沒有想到他早巳在她家裏的。今天早上我們看見一個人離開，有點像李毛！」

「爲甚麼你們不截住他？」

「他很聰明，等一架巴士經過才出來，馬上就上了巴士走了！我們不能肯定，又不敢離開崗位而跟踪！」

「你還沒有肯定，却來向我報告！」黃老板沒好氣地叫道。

「不，我們現在是肯定了！」那打手囁嚅地說着：「這個小妖精出去了之後，我們就進她家去看看，她連床舖都不曾收拾！」

「你們找到甚麼？」黃老板問。

「她昨晚和一個男人過夜！」那人報告：「你知道的，床上……床頭上……」

「這小妖精！」黃老板也不覺地參加着罵了一句。

「這證明那人是李毛了！她並沒有和男人一起回家，而且大家都知道，她家裏從來是沒有藏着甚麼男人的，而且她也不肯和甚麼男人睡覺！」

「你們又沒有抓住李毛，還有甚麼好說的？」黃老板說道。

「我們呃！！祇是報告一聲吧了！」

「現在不要緊了。」黃老板說：「李毛今晚十點鐘會到那老狐狸的家去，那時我們會抓住他的！哈哈，李毛那傻瓜，居然打電話去找那老狐狸！他以爲我們不知道！但是阿寶很有頭腦，他早想到了到那裏去等着！」

「這樣就好了。」那個打手奉承着道：「那麼，我們還要不要監視着阿梅的家呢？」

「我看不用了。」黃老板沉吟着：「不，等一等！哼，這小妖精，我要和她睡覺，給她多少錢都不肯，却肯白白地陪這個監犯！我得給她一點教訓！」

「例如怎樣？」

「我們已警告過她的了！」黃老板憤怒地說：「如果李毛找她，她不報告的話——她沒有報告，是不是？她沒有！」

「如果她沒有打電話給你，就是沒有報告了——」

「殺了她！」

「殺了她？」

「先等她下班回家。」黃老板說：「在家裏捉住她，剝光她的衣服等我來！先讓我來一次，然後你們來！」他格格地怪笑着：「我要她死得辛苦一點！」

「好吧！」

「你們就做這件事，李毛那邊，阿寶他們可以應付了！」黃老板說，然後又警告：「這一次，你們可不要把這事情弄糟了！」

「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

「等我來！」黃老板說着就收了綫，又在那裏搓着手掌。李毛死了之後，他再在阿梅的身上慶祝一下，這個計劃是不錯的。

× × ×

對於黃老板來說，以後的幾個鐘頭，可是過得眞慢的。他並沒有離開寫字間，連晩飯他也是在寫字間裏吃。他在那裏等着好消息。

好不容易才挨到了十點。黃老板看看腕上的錶。短針指着十字，長針指着十二。時間已經到了。他希望李毛準時，如果李毛是準時的話，那麼事情就是正在發生了。

他們能不能制服李毛？他倒不希望阿寶他們在李毛的身上打了個子彈洞之後才把李毛帶回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大大地減低這件事情的樂趣的。

腕錶的指針就像膠住了似的，黃老板看了好幾次，才祇是動了一格。十時零五分。時間過得眞慢。事情應該正在發生了吧？

是的，正在這個時候，事情就發生了。不過並不是發生在那個婦人的家，而是發生在黃老板這間公司裏。

首先，黃老板聽見「蓬」一聲，一件重物墮地的聲音响在他的寫字間的門外。

「媽的！」他喝道：「你們在攪甚麼鬼？」他是還有二個手下留守在外面的。外面那大寫字間裏，有一邊是兼做貨倉用，堆了一箱一箱的貨，他猜一定是其中一個手下不知怎麼弄的，把一箱貨推跌在地下了。

跟着又有一聲「蓬」。這一擊却是輕一點的，不像是一箱貨掉在地上，倒像……倒像是有人給在身上擊了一拳，而且同時，有一個人「哎唷」地叫了一聲。

是那兩個手下在打架嗎？

跟着，世界就爆炸開了似的。黃老板那度私人寫字間的門是向外開的，但現在却是「嘩啦」一聲開了進來！實在是破了進來的，是給一個人撞破了。這個人撞破了那度門，直撲了進來，撲倒了黃老板的寫字桌上，把文件推得散了一地。這人的兩眼翻白，滾了一個身，便撲在地上，不動了。

黃老板一時愕住了，怔怔地呆在那裏。這件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他驚得呆住了。

跟着，一個人就從那度門的破洞鑽了進來。一看見這個人，黃老板就不覺嚇得魂飛魄散，因爲這個不是別人，他正是李毛。

「黃老板。」李毛冷笑：「你好！」

他的右手裏抽動着兩件金光閃閃的東西，這兩件東西相撞着，發出着叮叮的聲音，這就是兩枚金幣了。這兩枚金幣的出現，使黃老板加倍驚恐，他並沒有忘記，昨天他那個手下是怎樣死去的。

「你——」黃老板吶吶着：「你不是說要去——」

「那個女巫那裏嗎？」李毛微笑：「哦，你就是派人到那裏去等我？那你是眞笨了！如果我眞要去，我才不會這樣事先約定，我要去就去，我會忽然出現的。我預告到那裏去，實在就是來這裏！你把兵馬都調到那邊去了，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清靜靜地談談了。」

「談——甚麼？」

「我們有很多事情好談的，對不對？」李毛說。

「我們之間沒有甚麼事情好談的。」黃老板極力使自己保持着鎭靜：「我們甚至不是朋友！你這樣闖進來到底是甚麼意思？」

「如果你不歡迎我，你大可以報警抓我的！」李毛說。

黃老板看看電話機，眞的考慮這個提議，但隨即又決定這是來不及的。他撥不到第二個九字的。

「你究竟有甚麼事？」黃老板問。

「我想跟你談談張小娟的事。」李毛說：「是你殺死她的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黃老板說：「張小娟？哦，那個，跳樓死掉的那個女人！」

「她不是跳樓自殺的！」李毛冷冷地說：「她是給人從樓上推了下來的！」

「你既然這樣想。」黃老板說：「那你爲甚麼不去報警？」

「我問清楚了之後，我就去報警了。」李毛說。

「你誤會了。」黃老板搖着頭，嘆了一口氣：「我給你看一點證據吧！」他說着，就隨手打開抽屜，就像要拿出一張文件來似的，他的表情做得那麼好，精靈如李毛竟然也給他騙倒了。

黃老板從抽屜中取出來的原來並不是甚麼文件，而是一把手槍。

黃老板這把手槍向李毛一擺擺過來。就可惜，他的動作是不夠李毛那麼快的。李毛的手一揮，一隻金幣就擲了出去，嵌進了黃老板的手背。黃老板還不會有機會扳動機槍，那把槍就丢掉了。

他大叫着離開了他的椅子，彎下了身子，揑着他的手腕，這還是止不住那痛苦。那枚金幣，是連他的手背骨也擊裂了的，他發抖着哭泣了起來。

李毛冷笑：「眞好，原來這就是證據了！你就是要對我證明，是你把張小娟殺掉的了！不過，你就是不證明，我也一樣相信的！」

「我——並沒有殺她！」黃老板嗚咽着道：「眞的，不是我殺她的！」

「你早點說，也許我會相信！」李毛冷冷地：「但是，你現在這樣說，叫我相信就難了！」他的手伸前去，執住了黃老板的頭髮，把他一扯，就放了手。當老板給扯得向前直衝出去，頭在牆壁上一撞就全身都軟了下來，頽然地倒下了。

「不要暈！」李毛喝道：「你暈了，我會把你的心挖出來的！」他在黃老板的肋骨上踢了一脚。如果黃老板剛才是快要暈去的話，這一踢所造成的痛苦，却把他刺激得醒了過來。他抬起了頭來，眼淚也流了下來，對李毛哀求起來：「不要，請不要！停手！我……我告訴你眞相好了！我告訴個眞相。」

「講吧！」李毛瞪着他。

「我沒有殺小娟！」黃老板說。

「你再這樣說，我要失去耐性了。」李毛說：「如果你沒有殺她，那你爲什麼這樣急於殺我，我又不是回來殺你的，我祇是回來調查一下她是怎麼死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先找我！」黃老板說：「你知道張小娟要嫁的是誰嗎？」

「不是她要嫁誰。」李毛不屑地說：「是她的母親逼她嫁一個老華僑。我到外地去工作，她就逼小娟。我和人家簽了合同，我又不能離開！」

「那不是甚麼老華僑！那就是我！」黃老板說：「是我！」

「你！」李毛瞪着他，叫了起來。

「她——她的母親貪錢。」黃老板說：「我喜歡她！你知道，我是特別喜歡唱歌的女人，凡是唱歌的女人我都喜歡！」

「你這老淫虫！」李毛叫着，又一手抓住了他的頭髮一扯，這一下，却把一綹白頭髮扯了下來，血淋淋的。

黃老板又哭起來。

「你！」李毛恨恨地說道：「你逼死她！」

「不是我，而是他們——」

「甚麼他們？」

「他們……是他們逼我這樣做的！」黃老板嗚咽着。

「哦，像你這樣一個大人物，也會有人逼你，這倒是天下奇聞了！」李毛說：「我以爲是祇有你逼人的！」

「你聽我說。」黃老板急急地解釋着：「事情本來是很簡單的，我——我祇是要玩玩！她的老媽子拿了我的錢，答應我會把她弄得服服貼貼的！」

「她告訴小娟，是要她嫁一個老華僑！」李毛說：「覷看我不在，你就來這一套！」

「你也知道，那老虔婆是根本不喜歡你的。」黃老板吶吶着：「她要的是錢！她認爲這一下，就可以把你甩掉了！」

「她大概沒有想到，我李毛不是這樣容易甩掉的！」李毛恨恨地說：「這筆帳，我是慢慢會和她算！現在先算你的帳！快說，張小娟是怎樣死的！」

「我本來是要等到洞房之夜才出現的。」黃老板說：「但我等不及！有一天晩上，我要老虔婆把小娟拉來陪我喝酒！」

李毛的眼睛危險地在閃動着：「結果呢？」

「我把眞相告訴了她！」黃老板說：「我告訴她，這個所謂老華僑，實在就是我！」他伸手去揩揩那些把他的白髮也染紅了的血，他的手掌便也染紅了：「我想提早得到她的！」

「她不肯。」李毛說：「於是你就把她推了下樓！」

「不！不。」黃老板趕快否認：「我已經說過了，不是我殺她的，這不關我的事！」

「說下去！」

「她自然是不肯的！」黃老板說：「我是一個大傻瓜！我給她看了一些不應該給人看的東西！我給她看了一些貨——」

「甚麼貨！」

黃老板做了一個吸毒的手勢：「你知道的，我是賣這個的！我讓她看了我的帳目，使她知道利潤是多麼地深，如果她順從了我的話，她就會生活得很豪華！」

「這個是誘不動張小娟的！」李毛肯定地說道。

「我也早該知道的。」黃老板說：「但當時，小娟却似乎很感興趣，她向我問起了這件事！我這個大傻瓜，又告訴了她一些人名，你知道的，和我合作的幾個大人物，這種生意，我一個人是幹不來的！我告訴了她我是和這幾個人合作！我以爲，這樣可以使她對我感到仰慕了！」

（未完・二）

珠緣佛劫龍鳳配

返魂珠失落　雙燕堡涉嫌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雲三梟帶着翡翠古佛來到韶州，準備在雙燕堡堡主黃楚雄大壽之日作為賀禮送上，却為巧手翻天衞童獲悉，不禁計上心來，決定探明三梟此行目的，葉玉蓉和程映雪來到寶林寺，想叫葉玉龍回堡，但葉玉龍却不願回堡，兩女只好離去……三梟在飯店中聽得茶客在傳說玉佛之事，又說三梟在東江做案等等，這使他們如坐針氈，急忙回客棧中，發現包袱中的玉佛已經被人掉包，十分驚異，三梟急往雙燕堡，原來玉佛已在雙燕堡中，葉楚雄將玉佛交給三梟，並逐他們出堡……葉一龍發現一受傷老者，忙出手相救，老者言知玉佛下落，並提出兩人合作，必可取得玉佛……

葉一龍略一沉吟，說道：「在下深信老丈之言不假，那翠佛慧眼是否確是返魂珠？」

「贋品！」老者搖首嘆息道：「老朽有着一種不尋常的感覺，燕雲三梟似有所為而來，替雙燕堡帶來一場奇禍巨變！」

葉一龍心頭暗震，忙道：「老丈必有所知，可否見告一二？」

老者搖首一笑道：「老朽茫然無知怎能相告，公子睿智，若處處留心，剝繭抽絲，必水落石出！」

「在下不願涉身江湖是非中。」

「公子定不知事到頭來不自由，何況又是事關令尊。」

葉一龍意為稍動，淡淡一笑道：「在下武功微薄，技不如人，勉為其難不如量力而行！」

老者不再言，微微一笑，道：「老朽只想調息一個對時便即離去，公子救治之德，無可答報，說着，在懷中取出一方摺疊甚厚紙頁，接道：「謹以奉贈，聊無報一！」

葉一龍接過不知何物，張口欲問，只見老者已閉上雙眼睡去，不願驚擾，退出回至書房案前展開紙頁。

只見其是七張紙頁，滿是鳥獸圖形，熊經鳥伸，豹搏鷹掣，非但畫筆傳神，而且旁有註釋，字體蒼勁，筆力雄渾，更釋義精闢，宛然宿儒大家，葉一龍知這老者必是武林奇人，不禁心中大喜。

這七張紙頁滿是武林曠世奇學，葉一龍不禁沉浸其中……

約莫兩個時辰過去，日已偏西，葉一龍忽聞院外傳來語聲，忙將圖頁放入屜內，但見白眉駝叟入來稟道：「小姐堅欲入見公子。」

葉一龍展眉笑道：「莫老，說我有請！」忽又道：「我自去見蓉姐就是！」飄然負手向門外走去。

葉玉蓉本來星眸蘊煞，目睹葉一龍現身出見，心頭氣憤立消，倏又笑靨如花，薄嗔道：「龍弟，你拒愚姐不見，是何道理？」

葉一龍道：「小弟這不是出來了麼？小弟厭惡繁囂，是以借居寶林寺後院，蓉姐為何一再相擾是何緣故？」

葉玉蓉氣得一跺蓮足，怒道：「娘喚我來，難道我能不來！」

程映雪站在遠遠地，盈盈含笑，嬌媚不可方物。

葉一龍道：「娘才不會喚妳驚擾於我，妳這是假傳聖旨，其罪可誅！」

葉玉蓉不禁噗嗤一笑道：「就算我假傳聖旨，你又其奈我何？」忽又正色道：「龍弟，此來有事請敎高明，請勿拒人千里之外。」

葉一龍道：「不敢不敢，小弟洗耳恭聽！」

夕陽餘暉下，葉一龍與葉玉蓉程映雪二女在蒼松古柏林中徘徊漫步，論說燕雲三梟之事。

程映雪道：「眼前燕雲三梟雖與廖鐵獅臭味相投，互通一氣，但事猶未靜戢，恐愈渲愈烈，掀起滔天巨浪，雙燕堡似無法避免是非之外。」

「不錯，非但不能置身是非之外，而且有纍卵之危。」葉一龍道：「江湖之事，雖說雲詭波譎，但事却有必然之理，目前你我都是局外人，其理難明，然翡翠古佛確是一件誘餌，又以旁敲側擊之法，志在使爹愈陷愈深，不過壽誕之期一至，恐堡中將有巨變！」

二女聞言不禁花容失色，葉玉蓉道：「龍弟，此說必有所本，不妨說得詳細一點！」

葉一龍搖首微笑道：「也許小弟信口開河，危言聳聽，但不得不防！」說時忽發現林徑遠處現出三條迅快身形，不禁雙眉一皺，忙道：「金獨白他們三人來了，小弟不願與他們相見！」轉身翩翩走去。

程映雪嗔道：「這三人眞是惹厭！」

金獨白、鄧雅飛、丘象賢三人已如飛而至，同時抱拳一揖，道：「兩位姑娘果然在此？」

葉玉蓉神色冷漠如冰，道：「三位相尋愚姐妹為了何事？」

驀地，一陣嘿嘿刺耳怪笑起處，四外紛紛現身甚多面目陰冷的江湖人物。

兩女率來的婢衞亦立即趨前，隨護身後。

來人甚衆，少說也有廿餘人，一色的土黃短衣勁裝，異常刺眼，為首兩人年約四旬開外，雙目深陷，陰森如冰，一望而知來自蠻荒苗疆。

其中一人突搶步飛出，陰冷目光打量了二女三英一眼，忽伸手冲着葉玉蓉冷笑道：「拿來！」

葉玉蓉不禁一怔，詫道：「你問我拿甚麼？」

「返魂珠！」

「憑什麼？」

「不憑什麼，返魂珠落在姑娘手內，只恐帶來滅門大禍，不如交出！」

葉玉蓉玉靨凝霜，冷笑道：「尊駕是何來歷？」

「苗疆毒龍門下！」

毒龍之名威震苗疆，却只聞其名，不見其人，即使久居苗疆亦罕有得見，天南雙姝及三英均微微面色一變。

葉玉蓉道：「尊駕諒為空穴來風之詞所惑，可惜返魂珠並未在姑娘身上，尊駕何不去問問燕雲三梟！」

「風聲已然傳聞，謂返魂珠已被姑娘取得！」

鄧雅飛已按耐不住，冷笑道：「雙燕堡威震天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用不着謊言搪塞，有之，你苗疆毒龍也未必拿得了去，沒有，則難免無事生非之罪。」

那人嘿嘿怪笑道：「好，閣下莫非就是桂林鄧府鄧雅飛少俠麼？就憑閣下一句話兄弟信得過。」回面喝聲退去，立時走了一乾二淨。

暮靄蒼茫，飛鳥投林，葉玉蓉目露迷茫之色，四顧了一眼後向鄧雅飛謝道：「多謝鄧少俠片言解危之德。」

鄧雅飛微笑道：「葉姑娘說那裏話來，家嚴與伯父相交莫逆，誼同異姓手足，何分彼此，再說姑娘的事，亦就是在下的事。」

這話異常露骨，聽得金獨白、丘象賢二人耳中委實不是滋味，金獨白道：「兩位姑娘方才在此處與何人晤面？」

程映雪似笑非笑道：「金公子莫非有意窺察愚姐妹二人舉止行動麼？」

金獨白不由臉色微變，忙道：「在下不敢！」

程映雪冷笑道：「蓉姐，咱們走！」鄧雅飛、丘象賢兩人理也不理，望金獨白一眼，如飛疾隨二女一行而去。

金獨白頓了頓足，滿臉懊喪之色，亦隨後掠向寶林寺外而去。

× × ×

這兩天，雙燕堡因翡翠古佛傳遍了江湖，四方豪雄紛至沓來，賀客絡繹不絕于途。

雙燕堡內聚居兩三千戶人烟，一條不算短石板街道，店號林立，行人磨肩接踵，黑壓壓地一片擁塞來往不絕，茶樓酒館客棧更是人滿為患。

巧手翻天衞童獨自一人坐在酒樓上靠窗一席，打了三斤陳年汾酒，並要了四炒三鹵，輕酌淺飲，表面上看來一派閑情逸緻模樣，其實却是窮思苦索。

他混入雙燕堡內已易容換裝，並身懷請柬，以巧手翻天空空絕技弄來一張請柬，無異易於吹灰之力。

樓面上幾乎上了九成座，笑語喧嘩，繁囂幾沸。

忽地，店夥領着一人前來在他對面坐下。

衞童認出那人乃九指雷神桓齊門下，在江湖上也是響噹噹知名人物太極陰陽槊婁敬龍，暗道：「這倒巧了。」遂抱拳微拱道：「幸會！」

婁敬龍知雙燕堡眼下風雲畢集，藏龍臥虎，不能自恃太高，遂施禮還揖道：「請問閣下台甫是……」

「不敢，老朽世居關外，賤姓桑，草字逸波。」

婁敬龍聽了不禁大驚失色，不料對面座上竟是江湖上人盡皆畏的催命閻羅，忙面色一肅，立起說道：「在下婁敬龍，不知桑……」

衞童急道：「婁老師，咱們別作此虛套，請坐下敍話，老朽確有請柬，尚未投帖入見葉堡主，眼前越少人知道越好。」

婁敬龍呆得一呆道：「桑老，這却是為何？」

衞童淡淡一笑道：「燕雲三梟正帶來一場驚濤駭浪，血腥浩刦，只怕未至壽宴之期將有驚人巨變，是以老朽準備轉回長白，不願捲入是非漩渦內。」

婁敬龍道：「葉堡主已將翡翠古佛璧還燕雲三梟，禍已遠去，雙燕堡從此可安然無事，桑老怎說是有血腥浩刦？」

衞童不禁微微一笑，這時店夥已送上婁敬龍所要的酒菜，衞童舉杯相敬，道：「老朽只知一鱗半爪，謹以奉告聊作談助之資，翡翠古佛沒有返魂珠鎮之，當是吉祥之物，二者失一，則為大凶之器，燕雲三梟本卓著兇名江湖巨孽，此番必不得好死，除非尋獲返魂珠不可，葉堡主及愛女如未沾觸翠佛則可倖免一死，但是凶危難免！」

婁敬龍將信將疑，詫道：「其理安在，恕在下愚昧，可否請道其詳？」

衞童道：「大凡奇寶異物，惟有德者居之，譬如用藥，斯能活人亦能殺人一般，再說得明白一點，世人多知茅山靈符，功能避邪驅鬼，靈符本身就蘊涵比邪鬼更重的凶厲之氣，如今佛在珠失，不待老朽細說婁老師亦可知之，」說時語音略略一頓，又道：「風聞燕雲三梟已與九指雷神桓齊門下廖鐵獅一起，桓山主當深知利害，怎可覬覦此不祥之物。」

婁敬龍暗暗心驚，長嘆一聲道：「桓山主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因桓山主之女身罹惡疾，百藥罔效，纏綿床第，一息奄奄，非返魂珠莫治！」

衞童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這就難怪了，但佛在珠失總是不祥，老朽風聞桓山主門下二人在寶林寺內向葉姑娘出手攫奪，結果一死一傷，唉，這又是何苦來哉！」

婁敬龍道：「死者確是桓山主門下，但傷者却不知那條道上人物，迄未知其下落！」

「因何共在一處？」

「這個在下就不知情了，死者方豹乃一壇香主，與傷者同入寶林寺曾被桓山主門下發現，以為方豹舊友入寺遊歷，也就不以為意，那知事後再要想救傷者就來不及了。」

衛童點點頭，舉杯相敬勸酌，他說話極巧，旁敲側擊，不着一絲痕跡，探出那傷者形像穿着，不禁暗中大驚，暗道：「怎麼這位老友仍活在人世，看來自己這着安排並非孤立無援了。」暗中決意尋出這位老友，不覺沉吟不語。

催命閻羅桑逸波名頭太大，人見人怕，鬼見鬼愁，太極陰陽槊婁敬龍只覺這是不世奇遇，遂曲意巴結，敬飲勸酌，備極奉承。

衛童忽低聲道：「婁老師，你我相見總是有緣，老朽有一請求，不知婁老師可否應允？」

婁敬龍不禁一怔，道：「桑老有事相囑，只要力之所及無不應允！」

衛童道：「請不可將與老朽相遇之事洩露，因老朽昔年結怨無數，對頭冤家均是武林卓著盛名黑道雄主，不然橫禍立至，即使桓山主面前亦請守秘。」

婁敬龍道：「在下遵命！」

衛童道：「老朽不打算參與葉堡主的壽宴了！」

「這又是何故？」

「老朽想出其中蹊蹺！」衛童淡淡一笑道：「燕雲三梟自承受人之託，奉命送呈翠佛，却又無法說出託交之人是誰，又把書信遺失，可見燕雲三梟已受挾制，而且是一隱名蓋世魔頭！」

「是極，燕雲三梟無法說出究竟，只是支吾苦笑，諒有難言隱衷。」

衛童頷首道：「老朽料測此人差遣燕雲三梟送獻翠佛，是否此人已知返魂珠落在葉楚雄手中，如不將返魂珠重還翠佛慧眼，則葉楚雄必獲奇禍，不過……」

「不過什麼？」

衛童道：「料不到燕雲三梟途中竟被另一人偷去翠佛，移花接木，天衣無縫，使杜奎矇若無覺，直至三梟到達梅州才予發現，此本無關宏旨，而偷竊翠佛之人需明慧眼內並非返魂珠，故而巧計送往寶林寺，令其女轉交葉楚雄。」

婁敬龍道：「難道偷竊之人就不怕禍患降身麼？」

衛童搖首笑道：「這老朽就管不到了，重要的是葉堡主將翠佛璧還燕雲三梟，可見返魂珠並未落在葉楚雄手中，而燕雲三梟竟帶來了殺身之禍。」

婁敬龍詫道：「這又是為了什麼？」

衛童望了婁敬龍一眼，嘆息一聲道：「婁老師知道得太少了，要知魚再好離水則死，返魂珠譬如是魚，若無翠佛孕育，則其靈性漸失，與尋常明珠並無二樣，可知持有此珠之人，必向燕雲三梟刦奪翠佛，此非殺身之禍是什麼？」

婁敬龍恍然大悟，抱拳謝道：「若非桑老博聞强識，一語頓解痴迷，在下仍在夢中！」

衛童將鬚微笑道：「婁老師緊記老朽之言，切勿洩露，老朽決查出那偷去翠佛之人是誰，更查明持有返魂珠之人是誰。」言畢立起，留下一錠紋銀，告辭離去。

太極陰陽槊婁敬龍坐了片刻，亦離座而去。

堡外驛馬大道上婁敬龍身後遠隨着一條形如淡烟迅快如飛的人影。

婁敬龍身法極快，後隨身影不即不離，永遠差着這麼一段距離。

這人是誰？

正是巧手翻天衛童。

衛童知婁敬龍不能守秘，定去相告廖鐵獅，如此才可偵出燕雲三梟藏跡之處。

× × ×

燕雲三梟與廖鐵獅等人藏身在一處深山峻嶺中。

廖鐵獅飛訊傳遞九指雷神桓齊，請桓齊提前趕至。

燕雲三梟則憂心如焚，不知如何才好，大碗酒、大塊肉，只覺食不知味。

廖鐵獅道：「杜兄，小弟能否觀賞翠佛一眼？」

杜奎苦笑一聲道：「這具翠佛目前已是一尊凶危無用之物，杜某何吝展露，說眞的，杜某意欲交與廖兄暫時保管，我等三人亦好出外探出眞正原委。」

廖鐵獅怦然心動，謙遜的笑道：「廖某何德何能，焉能保管此物，只求開一眼界。」

杜奎解下木盒，揭啓盒蓋，呈現一尊翡翠玉佛。

佛體碧澄如水，晶潔無疵，令人爽心悅目，慧眼嵌一紅珠，滴溜溜流轉，雖非返魂珠，却亦是珍品。

廖鐵獅不禁讚嘆道：「不言其他，僅就此玉佛本身價值來說即價值連城。」說時欲伸指觸摸玉佛。

忽聞一聲斷喝道：「摸不得！」

一條身影疾閃而入，正是那太極陰陽槊婁敬龍。

廖鐵獅呆得一呆，見是婁敬龍，不由縮手笑道：「婁兄這麼快就回來了，莫非打聽出重大綫索？」

婁敬龍目注杜奎笑笑道：「杜兄速將翠佛收起，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可不愼！」

杜奎道：「杜某遵命！」忙將木盒蓋好。

廖鐵獅暗感不悅，道：「婁兄認為小弟有非分覬覦之想？」

婁敬龍不禁宏聲大笑道：「賢弟不可滋生誤會，愚兄不過在雙燕堡探出這尊玉佛一項隱秘罷了，再說賢弟未必眞敢據有，山主來時索觀是否能拒不交出？」

廖鐵獅道：「什麼隱秘？難道小弟觀賞翠佛也有關係麼？」

「關係重大，故而愚兄不得不及時喝阻。」婁敬龍不說出與催命閻羅桑逸波晤談之事，只言聽得傳聞指翠佛失却返魂珠無異一件凶物，任誰碰沾都有非常之凶，把桑逸波之言添枝加葉敍出。

燕雲三梟聞言面色大變。

廖鐵獅道：「小弟不信其事，方才小弟索觀卽為觀察玉佛慧眼紅珠的眞假。」

婁敬龍道：「賢弟眞能辨明眞假？」

「那還不容易，小弟身旁現有一包毒藥，減除其量，用犬餵服，此犬立即斃命，再用珠浸以無根水施救，若然不治，則珠必是假的了！」

「珠是眞品，葉楚雄也不致璧還杜兄了，何必多此一舉！」

廖鐵獅冷笑道：「葉楚雄或另有用心，眼前不願收下，懼為雙燕堡帶來一場血腥浩刦，杜兄此刻已成衆矢之的，葉楚雄心計過人，焉知日後他不得漁翁之利？」

婁敬龍不禁一怔，抱拳哈哈大笑道：「賢弟果然高明，為何愚兄見不及此！」

簷外一條人影貼在楹樑上，聞言暗道：「廖鐵獅粗中有細，未必葉楚雄無此用心。」

只見廖鐵獅取出一小紙包，吩咐手下如言施為，重又揭啓木盒，伸指望翠佛慧眼攫去。

那知廖鐵獅兩指方一觸及紅珠，猛地臉色慘變，大叫一聲，踉蹌退出四五步，轟然倒地。

燕雲三梟及婁敬龍大駭失色，只見廖鐵獅一隻右掌業已賁起，汗流滿面。

婁敬龍驚問道：「廖賢弟是否誤中暗算？」

廖鐵獅只掙出一句：「珠……身……奇……毒……」便喉嚨不能啓齒，臉色也泛青紫！

婁敬龍面色大變，急伸指點了廖鐵獅數處穴道，護住毒性侵入心脈，暗忖道：「果然桑逸波所言不虛，自己確須愼言愼行。」

燕雲三梟見狀不由胆寒魂飛，惶然無措。

婁敬龍道：「三位有無相救廖賢弟之策？」

勞品道：「我等三人不勝惶恐內疚，為廖老師帶來一場厄難，却想不出解救之策！」

婁敬龍搖首太息，意欲伸手扶起廖鐵獅抱往榻上，却又不敢，防毒性蔓延。

杜奎蓋好木盒，道：「不如將繩索穿體吊起，担往床榻，諒可防染奇毒。」

婁敬龍喝令嘍囉找來繩索担起，抬往廖鐵獅居室。

燕雲三梟隨着婁敬龍而去，那具木盒仍留置案上。

巧手翻天衛童疾如電閃而入，手中捧着一隻木盒與杜奎那隻一模一樣易換。

此不過是一眨眼工夫，衛童已形踪杳然。

屋內傳出廖鐵獅痛苦嗥叫，宛如豺嘶，令人顫慄。

婁敬龍與燕雲三梟快步進入堂屋，面色冷肅如冰。

杜奎道：「婁老師，我等三人欲往留州五鳳樓一行，或可探出一絲端倪！」

婁敬龍搖首答道：「非是婁某强留，眼前三位不可離去，否則將罹殺身之禍，婁某立即飛信向山主請示機宜！」

忽見一嘍囉慌恐奔入，道：「山下發現强敵，人數甚衆，欲攻入山口，聲言請燕雲三梟將翠佛獻出，不然殺上山來鷄犬不留！」

婁敬龍面色一變，喝道：「來人是何來歷？」

嘍囉道：「為首者堅不吐實來歷！」

婁敬龍大怒道：「何方小輩，竟敢來捋雷神虎鬚，走！管教鼠輩有來無回！」

赤煞金剛雷九雲冷笑道：「來人既冲着我燕雲三梟而來，我等倒要瞧瞧來的是何方神聖，哼，眞是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四人魚貫奔出，杜奎想起木盒仍留在堂屋，乃返身取來揹在肩上。

果然到得山口不遠，目睹一羣江湖人物堵在路徑內，但等燕雲三梟一至臨近，那些江湖人物却疾閃入林中，影踪杳失。

婁敬龍不禁一呆，大喝道：「快追，不論是何來歷着令格殺！」

搜覓片刻，嘍囉紛紛撲空而返。

勞品雙眉濃皺道：「這是何緣故，勞某委實不解其故。」

玉面狽杜奎略一思忖，冷冷笑道：「他們來意杜某已知，無非是想證實燕雲三梟是否確在此山。」

雷九雲道：「如此說來，咱們更不能離此他往了。」

杜奎冷笑道：「這倒未必！」

燕雲三梟之名在居城以南威名赫赫，不料一至天南非但無用武之地，而且攪得灰頭土臉，竟淪如過街老鼠模樣，人人喊打，是以杜奎愈想愈氣，面色鐵青。

太極陰陽槊婁敬龍似知杜奎心情，勸慰道：「事已至此，請暫平心頭之怒，一俟敝山主趕至必可籌一良策，三位請上山吧！」

甚麼良策，此刻的燕雲三梟已是攪得暈頭轉向，到底是為了什麼均不知情，策自何出，用來對付誰？

燕雲三梟只覺有生以來，眞正遇上了難題，深夜三人共處一室，密議之下，深感不能再留在此處，廖鐵獅旦不保夕，若遭九指雷神遷怒，必難免一死，遂不告而別，連夜逃下山去。

天色未明，婁敬龍發覺燕雲三梟失去影踪，知已逃走，不禁暴跳如雷。

× × ×

距葉楚雄上壽之期還有四天，雙燕堡更形熱鬧了，堡內大街小巷充塞着江湖人物，但熱鬧歸熱鬧，却戒備森嚴。

雙燕堡雖賀客盈門，到處喜氣洋溢，葉楚雄笑在臉上，却苦在心裏，然而，誰也不知他心中蘊秘。

朝陽正上，雙燕堡又到了一批賀客，最受人矚目的却是九指雷神桓齊。

桓齊怎麼也看不出他是雄霸一方太行山主。約莫五旬開外年歲，頂上牛山濯濯，身長七尺，三綹短鬚，溫煦宛如老農，身着一襲藍布長衫，除了左掌斷了一支小指外，與尋常人並無二樣。

九指雷神桓齊還帶了四個從衛，一身黑衣勁裝，肩披外門兵刄，面目陰森。

來者是客，葉楚雄對九指雷神桓齊恭敬備至，翡翠古佛之事絕口不提。

鄧雅飛却隱忍不住，道：「桓山主來此途中，可曾風聞燕雲三梟之事？」

桓齊冷冷答道：「老夫頗有耳聞，鄧少俠確認在寶林寺內出手刦奪係老夫手下

麼?」

鄧雅飛道：「在下不敢，素知桓山主說一不二，是非分明，那出手刦奪之人命喪在下之手，倘不是山主門下，那在下就放心了！」

桓齊哈哈大笑道：「實不相瞞，小女身罹怪疾，百藥罔效，老夫確意欲求『返魂珠』救治，但亦不致如此不擇手段。」說着面色一肅，目注葉楚雄道：「葉堡主，知否你有性命之危?」

葉楚雄聞言猛然一怔，詫道：「桓山主，此話何解?」

齊桓道：「桓某聽得一項傳說，謂葉堡主昔年曾向某人借得返魂珠一顆，但久不歸還意欲佔有，是以某人命燕雲三梟帶呈翡翠玉佛獻呈堡主索還寶珠，因玉佛慧眼本是藏珠之器。」

葉楚雄朗笑道：「含沙射影，無中生有，桓山主爲何也聽信這空穴來風無稽之談！」

鄧雅飛道：「風聞歸於風聞，事實却是事實，燕雲三梟携帶翡翠玉佛離堡後，却爲桓山主門下廖鐵獅强邀而去。」

桓齊面色一變，厲聲道：「此事老夫並無所聞，鄧少俠請勿信口開河。」

鄧雅飛冷笑，不信道：「廖鐵獅在此四十里外扶風嶺上，在下不信桓山主並無耳聞。」

桓齊面色一冷，道：「口說無憑，你我同往扶風嶺一行察視究竟。」

大廳內羣雄均持冷眼旁觀之態，一語不發，九指雷神桓齊乃極不好惹的人物，桂林澄波鄧府亦非省油的燈，眞象未明之前，誰也不敢評論是非曲直！

桓齊霍地立起，大步向廳外邁去。

葉楚雄不禁一怔，笑了一聲道：「葉某本欲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怎奈節外生枝，鄧賢侄，你我偕同桓山主去扶風嶺一行。」

武林羣雄中亦有不少知名人物均欲隨往，葉楚雄婉拒不得，只得應允。

到得扶風嶺下，婁敬龍聞迅趕奔下山，迎着九指雷神桓齊躬身施禮。

桓齊冷冷答道：「你爲何身在扶風嶺?廖鐵獅何在?扶風嶺是何人基業?爲何本座一無所聞?燕雲三梟尚在山否?」

一連串發問，簡直把婁敬龍壓得透不過氣來，只覺無從開口，躬身苦笑道：「山主可否登山稍坐，廖鐵獅現在危中，昏迷不醒。」

桓齊聞言大驚失色，與葉楚雄等紛紛棄騎下鞍，施展輕功疾上山寨。

羣雄分主賓落座，嘍囉獻上香茗，太極陰陽槊婁敬龍就他所知稟明一切。

桓齊不禁一怔道：「燕雲三梟溜走了麼?」

「正是！」婁敬龍道：「稟山主，屬下爲照料廖鐵獅，通宵不寐，這些嘍囉本非本門手下，廖鐵獅偶經扶風嶺，他們當家的意欲刦掠，廖鐵獅自取殺身之禍，故被燕雲三梟輕易逃去！」接着又道：「屬下與廖鐵獅連發幾道飛訊稟報山主，不知山主是否收到！」

「未曾收到！」桓齊答道：「你說你是昨日才到扶風嶺，那你爲何知曉?」

婁敬龍道：「屬下昨天先到雙燕堡，在酒樓聞知傳言燕雲三梟現在扶風嶺後便立即趕至。」

九指雷神桓齊略一思忖，目注葉楚雄道：「我等去瞧廖鐵獅吧！諒凶多吉少，恐無法活命。」

果然——

廖鐵獅仰身病榻，渾身紫腫，頭如巴斗，臉型已變，氣如游絲，眼角涔涔溢出紫黑血液，顯得猙獰恐怖。

九指雷神桓齊伸指察視廖鐵獅脈象，道：「婁敬龍、是你點了他數處穴道，護住毒性不致侵入血脈麼?」

婁敬龍以爲是他胡亂伸手，不禁心神一凜，道：「是屬下所爲。」

桓齊太息道：「毒性太劇，封住穴道僅能延遲數個時辰，速吩咐準備棺木裝殮，一個時辰後必身爆腸裂，毒血飛溢，不能沾上半點。」

婁敬龍面色駭然，急吩咐嘍囉覓採木材在一個時辰前製好一具棺木。

九指雷神桓齊目注鄧雅飛道：「鄧少俠還有何話說?」

鄧雅飛雖知自己失言，却年少氣盛，道：「桓山主雖未必知情，但廖鐵獅總不能謂他不心懷叵測吧！」

桓齊面色大變，目蘊殺機。

葉楚雄忙道：「桓山主且請息怒，眼前葉某却想到一事，顯然其中有一可怕的狠毒陰謀在內，我等如不找出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只怕我等死無噍類矣！」

桓齊聞言猛然醒悟，不禁機伶伶打一寒噤，驚叫一聲，道：「原來廖鐵獅成了婁某的替死鬼！」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幸虧葉某及小女只揭開盒蓋，未曾觸摸眼中毒珠，不然豈可在此與諸位敍話。」

天台名宿袁夢龍道：「爲今之計，莫如先尋出燕雲三梟的下落，再追出其身後主使人！」

葉楚雄道：「現在只有此方法了，但那人如志在索取葉某性命，恐一計不成，二計再生，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矣！」

羣雄雖默然無語，却暗中心驚，不知下次又輪到誰?明槍易躱，暗箭難防。

九指雷神桓齊提議轉回雙燕堡。

羣雄委實不願目睹廖鐵雄臨終慘狀，自然應允，回到雙燕堡後，葉楚雄立即傳令嚴密搜覓燕雲三梟，並立下賞格，通風報訊者，亦有重賞。

×　×　×

巧手翻天衞童携着翡翠玉佛神不知鬼不覺帶下扶風嶺後將之藏埋秘處並留下暗記。他行事謹愼，恐日後忘懷，以隱語筆錄記下貼身藏之，一路飛奔，約莫十數里外擇一樹幹濃柯上棲息調息。

衞童料不到自己因一時之好奇，竟引起偌大的風波，爲何玉佛慧眼居然是一顆毒珠，連帶被他想出許多道理，不禁暗嘆一聲道：「眼下燕雲三梟必已知陷身危境，東躱西藏，防人發現他們踪跡，更不敢輕易與那託交玉佛之人見面，恐帶來不測之禍，如此必有一段短暫的平靜，趁此自己不如尋找那位知友下落再說。」

調息至天明，步履宛如尋常人一般，慢慢走入寶林寺內。只聽鐘磬魚鼓之聲隱隱由大殿傳出，松風濤吟之外寧靜無比。

衞童略一思忖，旋面向禪堂走去。

禪堂外正走出一名知客僧人，目睹衞童氣度不俗，穿着華麗，忙合掌迎上來問訊。

衞童自承韶州官府遣來，奉命暗訪一件奇案，囑知客僧不可張揚出去，並顯示官府牙牌及海捕文書一角，他言語又巧，做作逼眞，使知客僧堅信不疑。附耳密囑知客僧良久後道：「老朽只求隨意在貴寺中走動而已，決不擾及寶刹寧靜，禪師僅能讓方丈及監院知之，但不可走漏一點風聲。」

知客僧合掌施禮道：「小僧遵命！」

衞童示意知客僧退出，獨自沉思，暗忖道：「我那拜兄武功才華機智無不在自己之上，多年前風聞他遭仇家暗算，非但武功被廢，而且身遭慘死，自己多年來尋訪他的死因，不料竟如石沉大海，遍覓無着，怎知他仍在人世，眞乃皇天不負苦心人。」

繼又想道：「江南三公子，鄧雅飛、金獨白、丘象賢武功雖高，却比我那時只有遜色太多，怎會傷在這三個小輩下，莫非傳言是眞，被仇家暗害廢去武功多半，不然他不致欲奪取『返魂珠』恢復他的功力。」

他自覺越想越對，料到他那拜兄既已負傷，必欲將返魂珠得到手中，如此更料定拜兄定不致遠離雙燕堡，或就在寺內匿藏亦未可知。

×　×　×

葉一龍回至書室後，見傷重老人調息行功早已睜目醒來，面色看去不似方才那般蒼白無神，欣喜不勝，道：「老丈好了，可喜可賀，圖笈謹以奉還，並拜謝賜傳大德。」說着取出七張摺疊好的圖笈。

老人接過，目露訝異之色道：「公子已悟徹玄奧了麼?難得，難得，但記住僅可在險危時施展，不可輕易顯露。」

葉一龍道：「在下從未與人動手相拚，悟徹玄奧也許言之過早。」

老人似目含深意道：「老朽意欲傳授幾招擒拿手法，不知公子願意學習否?」

葉一龍不知何故，與這位老人一見投緣，忙道：「老丈不吝教誨，在下已是望外，那有不願學之理！」

老者點點頭道：「你看仔細了！」

右掌緩緩施展開去，點、截、抓、拿、拍、扣、斬、切，反覆施爲。

葉一龍依式演練，由緩轉快，只覺靈巧奇詭之極，他悟性極高，不到片刻已自純熟。

老者深感驚異，道：「這幾招手法本是老朽剽襲得來，如有人問起，就說無師自通之學。」

葉一龍道：「在下遵命，老丈可否將姓名奉告，以便稱呼。」

老者略一沉吟道：「公子如不嫌棄，就稱老朽無名叟好了，老朽委實不願替公子帶來無謂煩惱，而且老朽體力漸復後即行離去！」

葉一龍搖首道：「不可，此處隱秘異常，老丈不是須找到返魂珠麼?在下一有確訊，立即奉告！」

無名叟笑笑道：「縱使能知返魂珠下落，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公子千萬莫涉身江湖是非，公子如有心相助，只須如此這般老朽就感激不盡了！」

葉一龍道：「些許微勞，在下理應盡力而爲，老丈言重了。」匆匆走出，親自送來酒飯，又爲無名老叟添飯挾菜。

無名老叟暗暗讚許道：「此子果然不凡，不似葉楚雄之後！」

葉一龍收去盤碗，即行飄然出院，撇開從人，徘徊在寺內松下葉徑中，時而在樹幹上摩挲。

這時巧手翻天衞童亦慢步松林，目睹葉一龍神態不禁暗一怔，暗道：「怎麼葉一龍模樣神態一如老朽亡友當年，其中必隱情。」遙遙隨着葉一龍轉了一圈。

只見寺外忽邁步入來長沙一劍金獨白公子，目光含煞，逕奔向葉一龍身後，朗朗大喝道：「尊駕慢行！」

葉一龍緩緩旋身轉面道：「閣下是喚兄弟麼?」

「不錯，」金獨白沉聲道：「尊駕昨日在此與雙燕堡葉姑娘晤面爲了何事?」

葉一龍聞言心底不禁油然泛起一股厭惡之念，但仍和顏悅色道：「這與閣下何干?」

金獨白兩道濃眉猛剔，冷笑道：「尊駕若不明白見告，恕金某無禮了！」

敢情金獨白並不知葉一龍借住寶林寺攻讀詩書之事！

葉一龍冷冷一笑，即欲轉面走去。

金獨白大怒，拔劍出鞘，寒芒疾閃襲向葉一龍左肩。

葉一龍却似腦後長了眼睛，身形疾挪，旋身滑步伸拳，五指拂襲出手。

金獨白不知怎的腕脈竟被葉一龍扣住，只覺一陣飛麻逆攻，手中長劍脫手如嗆啷墜地。

衞童掩身樹後瞧得一清二楚，不禁大駭道：「這不是自己獨門不傳之秘七巧手法麼?」

只見葉一龍五指一擦，鬆開金獨白腕脈，冷笑道：「不自量力，在下不爲已甚，閣下請走吧！」

金獨白一個身子不由自主踉蹌倒出數步方才停住，面色一陣青一陣紅，滿口鋼牙咬得格格亂響，見葉一龍轉身離去，疾取出五支三稜透風柳葉鏢揚腕正待打出。

忽聞一聲嬌叱道：「住手！」

驚鴻疾閃般飛掠而至數條嬌俏身形，接着又是數條矯捷如雲人影接踵落地。

金獨白不禁一怔，只見是葉玉蓉程映雪及捧劍兩婢隨身之衞，尚有鄧雅飛、丘象賢二人。

程映雪躍身飛落在葉一龍身側，絮絮溫語。

葉玉蓉如籠嚴霜，冷笑道：「金公子，我敬你宛如上賓，不料金公子竟敢登門欺人！」

金獨白不禁白面紅耳赤，囁嚅的答道：「葉姑娘不可誤會，此人欺人太甚，是以在下……」

鄧雅飛微笑道：「金兄不要辨白了，恐越描越黑，你道此人是誰?他就是葉姑娘之弟，雙燕堡少堡主，借此寶林寺後軒清靜攻讀詩書。」

金獨白不由目瞪口呆，後悔不該弄巧成拙，苦笑道：「鄧兄何不早早相告。」

鄧雅飛道：「小弟也是方才知道，就算此人係葉姑娘異姓知友，金兄如此做法，不也有失氣度，辱沒名頭麼？」

金獨白不禁做聲不得。

葉玉蓉不屑理會金獨白，逕自率領婢衛趕前與葉一龍晤面。

葉一龍已從程映雪口中得知諸般駭人怪事，微微笑道：「既然如此，小弟稍後立即回堡，但俟壽誕之期一過，仍須回至靜悟軒。」

葉玉蓉嫣然笑道：「這個由你。」

葉一龍道：「先請回吧，小弟略事收拾隨後就至。」

程映雪嫵媚一笑，道：「蓉姐，我們走！」

二女轉身率衆如風離去。

金獨白無顏再留，趁着二女與葉一龍敍話時，先一步偕同鄧雅飛、丘象賢二人奔回雙燕堡。

葉一龍嘆息一聲，正欲回身望靜悟軒走去，忽見樹蔭之後飄然走出一錦衣華服老叟，不禁一呆。

老叟抱拳微微笑道：「公子可是無名老友的高足麼？」

葉一龍心頭暗震，忙道：「正是，在下此刻無時細說，無名老丈現藏身在軒內書室內……」壓低語聲告知進入之法。

錦衣老叟抱拳一揖道：「承教。」轉面立即飄然踱向松林內不見。

葉一龍猶未入得月洞門內，即見白眉駝叟閃現，道：「公子，適才老奴發現公子制勝金獨白那招手法委實奇詭已極，不知公子在何處學來？」

葉一龍發出清朗笑聲道：「莫老，你也大驚小怪，此乃無師自通之學，說什麼奇奧已極。」

白眉駝叟喃喃自語道：「無師自通，除非我莫潛老眼昏花看錯了，哼，這話騙得了誰？」語聲一頓，又道：「那錦衣老者又是何人？」

葉一龍道：「乃本寺方丈方外好友，本當延入稍坐，怎奈大小姐傳話須回堡去，深感歉疚，莫老，請吩咐他們隨我返回雙燕堡！」

莫潛道：「一個不留麼？」

葉一龍道：「他們終日陪伴於我，終日不得一閑，雙燕堡熱鬧異常，讓他們趁機舒暢舒暢吧，何必留此長日枯寂。」

靜悟小軒除了莫潛之外，尚有一老僕兩名小童及掌厨大師父一人，莫潛遵命而去。

葉一龍迅疾掠入書室，與無名老叟略敍數語後，在書架上抽出一卷書笈告辭離去。

約莫一頓飯時過後，巧手翻天衞童忽翩然入室，悄聲喚道：「閔兄，小弟衞童，皇天不負，閔兄仍在人世，到底還是被小弟尋到了。」

病榻老人與衞童相對擁抱低泣，如逢隔世。

× × ×

「天竹臘梅相映成色，
壽山福海共祝昇平。」

此乃雙燕堡大門張貼着一副壽聯。紅紙斗大的黑字，磅礴雄渾，堡內人山人海，結綵懸燈，平添了喜氣洋溢的氣氛。

距上壽之期僅有三天，堡內執事工役上上下下，忙碌不堪，堡主葉楚雄及武林羣雄却如心頭壓着一塊大石，只覺喘不過氣來。

因爲誰也不會料到這三天內會發生什麼大事，但確知必會發生事故。

果然，不出所料，午刻時分，一個短裝堡丁捧着一隻四四方方，寬廣約莫一尺五六紅漆木盒奔入，稟道：「堡主，有一黃衣人送來這隻木盒，及一封書信，並未說出何人所送，只言先開盒再瞧信，便知是何人送這份厚禮，言畢即轉身離去！」

葉楚雄有種不祥的預兆發生，沉聲道：「放在桌上！」

堡丁恭恭敬敬的將紅漆木盒，並在懷中取出一封書信，一併放在桌上，退了出去。

大廳內百數千道目光齊齊注視着紅漆木盒。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盒內必非常物，恐比燕雲三梟的翡翠玉佛更駭目怵心！」

天台名宿風雲八劍袁夢龍道：「葉堡主難道未卜先知？」

「不是！」葉楚雄搖首道：「黃衣人送來賀禮，倘葉某所料不差，必是苗疆毒龍！」

最後四字出口，武林羣雄爲之面色大變。

葉楚雄冷笑道：「黃衣鼠輩言說先啓盒後拆信，葉某偏要反其道而行，先拆信，後啓盒。」

丘象賢倏地閃出，忙說道：「小侄代勞！」

葉楚雄知丘象賢有雙金豹手套，非但金鐵不入，而且百毒不侵，遂神色肅然道：「丘賢侄千萬小心！」

丘象賢傲然一笑道：「小侄遵命！」拿起信函拆開封緘，抽出信籤展開，不禁一呆，只見是一張白紙！

羣雄更感心頭猛凜，忽聞一人驚叫，手指着丘象賢。

原來信紙逐漸變爲灰黑，似附着一層炭屑，顯露十數行白色字跡。

書奉堡主賜鑒：

在下料定堡主先拆信後啓盒，且假他人之手代拆，須知紙箋上撒下迷魂毒粉，展閱紙箋時毒粉已然散開吸入，一個對時後必然發作，神智迷失，忘却本來，但無須怨恨老夫如此心毒心黑，只怪堡主未曾依着老夫的話去做。

盒內謹獻婁敬龍首級一顆，乞轉交桓齊，醃製首級白粉可壓制迷魂藥粉，惜不聽老夫之言已無可挽救。

廖鐵獅死于覬覦貪念，婁敬龍不該讓燕雲三梟輕易逃去，致遭殺身之禍，因玉佛眼中紅珠本老夫十餘年前不翼而飛的鎮山之寶，信誓旦旦，追回失物爲志，得而復失遇在葉堡主及婁敬龍二人，若欲解開迷魂藥物，非返魂珠及毒珠二者之一不可。老夫言外之意，諒葉堡主及桓山主心中明白，毋庸贅言……

下欵：苗疆毒龍百拜。

丘象賢不禁面色大變。

葉楚雄雙眉一皺，道：「丘賢侄，可否朗聲誦念一遍？」

丘象賢在江南三英中最沉穩持重，臨危不亂，身入江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遂答道：「小侄遵命。」將書信朗聲宣讀。

葉楚雄大駭，說道：「賢侄此刻感覺如何？」

丘象賢冷笑，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小侄亦精擅用毒，迷魂藥物未必傷得了小侄，而且此刻小侄亦一無所覺！」

九指雷神桓齊忽一躍而出，伸手欲揭開木盒。

丘象賢面色一變，忙道：「且慢，桓山主不可鹵莽，苗疆毒龍似爲足智多謀，詭計多端之輩，不可不防，反正婁敬龍老師身遭慘死，瞧與不瞧亦是一樣！」

「不行！」九指雷神桓齊厲聲道：「屬下慘遭殺害，爲人上者責無旁諉，老朽不代婁敬龍復仇雪恨，誓不爲人！」

驀地——

天井之上一條黃色身形轟然墜了下來，只見是一具黃衣人，顯然被制住穴道跌昏過去，一動不動。

葉楚雄道：「此人必係苗疆毒龍門下，無疑即是方才送木盒之人，諸位千萬別觸沾此人身上，愼防奇毒！」

金獨白由天井中穿空拔上屋面，空蕩蕩地闃無人影，暗驚那丟擲毒龍門下之人身法高絕，遲疑須臾，飛身掠落。

那黃衣人漸悠悠醒轉，奮力坐起，張面一望，立時面無人色。

鄧雅飛道：「朋友，你雖被制穴道，諒仍可站了起來，何不入廳敍話，在下保證朋友毫髮無損。」

黃衣人緩緩立起，面色冷漠如冰，把心一橫，邁入大廳，森冷目光一望，心中已是瞭然，注視着丘象賢臉上，笑笑道：「果然不出主上所料，明天此刻丘少俠僅聽命苗疆了！」

九指雷神桓齊忽疾伸右臂，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扣住黃衣人肩骨上，厲聲道：「毒龍何在？」

黃衣人冷笑道：「主上無在無不在，他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視雙燕堡如入無人之境，不過眼前他不必到來，信中已寫得清楚明白，爲禍爲福，端憑葉堡主及桓山主心意而定。」

「住口！」九指雷神桓齊厲喝道：「毒龍如妄念用此鬼蜮伎倆可脅迫老夫就範，那是夢想。」

葉楚雄向桓齊打了一眼色，道：「他乃末從，說此無益，山主何不命他打開木盒！」

桓齊點點頭，五指略一著力。

黃衣人突面現苦痛之色，額角爆出豆大汗珠。

桓齊厲聲道：「老夫手法之狠毒並不在毒龍之下，你要少受活罪，何不放乾脆點！」

黃衣人只覺肩骨欲碎猶自小事，但桓齊五指發出宛如火焚，奇熱循穴攻入，熬髓煎腑的滋味委實無法禁受，只得伸掌揭開木盒，但見婁敬龍首級栩栩如生，目瞪口張，死不瞑目，盒內滿貯白粉，却非石灰。

突見黃衣人面膚呈顯紫黑，耳眼口鼻內滾出絲絲黑血。

桓齊大駭，疾縮五指。

黃衣人忽仰面轟然倒地，身形縮萎，漸已成一灘黑水，腥臭刺鼻。

羣雄見狀不禁毛骨聳然，胆顫心驚。

但見九指雷神桓齊舒開五指，逼運眞力，指端冒出縷縷黑烟　不言而知，黃衣人遍體是毒，功力稍差的人，只要沾上劇毒，不知不覺中侵入毛孔循血攻向內腑，待察覺有異時已是不及。

葉楚雄急請羣雄撤出大廳，吩咐下人以生石灰將屍毒血水及木盒掩沒，以炭火燬焚，以免後患。

九指雷神桓齊頓了頓足，怒道：「毒龍，桓某如不將你磔骨揚灰難消此恨！」

丘象賢面色木然，毫無表情。

葉楚雄低聲慰問道：「賢侄，現在有何感覺？」

丘象賢黯然搖首道：「一無所覺，伯父但請放心，小侄諳知用毒，必悟出解毒方法。」

葉楚雄點點頭道：「這樣就好，但賢侄不可託大，老朽立即與各位好友商議，那些老輩人物中或知尅制之策，希及早解除賢侄所受無形桎梏，否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雖百死莫贖矣！」

丘象賢道：「伯父言重，生死受之於天，若小侄命不該絕，苗疆毒龍又有何能爲？」

葉楚雄道：「話雖如此，但不可不求取解藥。」說時已步出廳外。

× × ×

暮暝漸合，夜入簾籠。

佛堂靜室中燈火通明，葉老夫人與一子一女葉一龍葉玉蓉及甥女程映雪促膝談天。

葉玉蓉似小鳥出巢般吱吱喳喳不停，程映雪却如小鳥依人緊靠着葉一龍而坐，掠髮理鬢，瓠犀含笑，靜靜凝聽着一語不發。

葉一龍則心有旁騖，不時眺望窗外跌入沉思中。

老夫人瞧在眼裏，暗嘆一聲道：「一龍這孩子恐不免捲入江湖是非中，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非人力所可挽回，但願我佛慈悲！」

佛堂靜地，外事不入，但眼下情況異常，隨時均有人飛報與老夫人知情。

葉玉蓉道：「先是燕雲三梟，再是苗疆毒龍，幾乎把雙燕堡攪得人心惶惶，天翻地覆，孰可忍孰不可忍！」

老夫人淡淡一笑道：「蓉兒，你不忍又待何如？」

葉玉蓉道：「難道就罷了不成！」

老夫人道：「自有你爹作主，九指雷神桓齊也無法善罷干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林之內將見一片血腥，倒是丘公子無辜遭殃，爲娘代他惋惜。」

葉玉蓉不禁一怔道：「丘少俠此刻仍是好人一般，娘何能肯定他一定中了苗疆毒龍暗算，明天準時發作？」

老夫人道：「苗疆毒龍言出必行，向不故作恫嚇危言，但願丘少俠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言下不勝憐憫。

葉一龍忽道：「娘，毒龍究竟是何許人物？」

（未完・二）

鬼谷天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追魂三判郭明被二淮三傑糾纏着拚鬥，江南武家騏上前排解，說出可能不是郭明的兒子殺掉金老二的，經過制止拚鬥，說服他們到淮中金家堡實地勘察，對金老二驗致命傷，然後奠拜落葬，松林外傳出朗吟聲，鄭正因上前認出是自己的兒子鄭璜，而鄭璜猝然出手將老父擊斃，衆俠上前圍攻，又走出一個「三湖龍王」的愛女蕭雲英，亦不肯相認老父，而且偕同鄭璜趁機逃去，武家騏躡踪見二人走入叢林茅屋中，很久又發現鐵算子出門而去，入內一看，發覺二人是一具死屍，連忙跟踪鐵算子，又被鐵算子將其擊暈，醒來却睡在一間華麗房屋內……

詐迷失神智　查天魔總壇

武家騏這時才發覺身上無衣，床下無履，臉一紅，只得仍呆在床上，急急道：「小可遇險，幸承姑娘救助，請賜告經過，在下也可謹記答謝！」

青衣少女微微一嘆，說道：「大爺可千萬別這麼說，婢子只是奉命侍候公子，主母為大爺費了無數心力，總算公子又清醒了，待婢子去通報，主母自會告訴你一切！」

說完轉身就欲離去。

武家騏忙喚道：「這位姐姐慢走，請先賜告妳主人姓名，在下也好稱呼！」

青衣婢子回眸一笑道：「咦！主母就是『綠蕚仙子』白秋萍。啊！大爺恁不記得了？」

說完又是格格一笑，裙襬晃曳，奔出房門，步聲漸漸遠去。

武家騏却聽得一怔！他暗暗思索，覺得江湖中並沒有聽過有這麼一位高手，以名號來推斷，對方顯然是個女子，那麼我怎麼會認識她呢？

正思索之間，又是一陣環珮之聲，隱隱傳了過來，從這陣雜亂的步履聲中判斷，顯然不止一人，武家騏想起自己坐在床上這副樣子，怎能夠向人家拜謝，目光一掃，却找不到自己的外衣及鞋履，不由暗暗叫苦，有點失措起來。

步履聲愈來愈近了，房門口接着出現三個女子，輕移蓮步，儀態萬千地走了進來。領略的正是剛才見過的青衣婢子。

中間是一名艷光照人，秀眸春意盈然，年約三十歲的紅衣少婦，眉如春山，膚如羊脂，透露着一股動人的風韻。後面跟着的也是一位清秀的青衣女子，也像是侍婢身份。

剛才見過面的青衣婢女已向武家騏笑道：「主母綠蕚仙子來看你了！」

武家騏尷尬地臉色一紅，忙在床上向艷光四射的少婦拱一拱手道：「多承仙子相救，小可衣幗未整，未能拜謝，大恩只有容後報答了！」

那綠蕚仙子吹彈得破的臉上，此刻露

出一陣驚喜之容，倏然襝衽拜了下去，嬌聲道：「聽春花稟報，夫君已醒了，份內應該做的事，你何必這麼客氣！」

武家騏一聽稱呼，心頭吃驚，急急道：「仙子……仙子稱呼小可什麼？」

綠蕚仙子白秋萍盈盈起立，神色倏露出一絲幽怨，輕嘆一聲道：「你難道又不認識我了？」

武家騏怔然搖頭道：「小可生平未見過仙子，怎麼……」

綠蕚仙子秀眸轉動，凝視着武家騏片刻，嘆聲道：「看來夫君的病還沒有好，唉！」

她神色益發幽怨，似乎有點傷心的樣子。

可是武家騏不但震驚，而且如墜五里霧中，急忙說道：「夫君？仙子不是開玩笑吧，小可怎配得上仙子……再說，素昧平生，怎麼能變成夫妻！」

綠蕚仙子又是輕輕一嘆，目光一側，對青衣婢子道：「春花，妳剛才有向大爺稟報經過情形麼？」

春花搖搖頭道：「婢子不敢說，因為恐怕大爺的病再犯……」

武家騏急急道：「我自覺好好地沒有什麼病，妳們的話益發使人不懂了！」

綠蕚仙子望着武家騏，又搖搖頭，嘆道：「想不到我與你做了三十年夫妻，你做丈夫的依然不認識妻子……」

武家騏大吃一驚，訝然道：「什麼三十年，小可今年不過十九歲，仙子的話，愈發使區區糊塗，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綠蕚仙子倏然格格大笑，笑得腰肢亂顫，嬌聲道：「你難道一輩子倒是十九歲麼？」

武家騏又是一震，訝然問道：「一輩子過十九歲？莫非我這一睡，已過了三十年？」

綠蕚又恢復黯然的神色，嘆道：「奴家也無法向你多作解釋！」

目光一側，喚道：「秋月，去拿面銅鏡給大爺，讓他自己看看！」

另一個青衣婢子立刻應了一聲，立刻急奔出房，片刻之間，拿了一面瑩光發亮的銅鏡走入，默默地遞給武家騏，神色間有一份憐惜的表情。

武家騏接過，急急自照，目光一瞬之下，驀地駭極而呼，手一抖，銅鏡竟鬆手而落，噹地一聲，掉在地上。

原來映在鏡中的武家騏，已不再是英俊瀟洒的少年，變得面皮鬆弛，眼角魚紋隱現，兩鬢微現白髮，容貌雖不算怎麼蒼老，但也是進入中年的模樣。

這剎那，他神思不禁眞的恍惚起來，迷離的忖道：「難道我這一睡，眞的過了三十年？」

他呆呆的瞪着眼前的綠蕚仙子，臉上神色空洞而複雜，彷彿變了一個人似地，半晌，才吐出一聲焦急的語聲道：「仙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怎麼一晃眼就消逝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中，我究竟在什麼地方？」

綠蕚仙子微微一嘆，纖手指指地上，嘆道：「你三十年來，就待在這個地方，看來你的記憶彷彿又迷失了！」

武家騏怔怔地聽着，腦中的思潮起伏得近乎混亂，喃喃道：「我又迷失了？唉，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母親呢？還有我妹妹呢？」

綠蕚仙子幽幽道：「令堂已經死了，令妹也已適人！唉！古人黃梁一夢三十年，可憐你三十年中連夢都沒有。」

武家騏一聽這話，腦中轟然一聲，臉色大變，一躍而起，赤足站在地上，喝道：「我母親怎麼死的？我妹妹又嫁給了誰呢？」

綠蕚仙子平靜地道：「令堂壽終正寢，活到八十餘歲，也算是長壽了，難道你要令堂一輩子不會死？令妹年事已大，你終不能叫她獨自厮守一輩子啊！」

武家騏精神頹然地復坐床上，心中暗暗道：「不錯，若眞是過了三十年，我母親的死就不足為奇了，妹妹嫁人自是理所當然，但是，這種變化實在太突然了，這三十年中，我怎會連怎樣活着，都想不起來的？」

只見綠蕚仙子又微微笑道：「令堂死時，你也在側，令妹昏時，你尚在場，這許多事難道你一點都記憶不起來了？」

武家騏沉入苦思，黯然搖搖頭。

綠蕚仙子嬌容頓現一片失望，嘆一聲道：「那麼，你現在腦中依然仍是一片空白？」

「不！」武家騏沉重地吐出一口氣，道：「我對自己經過，記得非常清楚。」

綠蕚仙子臉上閃過一絲喜容，笑道：「那你不妨說出來聽聽？」

武家騏轉目望着窗外沉思着道：「我奉母命到北京找尋失踪的妹妹，發現武林中神秘失踪的人物不下數十……」

綠蕚仙子插口，笑道：「不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現在早已烟消雲散的了！」

武家騏一怔，道：「結果是怎麼一回事？」

綠蕚仙子想了一想道：「那是魔頭『奪命神卜』攪的花樣，後來經九大宗派查明，同往聲討，激戰於嶗山，才把事情解決了，聽說失踪的人都服了迷性藥物，所以性情大變，嗯！夫君，你再說下去，讓奴家看看你的記憶，是否有進步？」

武家騏想了一想，又說道：「後來我與許多俠義同道同下二淮，在江淮城中却意外發現死人復活，被鐵算子暗算，刦出客棧，我暈穴被制，以後什麼事都不知道了！」

綠蕚仙子微微一笑，道：「奴家却在湘水旁一座大宅院中發現你，因那一帶形跡可疑，引起奴家注意，三更進入一探，唉！」

她嘆息了一聲，頓住話聲，不再說下去。

武家騏急急追問道：「那時你發現了什麼？」

綠蕚仙子黯然，道：「我發現你正受酷刑，人已被磨折得只剩一口氣，於是把你救出來，回到這座『虛幻仙府』，搜盡藥物為你治療，足足養息了一年，才算痊癒，可惜！唉！你好了以後，好像白癡一般！」

武家騏不禁一驚，訝然道：「我像白癡？」

綠萼仙子嘆息地道：「可能是熬刑過度，牀害了精神，因此傷勢雖好，但以往的記憶，全變成空白，我問了你許多話，你都搖頭不知如何回答，最後，我到處打聽，才查出你原來是江南世家第二代武家騏！」

武家騏怔怔地聽着，腦中一片混濛，這刹那，他確是像白癡一般，似乎在聽別人的故事，只見綠萼仙子繼續說下去道：「後來我拜訪了令堂，告訴他關於你的消息及現狀，承你母親允諾，暫時待在這兒醫治，奴家因頗懂醫術，又爲你奔波各地，訪謁名醫，研究你的病情，跑遍窮山大澤，採藥煉製，歷時三年，天天給你服藥，你病情果然有了進步，能够想起許多事了！」

說到這裏，喟然一嘆，道：「與你日久相處，難免生情，奴家當時的確愛上了你，於是經令堂允許，在第五個年頭，擧行大禮，那時你病情雖未痊癒，却已能回憶片斷往事，可是時常記起了前段，忘記了後段，記起了後段，又忘記了前段，有時一夜之隔，你會連奴家也不認識！三十年來，時發時癒，而奴家却就這樣與你生活了半生歲月……」

武家騏傾聽這段如泣如訴的語聲，心神恍惚，黯然一嘆，忖道：「若我果眞如此，的確難爲了她！唉！我究竟受了什麼酷刑，竟會變成這樣呢？」

只見綠萼仙子忽然側身對婢子春花道：「妳爲大爺取一套乾淨的衣服。」

春花移步在床邊拉開壁櫃，抱出一大堆衣衫，捧到武家騏面前，綠萼仙子道：「這些都是你以前穿過的衣衫，這次你躺在床上，整整三個月，不言不語，眞把奴家急死了！」

武家騏恍惚地接過衣衫，穿好衣衫，發覺雖是陳舊，確極合身，果像爲自己裁製的一樣，這刹那，他不由不相信這一段近乎荒謬的神話了。

他穿好衣衫，悠然長嘆，道：「仙子，我現在不知要對妳說些什麼話，是否能讓我冷靜地獨自想想。

綠萼仙子點點頭，嬌聲道：「夫君的確應該設法去搜憶一下往事，或須對你失憶的病症大有帮助，不過希望別亂走動，迷了路。若你的病不好，奴家只有施用一種異術，爲你治療了！」

武家騏一怔道：「什麼異術？」

綠萼仙子嬌笑道：「這是傳自西天竺的『催神術』，聽說能使受術的人，藉施術人的精神，帮助他恢復記憶力，奴家也是蒙一位異僧指點，想用以治療你的痼疾，只是施術時，必須要受術人的同意，方始有效，因此奴家先告訴你，也好使你心理上有個準備。」

武家騏嘆息一聲道：「好吧，任憑妳怎麼辦吧，目前先讓我獨自靜想一下，若再無效，也只能聽憑妳了。」

綠萼仙子點點頭，欣然起立，道：「天色快暗了，等下奴家自會叫春花送飯來，施術約在初更，你不妨休息一下，只是不要太過勞神！」

說完，盈盈一禮，同二婢點了桌上燈火，才退出房外。

武家騏這時轉眼望着窗外，天色果已慢慢黑了下來。於是他走到窗邊，目光向外一掃，院中假山水池，景色幽雅中，一片寧靜，並沒有什麼異樣。

他復回到床邊，頹然坐下，苦思道：「難道眞的已過了三十年？」

眼前自己的容貌，證實那綠萼仙子的話，確是如此，但這突然的變化，却使他感到太過詭譎，無法接受。

苦思過久，他漸漸感到心神一片疲乏，可是三十年中的記憶，却一點影子也沒有，他再度站起，這刹那，他感到腰背隱隱作疼。

這一疼，却使他情不自禁地一點。

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在中指暗襲時，撞倒了那客棧中窗旁的茶几，當時暈過去刹那，曾感到一痛，而現在痛的正是撞到的地方，這些輕微傷，難道經過三十年還不會好？

他心中倏然掀起無比的懷疑，但是自己的容貌變化，又是歲月的痕跡，這究竟應該怎麼解釋呢？難道身上痛的地方是最近的新傷？

這時的武家騏，腦中更加迷惑，極欲尋求解案，目光四射，想找一點事物來帮助判斷，可是翻遍房中的東西，却無法得到有力的答案。

就在他苦思之際，房外倏響起一陣步聲，只見一個年約三十歲的黃衣女子，手捧一盤菜飯，走了進來，把盤子放在桌上，微微一笑道：「公子請用膳！」

武家騏目光一瞬，見並不是春花、秋月，呆了一呆，只見那女子肩頭佩劍，秀眸精光閃閃，顯然功力極是不弱，不由倏起一念，忖道：「我何不在這女子身上探探情形，或許有點端倪！」

心中想着，口中忙笑道：「多勞大娘！」緩步走到桌邊，逕自坐下，正想開口探話，那知眼前青光倏然一閃，那黃衣女子反手抽長劍，劍尖輕顫，已抵在胸前，口中冷冷道：「武公子，用膳之前，我還有話同你說！」

武家騏想不到會有這一着，大驚失色之下，喝道：「妳……妳究竟是誰？」

黃衣女子冷笑道：「我並不是這『虛幻仙府』的人，武公子武林世家，諒必知道江湖上有『斷魂羅刹』這個名號！」

「斷魂羅刹？」武家騏喃喃一唸，心頭大大一震，訝然道：「原來妳就是江湖上人見人懼，橫行天南的『斷魂羅刹』戚沉香？」

黃衣女子冷冷道：「不錯，武公子果然見聞廣博！」

要知道斷魂羅刹不但劍術造詣，詭譎萬端，一身功力名震天南，列爲邪道七鬼八魔，江湖邪魔十五高手之列，心機更是陰毒，凡被她找上的人，從來沒有留過活口，因此江湖上有「寧見閻王，不見羅刹」這句話。

武家騏本性極高傲，此刻定過神來，反而平靜的冷冷一笑，說道：「妳怎麼混進來的？如此對付在下，又爲了什麼？」

斷魂羅刹冷笑道：「我要走的地方，任憑龍潭虎穴，也攔不住，那春花爲你送飯，我見有機可趁，就把她點了暈穴，代勞一下，話已說明白，兩條路，要活，聽我吩咐行事，否則，一劍送妳上西天！」

武家騏冷冷道：「聽妳的又如何？」

斷魂羅刹臉上閃過一絲笑容，道：「若願聽我吩咐，我不但救你脫險，而且還負責救出令妹！」

武家騏心頭猛然一震，訝然道：「我不是好好的麼？有什麼危險？」

斷魂羅刹嗤地一笑，道：「你枉爲武林世家之子，難道連綠萼妖姬那點鬼蜮伎倆都看不出來，要不是我早已聽到你們剛才這番話，只怕一到明天，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武家騏神色又是一變，道：「那綠萼仙子施用什麼詭計？」

斷魂羅刹左手一掏腰際，摸出一隻磁瓶，湊在櫻唇上，咬開瓶塞，遞給武家騏，冷冷地說道：「這是我從他們藥櫃之中偷來的特製還容藥水，你不妨擦在臉上試試，看看是否已經過了三十年！」

武家騏好奇之心大起，接過一看，磁瓶中，水色淡紅，隱有微香，可是一時之間，他不知擦在臉上，有沒有危險，猶豫着不敢傾出。

斷魂羅刹又冷笑道：「你儘管放心，若我要害你，現在一劍就可以洞穿你胸膛，何必轉彎抹角！」

武家騏一想不錯，立刻傾倒一些在手掌中，向臉上及頭髮一抹，濕濕的，有一絲癢的感覺，却聽斷魂羅刹又道：「現在你把臉上藥水擦乾，再拾起銅鏡照照！」

武家騏依言退到床邊，拾起銅鏡一照，鏡中的自己，在這刹那之間，已恢復了本來年輕的容貌。

這時，他情不自禁啊了一聲，心頭頓時明白綠萼仙子剛才一番做作，完全是欺騙。

「三十年？眞是活見鬼！」他暗暗咒着，却對手中的回容藥水引起莫大的興趣，不由向斷魂羅刹問道：「這是甚麼易容之藥，簡直比聞名江湖的丐帮易容還來得神奇！」

要知道任何一種易容藥水，雖能任意改變人的容貌及年齡，可是多少有一種不自然的感覺，而且用手一抹，立刻現出原形，可是武家騏剛才却沒有這種感覺，看來與歲月留下的自然痕跡！一模一樣，這怎不使他感到驚奇。

斷魂羅刹此刻反而大方的收起長劍，冷冷道：「這是他們獨門秘製之物，在擦上另一種藥水後，能使你容貌立刻蒼老，而不露一絲破綻，要不這樣，怎能騙得你那麼相信？」

武家騏搖搖頭，困惑的道：「她們那樣做，有甚麼好處呢？」

「哼哼！那綠萼妖姬不是告訴過你了麼？」

武家騏一怔道：「告訴我甚麼？」

斷魂羅刹道：「你難道忘了她要在夜半對你施『催神術』！其實這是苗疆九種異術，眞正名稱爲『攝魂迷心大法』，受術的人會忘了自己一切，接受施術者任何命令，同時記憶力完全消失，而不喪失功力及機智，必須先使對方自己願意接受，施術時方能有效，故而他們先使你容貌蒼老，使你相信自己的確患了失憶病症，再稱施術爲你治療，於是你自然而然的墜入她安排的圈套中，直到死爲止。」

武家騏聽得身上冒出一陣冷汗，這時他方明白，鄭璜及蕭雲英不認識自己親人，原來是受了「攝魂迷心大法」的蠱惑，以致忘了本來面目。

他中禁皺眉道：「這些魔頭施出許多陰謀，藏有甚麼陰謀呢？」

斷魂羅刹冷冷道：「這就關連着我找你的用意了，現在時間不多，你應該抉擇一下，回答我剛才的話了！是願意聽我吩咐？抑是要自趨死亡？」

武家騏抱拳一揖，神色莊重的道：「就憑妳指示迷津大德，小可自當爲妳効勞，可是，妳若以此相威脅，却非合作之道，彼此都爲消滅這些騷動江湖的陰謀，尊駕難道不能換一種態度方式？」

斷魂羅刹冷笑道：「我當然有我的目的，不論甚麼方式，反正你要聽話，不能走錯一步。」

武家騏心念一轉，道：「也罷，先請問閣下有甚麼目的？」

斷魂羅刹道：「我要你依然僞裝下去，查出這秘密組織的主腦所在地，追覓一樣東西！」

武家騏奇道：「妳不知道？」

斷魂羅刹冷笑道：「若我知道，還要你做甚麼？就是找到這座『虛幻魔窟』，也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武家騏暗暗一想，對方的目的，無異是自己的企圖，於是點點頭，說道：「好，追查甚麼東西？」

斷魂羅刹嬌容頓時凝重起來，沉聲道：「這秘密在我告訴你以後，若你洩露，即將萬死莫贖，我話先說在前面。」

武家騏冷笑一聲道：「妳既然要我合作，就該相信我，何必這麼威言脅人？」

斷魂羅刹點頭道：「那東西是一塊千年龍形碧玉，眞正名稱爲『碧玉神龍寶玦』，上面刻着一段無上邪功秘訣，你只要能查出東西置於何處，就算大功告成。」

武家騏見她說得這麼鄭重，微微一怔，說道：「小可倒未聽說過武林中出現了這麼一件稀世奇物！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斷魂羅刹道：「此物即是我師門世傳之寶，二百年前，倏然失落，師門也爲追覓這塊奇寶，勢力衰落漸漸不聞，同時我可以告訴你，如今江湖上造成這麼大的騷動，有那麼多人失踪，就是這塊『神龍寶玦』作祟，若你以天下爲己任，要消滅這段禍亂，首先就要帮我找出這塊寶玦。」

武家騏聽得好奇之心大起，道：「這話怎麼解釋？」

斷魂羅刹冷笑道：「那『神龍寶玦』上的邪門無上神功，可說窮天地的變化，奇奧無比，可是除了熟諳本門心訣外，無法修練大成，旁人得了，除非採用『陰魔殘魂大法』，否則等於無用。」

武家騏聽得心頭大震，想起胞妹處境，更加心急如焚。

因爲他父親在世時，曾經簡述各派武學奧秘，說過這種慘無人道的「陰魔殘魂大法」，需要七十二對童男童女，在陰陽交泰，飄然欲仙之際，下手攝取雙方元陰元陽，再行祭煉，能使功力由邪門得證大道。

但這種修煉內功之法，太過殘酷，故

極不容於武林，致修練之法已傳三百餘年，想不到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的失踪奇案，竟是有人不惜上干天和，倒施逆行。

他明白了緣故，覺得自己以後不僅要尋獲胞妹，對撲滅這場禍亂，更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但是那個僞裝算命者是誰呢？在甚麼地方呢？這些必須找出頭緒來，於是他一咬牙，道：「小可謹遵吩咐！」

斷魂羅刹這時方露出一絲眞誠的笑容，道：「你既明白事情的嚴重，還算沒白費我一番口舌，現在你必須恢復原先的樣子！」

說着又掏出一隻五寸高的磁瓶，遞給武家騏，身形一閃，竄出房門頓時無形無蹤。

武家騏忙打開瓶塞，把一瓶像清水般的藥液往臉上塗抹、接着藏好磁瓶，拿起銅鏡一照，臉上倏有乾癘的感覺，隨着鏡中映出的容貌起了激烈的變化，依然像先前一樣，皺紋隱現，恍若已入中年。

然而「斷魂羅刹」倏然離去，却使他心頭怔怔不安起來，他不知道要怎樣才能抵制住等下綠蕁妖姬施行的「攝魂迷心大法」。而且要裝得恰如其份，不使對方疑心。

正苦思間，窗外倏起一絲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武家騏心頭一驚，霍然旋身，却見「斷魂羅刹」去而復返，一掠入房，向武家騏打量了一下，輕聲說道：「跟我走！」

武家騏一怔道：「妳不是要我假裝朦混麼？怎地又要我離去呢？」

斷魂羅刹微微一笑道：「我先要讓你認識認識他們的眞面目，因爲在輪到你時，使你裝的更像一點，才請你去先參觀一下！」

武家騏正中下懷，點點頭道：「姑娘帶路！」

斷魂羅刹嫣然一笑道：「你緊緊跟着我，行動千萬小心，要知道這魔窟表面看來，彷彿毫無戒備，暗中巡卡密佈，若露了身形，可總是白費我一番心機了！」

叮嚀再三後，立刻嬌軀一閃，穿窗而出，身法之輕靈快速，幾達無風無息的地步。

武家騏立刻緊跟她身後，身形連掠，也算勉强跟上，這剎那，但感到這個女魔頭聲譽果非虛傳，在功力上，自己至少要差上一段，不由暗叫慚愧。

飄過院落，掠過一段矮牆，倏見轉角間，二名黑衣大漢緩步走過，斷魂羅刹急忙拉着武家騏伏地，屏息而待。

時間將入夜，天上繁星點點，環境極是靜肅，武家騏趁這機會，向四下一打量，發覺這座「幻虛魔府」範圍極大，樓閣層層，屋脊重叠，而且陰暗中不時出現晃動的黑影，戒備果然嚴密無比，心中才覺得斷魂羅刹之言確是不假。

待二名大漢走得人影全無，斷魂羅刹一拉武家騏衣袖低喝道：「過右邊高牆，就是參觀的地方了！小心點！」

身形一長，若一溜輕烟，直撲牆頭。

武家騏急忙一提氣，縱上高牆，眼前却是一片極爲廣闊的庭院，一座高樓，燈火輝煌，直達窗外，從樓上隱隱傳出一片蕩笑之聲。

斷魂羅刹秀眸一掃，伸手指着樓邊一株高大的榆樹，道：「要瞭望樓中情形，以那個位置最佳，我帶你上去，小心一點，千萬沉住氣！」

柔荑握緊武家騏的手，自牆頭掠空激射，上了榆樹，武家騏出世以來，除家人外，從未與別的女子這麼接近過，此刻與斷魂羅刹柔荑相觸，心頭不禁怦然。

這斷魂羅刹戚沉香雖年紀比武家騏大十歲左右，可是修長的臉形，猶如畫上美人，除了有一種冷酷的氣質外，其餘無不使人動心，武家騏對這方面，却極爲拘謹，正想縮回自己的手，目光向樓中一望，立刻被樓中景象吸引過去。

樓中佈置得極爲富麗，銅燈高燃，那綠蕁妖姬正坐在一張檀椅上與一位年約三十的少年說話，旁邊還坐着一人，赫然就是在江淮城中暗算自己的神秘算命者鐵算子。

一看到鐵算子，武家騏不住怒火中燒，星眸射出憤怒的火焰，要不是與斷魂羅刹已有密謀，他早已按耐不住。

神思激動中，體內眞元一濁，伏在枝上的身軀不由變重，壓得樹枝微微晃動，立刻聽到斷魂羅刹低聲怒喝道：「你怎的這麼沉不住氣，捕魚要捕大魚，這些嘍囉，何值一顧！」

武家騏神智一清，立刻深深吸了一口氣，眞元由濁變清，恢復冷靜。

樓中語聲已隱隱飄傳而出。只見綠蕁仙子蕩笑着，對那少年說道：「李公子，現在你明白了麼？」這就是你的家宅，你出外五年不歸，想不到竟連我們都不認識了。」

那少年頗爲魁梧雄偉，可是神色一片迷惑，緩緩一嘆道：「我實在想不起來，妳是誰？」一指鐵算子：「他又是誰？」

綠蕁仙子嗔了一聲，道：「我是你姨母，他是總管老趙啊！」

少年又迷惑地搖搖頭，神色似在苦思，只聽得斷魂羅刹冷冷輕笑道：「剛才還冒充人家妻子，現在又冒充別人姨母，眞是恬不知恥！」

武家騏聽得臉色一紅，想到白天情景，不由恨得心頭冒火，這時他知道這魁梧少年的遭遇，必是與自己一樣，於是側目輕聲問道：「那少年是誰？」

斷魂羅刹低聲說道：「點蒼弟子李志揚。」

樓中的綠蕁妖姬此刻却嬌嘆一聲，對少年又道：「公子！看來你的失憶病症還未好，姨母只能以別的方法爲你試試，看能否治癒你，使你恢復過去的記憶，你願意麼？」

那點蒼弟子李志揚點點頭，欣然道：「這許多天來，我實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又怎在一睡之後，就過去了五年，唉！五年記憶全無，我的腦子怕眞的有毛病了，就請姨母想想辦法吧！」

綠蕁仙子嬌笑道：「我施的是一種『催神術』，能不能引起你的記憶，尚在未知之數，不過現在也唯有這個辦法可試試了，你端正坐好，雙眼望着我目光，把精神放鬆，把神智完全集中在我身上，讓我盡心爲你治療一番。」

李志揚立刻點點頭，於是只見綠蕁妖姬盤膝坐在李志揚對面，秀眸中倏射出二道奇光，口中唸唸有詞起來。

武家騏傾耳細聽，却無法聽懂她唸的甚麼，可是那點蒼弟子的神色却漸漸起了變化，進入茫然之態，空洞洞的似已神遊幽冥。

倏見綠蕁妖姬停止了唸詞，嬌喚道：「李志揚，你困倦了麼？」

「我困倦了！」那點蒼弟子茫然的回答。

綠蕁妖姬又道：「你現在認識我是你的姨母了麼？」

「不錯，你是我的姨母。」

「好，現在你要醒來了，你已恢復精神了，同時已恢復了『天魔教』的弟子身份。」

「是的，我是『天魔教』的弟子。」

李志揚應聲回答，神智似已全被綠蕁妖姬所控制，這種現象看得武家騏暗暗咋舌。

接着只見綠蕁妖姬口中又唸唸有詞起來，而那點蒼弟子的精神慢慢却由空洞中變得異常煥發，綠蕁仙子倏然停止唸詞，吐出一口氣，那李志揚却一躍起座，向綠蕁仙子拜了下去，口喚姨母。

武家騏看得暗暗搖頭一嘆，眼看一位名門弟子，又將變了魔掌下的犧牲品。

但他終於明瞭了一件事，這種神秘的組織，原來是「天魔教」。

這時，倏聽得斷魂羅刹低喝道：「快回去，馬上要輪到你了！」

武家騏只覺得手腕一緊，立刻被斷魂羅刹一拉，身形已雙雙掠向高牆，循原路回原來的房中。

二人一入房，皆情不自禁吐了一口氣，斷魂羅刹道：「現在你明白了麼？」

武家騏點點頭，斷魂羅刹接着道：「不但要你明白，而且要緊記剛才那點蒼弟子的表情變化，到時你依樣應付，才不致功虧一簣，露出馬脚。」

武家騏不由問道：「剛才那賤婦口中唸的是甚麼名堂？」

斷魂羅刹說道：「那是一種苗疆咒語，用以催眠人的精神，我雖知道，也無法聽懂，現在你應該在心理下趕快作好一切準備。」

武家騏劍眉微皺，憂心忡忡地道：「我憑本身功力，能抵抗得住他的『攝心迷魂大法』麼？」斷魂羅刹微笑道：「這點你放心，你內功基礎不弱，屆時只要能按內家心訣，抱元守一，來個不聞不問，諒無多大問題，萬一支持不住，我在暗中自會助你一臂之力！」

武家騏點點頭，房外倏起了一陣步履之聲，漸漸接近。

斷魂羅刹急急道：「那賤人來了，切記，施術時，我躲在床下，你就在桌旁這個位置上，背對着床，不要讓對方擺佈你的位置，這樣才能暗中支助你！」

說完，嬌軀在地上急一滾，已鑽入床下。

斷魂羅刹方潛身藏好，武家騏已見綠蕁妖姬在秋月女婢隨侍下，步若楊枝一般的走了進來。

武家騏忙陪笑道：「仙子怎地現在才來？」

綠蕁妖姬輕笑一聲，說道：「方才有點事，哦！飯沒來了這麼久，你怎麼未吃呢？」

武家騏心頭一驚，故意一嘆，說道：「我剛才陷入苦思，一時不餓，故不想進食！」

綠蕁妖姬秀眸四下一掃，又道：「咦？春花不在這兒？」

武家騏心頭又是一緊，忙道：「春花離開很久了，仙子難道沒有碰到？」

綠蕁妖姬秀眸一轉，笑道：「這丫頭太野了，以後還望夫君管教管教！」

武家騏暗罵一聲「無恥」，口中却苦笑一聲道：「我現在還對她不熟，這些瑣碎小事，還是妳多操勞一些！」

綠蕁妖姬蕩笑連聲道：「好，閒話慢談，夫君想起了半天，想起過去的一切了麼？」

武家騏裝作迷惘，苦笑着搖搖頭。

綠蕁妖姬輕聲嘆道：「那只有讓賤妾對你施用『催神術』試試了，你願意接受麼？」

武家騏心中漸漸緊張，漫聲道：「若對我失憶之症有帮助，我自然高興。」

綠蕁妖姬嫣然地點點頭，說道：「既然如此，夫君請就坐在床上，讓賤妾爲你治療。」

武家騏連忙說道：「就在這裏也是一樣。」

說着，背對錦床，就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綠蕁妖姬並沒有堅持，微頷螓首，就在武家騏對面坐了下來，對武家騏柔情千萬的道：「賤妾施術時，你必須在精神上先作接受的準備，並且鬆懈心情望着賤妾的目光，這幾點夫君要記住方能收效。」

武家騏剛才暗中旁觀了一場，那有不清楚之理，心中暗暗冷笑，表面上却裝作欣然聽從的表情，點了點頭。

於是他星眸呆呆瞪着對方，一副等候對方施術的樣子。

綠蕁妖姬欣慰的笑了一笑，那蕩人心魂的秋波，閉了片刻，再度睜開，倏然射出二道奇亮的光芒。

武家騏接觸二道目光，心神立感一震，感到自己精神似乎有點恍惚起來。

那眼神中，像有一種奇異的，令人無法拒抗的力量，緊緊的壓迫着自己的心靈，墜向無底的深淵。

這剎那，武家騏鄙視對方的心理，立刻變得緊張無比，暗暗默運家傳內功心法，盡力關閉起視覺，使靈智空明，視作不見，努力抗拒那邪異的目光。

可是，他感到無比的吃力，因爲既要裝得不露破綻，眼睛自不能閉起來，要作視而不覺，人我兩忘，談何容易。

這時，武家騏才知道綠蕁妖姬的攝心迷魂大法，邪氣得厲害，難怪無數名門子弟個個變得忘去自己，任人擺佈。

他腦中起伏的思潮，好容易努力平復下來，可是感覺上，從綠蕁妖姬目光中傳出來的壓力，却愈來愈趨沉重，自己的幻覺上心頭似在墜向深淵中，又像已抓住了甚麼，彷彿若一離開綠蕁妖姬的眼神，就會粉身碎骨一樣。

於是武家騏拚命的暗中分散自己注視

力，不使自己入魔，可是就在這時，却聽得綠蕁妖姬櫻唇蠕動，口中唸唸有詞起來：「唏哩迷吧，特里吐魯……」

這是一連串令人無法聽懂的苗族咒語，武家騏在剛才暗窺她對點蒼弟子李志揚施術時，並不聽清楚，此刻咒語一入耳，倏感到這一連串的聲音，像一曲美妙的音符，自己的心靈，隨着他那頓揚抑挫的音符，幾欲飛出心腔。

這一來，武家騏暗暗大驚，他想不到這一陣咒語竟有這般魔力，一急之下，拚命想摒棄這種咒語入耳。

可是，他愈是這樣驚慌，意念排斥這陣咒聲，而這聽來極感悅耳的咒語聲，愈像毒蛇一般，鑽入他的心靈。

這時的武家騏，雖保持了一點靈智，却已感到自己的思維已無法自行控制了，那咒語變成了一種慈母親切的呼喚及親人娓娓的細訴，配合着那二道懾人目光，眼中的綠蕁妖姬，變得似乎非常熟悉及親切起來。

綠蕁妖姬此刻臉上浮起一絲欣喜的笑容，倏然停止了咒語，道：「武少俠，你太倦困了，應該閉上眼睛睡了！」

武家騏暗暗透過一口氣來，聞言忙道：「是的，我太倦乏了，要閉上眼睛休息了。」

這本是按剛才看到那點蒼弟子施術後應有的反應，依樣裝作受惑的樣子來回答，但武家騏倏感到自己的腦中沉沉的，眼皮竟不由自主的闔下來。

他內心中拚命掙扎忖道：「我不能睡，我不能睡，這一睡，整個計劃就完了，豈非弄假成眞。」

可是一再的掙扎，却仍擋不住倦意的侵襲。這刹那，他驚覺到自己已到存亡關頭了。除非以丹田之氣，立作獅子吼，破壞對方的攝心迷魂大法，自己終不免與其他人一樣，受她蠱心之術所制。

但是，一施獅子吼，無異把斷魂羅刹的計謀，盡付東流，不說斷魂羅刹立將翻臉成敵，自己胞妹的下落，天魔敎的一切，豈非又得重新偵查安排。

更何況，對方在知道自己並未受惑後，絕對會傾全力戮殺自己滅口，那末，自己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是否能脫身重圍呢？

這許多擺在眼前的顧慮，却沒有時間讓武家騏去多費思索，因爲綠蕁妖姬那陣陣催眠的語聲，已使他的頭腦愈來愈重，感覺上也愈來愈困倦，猶如一年半載沒有好好睡眠過，現在想好好躺上十天半月一樣。

武家騏發覺自己若再忍下去，勢必無形之中毀了一生，在不能弄假成眞的念頭下，靠着僅存的一點靈智，一提丹田眞元，就欲睜眼大吼起立。

那知就在他欲有所動作的刹那，倏覺雙脚脚跟的「湧泉」穴，被一道無形的指風一撞，痛得幾乎跳了起來。

也就在這一痛之下，困倦欲眠的萎頓精神，立刻一振，他知道剛才那道指風，必是斷魂羅刹所發，心中不由一怔。

可是也因爲他突受刺激起了變化，使綠蕁妖姬的心靈起了驚兆，只見她黛眉倏然一皺，道：「夫君，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麼？」

武家騏心中頓時一驚，不知如何應付，只能仍閉着眼睛，悶不作聲。

這一着反而做對了，綠蕁妖姬神色微微一鬆，口中再度唸着一連串無法聽得懂的咒語，接着道：「武家騏，你現在應該睜開眼睛，醒來了！」

武家騏此刻神智已恢復清醒，漫口應着，緩緩啓開星眸，只見她又道：「夫君，你現在記起我是你的妻子了麼？」

武家騏回答道：「不錯，我想起妳是我的妻子。」

綠蕁妖姬又道：「現在你不但恢復了精神，也恢復了天魔敎弟子的身份。」

「是的，我現在是天魔敎的弟子。」

武家騏應聲虫似的回答，裝作神智全被控制的神態。

只見綠蕁妖姬哈哈一聲蕩笑，側首對一旁的秋月女婢道：「大功告成了！」

秋月盈盈一笑道：「恭喜仙子！」

綠蕁妖姬伸了一伸懶腰起立，道：「夜色已濃，時間不早，秋月，妳先去休息吧！」

秋月詫然道：「仙子不走？」

綠蕁妖姬眼角眉梢倏浮上一層春意，嬌情地道：「我還有話吩咐武公子。」

秋月點點頭，躬身施禮告退。

綠蕁仙子等步聲漸遠，櫻唇一張，倏發出一陣蕩笑，渾身一抖，身上衣衫盡褪，露出光滑凝脂的赤裸胴體。

武家騏看得心頭大震。

方感到難關已經渡過，想不到對方還有這一手！

綠蕁妖姬臉上展現着誘人的蕩笑，那曲綫玲瓏的胴體，散發着迷人的魅力，對着武家騏，水淋淋的目光閃動着，嬌聲道：「夫君，妳怎麼還不寬衣上床，春宵苦短，及時行樂吧！」

武家騏心頭發燒，進退維谷，許多考慮在腦中一掠而過。

眼前情勢很明顯，這妖婦倏動了淫心，但自己若與之苟合，一生的節操及武家騏的聲譽就差不多完了一半。

但是不假裝糊塗又怎麼辦呢？要想查出天魔敎及那個神秘卜者的底細，就必須淌這段汚水，混到底。

只是最令人尷尬的是，床下還有個斷魂羅刹，難道這些見不得人的醜行，能讓人家活生生的窺探？何況斷魂羅刹還是個女人。

這刹那，反反覆覆兩個矛盾的意念，在他腦中起伏不定，使他不知怎麼應付才好。

綠蕁妖姬見武家騏呆呆望着自己，不由格格一笑，道：「你怎麼還不動？」

武家騏暗暗叫苦，只能假作痴呆的道：「動什麼？心中一心一意想着斷魂羅刹，等她設法解救自己目前的困境。

只見綠蕁妖姬輕笑一聲，搖搖頭道：「你眞是不解風情，難道我的『催神術』，連你男人的食色本性也給迷惑住了！快脫衣服，這是我的命令！」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知道無法再裝傻裝下去了。因爲再混下去，無異反而露出馬脚，想起床底下的斷魂羅刹竟然一聲不吭，存心看這場戲，一股羞恥之情，使得

他無法再委曲求全下去。

他暗納一口眞元，氣聚丹田，雙掌貫勁，就欲出手向綠蕁妖姬拍去。

當然，這一動手，無異把剛才千鈞一髮，渡過這迷魂頭關的艱辛付諸東流，而且也把剛剛抓到手中的一根綫索扯斷，令人惋惜，可是這時的武家騏，却沒有其他善途可資選擇。

那知就在他要出手，尙未出手的刹那，耳中却聞到一陣冷峻急促的蟻聲，道：「武少俠，你難道忘了剛才對我認下的諾言，破壞我辛苦籌劃的計謀？」

不用說，那是床下的斷魂羅刹戚沉香用內功傳音之術在對他說話，語氣顯得嚴峻和焦急，顯然她在床底下已看出了武家騏欲先發制人的徵兆。

武家騏始則一怔，旋即恨怒起來。

却聽得斷魂羅刹又以內功傳音，急急的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你委曲犧牲一下，無異救千百人性命，何況其中還有你的同胞手足，難道你不顧你妹妹了？」

武家騏聽得一呆，却見眼前的綠蕁妖姬姍姍走近，玉手一勾自己下顎，蕩笑一聲，用一種微微詫異的語聲道：「夫君，你怎麼啦？呆呆坐着像木頭一樣？」

一個念頭迅若電光，掠過武家騏的腦際，他覺得無法同意斷魂羅刹的話，綫索斷了可以再下苦心去偵查，就是要落水，若房中僅有兩個人，也可以忍辱犧牲一次，可是有了第三者，却怎麼也裝不上這張厚皮，目前只有殺了這不要臉的女人，先離開虛幻魔窟再說。

此念一閃，他猛然抬頭，方欲舉掌一擊，倏又聽到一陣低沉而陰森的喊聲，鑽入耳中：「白仙子——」

這喊聲，不是來自床下，却來自房門口。

武家騏一呆，只見綠蕁仙子粉臉一變，迅速轉過身去。

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人，靜靜的站着，正是暗算自己的卜者鐵算子。

綠蕁仙子媚笑一聲道：「趙香主，你怎麼還沒有睡？」

只見鐵算子目光瞟了武家騏一眼，冷冷的道：「就怕仙子又犯了老毛病，睡不着！」

語聲到此一轉道：「照職責來說，我趙暨五與仙子一樣，尤其這是虛幻別府，仙子的轄地，趙某不能越權，不過在下要提醒仙子，到目前爲止，敎主需要的人還不夠，限期又緊，若這小子元陽被妳一破，送到敎主那邊有什麼用？過了限期，再湊不夠人數，屆時怪罪下來，趙某可担不起這個責任，仙子看着辦吧！」

綠蕁妖姬聽完這番話，長長吁出一口氣，道：「趙老五，別拿大帽子壓人好不好，唉！就聽你的！」

說話中，俯身拾起羅衫，轉身向武家騏拋下了一道戀戀不捨的眼光，懶洋洋的道：「早點休息，明天還要上路！」

人在話聲中，已飄然出了房門，一拉那鐵算子，說道：「別裝正經，現在就陪你！」

接着一陣蕩笑，步履之聲漸遠而沒。

這時，武家騏才鬆出一口氣，暗暗忖道：「好險！」

一口氣剛吐完，嘎的一聲，只見人影帶風，自床下竄出，斷魂羅刹已怒容滿面的屹立面前，一雙秀眸，冷峻得令人戰慄，呆呆瞪着。

武家騏眼見她那份怒色，不由一怔道：「妳爲什麼怒顏而視？」

斷魂羅刹冷冷道：「你差點把艱苦得來的成果，破壞無遺，你怎會這般不顧大局？」

武家騏也冷冷道：「易身而處，妳該怎麼辦？」

斷魂羅刹冷笑道：「這有什麼不好辦的，既裝了，就裝到底！」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我的臉皮沒有妳那麼樣厚！」

斷魂羅刹秀眸中閃過一道懾人的稜芒，瞪了武家騏半晌，似乎强制尅住自己的怒火，冷冷說道：「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辯，不過你自命英雄丈夫，不苟俗流，就別忘記你答應過我，聽我的話，跟我合作！」

武家騏此刻也覺得自己與斷魂羅刹是同舟共濟，爭吵無益，於是也壓下憤怒，淡淡一笑道：「只要在情理上不太逾越，我決不會使你失望就是。」

斷魂羅刹冷笑一聲道：「我一向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剛才老實說，若你眞的出手，恐怕也逃不過我背後全力一擊！」

武家騏聽得心頭一駭。

却見斷魂羅刹話鋒一轉道：「現在你該休息了，明天他們要送你們啓程了，我警告已提在前面，以後就看你的了！」

語聲一落，身形一閃已竄窗而出，沒入夜色之中。

武家騏恨恨地一頓足，罵聲道：「這樣那是合作態度，簡直是把我看作下屬，哼！堂堂江南武家，豈是受人頤指氣使的人！」

他心頭憤憤難平，但斷魂羅刹已走得無影無踪，沒有發洩的對象，只得重重躺在床上，乾生悶氣。

漸漸地，許多雜亂的思潮，在他腦中升沉起伏。

許許多多謎題，使他胡亂的猜測着，等他剛朦朧的閉上眼睛，憩睡片刻，窗外彩霞浮起，朝陽初升，黑夜早已過去了。

日上三竿憩睡中的武家騏已被一陣噪雜的人聲驚動，他一驚睜眼，只見春花秋月二個婢子正在收拾東西，兩個黑衣大漢背着包裹，進進出出，甚是忙碌。

他一怔，脫口叫道：「秋月，什麼事情？」

秋月正在打一個包裹，聞聲抬頭，啊了一聲道：「大爺醒啦！今天你要走啦，婢子在爲你收拾行囊哩！」

武家騏記起綠蕁妖姬昨天說的話，忙搖搖手道：「不用了！」

秋月點點頭，倏走近摸出一隻綠色磁瓶，道：「大爺就梳洗一下吧，等下洗臉時，別忘了先把這瓶中的水先往臉上抹一抹！」

武家騏知道是復容藥水，接過點點頭，走到粧台邊，見洗臉水早已倒好，於是先將復容藥水塗在臉上，再慢慢洗臉。

頃刻間，毛巾一抹後，銅盆水中，露



出原來年輕俊美的本來容貌，就在這時，窗外傳來一陣呼道：「都到前院集合，上路啦！」

只聽得春花嬌聲道：「大爺梳洗好了嗎，婢子帶路到前面集合上路罷！」

武家騏放下毛巾，點點頭，就在春花引導下，走出房門，經過約四重院門，才到了前莊，只見廣場上，停着一輛牛皮篷車，一名黑衣大漢，正在套馬，車傍站着兩堆人，一堆是三名少年及一名少女，昨天暗中已見過的點蒼弟子李志揚，也在其中。

另外一堆却是那鐵算子及絲蘿妖姬二人，正對三個大漢指指點點，像在吩咐什麼。

武家騏在春花領路下，緩緩走近，他知道與李志揚在一起的二男一女，必是受蠱被制的名門弟子，所以走近又細細打量了一番。

只見這三男一女神態上並看不什麼特別，但對眼前一切似乎極爲惘然。

這時只聽絲蘿妖姬對武家騏這一堆，嬌聲道：「你們都是同門一派，現在全部上車，路上一切有教中總壇執令趙香主照顧你們，我不送了！」

那點蒼弟子李志揚及其餘二男一女齊聲應諾，迅速鑽入車廂，武家騏也不敢怠慢，應聲跨入車中，却坐在最外面，只見那鐵算子與二名黑衣大漢躍上車轅，一聲吆喝，鞭風呼呼下，車身一動，已向莊口大門馳去。

於是，武家騏默默計算着行程，暗暗窺測方向，盤算着未來的行動。

× × ×

當那輛牛皮篷車駛出莊門時，武家騏撩開車簾，偷偷向車外一望，但見那莊門口一塊橫匾，「虛幻仙府」四個漆金大字，映着朝陽，閃閃發亮。

四周是一片山嶺及荒野，地勢相當幽秘而靜寂，除了莊中重疊的屋脊外，再也沒有別的房屋與人家。

武家騏暗暗感覺這座虛幻仙府不但沒有仙氣，而且有點邪氣。

莊院漸漸遠離而縮小，篷車急遽地馳過一段斜坡，滑向官道，武家騏暗暗記住了方向與道路，於是目光一轉，打量起同車而坐，被絲蘿妖姬用迷心大法所蠱的幾個同伴起來。

其中除了那位點蒼弟子李志揚，他已熟悉外，其餘的兩個少年，一個是身穿黃衫的清瘦少年，另一個是白衫儒生般年輕，二人皆十八九歲，長得英風颯颯，頗爲清秀。

至於另一個少女，天藍色的短襖褲，梳着長長秀髮，身材窈窕玲瓏，有一種嬌弱脫俗的美態。

這兩男一女武家騏皆不認識，正想開口詢問，却見那少女秀眸已飄射過來，淡淡一笑道：「少俠貴姓大名？」

「武家騏。」他立刻也微微一笑回答，接着道：「姑娘芳名呢？」

少女嫣然道：「寇香珠。」

武家騏道：「原來是寇姑娘——」轉首又對黃衫少年抱拳道：「這位仁兄台甫呢？」

黃衫少年欠欠身道：「小弟冀命。」

武家騏聽得心頭一震，暗忖道：「武林中姓冀的極少，只有名震三湘的『鐵筆靈官』冀正一家，他莫非就是那位三湘大俠的獨子？」

正自猜測，却見另一位白衣少年也拱了拱手自報姓名道：「小弟向明，今後尚希各位兄長多多照拂指教！」

武家騏謙遜道：「向兄客氣了。」

心頭却暗暗一嘆，忖道：「這些少年俠士個個神態自然，英風不凡，但誰能知道他們都已心受蠱惑，忘記了自己本來身份面目，即將作爲天魔教的祭品呢？」

隨着這份感嘆，他更覺得這件陰謀太可怕了，回想斷魂羅刹的計謀，覺得她雖對自己太過渺視，態度可惡，但那番老謀深算，不得不令人佩服。

這時那點蒼弟子李志揚也自報姓名，大家寒暄一番，談東扯西，四男一女，氣氛異常融合。每人除了不探聽對方身世外，簡直談笑風生，那有一絲迷惑的樣子。

只有武家騏心中非常清楚，他們皆認爲大家都是天魔教弟子，根本用不着查探其他人的身世。此刻他極想問問這些年齡與自己差不多的俠少底細，却恐怕驚動車轅上的鐵算子及二名手下，故只有隨口哈哈，悶在心裏。

車子一路疾馳，直到晌午，才進得城鎮，武家騏極注意探看車外景色方向，才發覺到的地方原來是合肥城，於合肥城再一推算那虛幻魔窟的地址，原來是在桐柏山中。

這時馬車漸漸慢了下來，倏見那鐵算子探首伸入車篷，冷峻的吩咐道：「沿途打尖飲食，自有人辦理，各人除了如厠方便外，不得下車！」

李志揚等立刻應諾，神態對鐵算子極是敬畏，武家騏自然也隨聲應和，暗暗覺得此行無異如囚犯一般，行動不得。

但爲了能早日到達那神秘的目的地，他只能按下自己個性，忍耐着這些委屈。

於是，日復一日，除了黑夜宿店外，篷車一路毫無阻碍地奔馳着。

依多日來的觀察，武家騏確定鐵算子是一路西行，目的地似在中原河洛……可是令他不解的是，這麼多天來，却始終沒有發覺斷魂羅刹的影子。像是完全失去聯絡一般。

對於斷魂羅刹，他對她有着深深的不滿，可是現在反而心中惦念着她。

這是一種微妙的倚賴心理，孤身入虎穴，有個接應，總比沒有的好。於是他想斷魂羅刹是否跟來了呢？她到那裏去了？

就在他日夜憂心中車輪已靠近了黃河邊，只見滾滾濁水，如瀑急瀉。

這是離開桐柏山整整一個月後的中午，武家騏暗察車外景色知道到了孟津渡頭，倏覺馬車急驟地停了下來。

武家騏微微一怔，暗忖道：「大概是要渡河了！」

思念未落，陡聽得車外響起一聲冷峻的語聲：「各位有什麼賜教？」

說話的聲音正是那鐵算子，武家騏聽得暗暗一驚，心想：「他是對誰說話？」

好奇心之下，立刻移坐車前，伸手微撥篷布，向車前一望，却見車前屹立着三男一女四個人。

（未完．三）


常服